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B95/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四二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書纂畧二百二十二卷目錄二卷(原缺晉列傳卷六)(二)

〔明〕馬維銘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史書纂畧二百二十二卷目

錄二卷(原缺晉列傳卷

六)(二)

〔明〕馬維銘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

刻本

后漢臣傳卷之六

宋弘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遽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得免獲免光武卽位徵拜大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桐邑侯帝嘗問弘通傳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

東漢列傳卷六

給事中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譙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微之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

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君臣
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謂弘曰諺言貴易交
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精嫌之
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
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
以剛彊孝烈著名后官至河南尹嵩子山章和間爲
太尉坐阿黨實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
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
太守

東漢書卷六

二

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
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瑞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
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湛性
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
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緇衣執法更始立以爲平原
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
謂妻子曰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奉
祿以賑鄉里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

惡其惑衆卽收斬之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
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卽位徵拜尚書時大司徒鄧禹
西征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
每出征伐常留鎮守建武三年遂代禹爲大司徒封
陽都侯彭寵反帝欲自征湛上疏切諫時賊徐異卿
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
帝遣到平原異卿等卽日歸降湛雖在倉卒造天必
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是歲奏行鄉飲酒禮其
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

東漢書卷六

三

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免六年徙封不其
侯十三年徵未及就位因譏見中暑病卒二子隆翁
翁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諫敬傳愛好學尤
篤以女孫爲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
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元嘉中桓帝復
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無忌卒子質嗣官
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爲
孝獻皇后質操殺后誅伏氏國除祔自伏生已後世
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聞云

侯霸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王莽勅五威司命陳崇舉霸遷隨寧縣中清靜再遷爲執法刺姦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懼後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

東漢書卷六

四

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開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問十三年霸薨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常因朝會問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饑函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帝猶不釋復

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因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歆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後千乘歐陽歆清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歆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王況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永平中薨大僕昱卒子建嗣

張湛

張湛字子季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

東漢書卷六

五

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置第門而度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下公門試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禮何謂輕哉五年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

光祿大夫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
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侯舍故時人號曰中東門
君後大司徒戴涉祓誅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
遺失洩便因自陳疾篤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
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兄弟皆備壯唯勤祖
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爲子
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勅爲太守

東漢書卷六十六

六

鉅期功曹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
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贛等所友
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
於光武勅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
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使典諸侯封事司徒侯霸
薦前梁合閭楊楊素有讒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
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
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
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中釋事理帝意稍解拜

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
大司農二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
令以善自終乃因譏見從容戒之勤愈恭約盡忠號
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
殿謂諸王曰使貴寵者此母也中元元年薨勤七
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
主終於大鴻臚

耿國

耿國字叔虓建武四年初入侍拜爲黃門侍郎遷射
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

東漢書卷六十六

七

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
歷頃丘陽翟上蔡令徵爲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
卑屢寇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及匈奴黃羗日逐王
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
公卿議者以爲夷狄情偽難知國獨以爲可許帝從
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
虜遠遁後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
左右校尉屯五原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如

其護焉國二十乘獎

朱浮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浮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漁陽太守彭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事實嫌怨轉積浮密奏寵寵既積怨聞之遂大

東漢列傳卷六

八

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惡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浮乃上疏求救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尚書令侯霸奏浮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爲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浮因上疏讓諷苛察欲速之弊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二

年坐責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輟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譚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浮歾

張純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高祖父安世宣帝封富平侯父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僞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

東漢列傳卷六

九

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純在朝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訪純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廟祀帝從之明年代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潞水爲漕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定歸祿之禮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

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三月薨謚曰節侯子喬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受學時稱通儒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種奪衣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將軍不行仁恩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冀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

東漢書卷六

十

因疾告去冀復欲令疆起遂稱篤冀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冀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川事甚悅之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明年

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從林議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滂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明年薨除子喬爲郎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王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

東漢書卷六

十一

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爲皇太子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使授太子每朝令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楊州從事牟弘因拜榮爲博士引闕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節藉後榮入會庭中詔賜爵果受

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
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
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
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
曰如有不諱無愛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
年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
鹿侯陰識可傳士張佚正色爭之帝稱善即拜佚爲
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
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三十年

東漢列傳 卷六

十二

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厄而榮
講誦不息元卿咄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
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
利乃若是哉顯宗卽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
爲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
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
業旣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
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封關內侯榮每疾病帝
輒遣使者存問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良久乃去榮

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
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子郁嗣

鄭興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
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
將門人從劉歆譴正大義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
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
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入關拜興爲
諫議大夫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

東漢列傳 卷六

十三

興坐免乃西歸隗囂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
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
曰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
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建武
六年以杜林薦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
因上疏言其咎興數言政事然以不善識故不能任
九年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
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詔
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使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左

轉遵勺令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卒於家子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義通易詩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聘衆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未卒勅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後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

東漢書卷六

十四

太守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在位以清正稱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厠令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傳學多通哀平間位不返郎傳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蹇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父可不憂哉後賢果譴太醫令真欽使求傳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傳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欲與之交不與通常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棄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

十五

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大中大夫世祖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譚又醢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言其妾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慶帝欲譚決之譚曰臣不讀識帝大怒以故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時年七十餘

陳元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

東漢列傳卷六

十六

學以欽爲狀難將軍元少傳父業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浸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建立左氏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譚謹謹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

不宜使有司有察公輔之名帝從之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歆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范升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官拜

東漢列傳卷六

十七

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寗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願推博士以避恭寗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遺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

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為出妻所告坐繫得
出還鄉里末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王莽為宰衡
辟命不應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
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
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秉
性節約常服布襪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令見而嘆
曰楚國二墓不如雲陽宣巨公四年拜大司徒司直
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
擔石之儲六年卒於官帝感惜之除子彪為郎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
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
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六年代宣秉為
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
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
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

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後以
病歸一歲復徵至萊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
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
屑屑不憚煩也自後連徵輒稱病卒於家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
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每歲農耨輒載酒肴
於田間候勸者而勞之其墮墮者耻不致丹皆冀功
自厲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黠貴

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
辦丹資住方紫疾惡疆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
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
乃懷緹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緹出自機杼
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
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
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
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

交何爲見拜冊曰君房有是言冊未之許也冊子有
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冊欲往奔慰結侶將行冊
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冊曰世稱管鮑
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時人服其言客
祔有薦士於冊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臨罪冊坐
以免客慙懼自絕而冊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
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冊之薄也不爲設食
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於家

蔡茂

東漢列傳卷六

十九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傳
士擢拜議郎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
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爲張掖太守固辭不就後與融
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
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
董宣舉糾湖陽主帝始怒收宣旣而赦之茂喜宣剛
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洛陽令董宣蒙宥
天下拭目建武二十年代戴滂爲司徒在職清儉二
十三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二茂初在廣漢宴坐大殿

極上有三種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
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
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
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
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賀字喬卿雒陽人
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
官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晚習故事多所匡益
遷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未
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

東漢列傳卷六

二十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爲廬江太守
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木
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
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旣至京師常爲都講大司
馬孔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
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
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
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

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哀經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開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嘆曰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冊事編署黃堂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龍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撓策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爲

東漢列傳卷六

二十一

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畧安邊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公子而無止錐之地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丹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字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爲人仕郡功曹

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書奏莽令元后下詔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囂不納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書曰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常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

東漢列傳卷六

二十二

遂爲止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撫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鄧惲

鄧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冠賊莽發惲乃仰占玄象嘆謂友人曰方今漢必再受命福

歸有德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莽大怒即收繫詔獄
劾以大逆猶以憚據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
憚令自告狂病恍惚憚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
意遂繫湏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建
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傳俊東狗楊州俊
素聞憚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憚乃
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尼不得斷人支體裸人
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諫
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

東漢列傳

卷六

十三

之憚耻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請以為掾憚
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子張番殺憚曰吾
知子不悲天命而痛雠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
亡吾手而不憂也憚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
子張憚因而請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趨出就獄令
跣而追憚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久之太守歐
陽欽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
牛酒到府燕飲欽教曰西都督郡縣延摧破奸宄不
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憚於下坐愀

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
邪外方內員朋黨播姦罔上官人明府以惡為善股
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歎
色慙慙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
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戒哉欽意少解曰實歎異也
敬奉觥憚歸府諸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憚厚見其
言忤欽乃相招去憚曰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乃獨
隱於戈陽山中居數月欽果復召延憚乃去從敬留
數十日憚志在從政訓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

東漢列傳

卷六

十四

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大都
清志高世光武速徵不到憚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
孝廉為上東城門候諫帝出獵後令憚受皇太子韓
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憚言於帝無令天下有議
社稷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憚說太子引愆退身
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憚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
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上以身
扞火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
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字伯季

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爲京兆尹公事免復徵爲尚書僕射時大將軍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許壽卽送詔獄上書引王莽以誡國家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

東漢臣傳卷之七

鮑永字君長弘農弘農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剪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害不審獨倚人門求威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嘆曰我受漢舉上不能立節而鮑宣歿之豈可害其子也勸縣出升後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拜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時赤眉害更始三輔

道絕光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末詣行在所末疑不從乃收繫大伯旣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見帝帝令說更始河內太守降帝大喜皆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拜末爲魯郡太守末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末異之曰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

東漢列傳卷七

二

誅無道邪乃會人衆脩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末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末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畧封爲關內侯遷楊州牧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末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末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末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

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祠諫家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求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末至城皐詔書迎拜兖州牧便道之官視事三年病卒子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

東漢列傳卷七

三

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羣賊後爲泚陽長政化仁愛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未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建初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

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號爲神
父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子昂字叔雅有義
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
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
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馮衍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
臚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
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
東漢列傳卷之七

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
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
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草野無以報恩寒
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屯據大郡鎮
撫吏士丹不能從進入睢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
失衍乃亡命河東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
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永素重衍乃以衍
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
繕甲養士扞衛弁士及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

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
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收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
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
邑背前約衍乃遣邑書令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邑復
報書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
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未遣
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涇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
又書勸永降永不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潯
人也後爲漁陽太守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

東漢列傳卷之七

五

幅巾降於河內帝怒衍等不肯至永以立功得贖罪
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
罪誅丁公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
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
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
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帝以衍
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
護殿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書奏
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擢隔大姓令狐略是

時畧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君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塗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

東漢列傳卷七

六

之秋而怨讐叢興讖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擁蔽之臣無望高關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爲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顯宗卽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塋壙於時居常慷慨嘆曰衍少事

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捐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居貧年老卒於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詰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嘗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巳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徵入爲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東漢列傳卷七

七

班彪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

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
一人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
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未流有從橫之事執
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
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
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
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
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
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

東漢列傳 卷七

八

可知矣晉書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
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
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晉書言又傷時
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
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賢終不寤遂避地河
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
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晉書及融徵
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
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

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後漢書才高而
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閒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
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
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
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
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
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
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

東漢列傳 卷七

九

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
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
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
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
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
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
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
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據傳分散百
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

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

東漢列傳卷七

十

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補數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府時東宮初建諸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

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固生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永平初東平王蒼輔政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京兆祭酒賈馮結髮脩身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京兆督郵郭舉孝行著於州里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屨之節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顧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晏之聽令塵埃之中求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

東漢列傳卷七

十一

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乃馳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

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紀綴集所闕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官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滛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

東漢列傳

卷七

十二

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比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固議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而不一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

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

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詡曾祖父光爲

東漢列傳

卷七

十三

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悉傳父業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鳧鷖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肅宗立特好古文尚書

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達入謁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
帝善達說達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
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此子無人事
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遷達爲衛士
令和帝永元三年以達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
領騎都尉甚見信用達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
卽徵之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
少賓不直者終不敢言位至侍中郁字叔異性仁孝
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

東漢列傳

卷七

十四

舍人

崔駰

崔駰字季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
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侍御
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舒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
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
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義陳不訪儒士此

舉矣爲至哉遂投劾歸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示得

已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
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遂平理
所出二千餘人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
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
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
四篇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篆生毅以疾隱身不
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傳學有偉才少游
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進仕

東漢列傳

卷七

十五

進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楊雄解
嘲作達旨以答焉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
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謂侍中竇憲曰
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
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駰由此候
憲憲屢屢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久聞交公公何得
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
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
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

竇太后臨朝。憲以重威出內詔命。顯獻書誡之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駟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爲長岑長舅。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末元四年卒。於家中。子瑗字子王。早孤。銳志好學。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爲州

東漢列傳

卷七

十六

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于獄。獄掾善爲禮。瑗聞。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後事釋歸家。爲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復辟車騎將軍閼顯府。時閼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上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亂。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踈孽。今將

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閼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詡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

東漢列傳

卷七

十七

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遷濟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

郡徵諸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
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
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後辟太
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
豹上書薦才美能高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
與邊韶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
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計其中
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紵
練緼之具以教之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

東漢列傳卷七

十八

一歲至九奔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
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梁冀
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
威武謀畧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
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傳覽書
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進退之政寔之弟有某其
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一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
月免歸初寔父卒劉氏三宅起冢坐立碑頌葬訖資
產竭盡因窮困以誌謚謚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

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郡
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無以殯歛光祿勳楊賜太僕
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
德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
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時
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
後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
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
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

東漢列傳卷七

十九

頗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
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
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
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鷄尾
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梟而走季乎鈞曰舜之事
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
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
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郡獄錮之銀鐐鐵鎖卓

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

王克

王克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克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克好論說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司郡謝夷吾上書

東漢列傳卷七

二十

薦克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乃造養性書十六篇永元中病卒於家

伏隆

伏隆字伯文湛之子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隆少以節操立名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疆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君國張步遣使隨隆詣關上書獻鯁魚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

功比之鄺生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尤豫未決隆曉譬之不聽步遂執隆而受末封隆遣間使上書帝召湛沘涕示之其後步遂殺之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歛以子援爲郎中

溫序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成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間以策謀成見序奇之上疏薦焉徵爲侍御史遷武陵

東漢列傳卷七

三十一

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大怒叱宇等因以節撻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厥歸歛光武聞而憐之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鄉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索廬放

索廬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東漢列傳卷七

主三

周嘉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獄室乃嘆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爲主

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

流矢所中嘉乃擁蔽以身扞之因呵賊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冠恂舉爲奉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冠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末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灰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

東漢列傳卷七

主三

歲廼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邵爲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廼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

疾篤同郡郭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吾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展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友當以爾時葬未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塋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

東漢列傳卷七

主四

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晷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歿生路異未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修墳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廼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歿吾歿後但以屢埋巨卿尸前廼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喪愴然感之乃營護平子

妻見身自遂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嘆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羸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

東漢列傳卷七

主五

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王忱

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

而被病命在須臾。屢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灰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卽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亂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

東漢列傳 卷七

王夫

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往。何意卿乃葬之？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忱休息，自與俱迎。彥喪餘金俱存。忱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郡令。到官至桑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

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忱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劉茂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

東漢列傳 卷七

王夫

筋力致養。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爲沮陽令。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襲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廼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詔書徵拜議郎。遷宗正丞，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火悉趣之。兵馬掾嚴殺慮有伏兵，苦

諫止不聽顯賊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斧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嘆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永初二年虜賊單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稚將吏乘船追之至厭次河與賊合戰稚敗執稚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稚豪等縱稚而刺輔貫心洞背卽歿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東漢列傳卷七

壬人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歿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黃時千萬諸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迺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連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木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光武詔拜善及續並

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清陽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陸績

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闔字子春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績勿孤仕郡戶曹史

東漢列傳卷七

壬九

時歲荒民饑困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賦民餽粥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績因口說六百餘人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詰延尉獄績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馴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請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掠治歿者大半唯績宏勲終無異詞續母至京師視候消息續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績曰母

來不得相見故泣耳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常
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陰嘉
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典等事還鄉里續以老病
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
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

彭修

彭修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年十五嘗父爲郡吏得
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
帥曰父辱子歾卿不顧歾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

東漢列傳卷七

三十

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
尉宰鼂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
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
諫修排閣直入拜於庭曰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廢
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原意罰貲獄吏罪後
州辟從事嘗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修
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
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歾太守得全
賊素聞其恩信卽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爲

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杜篤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
史大夫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
與美陽令遊數言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
師會大司馬吳漢漢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
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
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後仕郡文學
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之外高祖破老將

東漢列傳卷七

三十一

軍辛武賢以武畧稱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
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
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援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
論書書讀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
中五篇子殖豪俠以貨殖聞

東漢臣傳卷之八

趙憲

趙憲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後竟報之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憲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徵憲憲年未二十旣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卽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憲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東漢臣傳卷八

兵出關更始廼拜憲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莽邑於昆陽更始敗憲爲赤眉兵所圍迫急廼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欲棄之於道憲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畧憲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旣入冊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憲見之悲感所裝纖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憲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譏者因言憲

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憲書乃驚曰趙憲真長者也卽徵引見賜鞍馬侍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憲守簡陽侯相憲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憲意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卽開門而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秦憲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攻擊群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琊相豪猾并善爲人所患憲下車問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卽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其年遷憲

東漢臣傳卷八

二

平原太守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憲所濟活後徵憲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樞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帝崩憲受遺詔典喪禮是昔藩王皆在京師與皇太子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憲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諸王並令就邸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肅宗卽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憲疾病帝

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嘗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

牟融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司徒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上其理狀未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鮮陽鴻爲大司農朝廷皆服其能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肅宗卽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喜爲太尉建初四年

後漢書卷八

三

薨除長子麟爲郎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爲鄉曲大自以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養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

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閼興與卽召倫爲主簿嘗長安

鑄錢多姦巧迺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每讀詔

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

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

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

國帝召見甚異之後隨王朝會帝問以政事倫因此

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

倫曰聞卿爲吏篋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

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

後漢書卷八

四

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

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

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

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

屬縣曉告百姓後隨斷絕未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

車曉呼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

去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

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

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

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掾史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視事七歲府宗初立擢自寒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倫以后族過盛乃上疏欲令朝廷抑損其權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寇倫又上疏

東漢書傳卷八

五

言宜選賢能以輔助之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位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及諸馬得罪歸國而實氏始貴倫復上疏論之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

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少子頡嗣順帝之爲太子廢也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關固爭帝卽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出部縣亭長有受人酒醢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疾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

東漢書傳卷八

六

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使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取丘令吏有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歿二十五年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

病歿廣哭泣不食意乃聽廣歸家使得殯飲廣飲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交州太守張恢坐藏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此藏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平尚書之言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請開免冠上疏帝詔從之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纁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

東漢列傳

七

上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貴郎帝性褊察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言之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觀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惡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

永宮

永宮字少子琅琊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

苦數年勤學不倦經與旣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召官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約忠言陳政論議切怒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官顯宗勅自整飾官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

東漢列傳

八

吳良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誦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誦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飲客而止讙罷轉良爲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同時票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上駟良顯宗以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巨鈞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曹趙巨臣乃自繫良上言就大不敬巨執法守正帝雖

赦臣猶左轉良爲卽丘長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機輒據經典不希肯偶俗後坐事免後拜議郎卒於官

桓郁

桓郁字仲思少以父任爲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資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選越賸校尉肅宗卽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待中行服還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卽位遷長樂少府復入侍

東漢列傳卷八

九

肅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郁復刪省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魯恭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孫鸞曾孫彬並知名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永初元年入授安帝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輪年詔使者賜牛酒奉服還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涿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順帝卽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譴

見建言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因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暢爲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第子傳業著書百有八黃瓊楊賜並爲顯貴焉孫典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

東漢列傳卷八

十

巫鬼均爲立學校禁淫祀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關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因詔令均監軍及援卒於師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勸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印共斬其大帥而降自劾均制之罪光武嘉其功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

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均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畜豨在水各有所託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數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均下書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均相在郡五年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七年徵拜尚書令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

東漢列傳卷八

十一

太子舍人功自扶輿詣闕謝恩司徒缺帝以功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廢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扣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

樂朗

樂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

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高第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隄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不相見時顯宗怒其諸所連及率一切隔入朗心傷其冤延平之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於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群臣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爲易長歲餘遷濟陽令以母

東漢列傳卷八

十一

喪去官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末初三年太尉張禹薦爲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朱暉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

表不可得今日朱暉歿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及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未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壁時就爲府卿貴驕更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壁不可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卽往給之曰我數開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壁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蒲相如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數年坐法免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

初中南陽大饑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頴惟而問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元和中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宜取布帛爲租又如武帝均輸法詔諸尚書議暉奏林言不可施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因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成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赦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疋衣十領後還爲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和帝卽位實

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子頡修儒術安
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
廉氏豪宗自苦國能焉世爲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
故因仕焉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
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
穆用之故吏乃重資送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
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裴傷其

東漢列傳

卷八

十五

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
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請京師受業事傳士薛
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
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難
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
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
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任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
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
君困危替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

成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
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
歛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帝怒稍解問范
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
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
因貴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
匈奴大入塞自率士卒拒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
耕灰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頗歷武威武
都二郡太守建初中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

東漢列傳

卷八

十六

宇適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
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
嚴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
蜀數年坐法免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
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殿殿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
叩關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歿不能自進范見
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乃緣蹤訪之即牽馬造門然依倚大將軍寶蓋
以此爲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

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廣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瑯琊
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王景

王景字仲通樂浪訃郡人也八世祖仲本瑯琊不其
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誅發兵而數
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又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
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國家焉父閔爲郡三老更始敗
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
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閔與決會

東漢列傳卷八

十七

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閔獨讓爵帝奇
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闢衆書又好天文術
數之事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
與將作謁者王異共修作浚儀渠異用景堰流法未
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又以
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及錢帛采物異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異修渠築
隄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
史如西京舊制景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

狩至無鹽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
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欲令車駕遷還
長安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
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明年遷廬江太守洗是百
姓不知牛耕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
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卒於官初景以爲
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
釋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
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玄基云

東漢列傳卷八

十八

注
景字仲通樂浪之訃與前卷之訃並同
十四卷增天清也與地道也日相日辰王相之

東漢臣傳卷之九

鄭弘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弘少爲鄉曲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弘爲郎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引弘贛被收捕亡沒弘獨髡頭負鉢饋詣關爲贛訟罪顯宗覺悟卽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拜爲臨令政有仁惠遷淮陰太守四遷建初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

東漢列傳卷九

弘奏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出爲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爲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治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帝聽置雲母屏風分賜其間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賊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

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常彪

常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昔爲丞相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好學治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顯宗聞彪名未平六年召拜謁者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卽

東漢列傳卷九

二

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拜大鴻臚元和二年春東巡守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永元元年卒彪清儉好施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常卿子族子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爲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爲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與令有高名次兄豹字季明數辟

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徑去不顧安帝微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爲廣都長非陵二縣令政甚有績數上書宜依古典考功又譏切左右貶刺實氏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靈帝卽位中常侍曹節欲借寵時賢以爲名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威刑爲受罰者所奏論輸左校又後妻驕恣亂政以之失名竟爲姦人所害隱者耻之

東漢列傳卷九

三

陳寵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曾祖父咸咸哀間以律令爲尚書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冠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間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歛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

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轉爲辭曹掌天下訟獄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寵以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托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立定令張林爲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出爲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鍾顯等以爲腹心訟者曰咸郡中清肅及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詔寵爲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末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寵又鈞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爲尚書遷大鴻臚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在位三年薨子忠

東漢列傳卷九

四

韓稜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頽當之後也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遺者徵辟五遷爲尚書令僕射郵書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常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鄉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時論爲之說以稜淵深有東漢列傳卷九

五

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和帝卽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稜復上疏諫及竇氏敗稜典案其事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稜發趙姦盜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爲太僕九年冬代張

喬爲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

宋意

宋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建初中徵爲尚書肅宗性寬仁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帝納之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詡故蜀郡太守廉范等黨出入憲門負勢放縱意隨遣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憲帝嘗爲司空

東漢列傳卷九

六

祭彤

祭彤字次孫遵從弟也早孤以至孝稱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畧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詔爲第一遷襄贛令襄贛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數年政清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數破走虜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

數千人大破之形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鮮卑烏桓並入貢永平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未無異聞帝每見彤常嘆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關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

東漢書卷九

七

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臥血夾臨終謂其子曰吾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也故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既具陳遺言帝推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賈固從軍擊車師還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赦彤子孫多爲邊吏者皆有名稱

耿恭

耿恭字伯初國之子也尤好將帥之畧以父任爲郎

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騁不寧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詔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畧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恭上殿訪以邊事拜駙馬都尉十六年與奉車都尉賈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恭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降之明年秋肅宗卽位拜恭征西將軍建初元年拜度遠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賈固擊

東漢書卷九

八

北匈奴大破之封美陽侯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謚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長子冲嗣及賈憲敗以秉實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曾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丞相司直肅况見舉謀起兵誅操夷三族於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者衆矣

耿恭

耿恭字伯宗國第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畧有將

師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山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騎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乃以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討者開寵爲巳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未宣帝時所賜公主傳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十月匈奴復來攻恭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之數月食盡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初開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可令

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遣泰彭與討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吏士素饑困發踰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歿歿三月至王門唯餘十三人衣屢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表其忠鮑昱奏恭節過蘇武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寇反恭上疏言方畧詔召入問狀廼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寇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膺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子漣

爲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擊呼羗於丁奚城軍敗
遂歿詔拜溥子宏基並爲郎華字季遇順帝初爲烏
桓校尉皆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率烏桓及諸
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

竇固

竇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爲黃門侍郎好覽書傳喜
兵法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卽位遷中郎
將監羽林士後坐從兄穆有罪廢於家十餘年時天
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學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

東漢列傳卷九

十一

邊事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耿忠爲副
至天山擊呼衍王明年復出王門擊西域詔耿秉及
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固遂破白山降車師
固在邊數年羗胡服其恩信肅宗卽位徵固代魏應
爲大鴻臚七年代馬防爲光祿勳明年復代馬防爲
衛尉固性謙儉愛人好施上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
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馬廖

馬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爲

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選
代趙惠爲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
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
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
受封爲順陽侯子豫爲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
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勅子孫豫遂投書怨譏又防光
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
隨廖歸國考擊物故後詔還廖京師末元四年卒諡

東漢列傳卷九

十二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王
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
賊輒令平守之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
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
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
出求食逢饑賊將烹平叩頭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
茹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遂還詣賊衆大
驚曰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秋將軍龐參

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公
萌身上被七創後數日萌竟歿平乃累創扶送萌喪
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
上書薦平拜全椒長政有恩惠後以病免顯宗初尚
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書
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
平再遷侍中永平二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官卿
恁等在位八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中與廬江毛
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

卷九

十三

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
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去
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
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
乃爲親屈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
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安帝時渡
南薛包孟常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
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
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

晷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
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
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
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
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
以疾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
終

劉般

卷九

十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豐於楚是爲
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置至般積
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
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
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數月亦歿初紆襲王
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
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卽位乃
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遂流
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誦誦不怠建武八年

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卽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爲舊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十九年帝行幸沛詔問郎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修至行爲諸侯師帝聞而嘉之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留爲侍祠侯永平元年徙封居巢侯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楊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還爲朝侯明年燕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自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括多失其實般上言帝悉從之肅宗卽位以爲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賜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位卒憲兄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

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年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言愷有伯夷之節和帝納之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爲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六年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元初中御史大夫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直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制服以弘孝道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卽獨解尚藏錮愷不肯與議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年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詔引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藏抵罪遂增錮二世時居廷都尉范滂復犯藏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

空陳襄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歲餘卒於家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桓帝時為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中大夫卒於官

趙孝

東漢列傳

卷九

十七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遂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賊就烹殺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

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尉禮為御史中丞禮亦孝之子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於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有王綝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遇大亂百姓奔逃唯綝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捕綝自縛請先季以賊驚而放遣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聞者時亦為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嬰桓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菜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永平中為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江革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

下亂盜賊起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遂得俱全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及母終至性殆滅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建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上書乞骸骨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灰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後州郡連召不應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建初元

年肅宗詔諸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嘆賜穀千斛刻石表闕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奉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瑜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果遷

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起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嘆跪而辭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追至東

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歛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朱祇蕭建送喪到家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周磐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居貧養

東漢列傳卷九

王

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常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后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不應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齋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沒矣從物何爲遂不應建光元年年七十二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固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與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

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柳足以周棺銘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走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

東漢列傳卷九

王

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圖冢泣曰順在此太守鮑表奉康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東漢臣傳卷之十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傾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學士爭歸之太尉趙喜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爲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建初初丕舉方正恭

東漢列傳卷十

一

乃始爲郡吏太傅趙喜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愧還牛詣獄受罪貫不問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所到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

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种擊匈奴恭上疏諫其後拜爲魯詩博士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

東漢列傳卷十

二

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齊會章臺詔使小黄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冬遷光祿勳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時弟丕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賜帝卽位以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恭性謙退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卒於家以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

誅黃卓及李催入長安俱遇害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期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開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譏事不可聽

東漢列傳卷十

五

詔從丕言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爲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朞後坐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遷中散大夫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耆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十三年遷爲侍中再爲三老五更年七十五卒於官

張酺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又事太常桓榮永平九年顯宗爲四

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及肅宗卽位擢爲侍中數月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乃上疏辭詔報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以爲令長受臧猶不至貳盜徒皆儆寒備保何足窮其法乎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傳嘗言張酺前入侍有史魚之風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

東漢列傳卷十

四

之禮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冤聞其兄爲吏放縱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酺大怒卽收猛繫獄頃之徵入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提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及竇氏敗酺乃上疏宜裁加貸宥永元五年遷爲太尉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爲釋服後以事

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明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
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
私言不意稱奏之因責讓於稱稱乃劾奏酺策免十
五年復拜爲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爲司徒月餘薨

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顯宗卽位以爲郎中永平
中理庫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建初
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
成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六年遷護烏桓校

東漢列傳卷十

五

尉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八年舞陰公主
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元和三
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爲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
守章和二年護寇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羗迷吾等
諸羗謀欲報怨公卿舉訓代紆爲校尉先是小月氏
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羗
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
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羗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
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稍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

羗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諸胡
所以難得意者皆思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
之庶能有用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關我曹
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叩頭曰唯使君所
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羗掩
擊迷唐廬落大豪復追逐奔北永元二年大將軍竇
憲將兵鎮武威憲以訓曉羗胡方畧上求俱行訓初
厚於馬氏不爲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訓雖
寬中容衆而於閹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

東漢列傳卷十

六

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元
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
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訓五子臨京悝弘聞

竇憲

竇憲字伯度父勲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
皇后拜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黃門侍郎
憲恃官掖聲執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帝大
怒切責之使以田還主雖不絕其罪然亦不授以重
任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

命肅宗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竝中常侍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憲懼見幸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中騎將軍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詔拜大將軍封武陽侯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騫樂恢竝以忤意相繼自殺憲既負重勞陵肆茲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增射葬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

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乃幸北官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瓌以素自修不被逼迫初實后譖梁氏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永初三年詔諸實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竝爲貴人擢章爲羽林郎將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實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於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

郡將

馬防

馬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爲黃門侍郎蕭
宗卽位拜防中郎將遷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
塞羌反拜防行車騎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
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遂解臨洮
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
尉如故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皇太后崩明
年拜防光祿勳爲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子鉅

東漢列傳卷十

九

爲當從小侯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爲黃門侍郎
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八年因
兄子豫怨防事有司奏防兄弟悉免就國光爲人小
心周密喪母過哀帝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
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爲太僕康爲侍中及竇憲誅光
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誅光與憲逆自殺家屬
歸本郡本郡每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
防卒子鉅嗣

班超

班超字仲升犂人。不修細節然內牽謹涉獵書傳永
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
常爲傭書以養父。父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才
天無他志畧從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
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
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
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頸飛
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
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東漢列傳卷十

十

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
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以
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
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
寧覺虜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乃召侍胡
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具服其狀。超
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
怒之。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
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

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遂降于寘破龜茲立疏勒王破尉頭建初三年破姑墨石城超乃上疏請兵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疆宜因其力乃上言遣使招慰與其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大破莎車末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攻超超伏兵遮擊

東漢列傳卷十

十一

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利多而立白霸又破焉耆於是西域五千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乞歸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肩脅疾其九月卒年七十一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

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在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摠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寇冠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

東漢列傳卷十

十一

貴驕滯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未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鄧太后召勇詣朝堂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末建元年更

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
太守張昀配勇擊之勇以後期微下獄免後卒於家
梁懂

梁懂字伯威北地弋居人也父諷永元元年車騎將
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
單于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竇氏既滅和帝徵懂除
爲郎中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會西域諸國反叛
攻都護任尚於疏勒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兵

東漢列傳卷十

十三

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
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傳
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懂以爲不可固乃誦說龜茲王
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懂旣入遣將急迎禧
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大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
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末初元年遂
罷都護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羗反叛朝廷大發兵
西擊之逆詔懂留爲諸軍援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羗
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卽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

開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
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校營士
及發綠邊士郡兵二萬餘人又遼東太守耿种率將
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事懂被甲奔擊
所向皆破單于惶怖遣左與鞬日逐王詣懂乞降會
熙卒於師卽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
郡人有勇畧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羗
寇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懂
卽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懂以參

東漢列傳卷十

十四

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羗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
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羗校尉龐參
有詔原刑會叛羗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
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魏霸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世有禮義建初中舉孝
廉八遷和帝時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吏或
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永元十六年
將作六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

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延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末初五年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曹褒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顯宗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初舉孝廉遷圉令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不爲殺嚴奏褒免弱免

東漢列傳

卷十

十五

官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褒上書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章和元年正月召褒以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依禮條正其年十二月奏上會帝崩和帝卽位褒乃作爲章句遂以新禮二篇冠擢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奏褒擅制漢禮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

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餽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後坐上灾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

楊終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言之

東漢列傳

卷十

十六

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卒駸司徒鮑昱校書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旣久孝子無改父之道終上書堅執前議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上書自訟卽日貰出乃得與白虎觀焉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廖以就國終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遣鳳候終終

爲范滂說坐徙北地帝東巡狩鳳凰黃龍並集終養
頌嘉瑞詔貴還故郡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傳毅

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
因作通志詩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
激以爲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
令史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
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
之車騎將軍馬防請毅爲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

東漢列傳卷十

十七

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
主記室崔駰爲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
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世當世教早卒

李法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
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爲
朝政苛碎遠求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
議史官記事不實坐失旨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
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少問其不合上意

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
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言仁者如射正己而
後發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
於舊出爲汝南太守政有聲跡後歸鄉里卒於家

李恂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
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
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持喪三年辟
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所過皆圖寫

東漢列傳卷十

十八

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史
以清約率下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
將兵屯武威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徵拜謁者
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
督使賈胡數遣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
受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通
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還武
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
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前因詣洛陽謝時歲荒

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候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

東漢書傳卷十

十九

刑罰興起稻田數千頃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竝爲射聲校尉

周紆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穀縣中无無狀者數十人遷惇平令收考姦賊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左轉惇平令建初中爲渤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

詔書坐徵請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給

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叩扉入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扉人遑若與疾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戴囊入城者門者對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疾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皇后弟黃門郎

東漢書傳卷十

二十

竇篤從官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詰尚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免官後爲御史中丞和帝卽位太傅鄧彪奏紆免歸永元五年復徵爲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東漢臣傳卷之十一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爲太子舍人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枉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

東漢列傳卷十一

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惡迫竊自誣成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減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遷太僕明年代第伍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安又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固爭上上憲旣出而弟衛

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蒼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

東漢列傳卷十一

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中郎遷蜀郡太守子彰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吏廉抱糲食終於議郎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卒謚曰康侯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先逢爲

三公時中常侍表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
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表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
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爲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
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
餘人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爲太子舍人
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太
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明年坐子與尚
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
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勳並爲

東漢列傳 卷十一

三

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
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
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
下獄當赦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以臧成論由
此薄敞罪而隱其成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後
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
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
印綬云

任隗

任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
卹宗族收養孤寡顯宗問之掾朱勃請肅宗卽位雅
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爲將作大匠建初五年遷太僕
八年代竇固爲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
空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立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
持重嚴正鯁直言議無所回隗永元四年薨子屯嗣

丁鴻

丁鴻字季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字幼春王莽末守
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降因從征伐有功封定陵新

東漢列傳 卷十一

四

安鄉侯徙封潁陽侯鴻年十三從桓帝受歐陽尚書
初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
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旣葬乃挂
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鴻初與九江人鮑駿
同事桓帝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
駿駿止而讓之乃還就國開門教授末平十年詔徵
鴻至卽召見說文侯之命篇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
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鴻以才高論難
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

孝公和帝卽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實憲大將軍印綬六年鴻薨子湛嗣

樂恢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爲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俯伏寺門書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卽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恢獨儼然不污於法遂篤志爲

東漢列傳卷十一

五

各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后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爲功曹遷舉不阿同郡楊政數毀恢后來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後徵拜議郎爲尚書僕射實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嘆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陛

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書奏不省乃稱疾乞骸骨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脇恢遂飲藥歿

何敞

何敞字文南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於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

東漢列傳卷十一

六

敞性公正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果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爲虛敞奏記出曰明公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由不能用時齊陽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請獨奏案

由乃許焉後拜爲尚書復上封事敝數切諫言諸實
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
敝爲濟南太傅歲餘遷汝南太守在職以寬和爲政
又修理鰥陽舊渠百姓賴其利舉田增三萬餘頃吏
人共刻石頌敝功德及實氏敗有司奏敝子與夏陽
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
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敝以祠
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敝起隨百
官會倫因奏敝詐病坐抵罪卒於家

東漢列傳卷十一

七

張禹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爲元氏令遷涿
郡太守父歆爲淮陽相禹性篤厚節儉末平八年舉
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楊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
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言曰子胥如有
靈知吾志在理察在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元和
二年轉兗州刺史亦稱清平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
界有蒲陽坡傍多良田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
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後歲至墾千餘頃末元六年

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
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開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
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延平元年遷爲太傅錄尚書
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
官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及安
帝卽位數上疾乞身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
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
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

東漢列傳卷十一

八

張敏俱上表言宜還宮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
卒於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爲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祖父宣爲講學大夫父憲
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防
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和帝時
稍遷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守末元十年遷少府大
司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以五經久
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詔書下公卿

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傳張禹參錄尚書事安帝卽位以定策封龍鄉侯其年以災異冠賊策免就國卒子衡嗣

周榮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畸深惡之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

東漢列傳卷十

九

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歛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自鄢令擢爲尚書令出爲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歲餘復以爲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於家除子男興爲郎中興少有名譽末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嘆息詔拜興爲尚書郎卒興子景

張霸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山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舉孝廉光祿主事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初霸以焚燒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老氏有言

東漢列傳卷十

十

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爲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遂延不答後當爲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蜀道阻遠不宜歸茔可止此葬足藏齒髮而已務遵速朽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自父黨風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

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坐繫詔廷尉獄積三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註後以事無驗見原建和二年詔安卓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

東漢列傳卷十一

十一

七十終於家子陵

王渙

王渙字稚子廣漢鄆人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晚而改節敦儒爲太守陳寵功曹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畧討擊悉誅之在溫三年遷兖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

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又能以誦數發摘姦伏京師稱嘆以爲渙有神筭元興元年病卒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爲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絃歌而薦之末勅二年以渙子石爲郎中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祀惟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憫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

東漢列傳卷十一

十二

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渤海任峻補之峻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伍倫舉爲孝廉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貧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

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獲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願殺身代之怨家因遂委去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嘆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荆孫咸靈帝時爲太尉

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鄉人稱其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傳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

東漢書卷之六

十三

中山郎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闕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復留爲尚書令十二年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内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子瓊

東漢書卷之六

十四

仇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年四十餘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有限雞豕有數農事就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學學耕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乃親至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

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漢謝道曰荆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獨奇之郭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嘆嘆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葛龔

東漢列傳卷十一

十五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末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太尉府辟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

童恢

童恢字漢宗鄆郡姑幕人也父仲王遭世凶荒傾家賑恤仲王早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常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請鬪爭之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

而出呪虎曰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成傷人則論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用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邗陽暗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潁昌長化有異政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戴封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鄭令

東漢列傳卷十一

十六

東海申君申君卒逸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歛以所齎糴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歛見敬平行時持物皆在棺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畧奪惟餘縗七疋賊不知屢封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公車徵陛見封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灾獨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其日卽去蝗亦頓

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遷中山相時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王逸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子延壽字文考有儻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東漢列傳卷之十二

十七

東漢臣傳卷之十二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歆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有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將詔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傳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友人謂之曉基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鰓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鰓進曰蛇鰓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開產業震不

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
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
稱之末寧元年代劉體爲司徒明年郊太后崩內寵
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言之帝以示阿母
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滯尤甚與故朝陽侯劉
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
深疾之復詣闕上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體爲太尉

東漢列傳卷五

二

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閭兄於震震不從寶
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
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
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
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
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
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
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
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

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問上不道震復上疏
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豐
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
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
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及車駕行還
便時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有詔遣歸本
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成
者士之常分因飲酣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
良承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譴震

東漢列傳卷五

三

諸子代郡行書道路皆爲隕涕歲餘順帝卽位詔除
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
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
淚下雷地葬畢乃飛去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
臧歿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
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
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
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歟後必復致
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爲侍中衛尉從

獻帝西遷有功勳及李傕召帝歸其營帝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及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震少子奉太子教篤志博聞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建安二年封蕤亭侯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

鄧騭

鄧騭字昭伯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爲貴人騭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騭三遷虎

東漢列傳 卷十一

四

賁中郎將京惲弘閭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惲虎賁中郎將弘閭皆侍中廢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自和帝崩後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末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惲蔡侯弘西平侯閭西華侯上疏自陳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太后不聽騭頗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京部畔寇搖蕩西州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時遭元元之灾人士荒饑疫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

侵畔騭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殺賊羊祜李邵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騭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及新野君薨騭等並居冢次閭至孝骨立元初二年弘卒封子廣德爲西平侯五年惲閭相繼並卒乃封惲子廣宗爲葉侯閭子忠爲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成實氏檢勅宗族閭門靜居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龜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遣鳳馬後尚坐斷盜

東漢列傳 卷十一

五

軍糧檻車徵鳳懼事泄自首於騭騭畏太后遂免妻及鳳以謝建光元年太后崩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閎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因誣告惲弘閭先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惲等大逆無道遂廢惲等爲庶人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造就國廣宗及忠皆自殺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遠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閭后戚屬得留京師

大司農朱寵痛厲無罪遇禍乃肉袒與寵上疏訟隲
寬閭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
南尹豹子嗣爲閭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未
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
孫香子女爲和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
爲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灰

樊準

樊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父瑞好黃老言準少勵
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末元十

東漢列傳卷十一

六

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召見帝噐之拜郎中
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
乃上疏勸學求賢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
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準上疏條陳致災之由太后
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卽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
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慰
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趙魏之郊數
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
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親事

三年以疾徵三轉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
初三年代周暢爲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陳忠

陳忠字伯始末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司徒劉
愷舉忠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
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
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
忠畧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
赦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

東漢列傳卷十一

七

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
良周燮杜根成瑨世之徒常侍江京李閭等皆爲列
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忠內
懷懼慙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先生論以諷自帝卽
位以後頗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竝起郡縣更
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爲憂上疏請以猛濟寬元
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忠因上言孝宣皇帝
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成未滿三月
皆勿徭請依此制忠以久次轉爲僕射時帝數遣黃

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其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直指伯榮僭妄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遂上疏諫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侍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

東漢列傳卷十二

八

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騭等敗衆庶多怨之忠數上疏脩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關固爭時忠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議焉

杜根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

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答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忠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永初元年根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

東漢列傳卷十二

九

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竝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虞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隱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

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耻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翟酺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

東漢書卷三十一

十

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期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懷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爭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酺赴

擊斬首九百級羌衆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卽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秩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詰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

李充

李充字大遼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

東漢書卷三十一

十一

異充偶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釀酒具會請呼鄉里内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遂令出門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譴署縣都亭長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嘆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滯堂酒酣騭晚曰暮

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備以匡不逮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騰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激刺面折不由中和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計哉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爲國三老卒於家

張衡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大學遂通

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畧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順帝初再轉復爲太

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言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言圖緯兼復附以

東漢列傳

十三

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闕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譏之衡以爲害害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立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作歸田賦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
寶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
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
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號
曰潜天論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
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
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履
屣出迎時大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官
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東漢列傳卷之十三

十四

東漢臣傳卷之十三

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
龐參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輪作若廬
末初元年涼州先零種寇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鴻討
之參於途中使其子俊上書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
戎不若揔兵養衆以待其疲書奏會御史中丞樊豐
上疏薦參鄧太后納其言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
軍屯而徵鄧鴻還四年拜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
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麤
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
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
者欲吾清也拔大本旌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
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嘆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
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
恩信明年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行
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先零羌參于道爲羌
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時

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後以參爲遼東太守未建
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爲大鴻臚尚書僕射冀朗
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爲太尉錄尚書事是時
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隔毀以所舉用忤
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
病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參忠賢詔卽
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陽嘉四年復以參爲
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張皓

東漢列傳卷十一

二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皓少游學京
師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
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
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
見從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
來歷廷爭之不能得退而上疏順帝卽位拜司空在
事多所薦達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議刺朝政章下
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
重法皓上疏諫帝廼悟赦騰死罪一等四年以陰陽

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年八十三
子綱

王龔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
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
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
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
著遂就吏著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
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閎請見言者旣以實

東漢列傳卷十一

三

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
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閎字奉高
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年末建元年徵
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
年拜太尉龔深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
懼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前掾李固時爲
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廼奏記於商宜加表救商卽
言之於帝事廼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
於家子暢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末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

東漢列傳卷之七

四

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瞻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詡說李修以棄之非計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詡笑曰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到縣設三科以募壯士賊遂平迺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嶓谷詡令吏士各作兩

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詡因奮擊賊由是收散南入

益州詡到郡戶裁盈萬及緩褻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益米豐賤十倍於前坐法免末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以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於帝前

東漢列傳卷之七

五

於是下詔出詡還假印綬尋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陳禪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賂賂禪當傳考無它所齎但持喪欵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卽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帝王之庭不

東漢列傳

卷五

六

宜設夷狄之技左轉爲玄菟候城郭尉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遼東太守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懷服遣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關顯長史順帝卽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王堂

王堂字敬伯廣漢郡人也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名迹末初中西羌寇巴郡詔書遣中郎將尹就

攻討連年不尅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肅清靜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永建二年徵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後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應江賊迸入戈陽界堂勒兵追討卽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免歸家年八十六卒子稱清

東漢列傳

卷五

七

法雄

法雄字文疆扶風郿人也齊宣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爲氏雄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轉入高唐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乃徵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五年春復抄

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水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牢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初平中卒官子真

梁商

梁商字伯夏

卷十三

梁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

梁商字伯夏

卷十三

九

曹節等用事於中途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遂遣政內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收遂等悉伏誅六年秋商病篤薨諸忠侯子冀嗣冀字伯車爲人鳬肩對目洞精瞻眄口吟舌言裁能書計少爲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碁格五六博蹴鞠意餐之戲又好臂鷹走狗擊馬關雞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親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目冀曰此賊虐

將軍也冀遂令左右進鵠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又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襲邑侯弘農人宰宜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青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蹙顰墮馬髻折腰步趨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輶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鉅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

東漢列傳 卷五

十

敢留而出嫁之冀卽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處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頻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官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

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收考奮兄弟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冀乃大起第舍而書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小人姦蠹比屋可誅到縣遂誅殺冀客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之樹出赦車上又遶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趨冀託以它事乃腰斬之時卽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面縱不勝其憤乃詣關上書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僞歿冀廉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疑爲著黨並殺之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莫不嗤笑焉不疑遂讓

東漢列傳 卷五

十一

位歸第與弟蒙開門自守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隔之皆弗答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歾明遂歾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穎陰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威行內外帝旣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開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歾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

東漢列傳卷十三

十一

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書之舅也書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婿郗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

楊厚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統遺言服闋辭家從隄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爲彭城令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悍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廼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傳後至光祿

東漢列傳卷十三

十五

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炮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

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闡官專政言不得信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建和三年梁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

東漢臣傳卷之十四

李固

李固字子堅漢中涓鄭人司徒邵之子也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耳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咸嘆曰是復爲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太守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商不能用永和初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舉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固

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乃上
疏陳事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
多所劾奏其中竝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
考又舊任三府遷令史光祿試尚書卽時皆特拜不
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
誅罷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復與光祿勳
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冲帝卽位以固
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
徐盜賊益強恐驚擾致亂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

東漢列傳卷十四

二

到乃發喪固對以爲不可太后從之卽募發喪固以
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不從乃立質
帝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枉事奏免百
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言遂共作飛章虎誣固罪
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
聰慧恐爲後患遂弑帝固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
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
欲詢訪公卿廣求羣議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
列侯大議所立固意在清河王蒜冀堅執不從固復

以書勸冀愈激怒廼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諡吾侯
是爲桓帝後歲餘其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
天子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太后明之
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
固名德終爲已害廼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
四收固二子基茲於獄城皆成獄中小子爰得脫亡
命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乞收固屍
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
之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

東漢列傳卷十四

三

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祔歛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
公竝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

杜喬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
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
安元年守光祿大夫使御史交州表奏太山太守李
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官濟
北相崔瑗等職罪千萬以上讓卽大將軍梁冀季父
官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冀子弟

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竝封喬上書諫不肯益州刺史种嵩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冀事發覺以蛇輪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叔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納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振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官為尚書喬以官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以立清河王事因共譖於帝冀遂白執繫之成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東漢列傳 卷之四

四

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部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斬長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耻與接事託疾收系云

周舉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舉謂郃曰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後世歸咎明公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伉代郃為司徒舉猶為

東漢列傳 卷之五

五

吏時孫程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徙封遠縣舉說優宜急表之不使帝有殺功臣之譏俛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其上疏稱舉忠直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每冬中輒二月寒食歲多死者舉乃作帛書以置子推之廟使還溫食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梁商大會賓客讌乎洛水舉時稱疾不往商

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雍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淹涕太僕張仲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嘆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拜舉爲侍中舉於是劾奏合爵表薦公清遷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又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子颺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颺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颺颺耻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

本漢列傳

卷十

六

盛被其徵命莫敢不應唯颺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窺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颺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自颺魯祖父揚至颺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

黃瓊字世英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

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謂自頃徵聘之士功業皆無所採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墓間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薦獎黃瓊包質純楊厚及處士黃錯任棠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卒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永興元年遷司

東漢列傳

卷十

七

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歸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封郡鄉侯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茲徙者十餘人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冠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謂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弘農杜衆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而雲旣不辜

衆又并坐天下尤痛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善梁冀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

左椎

左椎字伯豪南郡江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椎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僭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椎數言事尚書僕射虞詡以椎有忠公節

東漢列傳 卷十四

九

上疏薦之由是拜椎尚書再遷尚書令永建三年四年災異迭見椎推較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陽嘉元年太學新成椎又奏舉孝廉者皆限年四十方得舉帝從其議時帝封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又封大將軍梁冀子冀襄邑侯椎上封事言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會復有地震緣氏山崩之異椎復上疏切諫是時大司農劉棻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撻撲椎上言其後九卿無復

捕撲者自椎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還司隸校尉初椎薦周舉爲尚書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雖獲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宜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張綱

張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

東漢列傳 卷十四

九

識危心細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顧也退而上書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兔遂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聚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冠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綱單車到郡明示威信賊

遂降朝廷論功當封莫遇絕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塋爲負土成墳拜綱子績爲郎中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

東漢列傳

卷十四

十

徽名繼疑之謂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贈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偕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柞門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

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嘗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高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親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

東漢列傳

卷十四

十一

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鯛陽侯相

皆有名於世

蘇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爲右將軍祖父純字叔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是蘇桓公忠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出爲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

東漢列傳卷十

十一

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两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換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後徵爲河南尹不就卒於家

黃昌

黃昌字聖直會稽餘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仕郡爲決曹拜宛令政尚嚴猛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遷

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昌到密捕盜賊

一人脅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初昌爲州昌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請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當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案殺之遷河南太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大司農左轉大中大夫卒於官

東漢列傳卷十

十二

樂巴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

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還豫章太守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家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詔詰巴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譴未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第五訪

東漢列傳卷十四

十四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備耕以養兄嫂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遷張掖太守歲饑出穀賦人順帝重書嘉之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滕撫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順帝末防徐詡賊卒起詡牙連歲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反遷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琨合州郡兵

數萬人共討之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永青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陳重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義爲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爲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爲郡功曹嘗濟人犯罪者以金二斤謝之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其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順帝詔皆除刑歸舉

東漢列傳卷十四

十五

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爲守淮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韓韶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尚書遷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廩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廩境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懸其

東漢列傳卷十四

十六

饒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贖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案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子融字元長少能辨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東漢臣傳卷之十五

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

東漢列傳卷十五

一

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民有趙宜葬親而不閉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玉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請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遷拜尚書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微

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執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項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大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惠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

東漢列傳 卷十五

二

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宜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瑨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皆歿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因上疏極諫帝諫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寶后臨朝詔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靈帝卽位寶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

固讓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實族良家爭之甚固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共參政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廼先上疏蕃固與武謀之反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蕃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鉅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置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誓死不言故逸得免黃巾賊起人赦黨人廼追還逸官至魯相展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

東漢列傳 卷十五

三

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府諺曰車如鷄相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楊秉

楊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廼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頗出爲豫荆徐兖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桓帝卽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大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不

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詔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其年冬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臧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寤急乃賂客任方刺交州從事衛羽及捕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秉竟坐輪作左校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詔公車徵秉及處士肅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竝劾尚書令周景與

東漢列傳卷十五

四

尚書邊韶議以爲不宜加罪於是重徵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皆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滛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其害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間之下書責讓中常侍侯覽弟參爲涪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之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之惡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

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年七十四

王暢

王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太尉陳蕃薦暢復爲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下車奮厲威猛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華華求奸未若禮

東漢列傳卷十五

五

賢暢深納敞諫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贏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無適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以約失之鮮矣後徵爲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遠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

宋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遠以此爲諸公所辟
拜議郎矩廼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在縣
四年以母愛去官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爲
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諂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
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社爲沛相
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廼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
意少悟廼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遷宗正太常
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瓊復爲司空矩與瓊及司
徒种嵩同心輔政時連有灾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

東漢列傳

卷十五

六

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
下之義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大中大夫
靈帝初代周景爲太尉矩再爲上公順辭默諫多見
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后也父丕博
學號爲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
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
車不得進廼輕服還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

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廼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願爲
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
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扃眉皓髮自若邪山谷
間出入齋百錢以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
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
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
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嘗出
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
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於家

東漢列傳

卷十五

七

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
兄弟齊名稱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爲兖州刺史
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
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中繇爲揚州牧振威將軍時
袁術據淮南繇遷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
歸奔繇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周景

周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章刺史河內
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

宴會如此數四通遣之贈送信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爲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爲司空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奸猾自將軍牧守以下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侯覽皆

東漢列傳卷五

八

坐黜朝廷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元年薨長子崇嗣至其陵相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忠子暉前爲洛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侯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爲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爲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劉寬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父崎順帝時爲司徒寬

嘗行有失牛者延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返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桓帝崩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再遷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初徵拜大中大夫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苑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

東漢列傳卷五

九

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爲謗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患伺常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求肉羹饌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迺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爲太尉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遼鄉侯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子松嗣官至宗正

郎顗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緩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安帝徵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乃請關拜章條便宜七事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復條便宜四事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卽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畧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

東漢列傳卷十五

十

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爲游俠與其同里人當墓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馬融

馬融字季良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初京兆犇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末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亂起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嘆息謂其友人曰古人

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今以

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請東觀典校秘書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融廼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述蒐狩之義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子喪自劾歸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

東漢列傳卷十五

十一

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遂作長笛賦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備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人其室者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爲冀草奏殺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

正直所蓋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遺令薄葬族孫日殫獻帝時位至太傅

襄楷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直言仁德不修誅罰太酷信用鬪豎誅剪正人等事甚切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言之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詰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司冠論刑後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

東漢列傳卷十五

十二

士徵不至卒於家

爰延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縣令隄西牛述好士知人延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漢陽潛為主簿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後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知之對曰尚書陳蕃任事

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言邪臣惑君亂妾危主帝不能用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

延篤

延篤字叔堅南陽犂人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旬日能誦誦之典深敬焉又從馬融受業舉孝廉

東漢列傳卷十五

十五

為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至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政用寬仁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督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

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廼論之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体之有心膂枝葉之有本根也前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廼書止文德曰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後遭黨事禁錮末康元年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

史弼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辭至東漢列傳卷五十四

尚書郡守弼少篤學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時桓帝弟渤海王惲素行險辟弼懼其驕恣爲亂乃上封事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惲竟坐逆謀貶爲褒陶王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唯弼獨無所上曰它郡自有平原自無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得免遷河東太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廼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廼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命

左右引出楚橋數百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峭澠之間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關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髮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賈郡郎行賂於覽得減死論輸左校時人或議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閼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厭寶亦何疑焉刑竟歸田里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韓國之閼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

東漢列傳卷五十五

十五

東漢臣傳卷之十六

胡廣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後莽敗廼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雅之了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推勅真助其求才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句

東漢列傳卷之十六

月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廣復與敞度上書駁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章立恒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還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

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官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後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爲太傅摠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譽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京師謠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其李固定策大義不全又與中常侍丁黨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

東漢列傳卷之十六

二

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謚文恭侯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歲其九歲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除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

种嵩

种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

令有財三千萬父卒嵩悉以賑恤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譙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譙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譙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

東漢列傳

卷十六

七

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嵩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嵩乃手劍當車曰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出爲益州刺史其自狼獾木唐菽印焚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錯黃金爲文蛇以獻冀嵩糾發逮捕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嵩

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太尉李固上疏救之梁太后省奏乃赦嵩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嵩爲梁州刺史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嘆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嵩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嵩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嵩爲度遼將軍寇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長子岱字公祖舉孝廉茂才不就次子拂字穎伯初拜宛令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代荀爽爲司空李傕郭汜亂長安遂戰而死

橋玄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爲縣功

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直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減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爲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耻爲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坐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却令皇甫璜有減罪玄收考覈答成於冀市郡人上郎表

東漢列傳卷十六

五

守道隱居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蓋逼致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蓋固爭不能得還曉譬岐岐堅卧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減數億以

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玄子亦从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

東漢列傳卷十六

六

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徵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真自爲其文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朱穆

朱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

失衣冠顛隊阡岸其父常以爲專惡幾不知數馬足
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
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
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
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卽位順烈太后臨朝
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
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
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謂陽道
將廢而陰道負也議卽大喪之位本以式序儒術而

東漢書卷之六

七

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又鷹
种嵩舉巴等明年嚴鉤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
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嵩爲
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時同郡
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
廻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常感時流薄作崇
厚論又著絕交論梁冀驕暴不悅穆以故吏復奏記
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亦不甚
罪也未興元年爲冀州刺史坐發宦者趙忠父棺帝

怒徵詣廷尉輪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
上書訟穆之冤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
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
事志欲除之乃上疏諫用宦者帝不納後穆因進見
復口陳帝怒不應良久乃趨而去穆素剛不得意居
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
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追贈
益州太守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
卿州郡子弟少有名節杜至河南尹初穆父卒穆與

東漢書卷之六

八

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
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

劉陶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
陶爲人居簡不修小節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
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
異數見陶時游太學廻上疏陳事願陛下遠覽強秦
之傾近察哀平之變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以貨輕
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

能言之士陶上議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
饑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奢帝竟不鑄錢後陶舉
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
勇猛能以成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藏於是剽輕劍客
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
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羣
衆奸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
樂思我劉君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
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

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帝殊不悟方詔陶次

九

第春秋條例明羊張角及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
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爲尚書難與齊列
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徒爲京兆
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
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
是時天下日危冠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言事
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於是共譖陶與賊
父通乃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遂閉氣而死

趙典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桓帝立以
定策封尉亭侯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
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薦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
侍中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大官
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
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典獨奏宜一切削免爵土轉
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每得賞
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遣旨免官就國會

帝崩皆禁諸國諸侯不得奔吊典慨然解印綬符璽

十

付縣而馳到京師公卿百僚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
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
傳聞宜備國師會病卒典兄子諫諫弟溫相繼爲三
公諫字彥信獻帝遷都長安以諫行車騎將軍事復
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諫收
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憚諫故不加罪轉爲
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鄂侯李傕殺司徒王允
復代允爲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諡曰忠

侯溫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獻帝西遷都爲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司徒錄尚書事皆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已同迺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傕書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

東漢列傳卷十六

十一

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霍諝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商高諝才志卽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遭母憂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悞

諝與尚書令尹勲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張陵

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卽劾奏冀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今中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畧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

東漢列傳卷十六

十一

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引兵還屯都亭翦除中官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嘆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卽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驅起至輪氏道病終

陳龜

陳龜字叔珎上黨滋氏人也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龜少有志氣末建中興孝廉五遷五原太守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馬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畧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除并涼二州今年租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

東漢列傳卷十六

十三

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歿

趙岐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葺七年乃爲遺令勅兄子曰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其上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廖

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

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耻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珪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珪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珪深毒恨延熹元年珪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戡逃避之珪果收岐家屬宗親隔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進市見岐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

東漢列傳卷十六

十四

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友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載岐復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大將軍何進舉爲熒煌太守及獻帝西都從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興平元年詔書

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承
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
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
共上爲青州刺史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
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拜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
六年卒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校度遼將軍父
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

皇甫規傳

卷十六

十五

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
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寇所
沒郡將知規有兵畧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
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
西規遁上疏以求自効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
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爲
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隔歿者再三
積十四年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太山
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

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虜悉平延熹
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
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
事志自奮効迺上疏盡言詔以規爲中郎將遂破降
之明年規又討降沈氏羌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
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於規弗得惡之
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
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
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規爲人後

皇甫規傳

卷十六

十六

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
友人上郡太守王昱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
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
駕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
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及黨事大起天下
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豫迺自上
言臣前薦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
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朝廷知而不
問在事數歲北邊咸服末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

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悉辭以對不省
遷弘農太守封壽城亭侯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
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於穀城年七十一

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父悖爲漢陽太守奐少
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後辟大將軍梁
冀府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
定屬國都尉南匈奴左翼轅臺耆等反奐擊破降之
遷使匈奴爲北中郎將又降匈奴烏桓延熹元年鮮

東漢列傳卷之六

十七

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誅
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與旣被錮
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
後拜武威太守平均從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
西由是而全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
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
奴烏桓數道入塞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
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
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永

康元年春羌零寇關中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
破之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
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
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
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
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以奐新徵
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
白殺蕃因見害遷少府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
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司隸校尉王寓出於

東漢列傳卷之六

十八

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
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
擊羌不相平及頗爲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
之奐憂懼奏記謝頽頽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
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縲百匹奐惡卓爲人不受光和
四年卒年七十八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弟昶字
文舒並善草書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與
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
終此樓旣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

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耻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其先出鄆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憲陵國丞陽陵令所在能政遼東屬國都尉破鮮卑有功徵拜議郎永壽二年拜爲中郎將破賊寶泉等封爲列侯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破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熲復

東漢列傳卷十六

十七

進擊破之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京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凉州刺史郭閼貪其功稍固熲軍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閼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朝廷知熲爲郭閼所誣起於從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六年寇勢轉盛冬復以熲爲護羌校尉明年春羌率部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熲復追

擊破之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方畧熲因上言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衆大潰拜熲破羌將軍夏熲復追羌出橋門及於靈武谷羌遂大敗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宜乘時盡行殄滅於是東羌悉平更封新豐縣侯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

東漢列傳卷十六

二十

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拜侍中遷司隸校尉熲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當中央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璆董騰等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尉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熲就獄中詰責之遂鳩於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頌熲功靈帝詔熲妻子還本郡初熲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凉州三明云

馮緄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父煥安帝嘗爲幽州刺史疾忘奸惡數致其罪皆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卽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會煥病歿獄中帝愍之乃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爲郎中緄由是知名初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

東漢列傳卷十六

五十一

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爲遼東太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竝奔走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廼上疏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誤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

荊州平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青奏緄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復爲廷尉崑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誅緄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後拜屯騎校尉復爲廷尉卒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拜降虜校尉終於家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爲鄉

里所推舉積困窮乃爲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爲郡

五十二

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遷文安令遇眚疾疫穀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本部曲與同勞逸廣募穰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

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上卒驕富莫有關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延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廼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瑯瑁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踴尚勅令抹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更士乘

東漢列傳卷十六

王圭

欽遂大破平之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三千餘人復攻桂陽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杭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之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

單超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貝瑗元城人左悺平陰人唐衡鄆人也桓帝初超與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自殺李固杜喬等騁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行鵠毒帝逼畏日久會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衡對曰單超左悺徐璜貝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專國逼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何如超等對曰奸賊當誅久矣但恐陛下

東漢列傳卷十六

王圭

中復狐疑耳帝曰奸臣脅國當伏其罪有何疑乎帝於是遂與五人定議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封超等爲列侯五人同日封世謂之五侯及超病卒賜東園秘器其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重璜兄子宜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收宜家屬拷案宜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璜訴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於是五侯宗族賓客震逼

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棺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賊罪徵請廷尉瑗貶爲都鄉侯卒於家

呂強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曰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爲列侯節等宦官祜薄品卑人賤謠誦主倭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悟

東漢列傳卷十六

主五

妄授茅土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臣誠知封事已行之無逮願陛下損政旣謬從此一止耳臣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諭以詔書令其極對邕永吉毀刺貴臣議呵豎宦陛下不審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頃頃唇舌裁欲咀嚙致邕極罪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誣功臣失望臣謂宜更徵邕授任反頗家屬帝不聽時帝又爲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復上疏諫曰天

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欽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因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亦不省中平元年帝見黃巾賊起乃召問強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先赦諸黨人於是諸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強與黨人共訕議朝政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亦亂起矣

東漢列傳卷十六

主六

大夫盡忠國家安能封獄吏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郡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竝清謹沒在里巷不爭威權廼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趙祐傳學多覽著作校書又小黃門甘陵具仇善爲風角傳達有本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還寺舍

東漢臣傳卷之十七

太原傅叔著

周貢字仲叔

世稱節士雖周黨不

清自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蔬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思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後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曰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

周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恁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間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後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得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李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

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成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

周熒

周熒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熒生而飲願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及長專精禮易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熒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熒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門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

后見草中敗車灰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
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熒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
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
曰子國有類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
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閔然若
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同郡陳蕃周

徐穉

字穉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在
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嘆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
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
屈憲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
憲累日方還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
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濁之不可量也憲
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
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
不食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
穉不免之旣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
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尉太守皆不就延
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并彭城
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膺並不至帝因問
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
聞道漸訓者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
鑠自靡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
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
穉乃負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
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千人聞之
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及於塗容爲
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
大樹將傾非繩所維何爲惻惻不遑寧處及林宗
有母憂穉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
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

聘稱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散胤不犯其間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以孝行著聞其友爰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遁往就室肱

東漢書卷之六十七

七

傳通五經兼明星緯諸公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畧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閑以被褥而言感肱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

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隱身逃命遠浮海濱卽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開行寬伏青州界中費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於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緩氏女王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王以告外黃令

東漢書卷之六十七

七

梁配配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乃爲讞得減厥論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廼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輦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琬辟不就及琬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千人互

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
蟠手曰君非聘則微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
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
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
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
風蟠獨嘆恐有阮儒燒書之禍絕迹於梁碭之間因
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後蟠友人
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
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

東漢書卷八十五

七

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舉
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勸蟠孔氏可師何
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荀爽鄭玄及韓融陳
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
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爲卓所
害西遷公卿多遇害家流散融等體

荀淑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陽人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

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載還當塗長
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
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
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談刺貴倖爲大將軍
梁冀所忌出補南陽侯相蒞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
棄官歸間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賑宗族知友年六
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
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
人謂之八龍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

東漢書卷八十五

八

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舉
其里曰高陽里靖有志行不仕年五十終號曰玄行
先生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爲沛相曇爲廣
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後共大將軍竇
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歿曇亦禁錮終身

鍾皓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
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
教授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

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徵爲廷尉正傅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本

東漢書卷之七

九

率保身家爾道爲貴年六十九終於家皓孫縣建安中爲司隸校尉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郡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廼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掾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廼密託許令禮召掾吏遠近聞者咸嘆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

時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倫用吏倫敎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異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輸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敎還而於外白署寔固自引愆聞者方嘆息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郎喜長旬月以替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以沛相賦歛遺法廼解印綬去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

東漢書卷之七

十

曰吾不就衆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成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廼獨吊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寔寔在鄉閭平心率物至廼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廼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

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勉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常嘆是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曰久絕人事節巾待終而已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何進遣使吊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謚爲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譔最賢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出爲平原相卓時欲徙都長安紀曰天下有東漢列傳卷十七十一

趙苞

趙苞字威豪并陸東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勢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遷

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悲號謂母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殞歛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吊慰封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東漢列傳卷十七

十二

諒輔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篝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

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於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范冉

東漢列傳卷十七

十三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舉徵迎，督郵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遺時絕俗，爲潞龍之行，常慕梁伯鸞閉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冉見車徒駭騁，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卽下車與相揖。對冉曰：「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議矣。」便起不

顧。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帶於朝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間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

郭太

東漢列傳卷十七

十四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傳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竄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

塾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

東漢列傳卷七

十五

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惠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詞不經又顛卞相之書今錄其章章効於事者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過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遽瑗穎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言因遂罷去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進學十年知名三公辟並不屈

東漢列傳卷七
東萊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林

十六

宗見而拔之勸進學官遂爲諸生備後能譎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儼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朱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遂改節自勦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羣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吊旣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吊心怪之不進而去林

宗進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因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五鄉故吾許其進也淑問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間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膺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

東漢列傳卷十七

十七

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第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

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遠方收務亦不能至也

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季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儋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袁閼

袁閼字夏甫彭之孫也父賀爲彭城相閼往省謁愛名姓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所母出

東漢列傳卷十七

十八

見閼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閼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閼兄弟迎喪不受聘服閼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閼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此即晉之三卻矣廷熹末黨事將作閼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哺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閼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孥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

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能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初平中爲沛相乘青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嫵之遂稱病自絕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耻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忠子祕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

東漢列傳卷十七

十九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耻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拊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時漢中胄文經梁國黃子艾竝恃其才智矜耀上

京融察其非真二人自是名論漸衰旬日之間慙嘆逃去後果爲輕薄子竝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衍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滂韓卓孔仙等三人因辭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頌飲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卽土埋藏而已融同郡田盛字仲衡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不仕竝以壽終

許劭

東漢列傳卷十七

二十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竝顯名於世故天下直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廻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曹操徵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已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

延爲際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其
惟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
相以能誦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
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遠壯直有高氣劭初善
之而後爲際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
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
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或勸劭仕對曰王室將亂
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
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

東漢列傳卷十七

王士

內非真正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
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
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與淵有二龍焉

邊韶

邊韶字季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
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季先腹便
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性季爲
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
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

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爲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着
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爲陳相卒

崔琦

崔琦字子瑋瑗之宗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
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
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
箴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鶴賦以爲風冀見之呼
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
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

東漢列傳卷十七

王士

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聰將使玄黃取
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
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
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誅之客哀其志以實
告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

張升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升少好
學常嘆曰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
益仕郡爲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卽論

殺之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

劉梁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群論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桓帝時舉孝廉除比新城長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

東漢書

卷之十八

光和中病卒孫禎亦以文才知名

東漢臣傳卷之十八

黨錮摠論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枉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紱遂乃榮華丘壑其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廢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粹直之風於斯行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隔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謗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任公季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

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買備節爲其冠竝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竝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戍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

東漢列傳卷十八

二

寔之徒二百餘人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種數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

班泰周蕃鶴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竝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靈帝詔用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等百餘人皆收獄中儉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熹平五年末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楷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

東漢列傳卷十八

三

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前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強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與張角合謀爲變茲大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凡黨事始自其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

李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嘗爲太尉父蓋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以公事免還居綸氏敎授常有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適得御李君矣其見慕

東漢列傳卷十八

四

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延復徵爲度遼將軍膺到皆望風懼服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藏罪狼籍郡舍潤軒有奇巧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輪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奸佞緄時亦得罪輪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書奏廼悉免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尉岑張讓弟朔爲野王令會殘無道膺按誅之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

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寔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有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官遂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寶之敗膺等復廢後

東漢列傳卷十八

五

張儉事起汝捕鈞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六十灰生有命去將安之廼詣詔獄考求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皆侍御史蜀郡景毅子膺爲膺門徒而未之豈可以流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膺子璜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徵時璜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表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

亂世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滂以滂屬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詰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歲

東漢列傳卷八

六

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侵之議也蕃廻謝焉後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諱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封若人言有貳耳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視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搆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辱而滂不可違資逼止郡中中

東漢列傳卷八

七

人以下莫不歸怨廼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修誣言鈞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廼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不滂忠於後越次而進對乃慷慨仰天曰身歿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甫愍然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通還鄉里初滂嘗

李杜齊名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永壽考可兼得乎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傾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
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
涕時年三十三

劉淑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
學明五經永興二年司徒种嵩舉淑賢良方正辭以
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與病詣京師對策爲
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昔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
驗焉遷尚書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
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靈帝卽位
宦官請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杜密

杜密字周市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沉質爲司徒胡廣
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
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舉
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縣後密去官還
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解

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
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自同寒
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遽遭失節
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
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
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
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後太傅陳蕃輔政復
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巴肅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歷慎令具丘
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
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敗之
肅自載詣縣曰敢逃其刑乎遂被害

劉儒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郎林宗常謂儒口訥心
辨有珪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
有災異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
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劉祐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閔練故事除任城令兗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嘗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昱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嘗屬縣令長事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錮天下良田矣

東漢列傳卷六

十

葉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延篤胎之書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爲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於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惟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

以聲名爲中官所懼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乃自剪頭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冶家傭後獲弟靜乘車馬載縶帛追之於涅陽市中獲避不與靜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且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

宗慈字季初南陽安衆人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爲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

東漢列傳卷六

十一

蔡衍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瘡書者案之又劫奏河間相曹鼎滅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問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續等以收糾宦官者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立復拜議郎會病卒

尹勳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勳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人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實武等事下獄自殺

羊陟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家世冠族少清直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

東漢列傳卷八

十二

鋼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顗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參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

張儉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父成江夏

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爲東郡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

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中平元年黨事解乃

東漢列傳卷八

十二

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兄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於許下年八十四

岑暉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父像爲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歿暉年少未知名姓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下數

日晚迺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請太學受業晁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太守弘農成瑨請爲功曹又以張牧爲中賊曹吏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晁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晁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獄从晁與牧通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

東漢列傳 卷十八

十四

竝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於江夏山中云

陳翔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玠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末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枉職貪穢參中常侍璜之弟也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營謀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於家

孔昱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昱少習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掾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卽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范康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舍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其有于犯者是時

東漢列傳 卷十八

十五

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逆匿太山界者康旣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覽大怨之誣康與兖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盧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還本郡卒於家

檀敷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連辟公府不就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卽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於家

魏朗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曰操刃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傅士猷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桓帝徵拜議郎遷尚書山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復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後竇武等誅朗以

東漢書卷八十八

十六

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游京師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窮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掠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毋子相殘逆天違道送驛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問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金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

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彪謂同

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公幸以要君致戮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鋼卒於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二虎偉節最怒

何顒

東漢書卷八十八

十七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少游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備高有父仇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備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復仇以頭臨其墓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適變姓名亡匿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顒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及黨鋼解顒辟司空府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爲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奏覺顒以它事爲卓

所繫憂憤而卒初顯見曹操嘆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顯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厥而葬之爽家傍

東漢臣傳卷之十九

竇武

竇武字升平融之玄孫也父未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封槐里侯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切諫其冬帝崩無嗣

東漢列傳卷十九

一

武定策立靈帝拜武爲大將軍武既輔朝政常有誅前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於是引同志尹勲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列於朝廷共定計策會五月日食武乃白太后宜悉誅廢以清朝廷於是曹節等覺之誣以廢帝大逆武自殺徙武家屬日南武府掾桂陽胡騰字子升少師事武獨殯歛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歿騰以爲已子而

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以爲從事使還賈姓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次初武母產武而升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定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有頃而去時人知爲賈氏之祥

何進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中郎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

東漢列傳卷九

二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四年榮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臯拜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蕪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京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服四方進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帝以蹇

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爲元帥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充二州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口之因稱非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辨乃卽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進素知中官

東漢列傳卷九

三

天下所疾蹇公蹇碩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進親客張津勸之進以紹素善養士衛亦尚氣俠故址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順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宜共閉上閣惡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遂與紹定籌策以白太后不聽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苗謂進曰國家之事亦何

容易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變計乃脅之進以紹爲司隸校尉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張讓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拔劔斬進於嘉德殿前進部曲將吳匡張璋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官官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遂引兵與董卓弟奉卓都尉昱攻殺苗紹遂閉北官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官署

東漢列傳 卷十九

四

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楊賜

楊賜字伯獻少傳家學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二年代唐珍爲司空以灾

異免復拜光祿大夫五年代袁隗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上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嘆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悲嘆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

東漢列傳 卷十九

五

灰而後已乃以書對書奏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諸省閣切諫忤旨因以賊寇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有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入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

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
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
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
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
濟帝嘉嘆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
尉賜自以代非法家遂固辭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為
司空其月薨

黃琬

東漢列傳卷十九

六

黃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
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
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
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言
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
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
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
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

光祿勳深相敬待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
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
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於是琬蕃同心顯用
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
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
御史刁韜韜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
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雖俱禁錮韜字子
柴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韜復拜議郎
遷尚書山為魯東海二郡相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
整家人莫見情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
矢尉楊賜上書薦琬山是徵拜議郎中平初出為右
扶風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
之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還太
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
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於是琬竟坐免後與楊彪同
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
誅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歲
時年五十二

東漢列傳卷十九

七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後楊州黃巾賊攻舒績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大破之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績復擊破之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

東漢列傳卷十九

子十一人觀歷縣邑其令長貪索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紙襦鹽麥數斛而已顧勅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

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緇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舊典二千石卒官贈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舉孝廉茂才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即位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

東漢列傳卷十九

九

鹿張角反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討頡川黃巾封嵩都鄉侯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殺角弟寶即拜嵩左車騎將軍領冀州收封梟里侯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今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言都令漢陽關忠干說嵩懼而謝之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遼東韓遂作亂隴右明

年春詔嵩廻鎮長安以衛國陵章等逐復入寇三關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讎嵩連戰無功其秋徵還五年梁州賊王國圖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鄴時在軍中說嵩不如顯奏其事帝議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

東漢列傳卷十九

十

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猶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及卓被誅其年秋月太尉冬以流星策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以病卒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紵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嘗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舍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以解解判分既失產業深患責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督後當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肅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上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東市儁乃脫服開行輕齎數百金

東漢列傳卷十九

十一

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刑定州奏故端得轡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璆舉儁孝廉而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卒賊並起收守輒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伐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儁交趾刺史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以功封都亭侯及黃巾起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又破南陽賊黃巾趙弘韓忠還京師

以爲光祿大夫以毋喪去官起家復拜爲光祿大夫河南尹時帝中擅政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備輒止之卓雖惡備與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備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備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意臣之宜也使若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備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

東漢列傳卷十九

十二

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備守洛陽而備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旣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備聞復進兵洛懿走備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備備逆擊爲備汜所破卓被誅備汜作亂備時猶在中牟陶謙與諸豪傑共推備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備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備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

謙等備辭謙議而就備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明年秋以口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長安中亂故備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備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備等備素剛卽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再遷爲京兆令有政理述舊交阯土多珍前刺史率多無清行中平

東漢列傳卷十九

十三

元年交阯屯兵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前狀誅斬渠帥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昆微拜議郎時黃巾新破更選清能吏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常官待琮於是州

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應奉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郁武陵太守郁生奉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俗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大將

東漢列傳

卷十九

十四

軍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悉降散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荆州市騎將軍馮緄上請奉拜從事中郎賊破緄薦爲司隸校尉以嚴厲爲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帝約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憶屈原因以自傷者感嘆三十篇諸公多薦舉會病卒子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

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三年舉高第

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賊皆退卻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琊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于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謀棄郡奔冀州牧袁紹於是遂剛定律令爲漢儀建武元年乃奏之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爲冀州軍謀校尉時如遷都於許舊章埋沒劭乃綴集所聞著漢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

東漢列傳

卷十九

十五

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又集解漢書皆傳於後卒於鄴弟子瑒瑒並以文才稱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兒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傳贊

傳贊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

白圭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
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爲護軍司
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焚素乘中官既行
上疏極言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焚功多當
封忠訴諸之靈帝猶議焚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
爲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寇反邊章韓遂
作亂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焚厲言曰斬司徒天
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焚廷辱大臣帝以問樊豐以
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
東漢列傳卷十九 十六
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帝從
樊豐由是朝廷重其方格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
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
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忠納其言遣弟城門
校尉延致殷勤樊正色拒之忠愈懷恨出爲漢陽太
守初郡將范滂明知人舉樊正廉及津爲漢陽與樊
交代合符而去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爲通
姦利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
樊知鄙失衆必敗乃諫止之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

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
盡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樊恩
共於城外叩頭求送樊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
舍知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
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
守鄉里寇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言
未終樊慨然而嘆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
蓋聖達節次守節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
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王國使故酒泉太守
東漢列傳卷十九 十七
黃衍往說樊樊案劍叱衍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
諡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勲
蓋勲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廉
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羅憲橫從事武都蘇正
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訪
之於勲勲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勲可因此報隙勲不
可乃諫鵠鵠從其言正和請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爲
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憲之如初中平元年北地

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勲固諫昌怒乃使勲別屯阿陽以拒賊鋒欲因軍事罪之而勲數有戰功邊章等攻金城殺郡守勲勸昌救之不從及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勲勲即率兵救昌昌坐斷盜殺以扶風宋泉代之泉患多寇叛欲多寫券經令家家習之勲諫泉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徵時飯危圍護危校尉夏育於畜官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破勲取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歟被三

東漢列傳

卷十九

十九

創堅不動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遂還漢陽後勲史楊雍即表勲領漢陽太守時人饑相漁食勲調穀粟之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勲曰梓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爲

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執食放勲案得其贓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伴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左庶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進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成亦何悔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

東漢列傳

卷十九

十九

於卓唯勲長揖爭禮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權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子順官至末陽太守

李燮

李燮字德公初固旣策罷州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

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由李氏戚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成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變受從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變變事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灾告屢見明年史官上官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回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遂還鄉里追

東漢列傳卷十九

二十

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變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畧國家贖

王得還議復其國變上奏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變以誘毀宗室輪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變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推還河南尹時旣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變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廼止先是潁川甄邵詣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卽捕殺之邵當還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厥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皆衛亂

東漢列傳卷十九

二十一

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誦貴賣友貪官埋母廼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

桓典

桓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舉孝廉爲郎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祭官收歛歸葬服喪三年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常乘駟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駟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榮陽典奉使督軍破賊還以牾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

年不調後出爲郎獻帝卽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詔拜家一人爲郎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官

陸康

陸康字季寧和父續父襄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累遷武陵桂陽樂安太守時靈帝欲鑄銅人乃詔調民田畝歛十錢康上疏諫曰魯宣稅畝而赧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損

東漢列傳卷之二十一

王允

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書奏內幸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警聖明大不敬詣廷尉御史劉岱典考其事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萬餘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擊攻悉降拜康孫尚爲郎中獻帝卽位時袁術屯兵壽春遣使求委輸甲兵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術遣其將孫策攻康城廂病卒子儁爲郎中少子續仕吳爲鬱林太守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獻

東漢列傳卷之二十

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誦事宦官因緣譖訴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允送喪還平京於平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琰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琰怒收允欲殺之刺史張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出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恚以事申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誅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得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

獨不在宥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獨
成允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廼奔喪
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
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卽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
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
都關中允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旣
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奏
之經籍具存允有功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
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

東漢列傳卷三

三

垂疑故得扶持王室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
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譖
羗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
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
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
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於溫
爲溫侯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
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
入賀布刺殺之初議赦卓部曲布亦數勸之允猶豫

不決李傕果反勒兵入關收允殺之時年五十六長
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
子晨陵得脫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後遷都於
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荀爽

荀爽字慈明一名靖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
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
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
陳便宜奏問卽棄官去後遭黨錮積十餘年以著述

東漢列傳卷三

三

爲事當解五府並辟獻帝卽位董卓輔政徵之
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進拜司空爽
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
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畧之士
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
會病卒年六十三兄子悅或並知名

楊彪

楊彪字文先少傳家學熹平中徵拜議郎光和中廣
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華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彪

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三遷
末樂少府太僕衛尉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
遷都以違其難彪及卓議卓因以災異奏免琬彪等
請闕謝即拜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
地震免復拜太常與平元年代朱雋爲太尉錄尚書
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
不免於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
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交州刺史曹操上殿
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譖設託疾如廁因出

東漢列傳

卷五

四

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
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
不及朝服往見操救之不得已理出彪四年復拜太
常十五年免彪見漢祚將終遂罷脚攀不復行積十
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
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
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川事
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
又難爲功操於是出放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

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待棄之則如可惜公歸
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修又常出行籌操有問外事
乃逆爲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
然如是者三操惟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
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及魏文帝受禪欲
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
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
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於家自震至
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東漢列傳

卷五

五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勲好黃老平帝時
爲郎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封印綬攜將家屬
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穰亦有清
自行謚曰貞邕性雋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
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於冢側有
鬼馴擾其室傍有木生連理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
不分財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
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

善鼓琴遂自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
行到偃師稱疾而歸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
駟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適其是而矯其非
作釋誨以戒厲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出補河平
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熹平四年乃與五官
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
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飈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邕
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碑始立
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時頗有雷霆疾風
東漢列傳 卷三十一
六
傷樹拔木地震墮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
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
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引
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邕悉心以對帝
覽而嘆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
事遂漏露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
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
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
自陳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紀會遭事流
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明年大赦自徙及歸凡九
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優之酒酣智起舞屬
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智銜之邕慮卒
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
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
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昔人
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
識潛聽之曰嗟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
東漢列傳 卷三十一
七
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郡鄉所宗
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
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
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
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
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切勅州郡舉邕
甫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
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
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

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
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以爲未可卓從其言初
平三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
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
華青蓋瓜畫兩轡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
車然卓多自恨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
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苦道遠難達
且逃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
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廼止及卓被諫邕在

東漢列傳 卷十

八

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於色允勃然叱
之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
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
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
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
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
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
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誡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
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祿紀

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歿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
六十一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充
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

孔融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
元帝師位至侍中父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年十
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
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
欲見其人故造膺門語問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

東漢列傳 卷十

九

問者言之膺詰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
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
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嘆息太中大夫
陳煥後至坐中以告煥煥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
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
必爲儲器年十三喪父哀悼過毀性好學博涉多覽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以
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皆融年十
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窮色謂曰兄雖在外吾

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世國相以下密就
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獲融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
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更問其
毋毋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
決廼上諫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
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
賜府河南尹何進當還爲大將軍賜遣融奉謁賀進
不時通融卽奔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私
遣劔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不如因而禮之可以

東漢列傳

卷十

十

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旣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
與中丞趙舍不同托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
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
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黃巾寇數州而
北海最爲賊衝卓廼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時黃
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意
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
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卽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
走皆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

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
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
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
譚所攻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
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
定議肯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廼建議以爲不可是時
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廼郊祀天地擬
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以爲宜隱其事以崇
國防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

東漢列傳

卷十

十一

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
已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
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
外昔肅慎氏不貢楮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晉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頗書爭之多侮慢之辭
旣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至乖忤
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內不以封建諸侯
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
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仇怨

操故嘗激厲融融報曰前者黜退懼欣受之歲餘後拜太中大夫常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誅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

東漢列傳

卷十

十二

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旣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灰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遂下獄棄市昔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凡號哭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

曰若成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延延頸就刑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成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

鄭太

鄭太字公業司農衆之曾孫也少有才畧靈帝未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

東漢列傳

卷十

十三

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爲尚書侍郎遷侍御史進將誅宦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爲助公業謂不宜假卓以爲資援廼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爲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廼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者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疆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懼廼跪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卓

乃悅以公業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廼與何顯荀攸共謀殺卓事泄顯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爲楊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昔年四十二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聲音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欲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轉爲侍中遷尚書

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節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帝遣小黃門左豐詰軍觀賊形執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遂檻車徵植臧厥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屠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回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子毓知名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年二十餘游學青州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

袁紹甥也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升州叛卒至於敗統性儼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

東漢列傳卷十

十六

息因著論名曰昌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

遼讓

遼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辨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美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馬讓曰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位廼薦於進曰竊見令史陳留遼讓天授逸才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

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傳曰鹵牛之問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小用固有所不宜也履遷爲九江太守不以爲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

稱衡

稱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

東漢列傳卷十

十七

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而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以爲交友上疏薦之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操懷忿問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敝衣更着岑牟

單絞之服次至衙衙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吏詞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而輕收進乎衙曰諾於是先解祖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半半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衙衙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因宣操區區之意衙許往融復見操說衙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衙乃着布單衣蹀躞手持三尺棧杖坐於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爾衙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聘送之臨發衆人爲之和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爾衙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威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衙至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衙曰坐者爲家門者爲戚屬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衙出還見之問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衙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和性惡故

送衙與之祖亦善待焉衙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和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嘗與衙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衙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衙所書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衙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衙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衙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衙更熟視曰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衙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衙卽時殺焉射徒跪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衙時年二十六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黨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郡張恭祖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

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代吾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一宿逃去

東漢列傳卷十

三

時年六十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廣開門衢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州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便令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

拜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時大將軍袁紹摠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北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拜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而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四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

東漢列傳卷十

三

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譏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瑗著名於世又樂淵在假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般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圖益恩赴難隨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荀悅

荀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澹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闕官用權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或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志托獻替乃作中奏五篇帝好與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又著崇

東漢列傳卷十

二十二

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趙壹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傲爲鄉黨所損乃作解損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曠桑下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顰太子結脉世著其神設襲之二人不遺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又作刺世嫉邪賦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

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

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鄭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遜怪哉逢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尚用未起壹遽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

東漢列傳卷十

二十三

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屣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勸京師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過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壹報曰其嗟可去謝也可食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侯瑾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
備作爲苴菽還輒焚柴以讀書州郡累召公車有道
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冀知於世故作應賓難
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
篇河西人敬其才而不取名之皆稱爲侯君云

鄺炎

鄺炎字文勝范陽人鄺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
律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作詩二篇曰富貴有人

東漢列傳卷十

王

藉貧賤無天錄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終灌臨衝
牢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后風病慨
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歎妻家訟
之收緊獄病不能理對嘉平六年歲獄中年二十八

高彪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至彪遊學大
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
乃覆刺遺書曰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卿
卿沐吐餐重接白屋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

后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

奇文因事風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
史使督南州百官相傳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
詩彪乃獨作箴曰無口已能務往求賢淮陰之勇廣
野是尊邕等甚美其文后遷內黃令當勸曰僚臨送
祖於上東門詔東觀書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
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子岱亦知名

張超

張超字子竝河間鄭人也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

東漢列傳卷十

王

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著賦頌碑
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劉翊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魯行於汝南
中有輿園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頻滯道路
翊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
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
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爲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延
爲起馬拂甚敬重之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力求占

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
爲民也明府聽之則彼倭倖之名矣拂從翊言遂不
與之乃舉翊爲孝廉不就後黃中賊起郡縣饑荒翊
救給乏絕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時道路隔絕
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
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
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歛之
又逢知故困乏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乏
衆人止之翊曰視死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東漢列傳

卷三

王六

臧洪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有幹事才熹平元
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拜旻楊州刺史旻率丹
楊太守陳實擊昭破之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
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
姿舉孝廉補郎中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
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誅除國賊超
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兄兄邀計事邀即引洪與語
大異之乃使請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仙謀約

大會酸棗洪乃擲衣升壇操血而盟自後兵衆垂散
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請洪
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薊交兵行塗阻絕
因寓於袁紹以洪領青州刺史紹憚其能徙爲東郡
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
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
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超曰子源天下
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勸
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

東漢列傳

卷三

王七

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
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洪答琳書紹見知無
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
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
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
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
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常捨明府去也
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
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

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
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
帷慢大會諸將見洪謂曰城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
未洪據地噴曰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洽
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觴望非冀多殺
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
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
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
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
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先城未
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
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山謂曰汝非城洪嚙
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臨之則爲君子
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城洪同日歿不與將軍同
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
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歿

東漢列傳卷之二十一

劉虞字伯圭東海郡人也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
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咸其德化中平初黃巾作亂
攻破冀州諸郡拜虞并陵相綏撫荒餘以蔬餼率下
還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
三千突騎而牢虜遺懸皆呼還本國前中山相張純
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朝廷
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前
罷省屯兵務廣恩信又設賞贖舉純走出塞餘皆降
散純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
太尉封容丘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遷
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道路隔塞
王命竟不得達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
但務會徒衆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
虞爲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
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虞宗
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

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殺等又請虞領尚書事
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擇右北平田
疇從事鮮于銀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恩東歸
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
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
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
子而術竟不遣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
從瓚延陰勸術執和奪其兵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
虞延密謀討之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
東漢列傳卷之二十一

二
過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特部曲放散在外倉卒
自懼不免瓚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遂大敗與官
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
還薊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瓚誣虞前與袁
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傳首京師故吏尾
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瓚乃上詔爲幽州刺史虞以
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
儉素爲操冠蔽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
內而妻妾服羅綺盛綺婦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

紹報瓚云

劉表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舉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
餘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
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
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廙詔書以表爲荊州
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
得至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
共謀畫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
東漢列傳卷之二十一

三
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
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袁術與其從兄
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
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箭所中衆餘
衆退走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催以表爲
荊州牧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
攻穰城中飛矢而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
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及
曹操與袁術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

亦不援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舉荊州以附操則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遣嵩使操觀望虛實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復爲將軍也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劉表妻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但囚嵩而已

東漢列傳卷五

四

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病卒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巾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

遇於戶外使不得見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舉州降劉備奔夏口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操後敗於赤壁劉備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賊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後從涿郡盧植學於韓氏山中舉

東漢列傳卷五

五

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詐稱侍卒御車到洛陽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必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瓚率所領追討有功遷騎都尉詔拜降虜校尉封都亭侯瓚志掃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

海界欲與黑山合，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為流矢所中，死。璚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乃上疏討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璚。是歲，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彌，唯有此中可避世。」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東漢列傳 卷主

六

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賈庸兒。所在侵暴，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以傳宣敕。令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璚。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璚乃止。紹漸相攻逼，璚衆日賊，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

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未及至。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璚遂大敗。乃悉繼其姊妹妻孥，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璚敗，嘆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乃策馬赴紹軍，而灰續為屠各所殺。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為諸生，仕州郡，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黃巾起，以謙為徐州

東漢列傳 卷主

七

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詔還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潁陽侯。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守。曹宏等讒隱小人，謙甚親任之。由斯漸亂，下邳閭閻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謙退保鄆，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興平元年，曹操

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
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歿初同
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
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及曹操擊謙徐
方不安融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
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
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楊州刺史劉繇所破
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太
僕种拂舉爲方正

東漢列傳卷主

八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
郎將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
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
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
輜輶柴輶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
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處士不知此兒終欲
何作叔父太傅愧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
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

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靈帝崩紹勸
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賜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
尉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襲卓紹不敢
發項之卓議欲廢立言劉氏種不足復遣紹勃然曰
天下使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
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璆城門校尉伍
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乃遣授紹勃海太
守封卽鄉侯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
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仙

東漢列傳卷主

九

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
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
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卓聞紹起山
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紹客達
紀謂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
實而韓馥庸才可客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迫於倉
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穎
川荀諲等說馥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馥素性懼怯
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閭純騎都尉沮授聞而

諫覆穢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穢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令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穢爲奮威將軍使監護所將御引沮授爲別駕卽表授爲奮威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穢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穢自懷猜懼辭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穢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其冬公孫瓚破黃巾還屯槃河紹乃自擊之瓚遂還幽州四年初天子遣

東漢列傳卷之十一

十

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書譬紹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紹容貌自若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陽山蒼巖谷口討于毒破之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今迎朝廷於

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帝立旣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出身爲國破

東漢列傳卷之十一

十一

家立事至於懷忠獲蒙抱信見疑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下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濕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以就金寶操拒之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紹旣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紹不得已乃殺包於是簡

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
豐荀諝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田豐
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
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
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曹操畏紹過
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
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
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
於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賣
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
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充
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敝
而主驕將怯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曹操遂救劉延擊
顏良斬之紹乃度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以疾退紹
不許而意恨之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
斬文醜操還屯官渡紹進保陽武許攸進曰曹操兵
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
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

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
遂奔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
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
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
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
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沮
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遂赦
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及軍還或謂田豐
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若勝而喜必能教
我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
所笑遂殺之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禽孟岱
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二子在南必懷反時
郭圖辛評亦爲然護軍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
對曰配天性烈直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乃不廢
配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
以讎怨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
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矯遺
命奉尚爲嗣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

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譚尚敗退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尚疑而不許郭圖辛評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別駕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修曰計將安出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

東漢列傳卷五

十四

其誰親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圖之急譚奔平原而還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曹操遂還救譚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尚將馬延等臨陣向許中山審配拒戰城中上虞配操謂配曰吾近

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全尚母妻于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圖鄴也譚復背之十二月曹操討譚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超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連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

東漢列傳卷五

十五

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疆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菟小吏稍仕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职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麗西攻烏桓威行海畔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焉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魯恭王後也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乃建議改置牧伯乃陰求爲交趾以避時難議未卽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頗擾譴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爲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號黃巾表至東漢列傳卷五十六

焉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吏兵五千助之時爲更職敗範及誣並見殺焉旣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於是徙居成都遂發背疽卒州大吏趙繼等貪璋溫仁立爲刺史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備操乘輿器服趙繼以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趙繼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爲璋所戰進攻趙繼於江州斬之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以義爲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琰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嘗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卽遣法正將兵迎備璋主簿巴西黃權諫璋一無所納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勅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吏民咸欲拒

戰璋遂開城山降備還璋於公安後以病卒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

袁術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

東漢列傳卷五

十八

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術託以公義不肯同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群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初

東漢列傳卷五

十九

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歿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初術在南阳戶口尚數十百萬而奢恣無厭百姓惡之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自孫堅成子策復傾其部曲術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矧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爲子娣布女布執術使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楊樾攻布大敗而還術淫侈滋甚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奔至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滿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歸帝號於紹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邀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嘆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歿血成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勲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爲郎中

董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殘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與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緣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抱罕河關群盜反叛遂共立

東漢列傳卷之十一

十一

董卓義從胡北官伯王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冷徵伯王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傳遂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詔以卓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拜卓破虜將軍與溫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也於扶風封豫鄉侯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微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

東漢列傳卷之十一

十一

章及伯王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微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溫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諸臣卒挽臣車使不得行寇胡敵虜狗彘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及靈帝寢疾重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士卒大小相狎彌久乞將之北州

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
營明旦乃大陳旗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
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
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太盛乃諷朝
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遂脅太后
策廢少帝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
后賊迫未樂太后至令憂歔還於未安官遂以弑崩
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更封郿侯卓乃與司徒黃琬
司空楊彪俱帶鈇鉞詣闕上書追理陳蕃黃武及諸

東漢列傳卷之三

三十一

黨人以從人望尋進卓爲相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
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
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及何后薨開文陵卓悉
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
必成卓素聞天下同疾關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
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書漢
陽周璆待中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吏何顒等以
處士荀爽爲司空其衆黨綱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
列卿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

史陳留孔伋爲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初
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
盟討卓而伍瓊周璆陰爲內主初靈帝未黃巾餘黨
郭太等復起號爲白波賊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
能却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
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而伍瓊周璆固諫
卓遂斬瓊琬表彪琬爲光祿大夫遷天子西都初長
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
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

東漢列傳卷之三

三十一

數百萬口於長安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官廟官
府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
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河內太守
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
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明年孫堅進屯梁縣之
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堅追擊
之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卓自出與戰於諸
陵墓間卓敗走却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唯孫堅
小懲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以弟旻爲左將軍封

郭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乃結壘於
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
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戍守此
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
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
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饅炙之未及得成
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
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
戮於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

東漢列傳卷主

主南

於市殺之以塞天變溫子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
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越騎校尉
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
卓因出刀刺之不中執殺孚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
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
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
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旣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
妻止之卓不從遂行王允乃與士孫瑞表其事使瑞
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

人僞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以戟刺之傷臂
重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持矛刺
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
之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
其族乃尸卓於市初卓以牛輔子塔素所親信使以
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
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牟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
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
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賂城走左右

東漢列傳卷主

主南

利其貨斬輔逆首長安傕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
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在軍者皆誅殺之牛輔旣敗
喪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
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武威人賈詡
時在傕軍說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
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爲
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
也傕等然之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
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傕隨收兵北至長安已十

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圖長安城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宜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遂圖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詔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興平元年馬騰從

東漢列傳

卷五

十六

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合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种邵劉範等皆奔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傕稠始相猜疑明年春傕因會刺殺樊稠

傕汜遂復理兵相攻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官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傕營傕又放火燒官殿官府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又貫傕耳傕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收傕於是汜眾乃退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鄩和傕汜鄩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汜一名多傕呵遣鄩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鄩得以免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還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脩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因以楊名殿董承患之潛

東漢列傳

卷五

十七

召充州牧曹操乃詣闕貢獻公卿以下因奏韓
暹張楊之罪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明年左將
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張濟
饒饒出至南陽攻穰戰於郭汜爲其將任習所殺三
年詔關中諸將段熲等討李傕夷三族四年張楊爲
將楊瓖所殺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韓遂與馬騰自
還涼州更相戰爭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
軍復徵騰爲衛尉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
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皆曹操擊破之遂超敗走

東漢書

卷五

陽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青康復據隴右十九
年天水人楊阜破超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
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署置百
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呂布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曉武給并州刺
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內以布爲主簿甚見親待
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
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督爲父

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
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
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
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
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時允與尚
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刺殺
卓封溫侯允旣不赦涼州人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
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
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

東漢書

卷五

氏悉悉兵鈔掠衛惠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
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悉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得走
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布常御良馬號曰赤
兔能馳城飛堊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
燕陣遂破燕軍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
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
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
使人鼓筆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陳
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繼

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
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
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
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
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宮因說邈與布共據兗州
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官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曹
操聞而引軍擊布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
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邈未
至書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

東漢列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送米二十萬
斛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
西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患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
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
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備
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
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大山吾爲在術圍
中不得不救也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水迎婦
沛相陳珪恐徐揚合從於是往說布布亦素怨術而

女已往金乃追還絕婚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
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行登見
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操曰布狼子野心
誠難久養非卿莫寃其情偽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
登廣陵太守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
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
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
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
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飽卽爲用

東漢列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飽則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
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七道攻布布謂陳珪曰今
致術軍卿之由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又許破術兵
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
之生禽橋蕤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而
未及送布乃自往水之其督將高順諫止布不從旣
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布性決易
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
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建安二年布遂復從袁術

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深沮其計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甚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甚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東漢列傳卷主
袁術術亦不能救曹操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收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諸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絕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

布事丁建陽董卓師乎操領之布曰備曰太耳兒是臣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官指布曰是子不用官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柰卿老母何官曰老母在公不在官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柰卿妻子何官曰官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布及官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東漢列傳卷之二十二 儒林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綴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昆避難河南負嶺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爲政三年仁化大

儒林傳 卷之二十二

行徵代杜陵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及風賊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詔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五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王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

避世教授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上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雒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肯王塗膈塞詔命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

儒林傳 卷之二十二

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鏘楊子行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俟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又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卽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帝增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嘗詣楊虎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

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却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後辟司徒馮勤府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十四年卒於官子勛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

衛林傳

卷五十一

三

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拜爲侍中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庸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復引見帝卽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爲之語曰解

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時南陽魏滯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迫之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期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歐陽歛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歛八世皆爲博士王莽時爲長社宰更始立爲

衛林傳

卷五十一

四

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歛在縣脩政還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楊州牧遷汝南太守九歲徵爲大司徒坐汝南減罪下獄平原禮震年十七自繫上書求代歛歛書奏而歛已歿獄中歛掾陳元上書追訟之子復嗣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又陳留陳余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新長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

臧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復徵爲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

陽林傳

卷五

五

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帝不納

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

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滯與班彪親善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聵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脩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

陽林傳

卷五

六

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魯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衣冕之志僖與崔篆孫嗣復相友善同遊太學

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嘆曰若是所謂
畫虎不成反類狗者。劉曰然昔幸武帝始爲天子
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
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
生梁郁僂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默然不
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馴僖誹謗先帝馴請吏受訊
僖以吏捕方急恐誅乃上書自訟詔勿問拜僖蘭臺
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拜僖郎
中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

儒林傳

卷五

七

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
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
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
載柩而歸則違父令含慕而去必所不忍遂留華陰
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延光元年河西大雨
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
彥見於德陽殿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
權毋后黨盛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嘿然左右
皆惡之舉彥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
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以不能人聞
事遂去職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于餘人元初中郡
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
清河王傳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嗣太后以其
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卽位詔免倫刑徵拜侍中是
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
嘉穢罪千萬倫乃上書曰任嘉所坐狼籍自非案坐
舉者無以禁絕姦萌當斷不斷黃石所戒有司以倫

儒林傳

卷五

八

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
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
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
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
上曰有留處一尺無北行一寸勿頸不易九裂不恨
帝乃下詔徵請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
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不行卒
於家

高詡字季則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

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
詔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集詩王莽篡位父子相害不
仕光武卽位大司空宋弘薦爲郎除符離長去
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
稱十三年卒官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
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
東海爲赤眉賊所得見拘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
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乃歸

儒林傳 卷主

九

鄉里太守黃謙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
有來學而無往教謙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楚
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太
鴻臚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咸皆
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卒七十
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
習魯詩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
官教授山澤中永平初爲博士十八年拜光祿大夫

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肅宗甚
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帝親臨稱制如石渠
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
字稚文以明齊詩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
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
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
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
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

儒林傳 卷主

十

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
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
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建初二年肅宗行饗禮以
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宋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
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宋乃躬推鹿車載喪
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以病免後奔師喪於
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歿而
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士而已造從之

景嶠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綿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跡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从弟子健爲杜撫會稽滄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健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

儒林傳

卷五

十一

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

召剛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剛少習韓詩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常世政地上便宜十二事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官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詣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儒林傳

卷五

十二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舉曄迎督郵曄耻於廨役遂棄車馬去到健爲資中詣杜撫授韓詩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後從大司空杜

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
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
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
傳於世

董鈞字文伯隄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
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
辟司徒府永平中爲博士累遷五官中郎將左轉騎
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
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爲

鄭氏學

卷五

十三

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鄉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
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
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太常樓望侍
中承官長水校尉樊豐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
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
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稚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建
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

元年遷龜池令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
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藏
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山特蒙
賜焉堪字子稚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王莽

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隔敵數
被創乃宗族賴之建武中仕郡縣永平十一年拜光
祿勳十八年以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
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稚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澤
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常卧病

鄭氏學

卷五

十四

鄭官其妻哀澤老病關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子乞養
蔡遂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
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十八年拜侍中
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
春秋恭薦興與光武召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
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
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爲無功不敢受爵帝
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

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習嚴氏春秋建武中爲

州從事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

普傳子承承尤篤學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建武中

趙節王栩遣使齎王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

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

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

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官

程曾字季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

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建初三年舉孝廉遷

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少習嚴氏春秋建武初舉

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

官曹慶吏自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瑯琊徐業亦大儒

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

味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

顏氏傳士缺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言玄兼說嚴氏

宜氏不宜事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卒

李壽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爲同鄉

國所重固奏記薦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州郡諸召

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散授門徒數百嘗讀左氏傳

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於是作難左氏義四

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

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再遷尚書令

及馬氏廢育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節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

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

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

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又注訓孝經論

語風角七分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

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

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

司徒辟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

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

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傳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建安中卒謝該字文侯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

儒林傳

卷五

十七

之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詔卽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傳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涪長卒於家

終

東漢方術列傳卷之二十三

任文公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秘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傳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連驅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歟我乃當之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少師事東海王仲子光武卽位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潏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莽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唐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

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龍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嘆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瞽不復言帝令昭即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魃魍郭子橫竟不虛也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

方術傳

卷五

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都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及乎覆陂當復因署楊爲都水掾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幸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隸事司徒歐陽歆歆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鑕請關請歆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太守鮑昱請獲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惡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

南卒於石城

方術傳

卷五

王喬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初爲縣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焉乃詔上方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之而人

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若有違犯亦立能爲鼎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

謝夷吾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嬰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成果暴卒舉廉爲壽張令稍還荊州刺史遷鉅鹿太守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

方術傳

卷五

四

夷吾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灰日如期果卒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先自知灰期

楊山

楊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

李南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永元中太守馬援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南特通謁賀援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卽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日援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脯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援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旂馬晚足是以不得遠援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還家如期病卒

方術傳

卷五

五

李郃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傳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郃指二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爲吏太守奇其應

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實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
禮慶郡亦遣使郤進諫固遣之郤不能止請求自行
許之郤遂所在留遲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歲中
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
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
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郤與少府河
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
故郤功不顯封郤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
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胄字世威奉世

方術傳

卷五

之後也常慕周伯兄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應
徵辟郤子固已見前傳第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傳
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
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
必豫知其姓名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
歸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簡中告生曰有惡發
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撻破從者頭生開簡

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敷之生嘆服
還卒業

廖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
之術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
又飲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
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
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號
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方術傳

卷五

七

折像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
國爲督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貨財
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
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曰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
而富謂之不幸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
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善風角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澆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墨雲卒從東起頃臾大雨火遂得滅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曷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末建二年順帝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

方術傳

卷五

八

輿入殿猶不以禮屈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席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英初被詔命食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勅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旣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旣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

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夷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誦事宦人爲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唐檀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

方術傳

卷五

九

太守劉祉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祉乃止末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兼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威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

炳興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弘農令縣界有螟
蟲食稼穡以針藉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
銷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涇沒移明曉
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
遷遼東屬國都尉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許曼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陵字季山善卜占之術
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驚病三年不愈乃得
太山書命行過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行
世曼少傳曼學相帝時隱西太守馮異始拜郡尉曼
簡有兩赤蛇分南北走曼令曼筮之卦成象曼曰三
歲之後君當爲造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
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曼出爲遼東太守討
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

趙彥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
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南陽宗
實爲討寇中郎將彥爲陳孤虛之法詔書遣五陽兵

到彥推道甲敎以時進兵一戰破賊

樊志張

樊志張漢中南鄭人也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
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困留
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
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

單鳳

單鳳字武宜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
天官學術舉孝廉補遷出爲漢中太守後拜尚書本
於官初鳳平末黃龍見鳳光祿大夫喬玄問鳳鳳曰
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
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
善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果如
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
南宮大火遷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慶秋臺之管殿鐵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郭至

方輿傳

卷五

十二

郭至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亦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至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至各診一手問所疾苦至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至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卽差召至詰問其狀對曰

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卽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疆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爲不愈也年老卒官

華佗

方輿傳

卷五

十三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遊學徐士兼通數經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丸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瀦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爲人性惡難得意且耻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及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

肅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荀或請宜加全宥操竟殺之佗臨歿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熊經鸛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曉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

方術傳

卷五

十四

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蘄散漆葉屑一斗青蘄十四兩以是爲率阿從其言壽百餘歲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客成公御婦人法頰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歿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歿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董卓亂後

莫知所在

徐登

徐登閬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卽生莢後登物欲炳東入章安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據炳笑不應旣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炳乃張盤坐

方術傳

卷五

十五

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視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

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卽長房形也以爲繯竄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

方術傳

卷五

十六

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旣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矣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製病輒愈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時魅適來

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卽成老鼃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歿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滛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早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救汝

方術傳

卷五

十七

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往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蒯子訓

蒯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旬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歿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汝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

悅欲往就之毋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外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榮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平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劉先生

卷五

十八

劉根

劉根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根於是左顧而嚙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願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忽然俱去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汝會者操又謂曰旣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卽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卽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自許人慈乃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徵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羗

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居前膝人立云遽如許

計子勲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一旦忽言曰中當歿主人與之葛衣子勲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歿

上成公

上成公宛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方術傳 卷五

二十

解奴辜

解奴辜張韶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魏聖卿善爲丹書符幼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効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効之得大蛇數丈歿於門外又有神樹人上者輒歿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歿歿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

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之手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爲之候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井始

井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蓄精氣不極視大言井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

方術傳 卷五

二十一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和平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病歿邕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

東漢隱逸傳卷之二十四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邲邲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容可忽乎光武悟其言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勸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遂肆意

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車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前候迎拜謁既而擲柎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口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器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卽位遁之瑯琊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

東漢列傳卷之四

二

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往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紙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老迷路東西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由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僂牛白隱晉人爲之論曰避世猶東王君公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又懷之後讀春秋聞復仇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闢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與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勅身脩志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郎

東漢列傳卷之四

三

郎以病去職復被徵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大不敬詔曰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黨遂隱居鴈池著書上下篇而終初黨與同鄉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霸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

其風遂止以病歸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中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

東漢列傳卷之四

四

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卽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然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上故有志何至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

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好賓客更遣使要丹皆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既至就故爲設羹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

東漢列傳

五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驥王莽時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學畢乃收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

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

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青讓主人而稱鴻長者

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

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

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

之女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

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

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

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

東漢列傳

六

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

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推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

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

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然無乃

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迺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

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

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

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候光與

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

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

東漢列傳卷五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泆麥妻還怪問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隣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各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木巫家不應爲吏又許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贊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迹終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

東漢列傳卷五

八

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學黃老隱避山谷因穴
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皆
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慎不
答年七十餘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歿日及期果卒
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鬼
且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
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好施尚俠時人

東漢列傳

卷五

九

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意驢鳴良
常學之以娛母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
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
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
佚何禮之論良才既高遠而論議尚奇多駭俗同郡
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
長東魯人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
就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迫之乃遜入江夏山中以
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

筒水屨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稚之子也博通內
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
數百人性恬靜寡慾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
幅巾詣鵜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
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自同賓未太守懼然不敢
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會順帝
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遂深自隱
東漢列傳 卷五
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
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陰老父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
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
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
邪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子之
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
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

東漢列傳 卷十五

十一

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鷦鷯而得所栖蠶龐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東漢列女傳卷之二十五

鮑宣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與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客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忤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又卧

不起妻怪之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姜詩妻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

列女傳

卷五

二

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問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灰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

周郁妻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常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適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

曹世叔妻

列女傳

卷五

三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官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末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四舅係執忠孝引身

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於是騰等各還里第作女誡七篇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

列女傳

卷三

四

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

姑太守聞之卽捕殺盜賊而賜繒帛葬之號曰貞義

陳文矩妻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喪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益隆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穆姜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而廖呼三弟謂之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遂將三弟詣南鄭獄乞就刑辟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獨家徭四子並爲良士穆姜年八十餘終

列女傳

卷三

五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許升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少爲傳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養其夫勸升脩學榮父積忿

燕升廼呼榮欲改嫁之榮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廼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釋人耀聽之榮廼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

袁隗妻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

大

璉璉麗乎對曰慈親仁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德宜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與文爲辭宗而所任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

麗涓母

酒泉麗涓母字娥姓趙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病物故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積十餘年不能得後遇讐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乎遇赦得免

劉長卿妻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天歿妻應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鸞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輶輜自乘馬二十四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

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奔世皇。南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輓。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从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奔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婢執奪其刃。抱載之。猶愛致憤。激勸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奔入。見其談言辭不輟。奔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勸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陰字未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視之不爲意。比視已絕。

盛道妻

健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媛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齋糧。貨子。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健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都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終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廼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灰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立碑圖象其形焉。

董祀妻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

有才辯又敏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邑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常歎文姬諳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譯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婉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出必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旦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泥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立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三國

馬維銘曰晉載記載石勒之言曰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噫豈不然乎則如曹瞞者固亂臣賊子之尤者也故日以亂世之奸雄彼亦自以消意矣然自三足問而中原之形勢物力固吳會已蜀所不能有也及丕既篡而漢已絕孫劉亦亡不旋踵曹氏儼然其主矣司馬乘之以爲故然而宿儒老生猶斷斷帝蜀冠魏以

三國

明正統吾儕恐昭烈孔明慨然地下耳

三國蜀漢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橋李後學沈自省校

蜀漢

晉陳壽三國志撰魏本紀帝魏而吳蜀號謚并

湮矣尋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為正魏為篡其

書亦不甚顯宋司馬溫公著通鑑初亦帝曹魏冠

昭烈後得程伊川是正張拭經世紀年直以先主

為漢而附二國於下朱文公綱目如之明正統也

蜀漢紀 卷一

余以正統之名固所當正三國之實終不可抹故

纂三國首蜀僭繫以蜀漢二字而吳魏次焉亦綱

目意也明馬維銘識

昭烈皇帝 在位三年 章武 壽六十二

先主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

勝之後也勝子貞武帝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

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

官至東郡范令備與閻羽張飛相友善恩若兄弟靈

帝末黃巾起備舉義兵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備少孤

貧與母以販履為業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

見其耳嘗與公孫瓚同師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為

平原相常山趙雲來詣瓚備見奇之雲遂從備興平

元年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

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建

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

將拒術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乃引兵水陸

東下張飛敗走布遂虜備妻子備請降布布亦忿袁

術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

蜀漢紀 卷一

備因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乃復攻備備敗走歸曹

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三年呂布復與袁術通遣

其將高順及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為

順等所敗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而還備復走操操

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

數也備方食值雷震失匙箸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

烈必變良有以也曹操遣備邀袁術術既南走備遂

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

叛操為備備將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遂自擊

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乃奔青州
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五年
秋劉備略汝穎之間還至紹軍陰欲離紹紹乃遣備
將本兵復至汝南六年秋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
表表問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
新野備後在荊州數年一日至廁所慨然流涕表怪
問故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骨皆消今不復騎懼裏
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
三年操軍至新野劉琮以荊州降琮表子也諸葛亮

蜀漢紀

卷一

三

勸備攻琮以取荊州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遺孤
背信自濟吾所不爲遂去過襄陽琮左右及荊州人
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不過
十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
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
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五千急追備一日一夜行
三百餘里追及備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
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遁去或謂備曰趙雲北走矣
備以手戟摘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抱劉禪與

關羽船會因得濟沔備遂因魯肅以歸孫權與權共
破操於赤壁十二月備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
陵諸郡皆降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桂陽長
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爲桂陽太守十
四年冬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
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復以妹妻備十五年冬
劉表故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容衆
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勸留之權不聽
備還公安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

蜀漢紀

卷一

四

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及周瑜卒魯肅代瑜肅
乃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拒曹操十六年冬曹操遣
鍾繇向漢中蜀州牧劉璋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
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上誰能禦之劉
璋州使君之宗室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
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乃遣法正迎備法
正至荊州遂勸備取益州肅統亦言於備備曰今指
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惡吾以寬操以恭吾以
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

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冀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璋與備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分軍三萬餘人北到葭萌未

劉璋紀

卷一

五

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冬備在葭萌十八年夏備進據涪城十九年備進圍成都璋出降備自領益州牧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等璋之婚親也彭義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怨恨也備皆廢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兢勸勅赤璧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已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於是遂遣周瑜率水兵住夏口備不聽軍

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二十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備聞之乃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二十三年夏備屯陽平關魏大將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與備相拒備遣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郃屯廣右備又攻之不能克乃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間從

蜀漢紀

卷一

六

事捷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二十四年春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飲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關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令搥鼓以勁弩隨後追射魏兵魏兵驚愕自相蹂踐盡墮漢水中備明日自

來雲營視其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
守月餘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
長安劉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子
禪爲太子是年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魏文帝黃初
二年春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
服夏四月卽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初先主
忿孫權襲關羽至是遂帥諸軍伐吳竟爲陸遜所敗
三年夏薨於永安宮遺詔敕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
吾年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

蜀漢紀

卷一

七

勉之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勿爲惟賢惟德
可以服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吾
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可也

後主 在位四十年 建興 延熙 景耀 炎興

後主禪嗣位丞相諸葛亮受遺詔輔政亮卒宦官黃
皓用事及司馬昭遣鄧艾鍾會伐蜀禪遂降禪于北
地主譙怒曰君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使當父子君臣
背城一戰同歿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
重綬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禪

至洛陽封爲安樂公司馬昭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歌
旁人皆爲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
情乃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汎美
維耶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
卻正聞之語禪曰後君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在
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卽問其目會復問禪對如
之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蜀漢列傳卷之一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居襄陽隆中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亮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友善謂爲信然獻帝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

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

卷一

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嘗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建安十二年先主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

請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與亮語亮答以曹操擁衆難與爭鋒孫權據險可以爲援而荊州益州可圖進取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十三年八月劉表卒九月曹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操先主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先主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矣先主大驚將其衆去過襄陽比到當陽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曹操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其妻子與亮等走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權於是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

蜀漢

卷一

二

力拒操操大敗於赤壁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十六年冬益州牧劉璋遣使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二十四年先主取漢中自立爲漢中王二十五年曹操卒曹丕篡位羣臣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王乃其宜也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章武元年帝崩關羽之没自將伐孫權諸軍敗績三年春帝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亮涕泣受命初亮以太子禪權畧智謀不足乃爲禪寫

申韓管子六韜太子禪立是爲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顗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亮深謝之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時建興二年也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高芝僕射諸葛瑾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撫道討活不在衆寡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三年

蜀書

卷一

三

亮率衆南征有孟獲者爲夷漢所服亮七縱七擒之獲乃服其地悉平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出師表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與魏戰於街亭馬謖違亮節制遂敗績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六年冬亮聞曹休爲吳人敗於石亭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之群臣多以爲疑亮復上出師表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相盡而還魏追之斬其將王雙初亮之在蜀也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

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十二年春二月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亮數挑戰懿終不敢出亮遣以巾幘婦人之服其年八月亮病篤先是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時年五十四長史楊儀引軍還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及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偏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

蜀書

卷一

四

圖至是懿系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謚忠武初亮自表於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初孔明擇婦欲得醜女黃承彥者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

醜女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愈忘其身者也亮子瞻字思遠嗣爵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瞻工書畫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寇蜀瞻督諸軍至涪亭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

蜀漢

卷一

五

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歿時年三十七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京位至廣州刺史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抹柔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昆山人是漸顯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遣德公值其渡沔

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俱設饌史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姨爲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爲荊州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旣而嘆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命爲功曹

蜀漢

卷一

六

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續領劬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驕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驕牛能負重致遠也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爲勝乎統曰驕馬雖精速所致一人耳驕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劬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

治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劬安其言而視之謂全琮曰卿好施募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劬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未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先主見與譚善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所

卷一

七

遇輒見還國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主領鹿太守

法正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建

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材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既還爲松稱先主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及軍圍雒城正嚴與璋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於是璋降定成都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

卷一

八

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今翻然別用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力侍立先主每入卧內心嘗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先主

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初劉焉爲子瑁納吳壹之妹爲后瑁歿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何異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明年正卒時年四十五謚曰翼侯賜子逸爵關內侯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任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關羽

蜀漢

卷一

九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待立終日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曹公

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奔先主於袁軍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坂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其至夏口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未若美髯公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醫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

蜀漢

卷一

十

士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郄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以爲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吏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已羽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操遣徐晃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羽及子平俱戰歿於臨沮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與關羽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曹操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操追於當陽長坂先主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戰無敢過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封飛新亭侯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

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顏曰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破郃先主拜飛右將軍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先主伐吳飛常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奔孫權先主追謚桓侯長子也早夭次子紹嗣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歿

趙雲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兄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卧隨至荊州及先主爲曹操所追於當陽長坂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初先主之敗

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撻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以爲軍正雲不川自近其憤懣類如此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大敗操軍於漢水建興元年封末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

新集

卷一

十三

芝徑拒而身攻祈山雲芝兵弱敵疆失利於箕谷然欽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鎮軍將軍七年卒追謚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蔣琬費禕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爲榮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部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歿

黃忠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

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操克荊州假行裨將軍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蜀漢

卷一

十四

馬超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超既統衆與韓遂合從曹操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圖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先主爲漢中王拜爲

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
菴鄉侯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宗門二
百餘口爲曹操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
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
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蔣琬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
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不理衆
事先主將加罪亮請乃免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

卷一

十一

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
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
至公先主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
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
延廖淳遷爲叅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
留府事八年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亮卒以琬爲尚書令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
危悚琬神守舉止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
詔琬屯漢中開府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

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琬曰戲欲贊吾
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然然
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
及前人或以白琬上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
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得免
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開秦川道險運難竟不能克不
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
舊疾連動未得行琬遂還荻轉增劇至九年卒子斌
嗣爲級武將軍漢城護軍後主旣降鄧艾斌詣鍾會
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
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能與斌同時歿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
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
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許叔龍南董允齊名時許
靖喪子允與禕共至莽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
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
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

卷一

十六

禰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
吾嘗疑汝於文備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
先主立太子禰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
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都察於路十里逢迎年位
多在禰右而亮特命禰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
以初從帝歸以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每酌好酒以
飲禰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
累至禰輒辭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權甚器之亮北往漢中請禰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類

馬援

卷一

十七

類至吳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
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禰常入其坐間諷喻
亮卒禰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延熙七年
魏軍大於興勢假禰節率衆往禦之大夫來敏詣禰
別共圖棋禰至敵遂退封成鄉侯司馬懿誅曹爽禰
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乙以為懿若
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
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僭濫不當矣禰雅性
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蔬食出入不從車騎

十一年出仕漢中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
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禰
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禰歡飲沉
醉為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
弟恭尚公主為尚書郎早卒禰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以父問昔為
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
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維

馬援

卷一

十八

等乃俱詣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還千餘家
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馬倉曹掾加奉
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
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涼州上士也十二年亮卒
維還成都進封平襄侯延熙九年隨大將軍蔣琬往
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十
年與大將軍費禰共錄尚書事是歲汝山平康夷反
維率衆討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
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

克而還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十六年春
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闢南安魏雍州
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糧盡退還二十年魏征東大
將軍諸葛誕反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
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
亦自隴右皆軍於長城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廼還
成都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任沓中
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
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關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
樹宇維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閉關
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
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信鬼巫謂敵終
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
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廼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
維援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及破諸葛瞻於縣竹
後主請降維等尋被後主勅令乃提戈放甲詣會於
涪軍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
比中土名士公休大初不能勝也會陰懷異圖維見

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乃詭說會君大
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
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
能行維敎會誅比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
還復漢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
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搆鄧艾艾檻車
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欲授維兵五
萬使爲前驅維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鄉正著論論曰凡人之常譚譽成毀敗咸以姜維
授屠無所身以宗族以是貶削如維之樂學不倦清
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
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
都令蜀士富實時陪客侈和躬率以儉然縣界豪強
憚和嚴法謹璋轉和巴東屬國都尉乞留和者數千
人璋聽留二年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先主定蜀
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自和居官外牧殊域內幹機衡

二十餘年矣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王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及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備度數有諫止備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爲亮主簿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蜀漢

卷一

三十一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辟爲掾史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璋遣法正迎先主巴諫曰玄德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之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先主攻成都令軍

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志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先主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此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先主稱尊號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

蜀漢

卷一

三十二

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馬良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良眉中有白毛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先主領荆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荆州與亮書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永帛之勲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

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王溪蠻夷會
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時年三十六先主拜良
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諲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
入蜀除縣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
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崩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
不可大用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建興六年亮出軍
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
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
於街亭爲郃所破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孔明爲之

蜀漢

卷一

三

流涕時年三十九臨終與孔明書曰明公視謖猶子
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餘興出之義孔明自臨祭
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諸漢中謂孔明曰昔楚殺
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我智計之士
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
法明也故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
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陳震

陳震字季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

諸郡隨先主入蜀爲蜀郡北都都尉建興七年孫權
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殿祚諸葛亮與兄瑾書曰
季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震入吳界移關候曰獻子
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震
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
屬吳并涼充冀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爲界震
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孔明與長
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季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
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

蜀漢

卷一

三

董允

董允字休昭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
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
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
亮欲任以官省之事後主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
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
增益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
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候慈終允之世

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弗祜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敏請允脩敬振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譚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褹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延熙九年卒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

呂乂

附錄

卷一

五十五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縣竹令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諸葛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後入代董允爲尚書令爲政簡而不煩然持法刻深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

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宗預

宗預字德歸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及亮卒預將命使吳權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

附錄

卷一

五十六

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遺預大珠一斛迺還賜爵關內侯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歎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咸熙元年春內徙洛陽道病卒

糜竺

一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後徐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

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棄先主之山拒袁術襲下邳
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
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於時困匱
賴此復振先主請以竺領廣郡太守竺弟芳爲彭城
相先主將適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將
軍芳爲南郡太守芳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搆貳叛逆
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
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悲發病歲餘卒竺同時有北海
孫乾涿郡簡雍山陽伊籍皆早事先主

蜀漢

卷一

二十七

鄧芝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時益州
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
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
定益州芝爲郫郡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權
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
主薨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
相報答丞相亮深慮權間先主祖隕恐有異計乃遣
芝脩好權遂絕魏與漢連和亮卒領兖州刺史封陽

武亭侯延熙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
征討芝征涪陵見玄猿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
猿援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嘻曰吾遺物之性其將
歟英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妻子不免饑
寒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晉廣漢太守

楊戲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
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
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
從事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
事史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
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戲素
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不
能堪軍還有所承旨奏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

蜀漢

卷一

三十八

蜀漢列傳卷之二

張嶷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弱冠爲縣功曹方先主定蜀山寇攻縣縣長捐家而逃嶷自白以全縣長家屬由是顯名州召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魏仙位二千石有聲於世皆與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劫畧吏民嶷將兵討之悉平後疾病家貧冠自舉詣廣漢太守何祗托以療治祗傾財備醫藥數年而愈拜牙門將授兵

蜀漢

卷二

一

馬三百從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督討嶷復屬焉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伎黯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夷種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雋太守北微捉馬髦驍勁不承節度嶷乃

蜀漢

卷二

二

往討生縛其帥魏狼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魏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微遣所親二人詐降嶷質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令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在官三年從還故郡嶷到定梓定梓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嶷日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捷而殺之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欲率狼路爲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至成都旣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旣險且遠嶷遣左右齋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嶷初見費禕爲大將軍信待新附大過嶷貽書戒之後禕果爲魏降人郭循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恪從弟也嶷與書曰太傅離少主屢遠敵恐非良計長筭也恪竟以此夷族在郡十五年屢乞求還微詣成都拜盟寇將軍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

焉時車騎將軍夏侯淵謂之曰雖與足下踈濶然
心如舊宜明此意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
彼何云託心乎是歲延熙十七年也嶷風濕固疾至
都寢篤魏狄道長李簡客書請降嶷自乞肆力中原
致身敵庭臨發表章後主欲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
到狄道與魏將徐賈交鋒嶷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
亦過倍討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土越雋民
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爲立廟

李恢

南漢

卷二

三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襲習爲
建寧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
士大姓寢而不許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
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
北詣先主遇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
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
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
送先主明其不然先主崩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閬
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

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圖恢軍於昆明恢
出擊大破之討漢興亭侯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
恢刺史更令以建寧太守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
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
臨陣授命歿於綿竹

馬忠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
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建
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牂

南漢

卷二

四

牂太守郡承朱褒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恩
九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
嶷等討汶山郡叛羗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徵康
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封博陽亭侯延
熙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寇留忠成都平尚書
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脩嗣時名士張表清
望論忠問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
風稱績皆不及忠

王平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義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叅軍馬謖先鋒平連規諫設設不能用大敗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平特見崇顯加拜叅軍封亭侯九年亮圖祁山平別守南圖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往沔陽平更爲前

蜀漢

卷二

五

護軍署琬府事七年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平曰漢中去浩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浩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鄒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戍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然性狹侵疑爲人所輕以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忠勇寬厚數

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

張翼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累遷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庾隆都督綏南中郎將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微常還群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

蜀漢

卷二

六

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尚書進封都亭侯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目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率率同行景耀六年與維咸在劍閣詰降鍾會於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廖立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

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誰相經緯者亮答曰
龐統廖立楚之良才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
二郡立脫手走自歸先主不深責也以爲已郡太守
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
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快快於是廢立
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亮卒垂泣
嘆曰吾終爲左衽矣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

劉表

卷二

七

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操入荊州時嚴幸秭歸逢西
諸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
爲護軍拒先主於綠竹嚴率衆降先主拜嚴裨將軍
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
起事於鄭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
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
首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救賊皆
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請
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

遺詔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四年轉爲前將
軍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
書曰若戒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
受况於九邪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
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
督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
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時值天
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張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
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饒足何
以便師又表後主說軍饒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
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寃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
謝罪負於是亮表平遷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又與
平子豐教曰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關今雖解任君以
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恩負一
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逆可復還也十
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歿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
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官至朱提太守

楊儀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傳群主簿背群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諸論軍國計策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建興二年丞相亮以爲叅軍署府事亮數出軍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儀既領軍還又謀討魏延自以爲功勳至大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策之卦得家人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將琬琰遂爲尚書令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

蜀書

卷二

九

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魏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

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搆延意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

蜀書

卷二

4

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武追延斬之致首於儀儀路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夷延三族

孟光

孟光字季裕河南洛陽人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譏譏謹昨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

後主踐祚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先責大將軍費禕禕顧謝歔蹐而已後進祕書郎郤正數從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乃曰吾好直言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也父豔爲漢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荆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

蜀漢

卷二

十一

琬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爲琬賓客流獵舊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後主踐祚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過黜數貶削皆以言語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於時後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維維以爲參軍

李譔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調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中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歷位三郡太守

尹默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

蜀漢

卷二

十二

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許慈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疆識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佐庶事

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譏忿爭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子勛傳其業

譙周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歸無造次辯論

蜀漢

卷二

十三

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亮卒於敵庭周在家問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爲典學從事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後遷光祿大夫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鄒艾長驅而前而蜀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入陽平後主使群臣會議周勸降魏時晉文王爲魏相

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賜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者爲司馬也月西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晉累下詔所枉發遣周周遂與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郤正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

蜀漢

卷二

十四

史爲盜賊所殺正父揖因留蜀揖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叔母嫁單營隻立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史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濬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任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

後主東遷洛陽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
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恭始中除安陽令遷巴
西太守八年以爲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

秦宓

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
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處七任
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市欲鑿石索王割蚌求珠今
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
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劉璋時宓同郡王商
爲治中然其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
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
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
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
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
厚黨勤顛者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
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
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周騰卽宓第宴談宓卧
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

蜀漢

卷二

十五

蜀漢

卷二

十六

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
楊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
制封禪之文於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
以簿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章民請
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淮濟四
瀆江爲其首此其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
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
陌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
宓陳天時必無其利生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
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爲別駕吳遣使張溫來聘
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
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
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
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
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
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
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
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

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

杜微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收選迎皆妙簡舊德以

蜀漢

卷三

十七

微爲主簿微固辭薨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瞽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周群

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

春秋識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廷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卽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州牧劉璋辟以爲師友從事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

蜀漢

卷二

十八

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涪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嫌故裕以此反之先主常衛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罪其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

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羣卒于巨頗傳其術

杜瓊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爲人靜默少言閤門自守不與世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逼儒議

卷二

十九

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闕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瓊又曰古者多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學無傳業者周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

妃然耦曰仇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卷二

二十

三國吳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樵李後學沈自省校

吳

孫堅富春人也董卓亂堅舉兵荊州與袁術相結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轉戰至梁大破卓軍卓尋徙都焚燒雒邑堅乃前至洛脩諸陵平塞卓所發掘初平三年術使堅征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襲圖襄陽單馬行峴山爲

吳

卷一

祖軍士所射殺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翼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士矣舒人周瑜與策同年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及堅共策年十七策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慨然有復讐之志後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因進攻

吳

卷一

二

橫江當利皆拔之遂渡江轉關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初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澤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善用人既又攻劉繇於牛渚營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熟江東皆下之進擊繇曲阿繇同郡太史慈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慈出徃偵視慈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慈便前關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執慈亦得策髀

慈會兩家兵騎並至乃各解散後繇兵敗走丹陽策入曲阿勞賜軍士旬月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策於是威震江東建安元年策將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遂爲策所破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虞翻爲功曹策好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策嘗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劉繇之奔也太史慈遁於

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仕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棄孤所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卿天下智士但所託未得其人孤是卿知己勿愛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簡道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

卷一

卷一

三

華歆爲主歆謝遣之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先往安撫并觀華子魚之爲人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舍我當欲從誰賤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云策曰太史子義氣勇有膽烈非縱橫人也其秉心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灰亡不相負諸君幸勿言慈果如期而反四年冬策以討攻廬江太守劉勳破之遂進擊黃祖十二月策軍至沙羨劉表子虎及南陽韓暭將長矛五千八人來放祖策與戰大破之斬暭祖脫身走策盛兵

將狗豫章屯於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賊金鼓一震不能無傷卿便在前且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歆即作檄遣使齎迎歆自募市迎策策向歆拜禮爲上賓遂有豫章云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

卷一

卷一

四

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五月夏策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七年秋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諸吳夫人前定議遂不從質十三年權西擊黃祖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駭震失色權用

周瑜魯肅計與劉備并力破操於赤壁操大敗十五年冬周瑜卒十七年權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十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士往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言足下不孤孤不待安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乃引兵退二十二年春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三月操又引軍還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獲關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王丕黃初元年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稱臣於魏魏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爲吳王吳中郎將徐盛忿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

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雅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几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洲其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雅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主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主曰吳如人大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明帝泰和三年吳王卽皇帝位大赦以黃龍見改元黃龍九月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黃龍二年明年又改嘉禾三年六年以赤烏見於前殿改元赤烏是年魏主廢卒太子芳立十三年權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太元二年權薨年七十會稽王 在位七年 建興 五鳳 太平孫亮權少子權以宗室孫綝爲大將軍傅亮卽位以綝專恣陰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綝以兵取尚又攻殺丞於蒼龍門黜亮爲會稽王尋殺之

景帝 在位七年 永安

孫休稚第六子繼廢亮立休休以繼為丞相繼一門
五侯皆典禁兵繼領人主休陰與張布圖討臘日百
僚朝賀繼上綈繼即日休休亦震來日不能言手
書呼濮陽賊入令子軍出討繼與布託託之而卒
謚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
或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
沙桓王之婿也說宋太后迎立之

歸命侯 在位十七年 元興 甘露 寶鼎

吳紀 卷一 七

建衡 鳳凰 天璽 天紀

孫皓休兄和子濡虐殊甚每宴群臣咸令沉醉置黃
門郎十人以司過失宴罷各於闕失過大即加威刑
小過亦輒罪又激水入官宮人稍不合意輒流殺之
或刺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又惡人視已群臣莫敢舉
目丞相陸凱曰君臣一體無有不相識者若狎有不
虞恐不知所赴也後降晉封為歸命侯

吳列傳卷之一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也父異洛陽令徙家於舒瑜長
壯有姿貌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瑜雖道南大宅以
舍策升堂拜母策將東度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遂
從攻橫江當引皆援之乃渡擊秣陵尋而策眾已數
萬矣遣瑜還鎮丹楊瑜因還壽春袁術欲以為將瑜
觀術無成遂自居巢還吳授建威中郎瑜時年二十
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策

吳 卷一

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從攻皖援之時得橋公兩
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復進澤陽破劉
勰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策薨權統事瑜
與張昭共掌衆事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子張
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將瑜詣母前議瑜議不如
勿遣徐視其變權母曰公瑾議是遂不送質江夏太
守黃祖遣鄒龍將兵十人入柴桑瑜追擊生虜之曹
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將士皆恐咸曰不如迎之瑜
請得精兵三萬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君言

甚與孤合乃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拒者與此案同遂遣瑜及程普與劉玄德合兵並據遇於赤壁瑜用部將黃蓋計大敗操軍操退走權拜瑜偏將軍劉玄德領荊州牧玄德請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分此二人各置一方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置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請見權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分張魯北方可圖也權許之

史

卷一

二

瑜還江陵病卒年三十六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盡敬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初曹操聞瑜有美才遣蔣幹往說瑜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玄德自京還權追送之大宴會叙別權與玄德留語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爾曹操與權書曰赤壁之役有

疾病燒營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劉咸欲毀譖之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情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有瑜風早卒循弟胤授兵千人屯公安甘鄱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瑜沒未幾而其子胤降為匹夫惟陛下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權許之會胤病歿

史

卷一

三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園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園與瑜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不足與立事乃南到居巢就瑜瑜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楊與肅友善遺書勸肅事鄭寶肅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

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瑜勸肅事
吳權見肅與語甚悅之張昭云肅年少蠢疎未可用
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帷帳居處雜物
富擬其舊劉表歿肅請奉命吊二子結盟玄德時諸
葛亮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女也仰共定交曹操欲
東向諸將皆勸權迎之而肅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
宇下獨議拒操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
遂任瑜以軍事以肅為督軍校尉曹操破走後玄德
請見權借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周瑜病因

吳

卷一

四

上疏曰魯肅智足任乞以代瑜即拜肅奮武校尉
代瑜領兵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拜漢昌太守十
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及玄德取漢中留關
羽守荊州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
歡好撫之玄德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三郡不從
權遣呂蒙率衆進取玄德遣羽爭之肅住益陽與羽
相拒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玄德遂割湘水為界肅
年六十四建安二十一年卒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
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

淑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所拒嚴整有方幹鳳
凰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為
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
為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不
探虎穴安得虎子時當職吏以蒙年少輕之蒙大怒
引刀殺吏出走逃邑于鄭長家因校尉袁雄自首承
間為言策召見奇之數歲鄧當歿張昭薦蒙代當拜

吳

卷一

五

別部司馬從征黃祖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操於
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
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
其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
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曹仁退走遂
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
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酒酣蒙問肅曰
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
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

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盡五策肅於是越鹿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數進奇計曹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其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權嘉其功卽拜廬江太守蒙還潯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計擊不能禽權復令蒙討之時劉

典

卷一

六

玄德令關羽鎮守荊州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遣書二郡望風歸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境乃密陳計策欲圖關羽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

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取民家一簋以覆官鎧蒙以爲犯軍令遂斬之羽還托道路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厚遇其使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間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蒙子翊

典

卷一

七

襲爵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爲所在毒害遜以手下召兵討治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

與

卷一

八

討棧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在取民人悉
據所枉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呂蒙稱疾請建業
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深可憂也蒙曰
誠如所言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
思深長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權乃召遜
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羽覽遜書
有謙下自託之意無復所嫌遜具啓彤狀陳其可禽
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封華亭侯
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

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玄德尋
崩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
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七年權使都陽太守
周魴請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
鉞爲大都督逆休三道俱進衝休休兵因驢走之休
還疽發背歿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
東遊建業留皇太子及尚書九官而徵遜輔太子并
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黃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
前作關鵲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
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撤之射鵲校尉於
公子中北觀嚴兵不整遜對之覺其職東南陽諸
將劉虞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
矣虞以細辯而誼先聖之教皆非也赤烏七年代顧
雍爲丞相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關
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
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
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
子曾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

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歿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悲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黜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親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抗字幼節孫

吳

卷一

十

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瘞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未安二年都督西陵孫皓卽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

施續卒拜抗都督抗聞都下政令多闕乃上疏陳時宜十七條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璉城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內以圍關外以禦寇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請赦其罪時師旅仍動抗上疏言之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

吳

卷一

十一

收三年夏病上疏以西陵爲慮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天紀四年晉軍伐吳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

張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與瑯邪趙昱東海王朗友善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得免昭南渡江孫策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

毋如比肩之舊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策聞之歎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權悲感未視事昭諫之仍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昭復爲權長史授任如前後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常田獵射虎昭切諫之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

典

卷一

十二

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卽遽下車封由拳侯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孤豈於子布有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旣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嘆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

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拔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及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卒遣彌晏往昭念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起權載以還官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年八十有一嘉禾五年卒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峻相友善權爲驃騎

典

卷一

十三

將軍辟西曹掾出爲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封都鄉侯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欸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爲國士欸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難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婚生女權爲子和納之瑾數令和脩敬於承執子婿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休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從中庶子轉爲

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追慕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爲侍中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苟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譴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

顧雍字元嘆吳郡吳人也蔡伯喈從湖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

典

卷一

十四

雍爲丞行太守事討寇除賊郡界以寧靜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封陽遂鄉侯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立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久之

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罪狀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權素服臨吊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祿襲爵爲醴陵侯邵字季則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上靜等皆亞焉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風化大行初錢

典

卷一

十五

唐丁謂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景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請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景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諸葛瑾

諸葛瑾字子瑜瑯邪陽都人也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爲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二年權遣瑾使蜀通好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與權談說陳喻未嘗切慢微見風采和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權又怪校尉殷模至罪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友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歸

與

卷一

十六

聖化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服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後從征關羽封宣城侯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昭烈伐吳瑾與昭烈晟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執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昭烈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黃武元年封宛陵侯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權稱尊號拜大將軍領豫州牧子恪名盛當世瑾謂非保家之子初瑾爲大

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坊爲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畧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歿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卒恪已自封侯弟融襲爵攝兵駐公安恪既誅遣將取融融飲藥歿二子皆伏誅

步騭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孫權爲討

與

卷一

十七

虜將軍召騭爲主記除海鹽長建安十五年出領郡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騭降意懷誘情與相見因斬之士燹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燹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昭烈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騭上益陽征討皆平之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後中書呂壹典

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滿澤平心專意務在得情權亦覺悟遂誅呂壹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十一年卒子協嗣協卒子璣嗣協弟闓爲西陵督封西亭侯開據城降晉孫皓使陸抗西征斬闓等步氏泯滅惟璣弟璠紹祀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太守王朗命爲功曹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策薨

吳

卷一

十八

諸長吏並欲赴喪翻曰恐隣縣山民或有奸變因留制服行喪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實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聞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何不惡

入城持其管籥乎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闓羽既敗權使竺之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言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既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

吳

卷一

十九

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在南十餘年卒年七十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汜弟忠登昂皆至顯官

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泰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

也昭等異焉續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龐統皆與友善孫權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嚴長水校尉

張紘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

卷一

二十

議校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不宜輕脫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官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曹操聞策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從其言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權初承統每有異事審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權以紘有

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斬將衆旗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寧家道病卒年六十子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紘官至南郡太守尚書玄子尚有俊才

關澤

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業農至澤好學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郡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

吳

卷一

三十

西曹掾及稱尊號以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劾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禁製川彰元惡權訪澤澤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告此要也六年冬卒澤州里先輩丹楊唐固亦脩身積學稱爲儒者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陸

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

程秉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士愛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嫂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秉從容進說登願太子尊禮赦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登笑曰將順其美臣敢其惡誠所賴於傳君也病卒官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吳

卷一

三十一

薛綜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愛既附召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深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親征綜上疏諫時羣臣多諫遂不行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繁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還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六年春卒子珣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還道病卒

吳列傳卷之二

程普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從孫堅征伐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圖普與一騎共蔽扞策後拜溫冠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勲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卒與張昭等共輔孫權破曹操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昭烈普復還領江夏遷蓋寇將軍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薨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拜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據甲州旋陷丹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

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終不加以鞭杖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憊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潯陽令凡守九縣所枉平定遷丹陽都尉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於赤壁先書報操欺以欲降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遂敗操軍於赤壁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墜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疆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遂以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城邑乃以蓋領太守寇亂盡平後長沙益陽縣黨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於官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蔣欽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東渡拜別部司馬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賊呂合秦狼等爲

亂欽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後召還都拜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陳帳縹被妻妾布裙權嘆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綉權攻闕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封宣城侯

陳武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都司馬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建安

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歿權哀之自臨其葬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興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表亦與表善後監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表統家事

常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灰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灰無辭詔以明付表表便破械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爲赦明誅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遷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會都陽民吳遽等爲亂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

典

卷二

四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願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權異同於舊臣寧陳計先操圖荆先取黃祖漸規巴蜀權遂西果禽祖遂授寧兵屯當口後隨周瑜破曹操

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綠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操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操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

典

卷二

五

興霸足相敵也北軍便退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卽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跪出諫蒙素至孝聞母言卽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獻歡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

凌統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
與每從征伐常冠軍守永平長平治山越遷破賊校
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中流矢歿統年十五左右多
稱述者權亦以操夙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
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
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
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轅一坐統疾其侮慢面折
勤稱酒肉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
歿及當攻屯統曰非歿無以誅罪乃率厲士卒身當

吳

卷二

六

矢石遂大破之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
曹操於烏林遷爲校尉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
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
圍扶杆權出左右盡歿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
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
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
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
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會病卒時年四十
九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

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錄統功封烈侯侯
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徐盛

徐盛字文翳瑯琊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
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
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
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
權以爲校尉蘇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
郎將督校兵曹操出濡須從權禦之及權稱藩於魏

吳

卷二

七

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
昭既怒而盛忿憤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
非天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先主次西
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
琮渡江拒守後魏主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
業築閘作薄落閘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
益盛不聽固立之魏主到廣陵望閘愕然彌漫數百
里而江水甚長便引軍退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丁奉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果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奉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進封安豐侯孫休卽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布目左右斬之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休薨奉與丞相漢陽興等從萬或之言共迎立孫皓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

興

卷二

八

晉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

朱治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後策薨治與張昭

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黃武元年封毘陵侯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論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貴女爲曹操子婦及曹操破荊州威震南土貴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責爲陳安危貴由此遂止是時丹陽頻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上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請門治皆引進與其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嗣才弟紀娶權女亦爲校尉才子琬襲爵

興

卷二

九

朱然

朱然字義封治犄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啓策以爲嗣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還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操出濡湏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攻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克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黃武元年昭烈舉兵攻宜都然破其前鋒斷其後道封未安

侯改封當陽侯赤烏九年復征桓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臣今奉天威克捷使足解上下之忿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權乃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為大總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子績嗣

朱桓

吳

卷二

十一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瘡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醫藥殮粥相繼還盜寇校尉授兵二千人部吳會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桓督領諸將討討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曹仁將步騎數萬向濡須時桓手下部兵止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諭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

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將虞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封嘉興侯嘉禾六年魏廢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帝當引還桓自斷後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參與軍事桓素氣高耻見部伍乃遂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諸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持陛下鬚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將鬚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鬚也權大笑桓性謹前耻為人下然輕財貴義兼以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愛養吏士瞻護六親卒年六十二家無餘財子異嗣

賀齊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

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治侯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水亭長韓當討升宴爲升所敗齊又代宴領郡尉事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黠歙時武彊焦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其餘皆降權遂割爲新都郡齊爲太守二十一年從權征合肥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操印綬

東

卷二

十二

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封山陰侯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顧徐州牧初晉宗爲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爲靳春太守圖晏安樂詔齊督康芳鮮于丹等襲靳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

全琮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

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宗舉兵先附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兵圍樊城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謀襲之故震琮表及禽羽封琮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七年權到皖使琮與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

東

卷二

十三

亭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徐州牧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初權將圖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異域隔絕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十二年卒子惲嗣

呂岱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甚稱權意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治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

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討平之安成長吳瑒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瑒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魯肅攻瑒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又營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以將軍載良爲刺史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請討徽罪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岱既定交州復

卷二

十四

進討九真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召岱還屯長沙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播擾岱自表輒行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職事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始岱親近四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

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歿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問過談者羨之太平元年年八十九卒子凱嗣

周魴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美人也舉孝廉爲寧國長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還丹陽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

吳

卷二

十五

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扶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魴因別爲密表休果信魴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斬獲萬計魴初建審計時頗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車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賜爵關內侯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吾繫唐咨不能拔魴上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

飭遣間諜授以方策誘殺嗣弟懼詰武昌降於陸遜
飭在郡十三年卒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爲東觀令

鍾離牧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居未與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議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

與

卷二

十六

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祭名歷遷中書令會建安郡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未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乃以牧領武陵太守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牧卽率所領晨夜進道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純等散五谿平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卒官家無餘財子禰嗣代領兵

諸葛恪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

與

卷二

十七

休等待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他日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二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者皆以爲難恪父瑾嘆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赤烏中魏司馬懿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

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今
取士宜寬於往古士不可以纖論苛克恪知遜嫌已
故云會遜卒恪代遜領荊州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
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
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
以後事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權
或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
之乃發喪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堤
遇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軀由是廢不復脩恪以建

吳

卷二

十八

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堤築兩城引軍而
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
七萬欲攻圍兩塢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遣將軍留
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
進封恪陽都侯明年春恪復欲出諸大臣以爲數出
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或以固爭扶出乃著論論衆
其政復難於是逼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
騷動始失人心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
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

懼辭出因病還家孫峻與亮謀置酒請恪有詔收詣
葛恪先是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寧權遣付
恪令更教誨恪鳩殺之中子棟長水校尉少子建步
兵校尉開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
棟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
逮格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

陸凱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永
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雖統軍衆手不

吳

卷二

十九

釋書好太玄誦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
守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慈於零陵封
都鄉侯孫休卽位領豫州牧孫皓立領荊州牧進封
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
襲凱諫止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羣
臣侍見皆莫敢收迂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
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
楊士百姓所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
匱凱上疏曰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

建寧祿不止武昌居今民力困窮盡賣兒子調賦相
仍日以疲極加有監官既不受民務行威勢所在撻
撻先是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言皓不遵先
帝二十事皓曰孤動必遵先帝君所諫非也又建業
官不利故避之而西官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
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
五星失咎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
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官乎時
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

吳

卷二

二十

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定
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
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
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吳歷小
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
薛莹滕脩及族弟嘉抗皆社稷之楨幹遂卒時年七
十二

常曜

常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

之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
遷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
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卽位
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嚴薛莹等皆
與參同孫休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
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
寵幸事行多玷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
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然曜竟止不入孫皓
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

吳

卷二

二十一

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
家篋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
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
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
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
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
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
常爲裁減或賜茶苑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驕輒
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祭

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誥諱輒見收縛至
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
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
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凰二
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因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
紀載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傳記考合
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
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作
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呈內以聞曜冀以此求免
與

卷二

五十三

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五百下兩手自搏
而華嚴連上疏救曜曰曜年紀七十餘數無幾乞赦
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扣頭百下皓不許
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皓亦有文學也

華嚴

華嚴字末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
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嚴詣官
門發表曰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
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介竊懼

不寧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
制度廣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嚴上疏諫皓不納
還更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茲侈嚴上疏
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皓以嚴年老勅令草表嚴不
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嚴爲文曰咨嚴小臣草莽
凡庸遭春值聖受恩特降嚴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
能解釋罪過皆有補益以微謹免數歲卒

薛瑩

薛瑩字道言綜第二子也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卽
與

卷二

五十三

位爲散騎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時初爲左執法
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嘆瑩
父綜遺文命瑩繼作瑩獻詩皓是歲何定議鑿聖谿
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
出爲武昌左郡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右國史華嚴服
其博學紀述之才上疏極言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
之爲選曹尚書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
背司馬仙王渾王濬請降瑩所造也至洛陽時先見
叙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太康三年卒

孫翊妻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以將軍領丹陽守媽覽戴貞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時諸縣令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曉卜翊入語徐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遂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

吳

卷二

二十四

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語舊將孫高傳娶等高娶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廼除服覽客覘無疑意徐呼高娶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覽入內戶適得一拜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娶俱出共執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廼還縗經奉覽員首祭翊墓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娶為牙門其餘皆賜金帛殊其門戶

三國魏集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平湖後學曹繼祖校

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桓帝時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

魏本

卷一

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信於時惟梁國喬玄南陽何顒知操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劭與從兄靖俱好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操請劭問曰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大喜而去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

召董卓欲以脅太后操開而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定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遙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正月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仙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術濟北和鮑信同時起兵

董卓

卷一

二

衆各散爲推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使天子都長安焚燒官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官室却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二年諸將議以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偶欲共立爲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故

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紹爲盟主因權專制將自生亂是復一卓也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宣諫岱不聽遂與之戰果爲所殺信乃迎操領兖州牧而自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而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焉操進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

董卓

卷一

三

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遂往征陶謙拔其五城劫張邈少時好快操與之善操之攻謙志在必成以父嵩見害於謙也勅其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孟卓避字也後還見邈番泣相對陳留高柔謂人曰曹將軍雖據兖州實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守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爲變矣鄉人皆以張曹相親不然其說已而張邈與陳官果叛操以迎呂布賴荀彧保鄆城程昱說范東阿卒完三城以待操二年操冀定陶呂布夜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袁術請救爲其

衆所殺兖州平建安元年操軍臨武是時董卓已爲王允誅滅允又爲卓將李傕郭汜所殺長安大亂車駕復還洛陽矣操乃將兵詣洛見天子董昭等勸操遷都許下操遂自稱大將軍迎天子都許昌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之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粟祇請建置屯田都尉乃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也建安二年操討張綉三年東征呂布屠彭城布將宋憲等執陳宮舉城降生擒布官皆殺之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至是將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懼曰吾知紹之爲人矣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爲吾奉也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共誅

魏本

卷一

四

曹操謀泄操殺承等六年操將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卒破紹斬其二將顏良文醜七年操軍譙使以太牢祀喬玄復進兵官渡紹自軍破嘔血歿少子尚代譚將軍軍黎陽九月操征之八年袁譚袁尚並遁操進軍鄴九年操攻鄴十年攻譚破之斬譚袁

魏本

卷一

五

惡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十一年至易水代郡烏桓及上郡烏桓行單于等將其名王來賀十三年南征劉表至赤壁與劉備等戰不利於是軍大疫多歿乃引還劉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勝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王而釣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遇魏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揚明側陋唯才是

舉

卷一

六

舉吾得而用之是冬作銅雀臺於鄴十六年張魯據漢中操遣鍾繇討之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孫會是時關東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韓遂等叛操於是遣曹仁討超超等屯潼關操救仁等曰關西兵精唯堅壁勿與戰八月操親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惡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都尉許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乃扶操上船賊戰惡軍平濟船重欲沒

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爲流矢所中又褚右手並赤船是日微精幾危校尉丁斐因放牛馬餌賊賊取牛馬操乃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水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韓遂與操有舊請與操相見操欲離其黨於是交馬相語移時共道京都舊故拍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乎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超果疑遂卒爲曹操所破及關中平諸將問操曰賊初守潼關渭北

舉

卷一

七

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兵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兵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

賊每一部到操輒喜賊破後或問操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守阻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其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衆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十七年十月操征孫權十八年正月進兵濡須口破惟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乃還四月至鄴五月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

魏本

卷一

八

無益於事興至官果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寇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十九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爲王時許靖在巴郡聞之笑曰將欲翁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七月征孫權參軍傅幹諫不聽操自令肥而還十一月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伏皇后殺之伏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天子命置旄頭官殿設鍾虜乙未下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

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徧短庸可廢乎又曰刑百姓之命也今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高宗爲卿曹操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榮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狠復重之衆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則重刑非所以止亡乃

魏本

卷一

九

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二十年西征張魯魯降封魯及其五子皆爲列侯二十一年操進爵爲魏王十月治兵征孫權二十二年操軍居巢孫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三月操引軍還二十三年金福耿紀等欲挾天子以攻魏未成而敗操聞之怒召漢百官詣鄴盡殺赦火居左者二十四年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操不克歿之是年孫權將呂蒙襲斬關羽操表權爲驃騎將軍荊州牧上書稱臣於操操以權書示中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陳說天命

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薨年六十六操薨吏奉屍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武子兵法而因事設奇諸敵制勝變化若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至決機而乘氣馳盈溢故每戰必克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操皆與埒能又習嗟野葛至一尺少多飲鵠酒獻穆

本

卷一

十

后諸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及伏后被弑節立爲皇后曹丕受禪遣人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是數輩后乃呼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言曰天不祚爾漢獻皇帝爲公以后爲山陽公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

文帝 在位七年 黃初 壽四十

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長子八歲能屬文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薨嗣

位爲丞相魏王稱受漢禪遂卽帝位都鄴徙洛陽首立九品官人之法臨終以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不同母弟植好學多才見寵於武帝幾奪嫡而丁儀丁廙楊脩等與植善又爲之羽翼故文帝立而怨之殺丁儀丁廙及其男口植與諸兄弟並遣就國卞太后親告丕曰女既殺我在城不得復害東阿黃初二年監國司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以太后故貶爵爲安鄉侯其年又改封鄴城侯其餘侯王皆寄名空地而無其實不聽朝覲雖有侯號實同匹

本

卷一

十一

夫法既峻惡何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目聞獨北海王褒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褒聞大驚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曹公居鄴丕卽入袁熙室奪其妻使曹公有今年破賊爲阿奴之嫌卞太后往問丕疾見左右皆昔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伏魄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必固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

原王獻獻母被誅故未建爲嗣獻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獻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獻射其子獻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爲之惻然及是疾篤遂立爲太子召曹真陳羣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獻卽位

明帝 在位十四年 太和 黃龍 青龍 景初

明帝諱獻丕之子臨終以曹爽爲大將軍與司馬懿同受遺詔輔政

邵陵厲公 在位六年 正始 嘉平

魏本

卷一

十二

邵陵厲公芳獻養子也卽位三年而司馬懿卒子師繼爲大將軍六年而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卿夏侯玄遂廢芳而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曹髦 在位七年 正元 甘露

髦丕之孫司馬師卒弟昭繼爲大將軍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率兵討昭爲昭所弑

常道鄉公 在位七年 景元 咸熙

常道鄉公奂操孫也司馬昭弑髦而立之昭卒子炎嗣爲晉王篡魏廢奂爲陳留王而魏絕

魏臣傳卷之一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董卓之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魏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曹操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操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興平元年操征陶謙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彧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操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官同謀惇至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

魏

卷一

一

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操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叔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勸操且勿擊布宜保河濟建安元年操擊破黃巾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衆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操迎帝操從之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三年操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五年與紹連戰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軍糧方盡與或書欲還許以致紹或報以軍食雖少而時不可失操從之紹病歿操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八年操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爲萬歲亭侯九年操拔鄆領冀州牧或說操宜復古置九

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常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操遂寢時荀攸常爲謀主或兄行以監軍校尉守鄆都督河北事封列侯操以女妻或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詰或或以爲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於譙因輒留或操軍至濡須或疾留書春以憂卒時年五十魏氏春秋曰操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子惲嗣或從子攸字公達祖父曇廣陵太守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樵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悟迺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瑒等謀殺卓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

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操迎天子都許遺書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操素聞攸名與語大悅以爲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宜緩軍以待之操不從與之戰果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袁紹渡河追之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騎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遂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情可要擊也衆皆疑惟攸與賈詡勸操操廼留攸及曹洪守操自將女破之盡斬瓊等八年操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操將誅之攸曰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曰善乃許譚

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陵樹亭侯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攸從征孫權道卒操言則流涕長子緝有攸風早沒太子適嗣無子絕

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出奔昱爲之謀畫使吏民還求令共堅守城以擊破度初平中兖州刺史劉岱辟昱是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後紹與瓚有隙岱莫知所從議不決別駕王或薦昱於岱岱乃召見昱問計昱言瓚非紹敵而瓚果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及岱爲黃巾所殺曹操臨兖州辟昱守壽張令操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逆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令汎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可歸而說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爲又遣別騎絕倉亭津

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兖州從事薛悝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操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操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廼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操連和欲使操遣家居鄆操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曰願將軍更慮之操適止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昭烈失徐州來歸操昱諷殺之不聽袁烈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昱收

卷一

六

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廼引軍與操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操征荊州昭烈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昭烈昱料之曰權必資之以禦我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昭烈兵以禦操是後中夏漸平操拊昱背曰兖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廼自表歸兵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曹丕篡位復為衛尉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卒子武嗣武卒子克嗣

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善畫士也操甚器之早卒操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征呂布三戰破之孫策盡有江東間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輟嘉料策輕而無備必成於刺客之手策臨江未濟

卷一

七

果為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歿又從討譚尚於黎陽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嘉深通有算畧達於事情操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卒子奕嗣後操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延訴嘉嘉意自若操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悅焉奕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亮子獵嗣

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惟漢陽關

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察孝廉爲郎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董卓入洛陽以詡爲太尉掾爲平津都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拒輔軍卓敗輔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勸使收兵以攻長安爲卓報讎傕等從之乃西攻長安欲以功侯詡詡固辭不受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

魏

卷一

八

濟傕等親而憚之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脩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說繡與劉表連和操攻之一朝引軍退繡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操敵也軍雖新退曹操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操攻將軍無

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是後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操繡曰袁疆曹弱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疆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操衆

魏

卷一

九

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繡從之率衆歸操操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謝爲執金吾封都亭侯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問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頃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山圍擊紹破之紹軍大潰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又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用

詡謀是時曹丕爲五官將而臨蒞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操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閤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不篡位以詡爲太尉詡年七十七卒子穆嗣穆卒子模嗣

夏侯惇

觀

卷一

十一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操初起惇常爲裨將從征伐領東郡太守操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操家在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惇爲質責以寶貨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營門遂詰惇所叱持質者皆斬之操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流矢中傷左目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封高安鄉侯二十一年從征孫權二十四年操破呂布軍

魏

卷一

十一

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文帝卽位拜大將軍數月薨子克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族弟淵字妙才操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操赦之得免操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破袁紹累功封惇昌亭侯初抱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操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抱罕日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操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操會休亭魯降漢中平操還鄴留守漢中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先主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先主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先主所襲淵遂戰歿子衡尚操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襲爵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國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素爲曹爽所厚聞司馬氏誅爽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勲赦霸子徙樂浪郡

曹仁

曹仁字子孝操從弟也好弓馬弋獵漢末豪傑並起

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遂從操爲別部司馬校尉從操破袁術多所斬獲從征徐州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會彭城大破譙軍操征呂布仁別攻拔勾陽生獲布將劉何操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將牛金逆戰兵少被圍城上望金等奮沒左右皆失色仁奮怒被甲上馬將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

卷一

十一

追溝徑渡直前衝入賊圍金等得解操討馬超行安西將軍拒潼關破超渭南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没于禁降羽仁人馬數千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激皆無二志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丕卽位拜車騎將軍進封陳侯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復督諸

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弟純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袁譚封高陵亭侯從征荊州追先主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不立追謚曰威侯子演嗣

曹彰

曹彰字子文操次子也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數從征伐志意慷慨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

卷一

十二

聖道好乘馬擊毬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令誦讀彰謂何能作博士邪操常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士馬涉遠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

代不可深進彰曰胡走未遠追之必破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大破之時鮮卑太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羸弱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操喜持其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操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操至洛陽得疾驛召之未至操崩不立彰以諸侯就國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於邸子楷嗣

張遼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犇壹之後以避怨孽

魏

卷一

十一

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其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圖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國無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必此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備可誘也

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謂操神武稀乃許降遂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大喜遂詣操從討袁譚袁尚衆陽有功操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象教與譙軍譙惲署函是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延參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李典亦與遼同於是夜

魏

卷一

十五

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戟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卒少乃衆圍之數重遼左右應圖直前惡擊圖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乃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操會還屯陳郡丕卽位孫權復

叛遣還屯合肥進爵都鄉侯丕踐阼封晉陽侯孫
權復稱藩遼還雍得疾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丕遣
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是歲與諸將
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不爲流涕子虎嗣
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操
爲帳下吏從擊呂布於濮陽又從征張超橋蕤皆先
登以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眾圖呂布於下

魏

卷一

十六

邵破別將攻昭烈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從擊袁
紹於官渡從擊譚尚於黎陽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
關羽後從征孫權假節操還留與張遼李典屯合肥
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子緒嗣緒果毅有父
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緒詔悼惜之子
肇嗣

張郃

張郃字雋乂河間鄆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
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

破功多遷寧國中郎將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
將淳于瓊等督軍屯烏巢操自將惡擊之郃說紹曰
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
引兵救之郭圖曰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
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
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
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謂郃曰
郃收敗軍出言不遜郃懼廻歸操操得之甚喜拜偏
將軍封都亭侯從攻鄴拔之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
軍圍雍奴大破之操征張魯先遣郃督軍討興和氏
王賈茂魯降操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昭烈
操旣而自至漢中昭烈保高山不敢戰操乃引出漢
中諸軍郃還屯陳倉丕卽王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
進封鄴侯諸葛亮攻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
亮將馬謖於街亭絕諼汲道大破之司馬懿治水軍
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
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廻還屯方城諸葛
亮出攻陳倉驛馬召郃到京都不自幸河南城置酒

魏

卷一

十七

送邵因問曰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邵知亮無
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
亮糧不至十日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還京都拜征
西車騎將軍諸葛亮復出祈山詔邵督諸將西至略
陽亮還保祈山邵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邵
右膝薨于雒嗣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陽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
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說奉令

卷一

十八

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
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又說奉令歸操奉
從之後悔操討奉於梁晃遂歸操操授兵使擊袁紹運
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又與史渙擊袁紹運
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從征張魯又別討橫仇
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操還鄴留與夏侯淵
拒蜀於陽平丕立與夏侯當攻昭烈於上庸破之使
鎮陽平徙封陽平侯太和元年薨子蓋嗣蓋薨子嗣
嗣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
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操破黃巾於壽張
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操遣乾還乘氏慰勞
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
殺乾操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破從
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賴陰令
爲中郎將將整軍還離狐太守時操與袁紹相拒官
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爲裨將軍
屯安民操擊譚尚於黎陽使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
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操勅典
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宜急擊之遂
北渡河攻蕃破之劉表使昭烈北侵至葉操遣典從
夏侯惇拒之封都亭侯還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
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而與進典素不
睦恐其不從典慨然曰可以私憾忘公義乎乃率衆
與遼破走權年三十六薨子祐嗣

許褚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長八尺餘腰大十圍漢末聚
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
萬餘人攻褚壁褚聚少力戰疲極矢盡乃令壁中
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處石櫛之糧乏偶
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趣出
陳前一手曳牛尾逆行百餘步賊衆驚操狗淮汝褚
以衆歸卽日拜都尉從征張繡遷校尉從討袁紹於
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褚覺之卽擊殺他等
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
關操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
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
褚扶操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
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爲流矢所中从褚右手並泝
艇僅得渡超負其力陰欲前突操素聞褚勇超問
操公有虎侯者安在操指褚超不敢動還武衛中郎
將武衛之號自此始軍中以褚力如虎而褒號曰虎
痴不立進封萬歲亭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

魏列傳卷之二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
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
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
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令以
疾去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
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操領兗州收始
遣使上書傕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
有使命非其至實讓留操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
曰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欸非所以副將來之
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操使命遂得通
後傕有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
安繇有力焉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
各擁彊兵相與爭操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
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
事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
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操

與錄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意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縣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袁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錄曰袁氏方疆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爲寇錄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縣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操征關中得以爲資袁爲前軍師魏國初建爲大理選相國石在東宮賜五綬金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於心膺丕卽王位復爲大理及踐阼屢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及卽卽位進封定陵侯遷太傅錄有勝狀并起不便朝見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初操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官制者錄以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遂寢及丕臨饗羣臣詔謂操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

復寢太和申錄復上疏論之獻以吳蜀未平且廢肉牢亮錄王正隸行草八分尤長正隸初求蔡邕筆法於青旌誕不傳輒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雲丹救之得活及誕歿錄盜發其塚遂得邕法卧則以手畫被被爲之穿世以錄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列梁武帝亦謂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

王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留丘長師太尉楊賜賜堯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陳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爲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諸讓而不害操表徵之拜議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魏國初建領親郡太守遷奉常不卽王位遷御史大夫及丕集位

改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丕頗出游獵或昏夜還
官卽上疏以爲違誓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初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昭烈交兵詔議當與
師與吳并取蜀土卽議曰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
軍無爲先征不納其計黃初中鶴鵠集靈芝池詔公
卿舉獨行君子卽薦光祿大夫楊彪孫權欲遣子登
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從許昌大興屯欲舉軍東征卽
上疏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教令以慎守所部外疆
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

卷二

四

不可測是時丕以成軍遂行權乎不至車駕臨江而
還馭止進封蘭陵侯是時方營修宮室卽上疏陳諫
時屢失皇子而後官就館者少卽上疏曰周禮六官
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明百斯
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朗著易春秋
牽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太和二年堯謚曰
成侯子肅嗣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
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
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諫罷又上疏宜

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黃龍中山
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
年之喪後肅領祕書監景初問官室盛興肅上疏極
諫又論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
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
諦也是帝欲不諦何得當不歟肅對曰但爲言失逆
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臣以爲殺之
未必爲是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
史記非貶斥武令人切齒對曰馬遷記事不虛策不

卷二

五

隱惡劉向楊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
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乃大怒
削而投之此爲隱切枉孝武而不枉於史遷也正始
元年出爲廣平太守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
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
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
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爲
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

遣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徒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於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昭問肅何故肅曰此虫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并露元年薨子惲嗣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自魏初徵上檄煌周生烈廩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魏

卷二

六

董昭

董昭字公仁濟陰人袁紹以爲參軍事昭欲請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揚所留時操領兗州遣使請楊假奎至長安楊不聽昭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結之揚於是通操後操遷天子於許皆昭計也操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惟有移駕幸許耳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

魏

卷二

七

至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部將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操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操令昭烈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也昭烈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操自徂征徙昭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從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操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操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操表封千秋亭侯後操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臣羣臣咸言當密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丕卽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五年從駕東幸不僕廩立進爵樂平侯太和

四年行司徒事六月上疏陳末流之弊其畧曰竊見當今年必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年八十一薨子曹嗣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

劉曄字子陽淮南成德人漢光武子阜陸王延後也父普生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有付人性誦害我必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曰母言可行矣渙曰

卷二

八

郎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自引佩刀所殺寶其車帥推曄爲主曄觀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時勲兵疆於江淮間孫策惡之遣使以書說勲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甚外內盡賀

魏

卷二

九

而曄獨不策果襲其後勲窮敗遂奔操操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莫能禽克操問羣下可伐與不曄曰策等小豎今天下畧定後伏先誅操笑曰卿言近之克策如曄所度操還辟爲司空會曹操征張魯轉上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謀可克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來降不甚器愛使爲新城太守曄以爲達有苟得之心達終以叛敗黃初元年以曄爲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昭烈當爲關羽出報吳不曄曰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後備果出兵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曄又曰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及備軍敗退吳禮果廢不欲興衆伐之五年幸廣陵河口命荆楊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率已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丕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常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敝立進爵東亭侯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問爲大鴻臚復爲太中大夫薨子寓嗣少子陶亦

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西人也仕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圖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將千騎領汝南兵以解圍頭復疾疫喜乃自刺史偽得喜書云賊騎四圍已到步軍遺書喜三郎使齋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遷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

魏

卷二

十一

欽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疆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楊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楊州刺史濟為別駕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事者操聞之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關羽圖樊操以漢帝在許近羽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

操可遣人勸權歸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丕即正位轉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中郎將入為散騎常侍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麻即位賜爵關內侯遷為中護軍齊王卽位進爵昌陵亭侯遷太尉以隨太傅司馬懿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薨子秀嗣秀薨子凱嗣

滿寵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

十八為郡督郵時郡

魏

卷二

十一

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於平民太守使寵糾焉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亂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牧之詰責所犯卽日考竟遂棄官歸操臨兖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行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止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

遷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
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印日赦
出彪初或融問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時
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
縣擁兵拒守操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
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縣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
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建安十三年從操征荊州大軍
還留寵行營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鄙復召寵
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

寵

卷二

十二

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進封安昌亭侯丕主立王位
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進封南鄉侯獻主卽位進
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
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
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
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
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賊果從無疆
口斷夾口要休還路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
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充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破

詔罷兵寵以爲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表不罷兵後
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尅而還景初二年遷
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薨謚曰景侯

梁習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操爲司空辟召
爲漳長累轉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
之餘胡狄在界張推跋扈吏民亡叛習到官誘喻招
納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邊境
清肅操嘉之賜爵關內侯建安十八年并屬冀州拜

梁

卷二

十三

議郎西部都督從事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官室
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
績也不主踐昨復置并州復爲刺史政治常爲天下
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
貧窮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
史思因直日白事失操指操大怒致召主者將加重
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
已罪罪應受死操嘆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
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

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賈逵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寧口授兵法數萬言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揖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要害逵絳人既潰援問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後舉茂才除涇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問發起欲還恐見執迺爲琰畫計如

魏

卷二

十四

與同謀者琰信之琰敗逵以祖父喪去官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叅司隸軍事操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操征昭烈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操善之操崩洛陽達典喪事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不卽位以逵爲豫州刺史州南與吳接賊不敢犯又通運渠

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討陽里亭侯獻主卽位食邑四百戶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農子充嗣

任峻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滅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

魏

卷二

十五

爲主簿遂發兵會操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歸操操大悅表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操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顧州奏祇建屯田操以峻爲典農中郎將軍國之饒起於祇而威於峻操以峻功高乃表封都亭侯建安九年薨子先嗣

蘇則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操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

爲軍導鼻破則綏定下辭諸氏通河西道徙爲金城
太守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李越以隴西乃則
率羌胡關越趙卽請服操崩西平趙演叛則勒兵討
之演恐乞降不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
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
皆自稱太守以唐之文武威三種胡並寇鈇道路斷
絕武威太守唐自興告急於則又將軍郝昭魏平先
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
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

魏

卷二

十六

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
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河
西平進封都亭侯徵拜侍中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
鹿丕大怒踞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以成
請丕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
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子怡嗣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
年二十爲郡功曹守鄭縣令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

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操操
以畿爲司空司直遷領西平太守操既定河北而高
幹舉并州及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
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操謂荀彧曰張
晟寇殺滎陽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君爲我舉蕭何寇
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
守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設固不如徐以貲募兵遂爲
貲調發數十日乃定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
騎赴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

魏

卷二

十七

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累諸縣無所得會大兵
至幹晟敗固等伏誅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
定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
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
軍軍食一仰河東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丕
卽王位徵爲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丕征吳以
畿爲尚書僕射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
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丕爲之流涕子恕嗣

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爲名
儒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爲揚州刺史卒渾將
泰小子袁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
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操聞其
篤行召爲掾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
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
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開稻田重去子之法辟爲丞
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
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

卷二

十九

就險渾曰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
示弱也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徠征漢中以
爲京兆尹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復入爲丞
相掾丕卽位爲侍御史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患水
澇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開稻田號曰鄭陂轉爲魏
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民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
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籬五果豐實入郡界村落齊
整如一民皆財足用饒獻下詔稱述遷將作大匠渾
清素在公妻子不免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倉慈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操開幕屯
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太和
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鄙以喪亂隔絕乏太守二十
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
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數年卒
官吏民悲感及西域諸胡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及
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自操迄於
咸熙魏郡太守吳瓘清河太守任炳京兆太守顏斐

卷二

十九

弘農太守令狐濟南相孔乂咸爲良二十石

呂虔

呂虔字子恪伍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
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母等
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母渠率
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餽壯士伏其側虔察吳母等
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民多藏竄袁紹所置
中郎將郭祖公孫瓚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

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濟南黃巾徐和等所托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郡賊李條等有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加威虜將軍明帝封萬亭侯子翻嗣

徐邈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操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操甚怒

魏

卷二

二十

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丕主踐阼歷中郎將所托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總攝主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爲涼州刺史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叅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西域流通荒戍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正始

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忠清在公愛國忘私邈同郡韓觀曼遊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盧欽著書稱邈曰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蒞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季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是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胡質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將濟爲別駕使見操操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畧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操卽召質爲頭丘令縣

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死證
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諱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實至
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其服入爲丞相東曹議
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
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
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
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
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
乃成嫌隙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

觀

卷二

十一

復與周平操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
太守遷任東莞士廬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
有少妻所以歿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
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每軍功賞賜皆散之
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
遷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嘉
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子咸嗣

魏列傳卷之三

陳群

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祖父寔父紀叔父諱皆有
盛名羣爲兒時定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
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壯紀羣之間先與紀
友後與羣交吏部紀拜昭烈領豫州辟羣爲別駕時
陶謙死徐州迎昭烈欲往羣說曰袁術尚疆今東必
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
成昭烈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

觀

卷三

一

漢軍備恨不用群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
徐州屬呂布破操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
安王模下邳周達者操辟之群封還敕以爲模達穢
德終必敗操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操以謝羣羣
薦廣陵陳矯川楊戴乾操皆川之後吳人叛乾忠義
灰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轉參丞相軍事魏
國旣建遷爲御史中丞時操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
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灰
刑不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

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不
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羣轉侍
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執朝雅杖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不在東宮深敬羣及卽王位封昌武亭侯徙爲尚
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進爵潁鄉侯
丕寢疾羣與曹直司馬懿等並受遺詔輔政羣上進
封潁陰侯爲司空錄尚書事務操時劉廙坐弟與魏
諷謀反當誅羣言之操操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
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青龍

魏

卷三

三

四年薨子泰嗣

泰字士伯高貴鄉公薨泰勸誅買尤大將軍曰公間不可殺也泰歸自殺

盧毓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毓十歲而
孤遇本州亂二兄皆歿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
荒贍養寡嫂兄子以學行見稱丕爲五官將召署問
下崔琰舉爲冀州主簿魏國既建爲吏部郎丕踐阼
徙梁譙二郡太守丕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
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表請徙民梁
國就沃衍不雖聽毓然以失已意恨之遂左遷使將

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
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以爲吏部尚書且使毓自選
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郎冲帝曰文和吾自
知之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
等馳名輿有明憲八達之謂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
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併不可啖也毓對曰
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因以考績啓帝帝
納其言卽詔作考課法齊王卽位賜爵關內侯時曹
爽秉權將樹其黨從僕射以侍中何晏代之旣而出

魏

卷三

三

毓爲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爲之訟乃

以爲光祿勳爽等見放太傅司馬懿使毓行司隸校
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尚書封高樂亭侯高貴鄉公卽
位進封大梁鄉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
征毓綱紀後事進爵封容城侯甘露二年薨孫藩嗣
毓子欽班咸熙中欽爲尚書廷泰山太守

辛毗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毗隨兄評從袁紹操爲
司空辟毗毘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

毗詣操求和操將征荊州次於西平毘見操致詞意操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白相弊他日置酒毘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曰操操謂毘曰譚可信尚必克不毘對曰明公無間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此乃天亡尚之時也操曰善乃許譚表毘爲議郎久之操遣都護曹洪平下辭使毘與曹休參之軍還爲丞相長史不踐門還侍中賜爵關內侯不

魏

卷三

四

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民家其計安見丕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不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毘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丕遂奮衣起不還良久出口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丕遂徙其半嘗從丕射雉丕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丕默然後遂爲之稀山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於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丕欲大興軍征吳毘諫丕竟伐吳至江而還敝主立進封穎鄉侯

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大丈夫有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出爲偏將軍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懿數請與亮戰帝終不聽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亮卒復還爲衛尉薨子敞嗣咸熙中爲河內太守

魏

卷三

五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史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操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徵文學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卽尊位是爲獻主以隆爲給事中博士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進客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恩恐饗會非所宜也帝敬納之青龍中大治

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諫遷侍中領太史令崇
華殿災詔問祈禳之義對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時
郡國有九龍見改殿名九龍是歲星孛於大辰隆上
疏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又上疏以爲改正朔易服
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帝從其
議改青龍爲景初後帝愈增崇宮殿而遼東不朝天
作淫雨又上疏切諫隆疾篤口占上疏可選諸王使
君國典兵翼亮帝室隆卒遣令薄葬子璆嗣

毛玠

魏

卷三

六

毛玠字季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
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操臨交
州辟爲治中從事操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
崔琰並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務以儉率人不爲
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不敢奉命大軍還
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
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操知其情
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
省東曹遂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

屏風素馮几賜玠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
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
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
植有寵玠密諫操曰昔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
周昌也崔琰既歿玠內不悅後有白玠出見黥面反
者其妻子沒爲家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
操怒收玠付獄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免黜卒於家
操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曹植

魏

卷三

七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
善屬文援筆立成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
服錦不尚華麗每進見問難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
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操征孫權
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
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
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
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厲飲酒
不節不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

遂定爲嗣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火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黃初二年監國謂者灌均希指奏植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植常自憤怨上疏求自試三年上疏陳審舉之義帝輒優文答報是後大發土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解子弟懷糧踰鋒屢奔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隄凡飲海於朝萬無

魏

卷三

八

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詔皆還之六年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植每欲求別見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復戒半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年四十一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爲中撫軍迎常道鄉公於鄴志夜與帝

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鄆城公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

楊脩

漢書有傳載其事

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昔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

卷三

九

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爭與交好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意與脩投契相往來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歿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成之晚其意以爲坐拉也脩歿後百餘日而公薨太子立初脩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卽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贈王髦劍也賜髦穀卹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

才能爲操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惠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操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淩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嘗就植慮事有關於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操惟其捷推問始泄操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候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構賜死脩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於晉世囂泰始初爲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惠帝末爲冀州刺史

卷三

十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孔融 見漢 爲建安七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貴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

獻帝西遷蔡徒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蔡在門倒屣迎之蔡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蔡貌寢而體弱不甚重表卒蔡勸表子琮令歸操操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初蔡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

卷三

十一

失一字視人固基局壞蔡爲覆之基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蔡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爲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問筆不能措手每咨於蔡焉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蔡病卒昔年四十一蔡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太祖時征漢中嘆曰孤若在使仲宣無後始不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蔡與北海徐幹字偉長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友善徐幹篤行體道不耽

世榮操強聘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著中論二十餘篇幹獨能考論六藝遠近渴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陳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曰易服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愛

卷三

十三

其才而不咎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琳作檄書成呈操操苦頭風是日疾發卽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書愈我病后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瑀俱被操辟爲丞相掾屬瑀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久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操問之乃收楨旣而臧威輪作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瑀楨二十二年卒時又有穎川鄒都淳素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河

內布繇等亦有文采而不任七人之列應瑒弟璩瑒子貞威以文章顯瑒子籍下邳桓威著渾興經后爲安成令濟陰吳質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封列侯

王弼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子通辨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圖故不能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報所知於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嘆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以弼補臺郎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枚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弼注易穎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爲書以戲之弼注老子爲之指畧正始十年曹真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羈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

卷三

十三

劉邵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適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初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邵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尋拜太子舍人遷秘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

卷三

十四

相從作皇覽詔書傳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邵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子琳嗣

朱建平

朱建平善相術曹丕爲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不問已及諸人年書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少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至七十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謂曹彪曰君據藩

國年五十七當厄於兵初潁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

亡子幼繇經紀其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

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

鍾君吾時謂之曰惟當嫁卿阿爲耳何意戲言遂驗

乎黃初七年丕年四十病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

謂晝夜也遂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

月日上旬得疾至下旬轉差垂平復三十日日晏請

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

建平之戒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

卷三

十五

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年六十二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今日必帝乘馬馬惡衣香驚謁文帝騰帝大怒卽殺馬

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雞野鷄猶尚知時况於人乎及成人明周易觀風角占相之道父爲瑯琊

卽丘長太守單子春問輅名因大會賓客欲以觀輅輅問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年十五心膽未堅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何如子春大喜輅遂倡大論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子春及衆士論難鋒迅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子春謂衆人曰此年少盛才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郭恩善周易春秋能仰觀輅就恩讀易又從恩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謂恩曰君但相語墮落處所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恩反

觀

卷三

十六

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正始元年吏部尚書何晏謂輅曰知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托鼻上驅之不肯去輅曰鼻者良此天中之山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巔後鄒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何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矣輅出而言曰鄒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湮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

樹哀吟精神不樂人間其故輅曰法當瘵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清河倪太守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陽燥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言樹上有少女微風樹間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東南有山雲樓起大雨河傾正元二年第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嘆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

觀

卷三

十七

人也吾額上無主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吾前後相當歲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初夏侯玄及何晏鄒颺俱有盛名欲交傳暇輅不受苟繁怪而問之輅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鄒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如前多言多讒如前無親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

卷三

魏列傳卷之四

王昶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木成林昶所開荒萊勸百姓墾田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乃著治論畧依古制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爲子作名字皆依謙實故兄子默字處道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書戒之曰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青龍四年詔欲得

魏

卷四

才智文章志尚莊公者司馬懿以昶應選正始中封武觀亭侯司馬懿既誅曹爽乃奏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詔書褒讚使撰百官考課事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帝從之於是與賊大將施績戰克之遷征南將軍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誅遷司空亮

王基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

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

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大將軍司馬懿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者時要論以切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司馬景王新執政基書戒之曰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許允傳叔袁侃諸賢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也遷鎮南將軍領豫州刺史封安樂鄉侯諸葛誕反司馬文王欲遣諸

魏

卷四

二

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執基諫止淮南初定轉征東將軍封東武侯甘露元年轉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位增邑千戶景元三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後由等竟不降是歲基薨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

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

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蓄穀爲戒賊資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灌漑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宣王善之事皆施行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賜爵關內侯遷汝南太守甘露元年遷封鄧侯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

魏

卷四

三

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盡頻於危殆艾以魏自裴推轉而下將士皆樂水緣岸魚貫而進先登更戰大破之斬諸葛瞻及尚書張遵等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與觀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觀受而宥之詔以艾爲太尉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平吳宜厚劉禪以致孫休文王使衛瑾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又重言宜從前策鍾會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亂已結詔書

車徵艾艾父子既囚竟斬之子忠與艾俱歿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議郎段灼上疏理艾謚曰壯侯

田疇

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嘆欲奉使展效臣節衆議咸曰田疇疇年二十二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遂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

魏

卷四

四

塞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送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驥還未至虞已薨公孫瓚所害疇至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比歸舉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

爲約束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噶悉撫納令不爲寇掠紹數遣使招又命卽受將軍印因安輯所統噶皆拒不當紹成其子尚又辟噶噶終不行噶嘗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噶又命田預喻旨噶戒其門下趙治嚴送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明日出令曰田子春非吾所宜史者卽舉茂才拜爲衛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還入塞論功封亭侯噶自以始爲君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噶以嘗爲尚所辟廼往吊祭操亦不問操追念噶功殊美乃復以前爵封噶噶上疏陳誠以夙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回終不受噶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噶宿如操所戒噶揣知其旨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噶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答曰是何言之過也噶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

魏

卷四

五

幸多矣豈可賣廬龍之塞以易祿賞哉若必不得已願効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告操操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歿文帝踐昨高噶德義賜其從孫續爵關內侯

管寧

魏

卷四

六

饋跪拜成禮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飭法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閒於園圍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自以生長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末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寧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乎

魏

卷四

七

焦先

焦先字孺然河東人也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熱爇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無父母兄弟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魏受禪渭河之濱結草爲菴獨止其中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語經益以爲賢或忽老忽少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魏伐吳有竊問先先不應謬歌祝嘏祝嘏非魚非肉更相迫逐本爲殺羊更殺殺後魏軍敗人推其意羊指吳

殺獮指魏也當漢末隱居京口山中三召不起結草爲廬廬被火先露處石上風雪之夕晏如也蔡邕作焦徵君贊

張籍

張籍字子明鉅鹿人也養志不仕遷居任縣操爲丞相辟不詣青龍四年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漏寶石負圖太史公高堂隆上言實有魏之積命任令于緯連齋以問籍籍密謂緯曰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積瑞也正始元年戴任之烏巢籍門陰籍告門人曰不戴任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延擐琴歌咏作詩一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

胡昭

胡昭字孔明鉅鹿人也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操爲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乃轉居陸渾山中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渾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

集遣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
為賊寇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若士賢者
也一不得犯其部落天下安輯徙宅宜陽正始中驃
騎將軍趙儼等廼薦昭嘉平三年公車特徵會昭卒
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
衛凱書體並有名

魏

卷四

九

晉

馬維銘曰司馬懿父子之狐媚以得天下無以異
於操也而晉祚之長數倍於魏者何也操大能剋
除英雄固已眈眈目懿而懿竟免豈非天乎蓋奸
雄首事較難而尋有一奸雄者尾之如水波相逐
耳羊祜杜預張華綽有標格王導陶侃溫嶠雅以
名義自持故雖以宮闈骨肉淫惡戕殺而人物究
然如故江左既建王牧蘇峻乘間竊發亦無能為
難耳自王衍諸人放弃禮法清談廢事而五胡亂

華血泥川瀆吾是以知江統之為慮遠矣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陝西道御史劉廷元校

晉

世祖 在位二十五年

泰始 咸寧 太康

太熙 五十四

世祖武帝諱炎字安世司馬昭之子懿之孫也河
內溫縣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
重黎為夏官祀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

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

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楚漢間司馬昂為趙將與諸
侯伐秦秦亡立為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為郡子孫
遂家焉自昂八世生征西將軍鈞鈞生豫章太守量
量生潁川太守衡衡生京兆尹防防生懿仕魏拜相
國封安平郡公防之第二子也懿生師仕魏為撫軍
大將軍錄尚書事廢魏主芳師卒弟昭自為大將軍
錄尚書事弒魏主髦景元四年始稱相國加九錫後
自進爵為王立炎為世子昭卒帝嗣位滅魏稱帝都

次陽懿字仲達少有奇節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
操為司空間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為丞相又辟為
文學掾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乃就職於
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魏國既建遷太子中
庶子與陳羣吳異朱鑠號曰四友及操薨於洛陽懿
乃奉喪還鄴操子不嗣懿轉丞相長史及丕代漢以
懿為御史中丞黃初七年文帝病篤懿與曹真陳羣
等並受顧命輔政明帝即位懿屯於宛加督荆豫
二州諸軍事仍蜀將而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
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領新城太
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
亮惡其反覆又患其為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
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
泄將舉兵懿恐其速發急以書喻達曰將軍昔棄劉
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
蜀之事可謂心膂自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
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
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未

塊懿乃潛軍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友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月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至是竟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太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水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拒亮張郃勸懿分軍往雍郃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

平水紀

卷一

三

定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險要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明帝使使者勞軍加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等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時挾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

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昔龍二年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明帝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常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

平水紀

卷一

四

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懿以亮僞軍遠寇利在急戰故亮數挑戰懿終不出亮因遺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明帝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毗杖節立軍門懿不得出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威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懿與亮相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

燒營遁去懿乃行其營壘視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
嘆曰天下奇才也幸毗以爲亮未必死懿曰軍家所
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
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義旅懿使軍士二千
人著軟材平底大屐前行義旅著屐然後馬步俱進
追到赤岸乃知亮果成百姓爲之諺曰丞相葛走生
仲達懿聞而笑曰吾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
使至懿問曰諸葛孔明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
四升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懿告人曰諸
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及遼東太守公孫淵反
帝乃徵懿詣京師問曰君度其作何計懿對曰棄城
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
成擒耳曰今其計將安出懿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
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
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
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以拒懿懿盛
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
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

晉書

卷一

五

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
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
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
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
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逃
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
圍之初淵問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遣淵書曰
司馬公善川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
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
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
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
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
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
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
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
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
賊走今賊糧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
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

晉書

卷一

六

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谷園起土山地道橋樑鉤植發矢石而下淵攻南園突出懿縱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偽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遂班師帝乃遣使召勞軍於薊及齊王卽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曹爽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

晉本紀

卷一

七

明帝惡其浮華皆抑不用曹爽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實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二月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晏等依勢用事爽又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屢改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懿遂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爽晏則懿果疾篤會

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長枕疾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願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還忝本州并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詞曰君方至并州勝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爲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於是奏求寧太后廢爽兄弟太后勅如奏施行大司農桓範出赴爽將濟曰智

晉本紀

卷一

八

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爽不肯通奏而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懿觀望風肯懿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報爽勸之通奏懿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

意信之桓範至果勸爽以天子請討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義兄弟默然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刃於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我權耳吾以侯就弟亦不大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慎日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通懿奏事懿遂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挾彈到後園

齊本紀

卷一

九

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與爽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於是收爽義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懿猜忌多權變初曹操察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故得免懿遂勤於吏職至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操意遂安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

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卒時年七十三師字子元懿長子雅有風彩沈毅多人略少派美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義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懿之將誅曹爽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其整嚴曰此子竟可也及懿卒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矣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紘黃門監蘇璆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即召殺豐逮捕玄紘等皆夷三族師又諷帝擅廢皇后張氏又諷魏末皇后下令廢帝收璽綬仍以齊王歸藩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母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師疾篤昭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師卒天子命昭鎮許昌尚書傳報帥六軍還京師昭用殿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自爲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討昭

三年攻譙斬之夷三族昭自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
國晉國置官司馬景元元年昭弑帝而立燕王宇之
子常道鄉公璜爲帝昭後滅蜀進爵爲王炎繼昭爲
晉王泰始元年炎篡魏除魏宗族禁錮大封族屬咸
寧七年滅吳昭悉去州郡兵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
郡武備帝不聽故水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
天下遂大亂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
矣帝初卽位有司奏御牛青絲網斷詔以青麻代之
大醫程據獻雉頭裘帝命焚於殿前及平吳後天下

晉本紀

卷一

十一

久安遂耽樂遊晏旣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
此掖庭殆將萬人莫知所適惟乘羊車聽其所之宮
人競取竹葉挿戸以鹽汁灑地爭引帝車末年知太
子昏庸而恃皇孫聰慧不欲廢立僕射何曾嘗云每
侍帝語不論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
之道也指諸孫曰汝輩必遇亂

惠帝 在位十七年 未熙 永平 元康 末康
太安 末興 光熙 壽四十八

惠帝名衷字正度武帝太子母楊氏昏愚不辨菽麥

自爲太子朝野咸知不堪及居大位政由羣下貨賂
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嘗在華林園聞蝦
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及天下荒亂百
姓飢餓帝曰何不食肉糜後因食蠅中毒而崩或云
司馬越鴆之惠帝賈后名南風賈充之女也初武帝
欲爲太子娶衛璠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
氏帝曰衛公女有五不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
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
固請於帝荀勗荀勗又並勸帝乃拜爲太子妃帝嘗

晉本紀

卷一

十二

疑太子不慧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尚書令衛璠每
欲陳啓而未敢發會宴陵雲臺璠醉跪帝前曰臣
欲有所啓璠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
惜而妃性又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墮
於墮地帝聞之大怒已脩金墉城將廢之矣荀勗等
又深救之復得不廢惠帝卽位賈氏立爲后后自是
暴戾日甚遂與太醫令程據等亂洛南有盜尉部小
吏端麗美容止旣給廩役忽有非常衣服製成疑之
盜尉嫵而辨之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

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既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髮青黑色眉後有斑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氏慙笑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或惟此小吏以賈氏愛之故得全賈氏遂詐爲有身取姊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以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太子適幼有令名

晉書

卷一

十三

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虐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侍而從遊逸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又令西園賣菜藍子雞麪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陰賜小數多所拘忌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官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

不成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乃廢太子爲庶人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南風其諱沙門太子字也賈氏專制天下詛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瑾楚王瑤等皆臨機專斷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謀欲廢之賈氏乃懼遂害太子以詔殺之及趙王倫率衆入宮欲廢賈氏賈氏驚曰卿爲何來曰有詔收后賈氏曰詔從我出卿何詔也又問問曰起事者誰問曰梁趙賈氏曰繫

晉書

卷一

十四

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倫矯詔持節賜賈氏妹女臨海公主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與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歸元帝鎮建業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而改封臨海以宗正曹統尚之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令出鎮許昌亮未發而帝復有詔留亮楊駿聞之從中書監索詔收之帝崩駿欲討亮亮懼夜馳赴許昌得免及駿誅以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瑾共掌朝政楚王

瑞有勲而好立威亮欲奪其兵權瑞承賈后旨誣亮與瑾欲廢立遂害之司馬瑞武帝第五子也既矯詔殺亮瑾等或說瑞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瑞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謁者詔瑞還營執之以瑞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瑞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拜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誥事中官大爲賈后所親信慙懷太子廢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傷太子無罪與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乃說倫嬖

晉本紀

卷一

十五

人孫秀曰中官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而公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合先謀之秀許謐言於倫倫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慧乃更說倫曰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若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既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可也秀因微泄其謀使謐黨問之倫秀因勸謐等害太子以絕衆望於是太子遂遇害倫秀等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官與賈謐等殺吾太子矣遂廢賈后爲庶人而收捕賈謐等執張華裴頠等

於殿廷皆殺之倫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振兵權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下至是復受制於秀又矯詔使使持節奉皇帝璽綬禪位於倫遣惠帝出居金墉城倫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於是齊王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起兵討倫遂斬孫秀而賜倫死司馬冏獻王攸之子也趙王倫時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出鎮許昌及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天子就拜

晉本紀

卷一

十六

冏大司馬加九錫冏沉於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朝廷側目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卽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被徙爲中書侍郎冏主簿王豹致賤於冏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善終者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魏都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屢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於蒺藜冀此求安未

見其可也於是長沙王又發兵攻問矣司馬又武帝第六子也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及河間王顓將誅問傳檄以又為內主又將左右百餘人馳赴官問諸門奉天子與問相攻起火燒問府連戰三日問敗斬之顓本以又崩問雖莫又為問所擒然後以又為諱宣告四方共討問因廢帝而立成都王已為宰相既而又殺問其計不果乃遂與顓同犯京都詔以又為大都督距顓連戰自八月至十月又

晉書

卷一

十七

顓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同時顓方恣其所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顓表檄又使就第而與顓將張方率兵伐京師又被執顓復旋鎮鄴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珍及長沙故將上官已等奉大駕討顓顓遣舍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大於蕩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稽紹或為左右皆奔散天子棄於臺中超乃奉帝至鄴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廩公騰起兵襲鄴顓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走洛河間王顓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撲帝擁顓及豫章王并盧志等歸於長安顓遂為長史劉與所害顓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論者稱之司馬顓懿弟孚之孫也九年代梁王彤鎮關中齊王問亂朝顓詭稱受密詔檄長沙王又討問及問敗顓潛圖害又使張方為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又成詔以顓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及張方將兵追帝至長安顓還置百官自作威權東海王越又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顓於是乘單馬逃入太白山中而越軍入長安大駕遂旋矣永嘉初詔以顓為司徒顓就徵

晉書

卷一

十八

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願并其二子願遂亡司馬越懿弟泰之次子也討楊駿有功封東海王帝至長安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順夾輔朝政讓不受大駕反洛陽越以太傅錄尚書事大失衆望懷帝即位復委政於越越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以自效越遂率甲士四萬東屯於項王公卿士莫不隨從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深遂以憂卒石勒追及於苦縣命焚越屍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讎一時數十萬衆勒

晉本紀

卷一

十九

皆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瑯焚其餘衆并食之山是天下皆歸罪於越焉齊王攸文帝昭子攸德望日隆侍中荀勗馮統及尚書令楊琰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乃詔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征東大將軍王渾即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

濟甌德等皆切諫博士庾粲等七人皆表乞留王帝遂大怒收粲等付廷尉攸陞辭數日嘔血卒帝初愛攸為荀馮等所播故出之及成帝哀惻不已馮統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帝收淚而止

懷帝 在位六年 永嘉 壽三十

懷帝名熾字豐度母才人王氏當惠帝十五年武帝子二十五人兄弟相屠存者三人熾其一也素好學立為太弟惠帝崩即位劉聰攻陷洛陽執以歸殺之

晉本紀

卷一

二十

愍帝 在位四年 建興 壽四十八

愍帝名業字彥旗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初封秦王末熹之亂避難入於藍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於長安大臣立以為帝劉曜逼京師肉袒銜璧與視出降劉聰出獵令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後因大會使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執蓋遂見殺元帝 在位六年 建武 太興 永昌 壽四十六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觀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案如

始刈及長白豪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
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瑯邪王幼有令聞王室多
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
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
遷左將軍東海上越之收兵太邳也假帝輔國將軍
尋加平東將軍鎮下邳俄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
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出鎮
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顒
刁協等侍左右府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屬

晉本紀

卷一

三

太妃薨於國自表奔喪葬畢還鎮加鎮東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受越命討征東將軍周馥走之及懷帝
蒙塵於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
帝卽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
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平杜弼於
湘州承制赦荆楊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
冒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克日進討於時有玉冊見
臨安白玉麒麟神璽產出於江寧其文長壽萬年日
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愍帝遇害乃卽位於建

康既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敦府將相岳牧皆
出其門遂憂憤成疾崩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讖
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
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
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明帝 在位三年 太寧 壽二十七

明帝名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幼而聰慧嘗有使者從
長安來元帝問紹曰長安近日近紹曰長安近但聞
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邇來元帝奇其對一日與

晉本紀

卷一

五

群臣語及之復以問紹紹曰日近元帝愕然曰何異
問者之言耶紹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元帝益奇之
及長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受規諫與庾亮
溫嶠等爲布衣之交敦反石頭以其有勇略欲誣以
不孝而廢之賴溫嶠得免時兵凶歲飢王敦外叛帝
崎嶇遄遑以弱制強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
勢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可親矣

成帝 在位十七年 咸和 咸康 壽二十二
成帝名衍字世根母庾氏明帝長子少而聰敏及庾

亮徵蘇峻峻反舉兵逼帝還石頭庾亮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與大斃帝聞之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乃飲藥而死留心萬幾務在簡約帝二子丕奕皆極祿米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疎爲人所間請以母弟瑯琊王岳爲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米不聽帝廼詔米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瑯琊王卽位亮陰不言委政於米充

康帝 在位二年 建元 壽二十二

晉本紀 卷一 主事

康帝名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初封瑯琊王成帝崩大臣迎立之

穆帝 在位十七年 永和 升平 壽十九

穆帝名聃字彭祖康帝太子年三歲卽位褚太后臨朝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輔政

哀帝 在位四年 隆和 興寧 壽二十五

哀帝名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初封琅琊王穆帝崩無嗣大臣迎立之餌方士藥有疾崇德太后復臨朝

帝奕 在位六年 太和 壽四十五

帝奕字延齡哀帝同母弟也初封瑯琊王及哀帝無子大臣迎奕立之桓溫誣帝在藩風有疾疾變入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男長欲封樹時人貳之因諷崇德太后下令廢奕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於內寵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於

晉本紀 卷一 二十四

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薨

簡文帝 在位二年 咸安 壽五十三

簡文帝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桓溫立之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

武帝 在位二十四年 寧康 太元 壽三十五

武帝名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幼而聰悟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而溺於酒色好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在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

古何嘗有萬歲天子時張貴人有寵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恚因帝醉夜使婢覆以被蒙帝而弑之云因魘暴死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事

安帝 在位二十年 隆安 元興 義熙

壽三十七

安帝名德字德宗孝武帝太子也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暑凡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諡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謀禪使

晉本紀

卷一

五

王紹之繼帝而世恭帝

恭帝 在位二年 元熙 壽三十七

恭帝名德文安帝同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及劉裕弑安帝乃迎德文而立之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於琅邪第裕廢之爲陵零王遂禪以位宋末初二年廢史兵人倫巨行入式之

晉列傳卷之一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績仕漢南陽太守父衡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汝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

志

一

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張亮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奏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談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愿所及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喪慕寢頓十餘年文帝爲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武帝受禪改封郡公乃進木爵爲侯泰始初詔以祜爲尚書右僕射時王佑買充

裴秀皆前朝名望，祐每請不聽其行，將有戒吳之志。以祐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祐率營兵出鎮南夏。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祐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還城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政無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榮當營門，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

卷一

二

之甚。惡詔祐迎闡，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祐坐貶爲平南將軍，免楊肇爲庶人。祐乃進據險要，開建安城，收膏腴之地，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每與吳人交兵，旬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言。人有累吳二兒爲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顯等來降。二兄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忠節，而厚加頒。欽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

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譏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祐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

卷一

三

助助馮綰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俊辯，祐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祐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祐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毀祐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張衡、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衝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祐知其可

任潞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潞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械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陳滅吳之計帝深納之會泰涼屢敗祐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而議者多不同祐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封祐爲南城侯祐讓不拜指紳會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使祐以東南之任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者

卷一

四

祐女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竟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

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嘗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祐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爲冰焉南州人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吳守邊將

卷一

五

士亦爲之泣祐立身清儉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歛之意帝乃詔聽復本封以彰高義襄陽百姓以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族碑荊州人爲祐諱名屋室之戶皆以門稱又改戶曹爲藩曹祐卒二年而吳平帝曰此羊太傅之功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

官之李氏悲悅時人異之謂李子則祐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祐前母孔融女生兄登祐母篤愛之太元中封祐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以桓玄黨誅國除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

晉

卷一

六

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歿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叅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泰始中守河南尹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厲寇隴右除秦州刺史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預春進討陳五不可而不預鑒大怒復奏預檻車徵請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

晉

卷一

七

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閭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安邊論處軍國之要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讎恨並坐免官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時帝宥有疾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皓預欲問吳邊將延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太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延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至計旬月之中又上表言之帝乃許焉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寇城邑皆如預策焉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封子耽爲亭侯預以天下

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又脩召信臣遺跡公私同利號曰杜父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清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扛大事輒居將率之列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秘書監摯虞贊之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

平

卷一

八

要聞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永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吳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其後微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子錫嗣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侯府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皆笑之刺史蒯圖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遂爲之後秦征南軍事羊祜深知

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除巴郡太守轉廣漢太守番惠布政百姓賴之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畧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內侯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畧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濬適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

晉

卷一

九

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尋拜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時劉璋成漢伐吳濬廻上疏願陛下無失事機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從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戚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庾彬攻吳丹陽剋之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皓遂請軍門降濬躬解其縛受脰焚

觀送於京師帝遣使者犒濟軍初詔書使濟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濟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濟至西陵預與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通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濟大悅表呈預書及濟將至秣陵王渾遣使要與論事濟舉帆直抵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頃兵不敢進

晉

卷一

十一

而濟乘勝納降渾耻而且忿乃表濟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濟轍車徵而帝弗許濟上書自理拜濟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背自源始也封爲襄陽縣侯封子曇楊鄉亭侯濟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不勝憤憤帝每容愬之益州護軍范通諭以蒲生所以屈廉頗濟始釋然時人咸以濟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容等並表訟濟之屈帝乃遷濟鎮軍大將軍王渾詣濟濟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濟

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王食於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時也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

王渾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叅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武帝受禪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

晉

卷一

十一

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及大舉伐吳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瞻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渾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有不平之色頗奏渾罪狀時人譏之

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屢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旅旅懷綏納徵拜尚書左僕射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蕭渾上書諫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前老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

晉

卷一

十三

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脩飾辭令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濟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滿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積額泣請帝怒謂侍

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進婦來生嬰兒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轡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服王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坊緇錢卅之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禁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

晉

卷一

十三

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擲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湏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着連軌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

因召濟既而曰知愧不濟谷曰尺布斗粟之需常爲
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
下耳帝默然帝常與濟基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
好刺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刺之濟時仰脚
局下而皓譏焉帝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
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向雲牀曰卿嘗好我
作騷鳴我爲卿作之恨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
君不灰而令主濟必乎初濟尚主主兩日失明而姬
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

給事中次字茂宜與公主封敬陽侯濟二弟澄字

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祥

王祥字休徵瑯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
仁青州刺史祥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謂
之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母嘗欲生魚時天寒
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
思黃雀炙遂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取以供母有冊
祭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漢末遭亂

扶母携弟覽避地於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
之命母終居喪毀瘠徐州刺史呂虔極爲別駕時寇
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時人歌之
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
除溫令累遷大司農從討母丘儉遷太常封萬歲亭
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武帝設講升太保進爵
爲公祥與何曾鄭冲等者又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
中任愷諮問得失及疾篤著遺令以訓子孫泰始五
年薨年八十五有五子肇夏馥烈芬烈芬並知名
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灰烈欲還葬祥土芬
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
也惟仁與達二子有焉覽字玄通母朱遇祥非理覽
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
母少止母屢虐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
趨共之母由是亦止及喪父後祥漸有時譽母深疾
之密使醜祥覽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友之
白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傷覽遂止後仕至大
中大夫歸老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卒六子俱顯官

初呂虔有佩刀術者謂必登三公可服此因贈祥祚
臨卒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也

陳騫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爲
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爲尚
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請矯專權矯憂懼以
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
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
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

晉

卷一

七

稱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
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
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武帝受禪
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賜騫兄子惔
爵關內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
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非緩遑之材二人後果
失差戎之和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著績與賈
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累遷方任
爲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

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騫累稱疾辭位
固請許之以高平公還第帝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
聽乘輿上殿騫素無寒慄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
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詔弟稚與其子與忿爭遂說騫
子女譏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
八十一子與嗣爵

裴秀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
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
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遇秀然秀母
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
秀母曰微以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
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
儉嘗薦秀於曹爽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
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
東及衛將軍司馬魏咸熙初裴華憲司時荀顗定禮
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初文帝未定嗣而屬
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

裴

卷一

七

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世子乃定及武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未免秀官久之詔以秀爲司空秀博學洽聞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泰始七年薨年四十八有二子滌顗滌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滌庶子愷不惠別封亭侯以顗嗣

晉

卷一

十八

荀勗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泰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以刺客除賊非所謂以德服遠也鍾會謀反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其性未可許

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卽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啓伐蜀宜以衛瑾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瑾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固辭爲侯與賈充共定律充將鎮關右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遂成婚甚爲正直所疾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脩律呂勗易

晉

卷一

十九

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王濟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乃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太康中詔以勗守中書監侍中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充勗與馮統等諫

請故得不廢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勗曰勗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諡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潘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諡曰簡子駿嗣卒諡曰烈無子弟嗣輯少子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勒參軍

賈充

卷一

二十

賈充字公問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侯達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問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景遷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母丘儉文欽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乎充默然及還白帝曰

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畧爲反必也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進爵宜陽鄉侯遷廷尉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距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濟於是抽戈犯蹕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而據漢中未至而會歿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律封臨沂侯初文帝欲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問也帝襲王位及受禪更封魯郡公代裴秀爲尚書令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羗反叛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百僚餞於夕陽亭荀勗私焉曰獨有結婚太子不頻駕而自留矣勗因言充女而楊皇后及荀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

遂不面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老邁不得已乃受節鉞王濟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充慙懼議欲請罪帝問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充與群臣上告成之禮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太康三年四月卒時年六十六充婦廣成君

晉

卷一

三

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閭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卽鞭殺之黎民慙念發病而歿後又生男過暮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歿充遂無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及惠帝卽位賈后擅權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潘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卽廣成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

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荅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如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舍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母丘儉孫女此例既多充乃爲李築室於末年里而不往來荃潘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潘懼充遂去廼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群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既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

晉

卷一

三

廼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患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廼盛威儀而去旣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素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造罵之聞者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卒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附葬賈后弗許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

女也父韓壽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賈充辟爲掾充每誅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問左右識此人不一婢說壽姓字女大感想發於寤寐解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亦心動便令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脩音好呼壽父入壽勃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散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

晉

卷一

二十四

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迺夜中陽驚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羆行處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謚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貴遊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策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瑯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并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

索秀穎川陳昉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歷位後軍將軍廣成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謚上議請從泰始爲斷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故謚既視貴數入二宮共慙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颶風吹其

晉

卷一

三十五

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地出其被中夜恭帝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甚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前將殺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脫斬之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任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諡者諡之曰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

於亂矣尚書褚碧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玠濟楚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廐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自是二日而

晉

卷一

王六

崩駿遂當密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以廣張邵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駿弟玠濟皆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卽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

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厚說之曰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玠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逐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歟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搆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又不肯以婦

晉

卷一

王七

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卽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托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肇報楚王瑞瑞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瑞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瑞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曉而言於帝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

說駿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

王沉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采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

晉

卷一

三九

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累遷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凱阮藉共撰魏書多為時譴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沉既不忠於主甚為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

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為救蜀沉鎮御有方轉鎮南將軍武帝位王位加給事中受禪加散騎常侍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為縣公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騎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常侍郎元康初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為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於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於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忽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遊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頤成都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又而浚有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

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面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露濕不果而還單于山是與其種人謀曰是天助浚也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鬪演演持白旗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頽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頽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薊城士衆暴掠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底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

晉

卷一
三十一

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浚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時劉琨大爲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於浚浚日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識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博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疎之浚素不平長史燕

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謡曰十囊五囊入棗郎糞蒿浚之子瓘也浚聞責蒿而不能罪之也又謡曰幽州城門似藏尸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維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以矜豪日甚不親爲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

晉

卷一
三十一

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由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於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綽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

王湛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

皆以爲癡其父和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服闋闕門守靜不交當世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詰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是關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周

晉

卷一

三

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榮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將郵馬當勝但勿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常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踴而將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未濟嘗無以對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

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字安期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未嘗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還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圃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

晉

卷一

三

惜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更送令歸家尋去官東渡江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顒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自和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

卷終

晉臣傳卷之二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虛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初，未知名，著《詩》、《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嘆曰：「王佐才也。」郡守鮮于剛薦爲太常博士。虛欽言於文帝，除左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

晉

卷二

一

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書地成圖，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惟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伐吳之計。吳滅，詔封廣武縣侯。荀勗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托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出華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戎夏懷之。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恢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諷帝損益華權，以華爲太常，以太廟屋。

晉

卷二

二

棟折危，官惠帝卽位，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之。皆承望風旨，惟華議以爲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宜依漢趙太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瑤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璠等。華白帝誅之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無逼上之嫌，欲倚以朝綱。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雖當閣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其爲太子所信遇，乃以賈后謀問華。因謀廢賈后。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其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底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趙王信用孫秀，可遣梁王斬秀。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

來言於彤曰氏羗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爰倫既還
諂事實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
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
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
孔子履等盡焚焉華少子遵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
華不從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華知
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
裴頠俱被收華將歿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加
詔湏臾使者至曰詔斬公遂害之夷三族時年六十

卷二

三

九華性好人物身歿之日家無餘財惟文史溢於几
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
華之本以取正焉惠帝時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
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
餉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
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
還問鮓主果云厨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
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鳴
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

臨一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
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
門數里初吳末戒時斗牛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
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
愈明華問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樓
仰觀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
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
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
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

卷二

四

宰客共尋之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
地四丈餘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
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
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
者精芒眩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
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
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
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
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

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
上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
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
躍出噴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
丈鱗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顧更光彩照水波浪驚
沸於是人劍華一曰是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
此其驗乎初晉械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
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華誅
後作詩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二子

卷二

五

補遺

衛瑾

衛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父覲魏尚書瑾年十歲
喪父至孝過人弱冠爲魏尚書郎其爲傳殷所重累
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卽位拜侍中轉廷尉鄧艾鍾會
伐蜀瑾以木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蜀既平艾輒承制
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瑾俱奏其狀詔使
檻車徵之會以瑾兵少欲令艾殺瑾因加艾罪乃遣
瑾先收艾瑾知之因以計收艾及會謀閉群官將作

亂瑾又稱疾出就外廨故艾會兩斃而瑾竟成功制
議封瑾固讓不受除關中徐州等處大將軍都督軍
事所在有政績賜一子亭侯瑾乞以封弟瑾六男無
爵悉讓弟瑾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
一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瑾得伯英筋
靖得伯英肉太永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武帝勅瑾
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瑾自以諸生之貴婚對微素
抗表固辭不許瑾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
之道宜復古邛郲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武帝善之
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瑾每欲陳啓廢之而
未敢發會宴陵雲臺瑾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
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瑾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
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賈后
由是怨瑾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瑾不
平駿復欲自專瑾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
宣公主瑾慚懼告老惠帝卽位駿誅以瑾錄尚書事
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
議無敢應者唯瑾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

卷二

六

怨璫且忌其方直遂謗璫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帝
作手詔使璫免璫等官璫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
河王遐收璫左右疑遐矯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
戮未晚也璫不從遂與子恒獄齋及孫等九人同被
害時年七十二太保王簿劉錄等目難收而莽之恒
子蒙珩時年璫家得免初杜預聞璫殺鄧艾言於
裴曰伯玉其不免乎璫聞之不悅駕而謝終如預言
及楚王璫伏誅璫女與同臣書訟璫舉門無辜受禍
追封蘭陵郡公諡曰成恒字巨山累轉黃門郎恒善
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
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字有六
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
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
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
及秦川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
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
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
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爲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

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輕失淳法因科斗之名
遂效其形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世謂
之籀書者也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
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
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
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
作大篆奏之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
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
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
殳書八曰隸書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秦時李
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至建初中扶
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常誦師淳
而不及也太和中譔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
魏氏寶器銘題皆譔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
法爲古今雜形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郎令
隸人佐書曰隸字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
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夫則
一字徑丈小則方寸于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

酒家飲因書其壁崔觀者以酬酒錢足而戒之每觀
輒削而焚其相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
竊其相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官後爲袁術將公
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官也
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求鵠在秘書以勤書自
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鵠弟子毛弘工於秘書今
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
有名起於右鍾胡一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
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
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後有崔瑗崔寔亦皆
稱工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
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
匆匆不暇草書常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
伯英八有姜孟頫梁孟迵田彥和及蕭仲將之徒皆
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
嗣者與伯英並時凡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
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
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及璿爲楚王瑋所構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璿
孔中詰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入
正食因而遇害子璩璩璩字仲寶璩璩璩璩璩璩
年沒於劉聰璩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璩曰
此兒有異於衆掇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
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璩之舅也偶爽有風姿
每見璩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
璩同遊炯若明珠之在側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
璩璩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
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璩言
輒嘆息絕倒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
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
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
瑁玉潤辟命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
洗馬璩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璩以天下大亂移家
南行轉至江夏璩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
欽重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
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曰昔王

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以王敦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害成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謂杜又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又庸清叔寶神清中興名士雅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

石鑑

石鑑字林伯樂陵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爲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爲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爲虜所敗遣鑑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僞免官後爲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遺歸田里久之復領司徒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鑑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

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手詔詔鑑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過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有智局不脩小節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來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取鐵於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何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文帝敗於東關苞獨全軍而退乃遷苞爲奮武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母與陳壽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

有在及禪位也。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自諸葛誕破賊，苞便鎮撫淮南，苞既勤厥事，又以威惠服物，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乃築壘，逆水以自固。帝聞之，謂手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必爲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策免其官。苞用孫鑠計，放兵步出，往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請開以公還第時，都美官督郭廣上書，理苞詔以苞爲司徒，帝每

晉

卷二

十一

委任焉。泰始八年，薨，有六子。崇字季倫，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脩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出爲南中郎將，荆、州刺史。崇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之，拜太僕，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復拜衛尉，與潘岳誦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成君每出，崇降車

路左，望塵而拜。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綉綺，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粉浹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

晉

卷二

十四

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敦曰：「不知餘人云何？」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薨牖哉？」劉與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與等善，經造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錫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緇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

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
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
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問以圖
倫秀秀步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
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
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曰吾不
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乃嘆曰奴輩利吾家
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
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

卷二

十五

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蠅時人以此爲妖
之應惠帝復祚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魏車騎將軍陰客候遵之
子也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
還爲校尉稍遷代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郎帥劉
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擊破之猛帳
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假節都督荊州諸軍
事遷護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居邊特有威惠恭

始末武帝急政事而耽於色太孫擇公卿女以充六
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
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
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
寵特加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奮謂駿
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
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
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銜之
斷不能害後卒於官奮兄弟六人其子廣字宣祖位
至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

卷二

十六

仕至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
與諸將皆被開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攻殺
會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爲虜所
圍無援遇害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
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友也雄哭之盡哀後
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

少譴禁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
會死無人殯斂雄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
往者王經之戚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
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乎雄曰昔
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
後葬之帝甚悅與譔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
會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言武帝聞之
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
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卽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

卷二

十七

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退
人以禮劉於臣不爲戎首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
累遷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內
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帝不納忤旨起而徑出卒弟
匡惠帝世爲護軍將軍

孫楚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
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
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

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劭等至吳不敢爲通
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氣
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
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
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
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
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
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轉梁令遷衛將
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

卷二

十八

聞武庫井中有龍群臣或有謂之預祥而稱賀者
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
爲得也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
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開揚道化甫是士人出
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爲馮翊
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木州
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
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
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

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齊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以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懷然增伉儷之重三千製河纂襲及海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統字承公初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為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雖不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鄆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後爲餘姚令卒于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當鄆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更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黜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隣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耳耳綽荅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詰問綽君何如許荅

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官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尾石在後鑿齒曰賊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楊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山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番稱於時文士綽爲其冠溫上却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晉臣傳卷之三

鄭袤

鄭袤字叔榮陽開封人也高祖叅漢大司農袤少孤早有識覽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爲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後咸

卷三

至大位有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悅服累遷廣平太守袤在廣平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遷少府高貴鄉公卽位袤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母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袤疾病不在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袤袤自與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奸謀而不達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

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

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及常道鄉公立與議進封安城鄉侯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泰始中詔以袤爲司空固辭薨年八十五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爲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皆攀適丁母憂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得申理王濬爲益州辟

卷三

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畧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而陳伐吳之策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而王渾志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榮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時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提獄沖始嘆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攀以爲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弟遂平鄉侯兄子遠關中侯用遷校尉徵

爲揚州刺史遷大司農固讓不就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羣更稱疾篤倫怒將誅之羣不得已扶疾赴召卒於洛陽時年五十八子璋嗣亦有父風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飲酒石餘性好騎射著書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太原王又謂之曰卿終當爲領輔然今未能免妻子饑寒吾當助卿常振其乏常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

卷三

三

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修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憲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池陽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襍被而出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嘗

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嘆曰吾知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封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榮陽二郡太守甚有聲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入爲侍中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有表乞假還本郡葬妻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瑾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其碑東嶽及山濤卒以舒領司徒後以災異遜位以劇陽子就第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鄉居故人與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園徐逸謂

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
居喪禮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行降食哀戚亦
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初仕
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泰鎮北軍事文
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泰
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
少傅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傳儲官不宜兼
監司不許咸寧初轉拜侍中遷尚書令胤雖歷職內
外而家主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其後帝以司徒舊丞

晉

卷三

五

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太康三年薨三子固直長脩

固散騎郎直長太僕卿修黃門侍郎固子志嗣爵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濚之後也
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以計吏入洛調爲
河南尹丞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
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
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竟如其言以世多進趣庶遜
道關乃著崇讓論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

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龐氏生丁躋而
卒華氏欲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
戶辭之不得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後得白元
康初進爵爲侯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及長沙成都
之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赴山陰
懷帝卽位復授太尉固辭不許歲餘薨時年九十一
寔每崇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裯甚
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
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二子躋基

晉

卷三

六

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汙棄放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好臧否
人物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
人魏末本郡察孝廉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麗鳳蹈
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大投傳而去
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爲
相國掾辭病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
其願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咸寧初轉司隸

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殺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廼上疏言之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毅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年七十告老後司徒果毅爲青州大中正太康六年卒二子瞰摠瞰字長升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

卷三

七

瞰與諸博士坐議忤旨武帝大怒收瞰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離連瞰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瞰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瞰乃奏請免渾官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瞰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瞰勃然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瞰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祚瞰爲左丞復爲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瞰守洛陽河

間王顯遣使鳩羊皇后瞰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顯見表大怒遣陳頌呂朗率騎五千收瞰瞰東奔高密王累命劉根作逆略以瞰爲大都督討根瞰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瞰以舊勲復封爵及劉曜寇京師以瞰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還尚書僕射越彈瞰爲衆情所歸乃以爲右光祿大夫懷帝又詔加侍中有二子祐白祐爲太傅白太子舍人

晉

卷三

八

裴頠

裴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願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卽位轉國子祭酒累遷侍中時天下皆寧頠奏脩國學刻石寫經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脩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大醫權衡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頠以賈

后不說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顧
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
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此謀遂寢顧且
夕勸說從母廣成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顧
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
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顧專任門下事同讓不聽顧
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
恐懷太子之廢也顧與張華苦爭不從顧深思時俗
放蕩何晏阮籍口談浮虛王行之徒聲譽大盛乃著

書

卷三

北

崇有之論王行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初趙王倫
誦事賈后倫數求官顧與張華復固執不許倫又潛
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
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彤東海王越稱顧
父秀有勲王室故得不死惠帝及正追復本官以嵩
嗣爵為中書門侍郎該為散騎常侍並為乞活賊陳
午所害

裴楷

裴楷字叔則父微魏冀州刺史楷精老易少與王戎

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武帝為
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為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
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
以楷為吏部郎時人謂之王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
玉山照曜人也轉中書郎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
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進曰
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
貞武帝大悅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
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譟慢

行

卷十

十

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
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不持儉素每遊榮貴
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
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
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
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帝
嘗問曰朕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所以未比德於堯
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時任愷庾純亦以充
為言帝乃出充為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楷

子璿娶楊駿女然措素輕駿與之不平及駿誅措以
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措容色不變舉動自若頗侍
中傳祇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瑾太宰亮稱措
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後措爲中書令
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措有渴利疾不樂處
執王渾爲措請就加光祿大夫疾篤詔遣黃門郎王
衍省疾措曰昨賜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傷措
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措見
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
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
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
日忘歸傳見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骸昔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
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充
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
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
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
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嘗
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
山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
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籍
貴卿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
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
世事遂辭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
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
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
言於帝曰籍生平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
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
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
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

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喪乃悅服藉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請府使取之兄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昔所重籍雖不拘已毅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鬪暴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

卷三

十三

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三斗酒然後臨訣又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臧性裴楷往吊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旣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昔人嘆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稽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懼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

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隣家少婦有美色當釀沽酒籍嘗請飲醉便卧其側籍旣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歿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昔無英雄使堅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嘆

卷三

十四

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雷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蠱之處禪中乎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遁達不係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稽康

稽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鉅有稽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

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尊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

十六

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上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繼乃作幽憤詩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

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因譖康欲助母丘儉帝既耽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一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已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初康嘗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

十六

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子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請爲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起家爲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非於稠人中始見稽紹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

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
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驕
暴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
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
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荅及謐誅紹
以不阿比內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謐紹駁宜謐曰繆事下
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
帝復拜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

卷三

十七

事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齊王
冏既輔政大興第舍紹以書諫紹嘗詣冏諮事遇冏
讎會召董艾葛嶠等共論政艾言於冏曰稽侍中善
於絲竹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對豈可操執絲竹以爲
伶人之事冏大慚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
冏以爲左司馬旬日間被誅初其交紹奔散赴官有
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
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起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榮陽
舊宅尋徵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河間王顥成

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於城東
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蜀又破執紹復爲侍中公王
以下皆請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尋而朝廷復
爲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馳詣行
在所值王師收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
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
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
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元帝卽位賜謐曰忠穆
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

卷三

十八

子舍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
愛行服慕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瞻有父風早
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爲奉朝請
於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舍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
父蕃太子舍人舍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毫丘自號
毫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瑞辟爲
掾瑞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
尚主館宇甚盛園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舍爲之讀
舍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塔王弘遠蓋真

人於刻楸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托非其所
可弔不可讚也粹有魏色齊王固辟爲征西叅軍兼
爵武昌鄉侯長沙王又召爲驃騎記室懷帝爲撫軍
將軍以含爲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
陰之敗含走歸榮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四
閫未得應召范陽王廙爲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含
爲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廙爲劉裕所
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廙
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爲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

卷三

十九

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
勣有隙勣疑含將爲已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繼氏令初到官至
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
遂爲仕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請師受業聞
父排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
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
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

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
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還
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
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
卿頭小而貌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
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
隨到漢川復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
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離并
陳其志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辨有縱橫才氣處

卷三

二十

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
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郡從
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
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
不能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
志常以細字宙齊萬物爲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
神解携手入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簪而隨

之謂曰成便埋我嘗渴甚水酒於其妻妾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共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兄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懷袂舍拳而往伶徐曰勸助不足以安尊奉其人笑而止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常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書

卷五

三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秀乃爲之解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始秀欲注稽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圃於山陽康旣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猶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

甚悅秀作思舊賦云余與稽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在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

書

卷五

三

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詰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敝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憎疾從

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成人難未已從事白書司
隸以客在縣清慎勿之劾也客有才能常望內轉而
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錢東
堂詔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
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
從事奏免客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與賜字宗石少能
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
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為李雄
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為弘參

傳

卷三

三十三

御說

御說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說博學
多才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
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應選以封策上第拜議
郎母憂去職說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
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屋外假塋開戶朝夕拜哭
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與柩至冢

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
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說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
劾洪洪怨說說以公正距之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
東堂會送問說曰卿自以為為何如說對曰臣舉賢良
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
侍中奏免說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說在任
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為州別駕

晉臣傳卷之四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性好奇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目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

卷四

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晚與尚書和追交又與鍾會裴秀並中款昵以二人居執事權濤平心處中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文帝將西征時魏時諸王公出於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丁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木官行軍司馬鎮鄴咸熙初封新沔子武帝卽位以濤守大鴻臚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

持之出冀州刺史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以濤爲吏部尚書前後遷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領吏部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放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篤上疏免冠徒跣上還印綬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吳平之後帝

卷四

詔州郡悉去兵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及未寧之後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與疾歸家以太康四年卒時七十九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嬖賤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南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

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靈轡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子諒濤名諒簡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永嘉初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永嘉三年假節鎮襄陽於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

卷四

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於涅陽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農所逼乃遷於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其篤厚如

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江漢譙會之曰寮佐或勸秦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子遐字彥林爲餘姚令後爲東流太守卒於官

周浚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者素微賤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楊州刺史封射陽侯隨

卷四

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明年移鎮秣陵甚有威德初吳之未平也浚在戈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於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感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浚後代王渾爲安東將軍卒於位子顯高謨顯嗣爵別有傳云嵩字仲智伯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

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宜深明周公之道然後
揖讓以謝天下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曉
發與散騎郎張巖在侍中戴逵坐裏貶朝士又詆毀
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收付廷尉除名時顯
方貴重帝隱忍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
丞是時帝以上教勢盛漸踈忌王導等嵩上疏帝感
悟故導等進全王敦既害顯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
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
情故未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顯橫

書

卷四

五

遇禍意恒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
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隔
刑猶於市誦經云謨以顯故頻居顯職王敦歿後詔
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顯謨重表然後追贈顯
官謨歷中護軍封西平侯卒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驍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
仕魏至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
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

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廳
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
何得此約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
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貲裝於百
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
既知廼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
質質杖都督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後入朝
帝語及其父清操因歎息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
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

書

卷四

六

杜軫

臣清恐人不知累遷入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常諫
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
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
法耳拜青州刺史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於位子弈
嗣仕至東平將軍威弟驍亦有幹川仕至益州刺史
杜軫字超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綿竹令軫師事譙周
爲郡功曹史時鄒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
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廼

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之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爲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秩滿將歸群蠻追送略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十一郡此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素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驥亦爲尚書郎與齊名軫後拜軾爲太守甚有聲譽常遷病卒年五十二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嶠少有風格起家太子

卷四

七

舍人累遷度觀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而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尚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食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愷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祖及世

事既奉詔而還顯最並稱太子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卽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太子朝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興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令洛陽傾沒奔於荀勗疾卒

書

卷四

八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也孤貧僑居山陽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嘆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璠朝之者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墨

讓尹請濟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
達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
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書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
久調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
見孟中有蛇意其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
上有角漆三什一廣意孟中蛇即前影也復置酒於
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前廣乃
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衛玠抱角時嘗問
廣夢廣云是想玠口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

卷四

九

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問故命駕為
剖析之玠病即愈廣嘆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
疾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
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
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
焉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亦皆任放為達或至裸體
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廼爾先是河
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
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

墻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
不得辭送喪官不勝憤嘆皆曰禁拜辭司隸校尉滿
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遂獄廣即使解遺衆人代
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
其言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令戎都王頡廣之壻也
與長沙王又遺書而廣既處朝望辟小謾誘之又以
問廣廣神已不變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又猶以
為疑廣竟以憂卒荀藩問廣之不免也為之流涕三
子凱舉謨凱字弘諸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舉

卷四

十

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
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華嶠

華嶠字叔駿少有令聞文帝為大將軍辟為掾屬泰
始初賜爵關內侯遷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
多疾病屬小廖嶠與侍臣求賀因微諫元康初轉秘
書監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
典官制事由是得偏觀秘書遂就其緒時中書監荀
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

遷回之規元康三年卒嶠性嗜酒率常沈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微爲佐著作郎使師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微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嶠有三子順微暢順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遭寇亂避難荆州爲賊所害時年四十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頴悟裴楷見而目之曰戎服

卷四

十一

爛爛如巖下電六七歲於宜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暴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爭競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傾輒去適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渾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贈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朝賢書上已袂洛或問王濬曰昨

書

卷四

十二

游有何言談濬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褒貶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戎嘗與阮籍飲時交州刺史劉和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和和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荅曰勝公榮不可不與共飲戎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劉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言言爲而不恃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云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帝謂劉喬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喬曰嶠乃生孝耳戎所謂孝領吏部戎始爲制凡選舉皆

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傳成秦戎宜免戎與賈郭
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
言匡諫裴頠戎之婿也頠誅戎坐免官惠帝及宮以
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頤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
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
糾合義兵掃除元惡王聽讒造構大難卿其善爲
我籌之戎曰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妾權崇讓此求
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旗怒曰議者可斬戎僞紫發黑
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與時舒卷尋拜司徒雖

晉

卷四

十三

位掾將司而委事僚案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
者不知其三公也性好興利園田水碓周徧天下每
自執牙籌晝夜算計而又儉嗇人謂之膏肓之疾女
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從歸寧戎色不悅女
還還直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
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其後從帝北
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帝還洛陽永興二
年徙於鄴縣時年七十二子萬有羨名少而大肥戎
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

從弟陽平太守楷子爲嗣從弟衍字夷甫掇角嘗遊
山濤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
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爲平北將軍嘗有公
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造僕射羊祜申陳
事狀辭其清辯楊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
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
比泰始八年詔舉奇才以安邊者衍初好論縱橫
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
世事惟雅詠玄虛而已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

晉

卷四

十四

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
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
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
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
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
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
此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後歷北軍
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

所誣衍懼禍自表離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陽狂以自免及倫誅拜中書令時齊王問有匡復之功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帥累遷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曰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及石勒王彌寇京師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勒甚悅之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

蕭

卷四

十五

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年五十六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含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冰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小郎因提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窓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

庚敦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諧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攻私姦勸穎殺玖乃誅之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勲封南鄉侯遷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亮庾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惠帝末衍

蕭

卷四

十六

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峰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行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穀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秋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惟順陽人郭舒於寒素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

簡爲如黨嚴最所獲疑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
襄陽拔未答云昨日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
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既而耻之
託量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後出軍擊杜弢
次於碭石塘山簡參軍王冲叛於豫州自稱荊州刺
史澄懼使杜弢守江陵澄遷居陵寺奔沔中會元帝
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
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兼勇力絕人素爲
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

第一

卷四

十七

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提
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
借玉枕觀之因下床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
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於絕帶乃登於
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搥
殺之時年四十四劉琨聞澄之歿歎曰澄自取之及
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雅上表理澄詔復澄官

荀晞

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

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
陽平太守齊王問輔政晞參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
左丞及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又爲驃騎將軍以晞
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
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越越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汲
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大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
鋒遂定鄴而還西討呂則等賊之從高密王泰討青
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
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假節都督青兖諸軍事封

第二

卷四

十八

東平郡侯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
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
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
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
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晞
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卽貽
都下親貴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羨募得千里牛
每遺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讎耻甚德
之引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守說曰兖州要衝

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荀彧有大志非純臣又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昔遷於青州厚其名號必悅公自牧兗州越以爲然乃遷晞假節都督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乃多置參佐傳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殺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頃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殺五六萬六郡兗州皆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琨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

晉

卷四

十九

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廷刑政苛虐遶西閭亭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怒曰我自殺閭亭何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譏傳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威王譚馳襲棠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晉

卷四

二十

阮咸

阮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日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見咸心醉不覺嘆焉而居母喪繼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

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延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唯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其集不復用杯觴所以大益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小來飲其酒咸而技去其上便共飲之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斯弗之苛苟姑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字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

書

卷四

三十一

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肯有餘善彈琴人間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肯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鳳鄧攸俱在越府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見論物莫能難每自

謂此理足可以辯正陶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年三十孚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檣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屬避亂渡江元帝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爲右司所案帝每優容之瑯琊王褒爲車騎將軍鎮

書

卷四

三十一

廣陵以孚爲長史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明帝卽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上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鄒湛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同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刊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

幾量履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愷卒遂苦求山王導等以孚踈放非京尹才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蘇峻作逆識者以爲加幾無子從孫廣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論思仲有無者皆以人或有鬼脩獨以爲無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

晉

卷四

二十四

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行口但未知其臺臺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音暢衍乃嘆服焉梁國張備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備後爲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欲錢爲婚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脩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

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族弟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內史放少與孚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詔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遷吏部郎在銓常之任其有稱績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湯見寶爲州丞年四十四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舍子晞之南頓太守放弟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出爲歷陽令復以公事免咸和初除尚書郎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卽家拜臨海太守詔徵秘

書監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刻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洛下耳不暇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叙說既畢裕以傳綴爲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裕

晉

卷四

三十五

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東山久之後徵散騎常侍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年六十二卒

庾袞

庾袞字叔襲明穆皇后伯父也咸寧中大疫三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瘴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

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廼曰袞性不畏病毘病得差袞亦無恙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苦賣以養母袞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其安貧苦母終服喪居於墓側歲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曰已食孫甥郭秀比諸子姓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著爲箕箒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

晉

卷四

三十六

命芳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以舊宅與其長兄子庶翁及翁卒撫柩長號哀感行路初袞父誠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袞每拜之州郡友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知其不卮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於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袞曰晉室

平矣冠難方興廼携其妻子適林慮山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惠帝遷於長安秦乃相與登於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慮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忱與之下山中途口賊皆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有問子忱茂澤据在澤生故名澤因招生故曰招茂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茂生願安成太守

王哀

晉

卷四

十七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字叔治年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社脩哭之哀隣父老皆罷社嘗受知孔融融有難謂左右曰能赴難者必脩也言畢而脩至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少立操尚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廕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

桐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蓑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養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客爲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詰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聲折而立云

晉

卷四

十八

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耻鄉人管彥少有才未知名哀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卑願山救昔嫁姊妹皆遠吉而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常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郗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金以

爲祁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塋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所害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弟也祖父龍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居於宣城陽穀縣事母常患耳鮮不瞻乃爲郡王簿察孝廉除郎中

晉

卷四

三十九

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節旬撫棺號哭俄而風止服闋乃養志衡門不交人事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桓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知足者也琦善養性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論年八十二卒

晉臣傳卷之五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秉才學洽聞漢司徒駿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崑仕魏爲太僕父道養志不仕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秉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遷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祚賜爵關中侯累遷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變正之義峻起難往及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趨競禮讓陵遲峻上疏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闕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又疾世浮華不脩名實著論以非之九年卒二子珉玆珉字子珩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

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
行酒珉不勝悲憤卅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
告珉及王雋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執逆珉等並
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於省內謂同僚
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來乎竟不免焉太
元末追謚曰貞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
族同郡有雷將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

雷

卷五

二

雷將穀魯劉最爲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
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爲相府
掾奉使於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
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祚拜尚書三公郎累遷中
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
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惠寅
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實遂得免介臧吳
諸將爭功遺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
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南臨

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遇塞流水轉
爲浸害頌表罷之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百
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請法周封建以藩王室元
康初從淮南王充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
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
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賈郭專朝仕者欲速
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
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
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

雷

卷五

三

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非可
通行張林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
誅頌於是以前爲光祿大夫門施率馬尋病卒頌無
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謂子騭爲適孫襲封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
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官制事體駁難
宜如漢制事竟不行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大中
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

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和表無施太熙初遷廷尉平再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拔用北海西郭湯瑯邪劉珩燕國霍原馬翊吉謀等爲秘書郎及諸王文學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毅字茂彥舊史闕其行事重又上疏薦安定皇甫謐安南朱沖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弟疑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

卷五

傳玄

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韓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郡上計吏而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鵠鳳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及爲帝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卽位廣納直言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上疏尊儒尚學貴農賤商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

後又上書論之又議移縣獄於郡及社應立朝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雖欲委政於公諒聞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時司徒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愷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去正人乃止居無何駿誅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中丞庾純於玄不敬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踈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憚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子咸嗣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穎川庾純常嘆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還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咸在位多執正以世倍奢

後又上書論之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聖上欲委政於公涼闇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時司徒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愷惡詭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譖駿不宜斥去正人乃止居無何駿誅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於疑咸再爲本

書

卷五

七

中正遣繼母憂去官頃之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吳郡顧榮嘗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有三子數瞻纂數嗣數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辭不獲免與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瞻亦有才思爲上虞令其

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咸從父弟祗字子莊父顯魏太常祗性至孝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母憂去職服終爲滎陽太守造沉某堰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官在廩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駿既伏誅裴楷忌璜駿之壻也爲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祗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祗多所維正除河南尹未幾

書

卷五

七

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固讓封靈川縣公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爲行安西軍司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惠帝還宮祗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子宣尚弘農公主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祗爲少傅加侍中懷帝卽位加右僕射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祗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大將軍荀勗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祗爲盟主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

浩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年六十九

閻續

閻續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圖爲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續僑居河南新安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誅續棄官歸要駿

晉

卷五

八

故主簿潘岳祿崔基等共葬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濟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河間王顥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與棺諸關上書理太子之寃皇太孫立續復上疏并劾賈謐潘岳等二十四人擢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轍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續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

之官依青州刺史荀晞晞刑苛虐亨數切諫爲晞所害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綖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巖然希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

晉

卷五

九

中郎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上書切諫及太子廢徙許昌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謐語洛陽令曹據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叙哀後泰人司馬齊王問軍事問驕荒將收統切諫之遷廷尉正成都王穎請爲記室中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兖州牧以統爲別駕統舉高平郗鑒爲

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於成事病卒

丁紹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早歷清官爲廣平太守四境久安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遷徐州刺史庶幾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王猷爲都督留紹啓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

曹

卷五

十一

汲桑有功加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誅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豈王浚盛於幽苻暕盛於青然紹視二人幾如也永嘉三年暴疾卒臨終嘆曰此廼天亡冀州豈吾命哉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賈充伐吳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所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

原缺

侯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時鄒湛據鄒山屢爲勒等所侵逼瞻以整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謝帝曰方欲與君善語何崇謙讓邪卒年七十二瞻愛土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褚沉給事中章遼歷陽太守武叔般並與瞻友善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少與陸機兄弟密及機被誅瞻

曹

卷七

十一

鄧周至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晉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徙家屬遼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國相丁又請爲五官掾刺史稍喜舉秀才除陽羨令後爲武康令政教大行郡城宗之以無援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久之

原缺第一至十葉

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後除南中郎長史不赴會通賊李晨起兵江夏展別帥石冰畧有楊州遂會稽相張景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秘前秀才周吧等唱義討賊循亦合衆應之郡縣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道兵上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討無詔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卿家又服寒食散露變但身最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避禁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續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

晉

卷七

十二

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爲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旦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

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闓聞而遷毀其門誦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愍帝卽位徵爲宗正元帝在鎮又長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壯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於是改拜太常及帝踐祚有司奏卿等恭上宜留早考循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依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一子臨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同時丹陽有薛兼廣陵有閔鴻顧榮紀瞻與循齊名號

晉

卷七

十三

爲五傳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琨少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及齊王問輔政拜兄與爲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問敗范陽王廕鎮許昌引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廕於許昌也琨與汝南

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
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
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
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
石超降呂則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勲封廣
武侯永嘉元年琨并州刺史百姓負誦以耕屬鞬而
擲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隴石相去三
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離虓降者萬餘落元海甚
懼遂城蒲子而居之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

晉

卷七

十四

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河南徐潤者以昔
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
恣嘗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諫并勸琨除潤
琨不納初單于倚龜以收東廩公騰之功琨表其弟
苻廋為代部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
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
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
琨母曰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於劉聰其言
虛實聰大喜以泥為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醉降於聰

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纂及令
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
並遇害琨引苻廋并力攻纂大敗之琨乘勝追之更
不能剋苻廋以為聰未可滅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
督并州諸軍事琨上疏陳謝及乞收劉曜斬趙冉
琨又上表曰臣與二虓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
志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為都督勉期
與苻廋討劉聰尋苻廋父子相圖琨子遵先質於廋
衆皆附之及是遵與其潛等帥廋衆悉來歸琨屬石

晉

卷七

十五

勸攻樂平太守常璉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
欲因其銳以威勸璉潛諫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潛領
步騎二萬為前驅琨自為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
擊潛大敗之一軍既沒并土震駭幽州刺史鮮卑以
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遂率衆從飛狐入
藹匹磾見之甚相崇重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
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與匹磾期討石
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
不進乃沮其計竟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

中太尉匹碑奔其兄夷現遣世子羣追之而未波率
衆要擊匹碑而敗走之羣爲未波所得未波厚禮之
許以現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碑密遣使齎羣
書請現爲內應爲匹碑邏騎所得時現別屯不之知
也因來見匹碑匹碑以羣書示現匹碑雅重現將聽
還屯其中弟叔軍謂匹碑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
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捕縛若有奉現以起吾族
盡矣匹碑遂留現現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現左長史
楊橋并州治中如綬閉門自守匹碑論之不得因縱

卷七

十六

兵攻之現將龍季猛追於乏食遂斬橋綬而降初現
之去晉陽也應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難以
義伏冀輪寫至誠倖萬一竟爲匹碑所拘自知必
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湛現既忠於
晉室素有重望匹碑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現所
署馬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
襲匹碑而韓據女爲匹碑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碑
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
匹碑殺現匹碑又懼衆友已遂稱有詔收現初現聞

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匹
碑繼殺之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碑
尚強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現哀三年現故從事中郎
盧湛崔悅等上表理現太子中庶子溫嶠又爲疏理
帝乃下詔褒悼子群嗣現少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
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
先吾著鞭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
計現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懷然長嘆中夜奏
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之賊並

卷七

十七

棄國而走

祖逖

祖逖字士雅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
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
蕩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輕財好俠後乃博覽書記僞
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祭孝廉與劉琨俱爲司州
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鷄鳴琨躍起曰
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
避地淮泗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帝徵軍請祭酒居

京口時楊士大饒逃賓客多爲盜剽逃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逃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逃然逃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逃進說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逃等從事則國耻可雪帝乃以逃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逃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初北中郎將劉演距石勒流人場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澤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逃誘浮使取平浮譚

晉

卷七

十九

平與會遂斬以獻逃遂敗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逃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援譙也逃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逃討諸屯塢未附者方李頭之討樊雅力戰有勲逃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逃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逃恩遇每嘆曰若得此人爲主吾亦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逃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逃設奇以擊之時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逃馳使和解之遂受逃節度由是黃河以南

盡爲晉土詔進逃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脩逃母墓因與逃書求通使交市逃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會朝廷將遣使若思爲都督逃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且聞王敦與劉曜等相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先是華譚庾闢問術人戴洋洋曰豫州九月當來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厯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逃亦見星曰爲我矣俄卒於雍丘時

晉

卷七

十九

年五十六初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李矩

李矩字世廻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率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暉以爲牙門伐氏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屬劉元海

攻平陽乃推爲塢主東屯柴陽後移新鄭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脩洛陽千金堰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薺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畧人而食矩討賊之藩表元帝加冠軍將軍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而不收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肇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

書

卷七

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後劉琨遣從弟暢將步騎三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乃令郭誦禱鄒子產祠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夜掩暢營暢僅以身免琨遣其太子繁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琨因憤患發病歿及劉繁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起兵殺繁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矩乃表郭

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屬趙固歿石生遣騎襲誦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沮約矩禁之遂爲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念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雅詣矩謀之而矩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逆而擊之不

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勸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爲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納款於曜曜遣從弟

書

卷七

岳軍於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默後爲石念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勸誦留之誦迫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遁去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於石李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勸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追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荀遠將軍壽輔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瑛段季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食不飽者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業深重勿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顧曹家慈母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

卷七

五十二

籬下有栗窟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猿掾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

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實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未幾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極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

卷七

五十三

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佛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趙王倫篡位孫秀風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厥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亮舜禹君履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廻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殷下以神武辟安除殘及政然聖迹稍儼嚴威湛肅殷若復

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其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此人尚不可而斥其過況萬乘乎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脩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籍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以壽終

書

卷七

二十四

晉臣傳卷之八

周訪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興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

書

卷八

一

濱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遣其將張彥脂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潁口遣督護繆綏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弢遣杜弘出海昏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旣至復圍弘於廬陵王敦表爲豫章太守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

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擊曉胡混等並迎猗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元帝命訪擊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諸軍并獲第五猗胡混等送於王敦又自敦說猗逼于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陰重有疑色以訪爲梁州訪大怒執手背臂釋并遣王環王統以申厚意訪投碗於地曰吾豈賢堅可以實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

卷八

二

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疆不敢有異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畧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元帝辟爲丞相掾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子楚孫瓊皆爲梁益州刺史將軍俱有將畧瓊子廕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

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歿葬焉果爲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廕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封堅將楊安寇梓潼廕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還母安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廕遂降於安堅欲以爲尚書郎廕曰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堅不悅堅黨以廕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廕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廕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捷之徙於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達梁已於緩吉桓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廕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孝武帝詔贈龍驤將軍

卷八

三

陶侃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其母乃截髮得雙屐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達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逵人不甚際遇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中書郎顧榮其奇之尚書譙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宜

晉

卷八

四

後繼業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帝使侃擊杜弢時周顗爲荊州刺史先鎮淶水城賊掠其糧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遣叅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卽表拜荊州刺史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矯侃命命杜曾爲前鋒進軍斬冲悉降其衆貢恐譴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侃敗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獲免侃坐免官敦奏復侃官貢遁湘城貢來降而弢敗走進尅長沙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誅敦別皇甫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諮議叅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叅軍侃因進至始興會杜弘據臨賀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沆俱謀反侃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迫擊破之以功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募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王敦反詔侃以本官領江

晉

卷八

五

州刺史及敦平遷都督侃性聰敏勤於吏職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廼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嘗出遊見人持一把耒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時造舡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解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

卷八

六

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荅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請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侃旋江陵封長沙郡公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

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宰相便爲宰相乎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請侃降侃斬默等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於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因移鎮武昌遣子斌與南中郎首領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孫亮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咸和七年六月疾篤薨年七十六尚書梅陶嘗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

卷八

七

意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於壁有頃震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聞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竊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欽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微於一貫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漣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擢上流提攝兵潛有窺奪之意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

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俗見舊史洪辟丞相
掾早卒

王導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
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幼襲祖
爵卽自子後泰東海王越軍事昔元帝爲瑯琊王與
導素相親善出鎮下邳品導爲安東司馬及徙鎮建
康吳人不附會救來朝導謂之曰琅琊王仁德雖厚
而名論猶輕兄咸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

書

卷八

八

已帝親觀襖乘肩輿具威儀教導及諸名勝皆隨從
吳人紀瞻顧榮廼相率拜於道左俄而洛京傾覆中
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爲政務在清靜帝常
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永嘉中遷丹陽太守加
輔國將軍導上殿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
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
司馬謹選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愍帝卽位徵吏
部郎不月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
過江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

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

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唯

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

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

及帝登尊號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

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以討華軼功封武岡

侯領中書監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代賀

循領太子太傅及劉隗刁協等用事導漸見疎遠任

真推分滄如也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

書

卷八

九

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
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詔爲安東假節敦憚帝賢
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廼止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
政遷司徒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
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舍志敦平進封始興郡公
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
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固爭不從亮遂
召峻旣而難作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
及賊平溫嶠等議欲遷都導不肯遂止導善於因事

昔裕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謂之不售乃取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是歲妾曹氏卒初曹氏性如導密營別館以處妾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備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謏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謏曰不問餘物惟有短轅轅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於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轅校尉陶稱聞說亮當舉兵內向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謏聞遂息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汗人咸和五年薨昔年六十四謏曰文獻二弟顯敬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敵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勸蒼悅歷中書侍郎恬會稽內史洽歷吳郡內史洽子珣珣珣字元琳與謝玄同爲桓溫採溫軍中機務並委

珣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謝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珣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安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安卒遷侍中考武深伏之微爲尚書僕射復領太子詹事王恭舉兵進衛將軍珣字季琰歷侍郎侍中協元帝撫軍叅軍劬孝武時歷吏部尚書僕射蒼歷會稽內史南宋王弘嘗言知名皆珣子也

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愔河東太守嶠少以孝悌稱於邦族舉秀才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請爲叅軍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王導周顒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及命不許會琨爲段疋碑所害嶠表琨忠誠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

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回讓不拜告請北歸詔不許
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驛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
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王敦舉
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止明帝
卽位月侍中俄轉中書令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
司馬敦阻直不朝多有陵縱嶠諫敦敦不納嶠知其
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散絲其府事結錢鳳爲之聲譽
敦不之疑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廼具奏敦之
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臺將軍嶠因奏

書

卷八

十二

軍國要務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下臺
同受顧命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甚有惠政嶠
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
幾而峻果反嶠也尋陽遣督護王愷期西陽太守鄧
嶽郗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俄而庾亮來奔亮
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愷期等要陶侃
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
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嶠於是遣王愷期來侃爲盟
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

陳峻罪狀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
重與侃書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當以慈
父雪愛子之痛峻嘗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
統與嶠亮同赴京師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
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未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
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
利嶠軍食盡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
僕爲主耳今數戰皆比良將安在嶠曰不然自古成
監師克在和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等率精勇一萬

書

卷八

十三

從白石以挑戰皆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蹶爲侃
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廼立行臺布告
天下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
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枞杭相
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
史滕含抱天子奔於嶠船時聞侃雖爲盟主而處分
規畧一出於嶠及賊戒封始安郡公將留輔政嶠以
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
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

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嚼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至鎮旬日而卒時年四十二子放之嗣爵少歷清官以貧求爲交州王述與會稽王晟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憐然旣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寶與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怒曰奈何沮衆以兵法誅之勒所部以進遂破林邑而還卒於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周顒

晉

卷八

十四

周顒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司徒掾同郡黃嵩有清操見顒歎曰汝穎固多奇士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爲鎮軍將軍以顒爲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出爲荊州刺史假節建平派人傳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顒狼狽失援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顒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載逸曰顒雖退敗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爲兖州刺史顒還建康帝留顒不遣復以爲

晉

卷八

十五

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顒上疏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顒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顒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譙群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亮舜時邪顒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顒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於死尋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顒及王導等顧亮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顒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顒遇之欣然乃用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顒醒使視客已腐骨而灰顒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顒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顒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顒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

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爵阮邪顓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指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顓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是安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既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請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仰其辭正不知所荅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

卷八

十六

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顓之歿也敦坐有一參軍擄捕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藉顓家收得素旆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卒後追贈儀同三司謚曰康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

王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伯顓將入導呼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其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顓戴若思南比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至司便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至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

卷八

十七

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歿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顓三子閔恬願

戴若思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淵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過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揮同族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杜勔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嘉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

之於趙王倫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
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譽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
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
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元
帝召為領東石司馬將征杜弢加前將軍未發而弢
滅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建出為征西將軍都督
交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以散騎常侍王還
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
臨發和錢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

書

卷八

十八

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
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
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
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
若思不謝而荅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
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識者
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叅軍呂猗昔為臺郎
有力筆才性尤姦詎若思為尚書惡其為人猗亦深
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威

衆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賊平贈儀同三
司謚曰簡

楊方

楊方字公回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
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時虞喜兄弟以儒立名雅愛
方為之延譽後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
方之通小智活而謹言曰知方者乃荒萊之特苗幽
田之舊秀而遂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
安太守遷司徒叅軍事方在都邑自以地寒不願久
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開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
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更撰吳越春秋以年老棄
郡歸導將進之燕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華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
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議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
遂歿於醫家家人迎喪施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
顏什稱幾言曰我壽命未歿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
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

書

卷八

十九

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旆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意聞棺婦頗疑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合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聞和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意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閨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依矣合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合停行贈以甘旨合

謝

卷八

二十

謝而不受讎竟不起合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合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精屢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靜地膳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合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合合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膳藥成嫂病卽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正越以爲太傅參軍出補閬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合爲上虞令轉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官

謝

卷八

二十一

初建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合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欽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於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體太常馮懷以問於合合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體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何馬祖思問後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合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正卯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合欲爲之筮合曰年在天位在人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合合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歛謚曰靖夷莊碩而鄰家失火移棺綿斷火將至而滅三子髦諫約髦歷光祿勳諫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帝初鎮江東以敦爲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專擅之迹歷矣時劉隗用事頗踈間王氏敦上疏訟導功德表至尊封還敦敦復遣入秦敦初有重名又立大功帝而惡之而引劉隗刀協等以爲心膂敦不能平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卽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帝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復留之廙更爲敦用又敦至據石頭歎曰吾不復爲盛德事矣放縱兵士大肆劫掠內外百官皆奔散刀協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敦時惠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至是敦以太子有勇略欲誣以不孝罪廢之得溫嶠辨說敦謀乃沮敦遂

收周顒并戴淵殺之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將還武昌謝鯤言曰公至都來稱疾不朝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自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竟不朝而去還屯武昌以兄含爲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而崩太寧元年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使主簿受詔敦以王導爲司徒而自爲楊州牧又以王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鄧徽周撫謝雍爲爪牙敦無子養含子應爲子及敦病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我歿之後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祿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乃僞言敦死

下詔討鳳等餘皆不問敦則詔病轉篤乃以含爲元帥上疏罪狀溫鸞導遺合書願速建大計推取錢鳳一人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及合軍敗敦聞而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幽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俄而敦亦周旋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於是發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臨而刑之

晉臣傳卷之九

郗鑒字道徽高平人少孤貧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主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節稱疾去職惠帝及司寇車馬累遷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荀晞徵爲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及京師不守冠難鋒起鑒遂嘔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

宋九

於午營求省鑒疾年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而獲免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卽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敦忌之表爲尚書令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豈勝潘武秋邪鑒曰擬人必於其論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拘留不遣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鑒遂與帝謀滅敦鑒以尚

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有敦佐史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族之節從之封高平侯帝崩鑒與王導卜臺溫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比冠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宜斷賊糧運及陶侃爲盟主遂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會峻歿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閔追斬之拜司空加侍中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尋薨時年七十一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餽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二子愔曇愔

字方面少襲爵南昌公轉臨海太守在郡優游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遺世之風俱棲心絕穀脩黃老之術簡文帝卽位固起歷會稽內史久之以年老乞歸卒三子超融冲超最知名

庾亮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琛在會稽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皇太子妃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

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弼聖心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退而嘆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謂姻婭之嫌上書固讓王敦既有異志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

右衛將軍庾胤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秉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任其列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脩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秉琅瑯人卜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闢亡奔蘇峻峻保匿之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

書

卷九

四

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峻乘勝至於京都詔假亮節都督戰於建陽門外亮乘小船西奔胤兵相剝掠亮攜其二弟惸條翼南奔溫嶠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群臣與亮俱升御坐明日又泥首謝罪帝遣尚書手詔慰諭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淝

書

卷九

五

口以及亮表求親征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陶侃薨還亮都督進號征西將軍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皆石勒新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郢城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乞槐棘叅議以定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郢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有詔復位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年五十二亮將葬何充會之嘆曰埋王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顛股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

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三子彬羲蘇羲吳興內史
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蘇為丹陽尹
表除重役六十餘事亮弟水字季堅預討華軼功封
都鄉侯尋入為中書監是時王母新喪人情恂然衆
望歸水康帝卽位水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
石季龍於是假節鎮武昌以為翼援水臨發上疏以
翼寇未殄為言獻皇后臨朝徵水輔政水辭以疾篤
尋卒水天性清慎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家無
私積世以此稱之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

晉

卷九

大

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
見桓溫搃角之年便期之以遠畧蘇峻作逆翼時年
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
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領南郡太守
及郢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石城
得全翼之勲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
雍梁益六州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石季龍汝
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翼雅有大志欲以威
胡平蜀為已任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於是

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
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為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
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進詔輒行至
夏口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
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持溝北破之桓
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為襄城太守代領宣襄康帝崩
兄水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詔使
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進益州刺史周撫西陽
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翼如廁見一物

晉

卷九

七

如方相俄而疽發背卒時年四十一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幼孤祖母撫養年十餘歲
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初辟公府為太子舍
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為
掾鎮南大將軍劉弘請為長史遷南平太守王澄為
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
詹攜袂流涕勸澄赴援天門武陵賂辟並反詹討降
之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

作亂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歆於長沙元
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
爵潁陽侯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俄拜後軍將
軍詹上疏陳便宜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
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為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
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討故優游詠詠無所標明及
敦叛逆明帝問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帝以為護軍
將軍假節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
敗之斬賊率杜發賊平封觀陽縣侯遷使持節都督

晉

卷九

八

江州諸軍事時王敦新平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款
心疾篤與陶侃書以咸和六年卒年五十三子玄嗣
位至散騎侍郎

荀崧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咸之玄孫也鄙亂
時族曾祖太尉臨淮公顗見而奇之弱冠太原王濟
甚相器重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爽曰近見荀監子
清虛明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泰始
中詔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

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為相國參軍倫篡遷尚書吏部
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
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被髮
從車守喪葬母服闋假節襄陽太守時山陵發掘崧
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脩復山陵遷平南將軍鎮宛
封曲陵公為潁川太守所圖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
食盡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率兵三
千人會覽赴救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潛軍襲穰
縣獲魯從兄偽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祚徵拜尚

晉

卷九

九

書僕射使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旭早亡二息
序厥年各數歲育之恩同已子臨淮公顗國亂廢絕
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其子襲封崧乃讓封與序太常
時方修學校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
以為不可乃上疏及帝崩群臣議廟號崧議上號曰
中宗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蘇峻之役與王導陸
曄共登御床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侍從不離咸
和三年薨年六十七有二子懿美懿嗣美與劉惔殷
浩齊名拜義興太守遷徐州刺史及慕容儁攻段蘭

於青州詔美討之斬其將王騰趙盤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過官詔美征之遂臨陣斬蘭先石季龍歿胡中大亂美撫納降附甚得衆心

虞潭

虞潭字思與會稽餘姚人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亡以不降夷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令醴陵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

晉

卷九

十一

州刺史王知上潭領廬陵太守又與諸軍共平陳恢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討江州刺史華軼至廬陵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明帝手詔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成帝卽位出爲吳興太守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又加督三吳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咸康中進衛將軍年七

十九卒於位子佐嗣官至右將軍司馬佐卒子嘯父嗣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人州辟主簿舉秀才兩除令並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爲叅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兄壽交州刺史爲州人所害衆往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及帝踐祚徵拜駙馬都尉大將軍上敦爲從事中郎會詔除鄱陽太守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時敦又怒宜城內史陸噐

晉

卷九

十一

衆又辨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敦欲以衆爲吳興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衆並不行蘇峻反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慙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慙慙從之又遣郎中徐機告謨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衆從弟護軍將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平論功衆推功於謨謨表相讓封鄱陽縣伯穆帝卽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爲領軍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

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製議其靡也遷尚書僕射永
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長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子
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陸曄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
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
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
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
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

卷九

十二

祭酒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太興元年遷太
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
著稱遂拜侍中明帝卽位轉光祿勳代卞壺爲領軍
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
壺庾亮溫嶠鄒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蘇峻之難曄
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發節峻以曄吳士
之望不敢加害峻平進爵爲公封次子遐新康子咸
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以疾卒時年七十四曄弟玩
字士瑤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

書

卷九

十三

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
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封曰培塿無
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
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
幾爲傖鬼其輕易禮貴如此微拜侍中以疾辭王敦
請爲長史適以軍期不習已乃從命敦平敦佐吏皆
免官禁錮會溫嶠上書中理得不坐轉尚書左僕射
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官城玩
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開府儀同
三司玩類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玩既拜有人請
之索五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
石其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旣而嘆息謂賓
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
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
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後疾甚上表薨年六十
四子始嗣歷侍中尚書玩子納字祖言少有清操初
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引爲
建威長史累遷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

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
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啻十得卿復云何納曰素
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問謂之曰外
有徵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
之時王坦之乃在坐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柸
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
今有一斗以備孟伯餘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
勅中厨設餼餽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所
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
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積糲
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從吏部尚書加奉車
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
徽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
已徽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
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後以愛子
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
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還攝職加散騎常侍時會
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閣而嘆曰好

卷九

十四

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開府
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
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孔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
聞與同郡張氏子曄齊名時號會稽三康以茂字曄
曄字山康也吳平曄遷於洛惠帝末還會稽入居
新安山敗曄孫氏以傢禮請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
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
東將軍鎮揚土命爲參軍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
出應召爲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
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
亭見籠龜於路者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泝左顧者數
四及是請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鱗如初帝爲晉王使
兼中書郎於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
導忠賢出爲司徒左長史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
導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愉表奸吏擅威暴人
肆虐王導聞而非之謂愉曰君言爲患是誰愉欲大

卷九

十五

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
諭訓導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遂爲導所銜後
省左右僕射以倫爲尚書僕射出爲會稽內史句章
縣有漢時舊陂廢廢數百年倫自巡行修復故堰溉
田二百餘頃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
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年七十五咸康八年
卒

孔坦

孔坦字君平祖冲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

卷九

十六

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
遷尚書郎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
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坦奏議以去年
察舉一皆策試帝納焉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
俱在會稽起義而計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
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尋屬蘇峻反坦白
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導以爲然庾亮以
爲峻脫還來是冀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
取盭米亮方悔之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

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聲嚴威懼來攻坦曰不
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
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果如所籌時郗鑒鎮
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
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
疑坦固爭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郗默屯大業又令驍
將李閭曹純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
峻平以爲吳郡太守王導庾亮欲用爲丹陽尹坦慨
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踈
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須
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內
史封晉陵男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
計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
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朝廷遂不果
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及帝既加元服
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作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
疾去職疾篤庾亮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
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卒年五

卷九

十七

十一子混嗣

卞壹

卞壹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祖統瑯琊內史父粹以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壹弱冠有名譽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壹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服闋爲世子師遷太子詹事以

晉

卷九

十九

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戚以功封建興縣公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成帝卽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壹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導聞之乃與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壹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叅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壹奏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壹奏導廢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構丑

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而舉朝震肅性

不弘裕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

亦勞乎壹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

非壹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壹厲色

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

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

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病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刀玄亮

之察察戴若思之峯峯當敢爾邪庾亮將徵蘇峻言

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壹固爭亮不納峻果

晉

卷九

十九

稱兵壹復爲尚書令峻至東陵口詔以壹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壹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壹與鍾雅皆退還峻進攻青溪壹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壹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遂歿之年四十八二子珍肝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改贈壹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忠貞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肝奉車都尉珍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珍子誕嗣其後盜發壹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建

手背壹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

桓爰

桓爰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顯官至郎中爰少孤貧性通朗有人倫識鑒少與庾亮深交雅爲周顗所重顗常嘆曰茂倫嶽崎厯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送道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於時王敦擅權爰以疾去職嘗過與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爰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

書

卷九

二十

先是庾亮每屬爰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爰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卽遷吏部郎明帝將伐王敦拜爰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補宣城内史在郡有惠政蘇峻之亂也糾合義衆欲赴朝廷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爰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撫蕪湖爲賊所破遂長驅進爰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爰聞進屯涇縣遣將軍俞縱守蘭石

峻遣將韓晃攻之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樊爰固守

經年勢孤力屈將士多勦降更思後舉爰不從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流逆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封樊與郭璞善嘗令璞策封成瑨以手壤之爰問其故曰封與吾同丈人當此非常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冲雲都督三州軍事子序嗣至宣城內史豁都督七郡軍事豁有子二十人自后以石爲氏惟石廢石秀石民石生石縞石康最知名廢子振都督八州軍

書

卷九

三

事秀代叔父冲爲江州刺史民督荆豫江州軍事破符堅加梁郡太守桓氏世蒞荆土石生爲江州刺史石綬爲司徒左長史石康爲振威將軍遷荆州刺史以討庾亮功封武陵王祕爲散騎常侍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琊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琊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

書

卷九

王

人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賜爵原鄉亭侯尋出
補句容令入為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
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軍敗散唯超
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
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起家貧妻子
不給帝手詔賜之賜以魚米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
拜中書侍郎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
蘇兵義興人多隨超因統其眾以宿衛號為君子營
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為左衛將
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遺家人避難義興故吏欲迎
超家而起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
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還車駕石頭超與
侍中鐘雅步侍左右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
啓授孝經論語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
令管旃等謀欲奉帝而出未及事泄峻使任讓將兵
入收超及鐘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
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特為讓
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遂誅讓

鐘雅

書

卷九

王

鐘雅字彥胃潁川長社人也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
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
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徵拜
散騎侍郎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
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青戈時廣德縣人周
玘為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
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
基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之蘇峻之難雅與
劉超並侍衛天子庾亮勝去顧謂曰後事深以相委
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
卿當期危復之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
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子
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范汪
范汪字玄平父雅早卒汪少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
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
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

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過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強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叅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叅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叅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

書

卷九

王

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徐充二州刺史假節旣而桓溫比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汪屏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屣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

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旣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於家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

桓溫

桓溫字世子也生未期溫嶠兄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口噴英物也尋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溫蘇峻之亂溫守宣城爲峻將江捕所害及溫年十八而捕已死諸子彪兄弟三人常置於杖中以爲

書

卷九

王

溫備溫譏因弔屑以進手乃彪并追及二弟皆殺之時人偉焉溫豪爽有風采面有七星劉惔嘗稱之曰眼如紫石稜鬚作蜩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派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驃馬都尉庾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婿畜之翼卒以溫爲荊州刺史假節永和二年溫帥衆伐蜀時朝臣爲險遠溫兵寡少而深入敵場將佐亦以爲不可獨江夏相袁喬勸之曰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累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

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臣民不附。戰備不脩，若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可一戰擒也。溫從之。主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無遺。若分兩軍，則裂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溫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抵成都。溫三戰三捷，李勢悉衆與溫戰於犍爲。參軍龔議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至晉壽葭。

晉

卷九

二十六

蒯城勢乃面縛，與觀請命。溫解縛焚視，送於京師。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欲率衆北征，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溫遂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伐秦。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根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

似恨。雖溫於是襪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楊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鑄虛述曰：『永嘉不競，晉祚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南陵，不應先事鍾虞也。』溫復自江陵具伐師次伊水，燒襄陽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諸將奮擊，衆大敗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謁先帝諸陵，遂旋軍。升平中，改封南郡公。溫或臥

晉

卷九

二十七

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太和四年，溫請與郗愔及刺史桓冲、袁真等伐燕。自兗州入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溫不從。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合於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鄆城。溫又不從。七月，溫至枋頭，與燕慕容廆戰，不利。糧儲復竭，乃焚舟棄輜重，自東燕山倉

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諸將爭欲追溫吳王璠曰溫初退必嚴設備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乃追及溫於襄邑又邀擊於譙破之溫初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起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溫遂與之定議以霍素無過而牀第易誣乃言帝早有疾宜誅諸太后請廢帝立晉穆王是復統之并殺其母及三子而立簡文及簡文帝崩孝武即位溫入朝是山陵或云因此欲殺王謝溫既至乃收尚書陸

卷九

二十八

始付廷尉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衆亦見溫將拜時頓言臣不敢溫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涓肥而短溫云向亦在帝側初殷涓為溫所廢死涓子涓不諱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為累遂遇疾死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悼害寢食者可呈此超卒愔果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桓冲先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

曰伊等不為汝處分桓玄溫之孽子也常有其才地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震澤而歎曰父為九州伯兄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及殷仲堪失職倚玄等為援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遣督八州及陽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屢上疏求討孫恩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也元興初司馬元顯稱詔伐玄玄欲退保江陵以待之長史卞

卷九

二十九

範之進說曰公英畧威名振於天下元顯口尚孔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玄大悅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至新亭元顯自清玄遂入京師十一月玄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已玄偽讓朝臣固請玄乃立郊登壇篡位劉裕劉毅何無忌等誅玄

桓冲

桓冲字幼子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

軍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荊州初懿亡後冲兄弟雖少
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爲質羊主
甚喜言不欲爲質幸爲春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
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
德也遂厚報之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溫薨孝武帝詔
冲都督楊江豫三州軍事冲既代溫居任則盡忠王
室或勸冲謀除明帝專執權衡不從謝安以時望輔
政爲群情所歸冲懼還寧康三年乃解楊州自求外
出既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

卷九

三十一

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
討以救涼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遷都督江荆
梁益寧交廣七州又以其子嗣爲江州刺史冲既到
江陵時苻堅疆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請遂移鎮
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
鍾寇魏興所阻沒冲遣江夏相劉真南中郎將朱
序擊之而真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冲深自咎
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武將軍石民冠軍將軍
軍器監桓濟堅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冲

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
人送於京都詔冲歸府以平震功特封次子謙宜陽
侯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
三千來赴京都謝安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關
西藩宜以爲防冲歎曰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俄
而聞堅破大勲克舉冲本疾病加以慙耻發病而卒
時年五十七贈太尉謚曰宣穆冲性儉素嘗浴後其
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
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驥
之爲長史驥之不屈親往迎之又辟處士長沙鄧聚
爲別駕初鄧鑒亮庚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
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
此爲恨七子嗣謙修崇弘美怡

卷九

三十一

石虔

石虔小字鎮惡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
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因急往拔得一
箭猛獸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虔拔一箭以歸
從桓溫入關冲爲符健所圍垂沒虔躍馬赴之拔冲

而還威震敵人時凡患癰者輒謂疾癰曰石震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初去真以壽陽叛度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討諸將攻之尅其南城又擊符堅將王鑿於石橋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尋而符堅又寇淮南詔授奮威將軍符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閭震率衆入寇竟陵度與弟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營城度設計夜渡力戰破之度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兖州刺史張崇冲卒拜度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職久之命移鎮馬頭度求停歷陽許之

晉

卷九

三十一

太元十三年卒追論平閭震功進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晉列傳卷之十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也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合時爲廬江郡貪于狼籍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則於此敦默然由是怙敦蘇峻作亂京師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曰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爲佐吏冊陽尹王導庾亮並

晉

卷十

言於帝及導亮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上疏固讓許之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成屬轉疎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誠不觀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冰舅氏之重宜居

宰相不應遠出不從於是徵充人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瑯琊諸軍事假節俄而帝疾篤冀意託簡文帝而充則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立太子是爲穆帝冀臨終表以後任委息愛之充曰桓溫英畧過人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充曰溫足能制之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性好釋典崇飾佛寺供給沙門而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永和二年辛年五十五無子弟子放嗣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父俱有盛名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初辟西陽王掾及蘇峻構逆郊鑒以裒爲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康帝爲瑯邪王時甥裒女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卽位徵

書

卷十

二

書

卷十

三

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除江州刺史在官清約頌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兖州刺史又領琅邪內史初裒掎角諸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若藩於是改授都督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爲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琨說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是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於是固辭歸藩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及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胡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於是除征討大都督裒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接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連裒節度軍次代陂爲石遂將李萇所敗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裒上疏自貶使還鎮京口時石季

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會哀
已旋皆為慕容璽及符健之衆所掠及至京口聞哭
聲甚衆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
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歆以學行知名歷秘書
監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父克爲成都
王頴大將軍記室督頴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有
格量居選官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

書
卷十

四

正人東麓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
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
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舉秀才東海王越召
爲掾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
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蘇峻
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以謨爲吳國內史既
至與張閭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
爲侍中遷五兵尚書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
陽男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

書

卷十

五

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謨議
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臨軒作樂自此始也時征
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臧賊之漸
事下公卿謨議非廟勝之義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
鎮初皇后每拜陵旁帶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
廟見而已不拜陵也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
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卽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時
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非
策之長者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綠海諸縣謨
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隨宜防備康帝卽位徵
拜領司徒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
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
獨謂不然遷侍中司徒上疏讓皇太后詔報不許謨
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自四
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
乞骸骨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瓌黃門郎丁纂徵謨謨
陳疾篤使主簿謝收對曰臣謨竊伏待罪自旦至申
使者十餘及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

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於是公卿奏
罪同不臣免爲庶人太后詔曰前司徒謨閭門思愆
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十二年卒時
年七十六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美字洪喬爲豫章太
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所行次石頭皆投之
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終
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

書

卷十

六

父融俱好老易或問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
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
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
屏居墓所幾十年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
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
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浩
固辭不起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
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議并致殷於
簡文簡文荅之曰足下去就卽是時之廢興浩類陳

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旣滅蜀威執轉
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
膂以抗溫爲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後爲
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潁川荀美少有令
聞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美令
與桓溫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
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
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旣受命以中原
爲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成惡之旣而以

書

卷十

七

淮南太守陳遼兖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
尚中郎將荀美爲督統會符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
自洛陽西奔浩意符使已歿請進屯洛陽又求解揚
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旣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
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大山桑而姚襄反浩懼棄
輜重退保譙城桓溫上疏罪浩生廢爲庶人徙於東
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
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旣以雄豪
自許每輕浩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

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又語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怡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有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徒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

晉

卷十

八

王舒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祕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眚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

晉

卷十

九

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純裒薨遂代裒鎮除此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宰初從廷尉敦表舒爲荊州刺史及敦敗王含子俱奔舒舒遣車逆之並沉於江進都督荊州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爲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徵代鄧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節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征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遇害晏

之子崑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因除晏之弟九之
胤知名

王廙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妹弟也父正尚書
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
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
書郎出爲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
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頗守廬江都陽二郡豫討周馥
杜弢以功累增封邑王敦啓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

卷十

及帝卽位廙奏中興賦勅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
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爲俊
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攀比迎第五猗以距
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
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曾聚潰廙得到州廙性
儻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
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
曰正足舒其迅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
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夫荆土之望帝乃徵廙加散騎

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
遣廙喻敦旣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
敦得志以廙爲荊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
愍之贈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
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子願之嗣仕至東
海內史願之弟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
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
龍歿朝廷欲緩輯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
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

卷十一

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尚書廙弟彬字世儒少
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
後與兄廙俱渡江爲楊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
引爲鎮東賊曹叅軍轉典軍叅軍豫討華軼功封都
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
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
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顒遇害彬素與
顒善先往哭顒甚慟旣而見敦敦恠其有慘容而問
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因勃然數敦曰兄

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
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
能殺汝邪時王導柱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
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
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
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憂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
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
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
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
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
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
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
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觀衰危必興慙惻荆州守文豈
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於江
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
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
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
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微拜光祿勳轉度支

尚書蘇峻平後政築新官彬爲大匠以營創勲勞賜
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長子彭之
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髯皓白時
人謂之王白鬚除佐著作郎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
遷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
政訪彪之應有赦不荅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
愚意非宜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
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
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
或勸殷浩引身告退之言於簡文曰若殷浩去職
人情崩駭又謂浩曰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
此猜疑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
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
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来
欲使人問卿此謀意始得了永和末長安人雷弱
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堅符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
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彪之屬疾歸上簡文帝牋陳
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已而弱兒果詐姚襄

反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轉
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
衛尉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曰
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
藩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領曰君言是也
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蒙右欽
跡桓溫下鎮姑熟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
紀彪之獨曰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
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彈免彪之會赦左降爲

書

卷十

十四

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懼
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
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溫又廢武陵
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
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
云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
馬何容得異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太
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彪
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事遂不行溫亦

尋薨時桓冲及謝安夾輔朝政以太皇太后宜臨朝
彪之曰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及令從嫂臨朝示人
君幼弱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
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
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
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疆寇
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安曰宮室
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寧國家
豈以修屋宇爲能邪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太元
二年卒年七十三子超之攝軍將軍臨之東陽太
守

卷十

十五

王述

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性沉靜每坐客馳辨
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
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
見無他言惟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荅導曰王
掾不癡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言人非
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吏曰懷祖清

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水牯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形勢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會稽內史以愛人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誦祝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乎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願讓

晉

卷十

十六

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述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旣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嘆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爲州

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比後屢居州郡清操絕俗衆皆敬之親故始爲當時所嘆但性意乃累害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鄰地鷄子圓轉不計其下以杖齒之又不待曉甚撥內口中嚼破而吐之既踣重位每以未克爲用謝奕性廉嘗食過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若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中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

晉

卷十

十七

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定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固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子坦之嗣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愛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坦

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者
廢莊論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攝故事
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
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宜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
乃使坦之改詔為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論幼主遷中
書令領丹楊丹徒豫章都督領廣陵初謝安愛好聲律
其功之隆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
遣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志常謂君粗得鄙趣
者猶未悟之濠上邪坦之荅曰恐非大雅中府之謂

書

卷十

十八

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公道體於自
然謙義生於不足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
捷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若通葛論坦
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
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
成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成罪福皆
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
尋亦卒時年四十六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弱
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
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
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
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當食菹菹以其味苦掇而
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
也每聞隱之哭聲輟煢投筯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
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
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補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

書

卷十

十九

之為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溫珍
而釋之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
書侍郎孝武帝欲用為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
廼止尋守廷尉秘書監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
月無被嘗澣衣迺披絮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
篋之寶可貲數世然多瘠瘦人情憐焉隆安中以隱
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
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
曰古人云此水一畝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城遂陷以隱之黨尉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返所居止數畝小宅離垣及陋内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錫車牛更為起宅固辭之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氍毹後遷中領軍清儉不葺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

書

卷十

二十

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露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九年卒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廼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勵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鄢人吳司空宗魯也嘉少知名

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郗鑒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曰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顧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後爲征西桓溫叅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荅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荅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於家

書

卷十

二十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

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時河東先授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歿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

卷十

三十三

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徒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悉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歿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得廼取小豎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賊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

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主導深中之計參已軍事嘗合作計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柙掘截斷如身長置常廢處災當可消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掘柙粉碎元帝爲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縣辭所謂先王以

卷十

三十三

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人莫識者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好酒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譏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川之恒恐不得盡卿廼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筮結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薄廼

著客傲璞以毋爰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採有美名爲敦所重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敦作難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召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郭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遇問便入璞曰卿來

晉

卷十

二十

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璞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斷刀設醢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加是不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成蘇峻之難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快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崇者攜璞於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廼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

何曰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旣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葉蔽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裙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獨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

晉

卷十

二十五

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嘆曰天道精微適富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其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異於常狗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子驚官至臨

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掄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不知其局幾道擣捕齒名爲人未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尤好神僊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僊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

晉

卷十

二十六

葛洪字稚川亦工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廼參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遷諮議參軍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洪遂將子姪俱

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廼止羅浮山煉丹

嶽表補東宮大守又辭不就嶽廼以洪兄子望爲記

室參軍在山積年僊游閉養著述不輟自號抱朴子

因以名書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

一十卷金匱要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著述篇

章富於班馬又精辨玄謁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

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

中日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

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

晉

卷十

二十七

爲尸解得僊云

晉列傳卷之十一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鯁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風成鯁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類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頗回席賓莫不嘆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

卷十一

爲小安豐郡爲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鸛鶴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遂會稽王友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策安西將軍初符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

緩懷之遇怒撰許昌叛尚討之爲遇所敗取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卽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時符健將楊平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永和初拜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嗣後

卷十一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哀太常卿安年四歲時其郡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衍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壺中仙也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無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

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瀑布悠然嘆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舉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

宋士

三

乃謂曰丈夫不如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既到溫甚喜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具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

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托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時苻堅盛彊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封建昌縣公堅後率眾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

宋士

四

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履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汚陽之功慮其驍猛狂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既恒伊于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性好音樂自弟萬長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替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

晉

卷十一

五

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

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謚曰文靖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甚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

晉

卷十一

六

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兩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曩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瑛瑤襲爵官至瑯邪王友早卒瑛有軍國才用以精兵八千與從弟玄俱陷陣破堅封瑛葬公太元末王恭孫恩作亂瑛與劉牢之討平之恩入海島以瑛爲會稽內史反至郡不爲武俗賊既至前後斷絕瑛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瑛瑛

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後劉裕左里之捷擒猛送
琰小子混混剗肝生食之安兄奕奕子玄字幼度與
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侄因曰子
弟亦何豫人事而正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荅曰
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
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賂取卽焚之
於此遂止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棟廡禮重之轉
征西將軍時符堅疆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
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

卷十一

七

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
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
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
徵還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
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内史何
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以功封東興縣侯及符堅自
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詔以玄爲前鋒都督與叔
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
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

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
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
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梯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
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度玄使謂符融曰君
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
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
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裂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
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
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

卷十一

八

伊等以精銳八千步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
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
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
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
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
軍假節固讓不受旣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
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經畧舊都以
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琰詔聽
之更封琰豫寧伯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内史

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玄既與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子瑛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瑛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尚生與瑛那得不生靈運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逵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略逵厲操東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業逵以軍功封廣信侯安弟萬字萬石才

卷十一

九

器偶秀雖器置不及安而善自衛雖故早有時譽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焉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返以體公識遠者則與同歸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屐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

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萬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適性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除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

卷十一

十

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鄒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廢為庶人後復以為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為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閔未封謂韶胡謂朗謂玄未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朗字長度父據早卒即善言玄理總角時病新起體甚

麻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明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明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於時月夜明呼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綯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

卷十一

十一

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萬弟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以勲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以將軍假節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拒器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半之而成於玄歟然石時實爲都督焉更封南康郡公於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

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側癢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石在職聚飲無厭博十萬弘之議謚曰襄景公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石弟子逸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逸性剛鯁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謚義有不雅者逸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逸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架郗驛等所執害之逸妻郗氏甚妬逸先娶妾郗氏怨恩與逸書告絕恩

卷十二

十二

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僞玄達爲之作遂示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逸兄弟竟至滅門

桓伊

桓伊字叔夏伊有武幹爲王濛劉惔所知類參諸府軍事時符堅疆盛起郗多虞乃授伊淮南太守與謝玄共討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及符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淝水以功封永脩縣侯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

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燕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舡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對王也巖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躍胡床為作三調弄畢就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友王國寶專利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皇帝時酒好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御服而於其國寶諛諛之計稍行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適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

晉

卷十一

十三

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乃勅御妓奏笛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流下沾矜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還鎮豫章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微拜護軍將軍卒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贖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贖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敬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汪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累遷長史頻召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義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諫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

晉

卷十一

十四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贖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贖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敬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汪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累遷長史頻召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義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諫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

義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浩遂行果爲魏襄所敗復
圖再舉又遣浩書又與會稽王陵陳浩不宜伐并
論時事時東上饒義之輒開倉賑貸義之雅好服
食養性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
居焉緣結李充許詢支遁等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
好嘗與同志安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爲之
序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
甚喜性愛書嘗稽有亦居建養一爲善鳴求市未得
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

書

十五

嘆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好養鶴義之往觀焉
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
義之欣然寫畢籠鶴而歸嘗詣門生家見菜几滑澤
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嘆者
累日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
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
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義買之他日姥又持
扇來義之笑而不答每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
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

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與
翼舒指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各更亮而翼深嘆
伏因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頗損
遂乃亡夫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
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義之
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
母喪居郡及述蒙顯授義之耻爲之下謂其諸子曰
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遠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
述後檢察會稽郡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

書

十六

耻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誓不復出義之既去
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
邁共脩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
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成年五十九卒有七
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歷江州
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孫恩之攻會稽也察佐諸爲
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
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爲孫恩所害徽之字子
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

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
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
比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微之
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微
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微之初不酬答直高
視以手扳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
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與造竹下諷嘯良
久主人洒掃請坐微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微之
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

書

卷十一

十七

問其故微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
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
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達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
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微之曰本乘興而
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
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讀獻之賞井丹高絮微之曰
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飲其才而微
其行後爲黃門侍郎兼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
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微

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
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等俱還何
代也未幾獻之卒微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
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頻
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于碩之字公幹歷位
作中人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碩之我
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碩之曰亡叔一時之標
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從微之弟操之字子重歷侍
中尚書豫章太守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

書

卷十一

十八

羈牢數歲嘗觀門生榜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
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漸荀奉倩近愧
劉眞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微之操之俱詣謝安二
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
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嘗與
微之共在一室忽然大發微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
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
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也我家舊物可特置之工
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

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爲能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駉特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強有名國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強方集賓友而辟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強勃然數之曰懷上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信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大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

書

卷十一

十九

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適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爲之策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道乃往候之探其重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壺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山李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壺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俗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偏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仰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署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義之造之未嘗不稱曰忘歸相與訪世外之交玄遺義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之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義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書

卷十一

二十

王濛

王濛字仲祖，琅琊王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淵，金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勤行事，請母甚謹。永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善，惠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事母貧，相販自入市買之，軀悅其貌，遺以新帽。濛人以爲虛，與蒲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談方尚奉情，濛比袁曜卿司徒王導辟爲

傳

卷十一

二十一

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導不荅。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派人綽言曰：劉惔清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承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

傳

卷十一

二十一

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謝安亦嘗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全音。有二子，脩、蘊，脩字敬仁，小字荀子，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定后立，封建昌縣侯，固辭不受。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自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遜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長子華早卒，恭弟爽字季明，疆正有志力。

歷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與距之曰大
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與寶與會稽王
道子飲道子醉呼與為小子與曰王祖長史與簡文
皇帝為帝衣之好亡姑亡姊仇儼二宮何小子之有
及國寶執懼免其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與為寧朔
將軍參預軍中恭敗誅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人也祖宏字終叔光祿勳宏兄
粹字純叔侍中宏弟湛字冲叔吏部尚書並有名中

書

卷十一

二十

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般父耽晉陵太守亦知
名按少清遠有標奇與毋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
屨以為養雖卑門陋甚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
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毋其毋
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
汪者按復喜毋又不聽及按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
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按雅善言理簡文帝初
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
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與長來

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按盛素敬服按及至便與抗
荅辭甚簡至盛還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
遷丹陽尹為政清整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按嘆曰
古之善政司契而已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遂寢
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却指有僮奴善
知文章義之愛之每稱奴於按按曰何如方回邪羲
之曰小人耳何比卻公按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桓溫嘗問按會稽王談更進邪按曰極進然故第二
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按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望如

書

卷十一

二十四

此按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為荊州按
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
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
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按以為必克或問其
故云以補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溫終專制
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為美士尤
好莊老疾篤百姓欲為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按曰
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為之誄云居官無
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後綽嘗

諸褚裒言及浹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何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谷出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兄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召其才自謂必參時彥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

警

卷十一

二十五

不通憑於未坐判之言旨深遠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和二歲喪父抱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問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起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

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發夷然不動顗既過

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昨璋特注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由是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荅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咸康初拜

警

卷十一

二十六

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賊汙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傳玩郎劉備官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兩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非先代之令典帝從之轉太常卿康帝卽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駕宜親行帝從之廿歲去職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禪號眺勵絕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尚忝外屬宥之有

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竊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衡崇並爲母制服三年和乃奏糾正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永和七年辛酉六十四子淳歷左衛將軍

袁喬

袁喬字叔初丹徒著作郎桓溫請爲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溫鎮京口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時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獨勸溫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

晉

卷十一

三十七

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餼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卽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封湘西伯尋卒年六十六子方平嗣亦以執素自立辟大司馬採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

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詡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疆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入爲侍中陳郡周鯉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鯉議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遂作辯謙以折中之曰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

晉

卷十一

三八

李時年四十九子璿官至衡陽太守

袁山松

袁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矜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酬酢縱歌之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江道

江道字道藏，豫州人也。道少孤，與從弟淮共居。甚相友。豫州蘇峻之亂，屏居臨海。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為參軍，何充復引為驍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為太本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賊，自來。道為之，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召召其魁帥，厚加恩，後以福。旬月之間，強負而至。朝廷為之，以道為治中。別駕遷，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議參軍，道甚重之。遷長史及桓溫

書

卷十一

三十九

奏廢浩佐吏，道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廉侍中穆帝將脩後池，起閣，道適上疏，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道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道諫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翼，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漢文志到，向五行傳，洪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帝乃止。道在職多所匡諫，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及長，具有鄉曲之譽。桓溫在湘州，辟為從事，引為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顯於朝廷。時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至，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嘗集之日，胤問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為中書侍郎。閭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

書

卷十一

三十

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搃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胤以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脩之時，王國寶詣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為丞相，加妹禮。胤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殺。俄而胤卒。

晉列傳卷之十二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親寢口誦，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造齊都賦一年，廼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過得一句，卽便脫之。自以

晉

卷十二

一

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安定皇甫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陳留衛瑾又爲思賦作畧解。司空張華見而嘆曰：「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俗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秘書賈謐請講漢書謚誅，退居宜春里。齊王冏

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少有俊才，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賦美之。又爲天地賦，嘯賦，張華雅重，綏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

陳壽

晉

卷十二

二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官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時人稱其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謂其

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
竟不爲立傳書父爲馬謖參軍亦坐被髡諸葛瞻又
輕書書爲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言其名過其實議
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書爲中書郎時忌華而疾
書遂諷吏部遷書爲長廣太守辭毋老不就杜預將
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自是授御史治書以毋
憂去職毋遺言令葬洛陽書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
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書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
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懷之書至此再致廢辱皆
書

卷十二

三

篇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叔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州府辟
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
於成都市中踞踞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著
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太康中蜀土荒饑開倉振貸
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遂長文到州刺

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郡王祐引爲江源令或
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
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旂
小障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秘爲偏將軍鎮隴西
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郡舉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
令史尚書令銜雖尚書褚裒並器重之稍遷公車司
馬令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

書

卷十三

四

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累善者也學之染人甚於丹
青時祭酒束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
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树之下况今學
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
白鳥集於郡庭注春秋經傳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
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於秘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弟敏少篤
學不倦然好色溥行爲睦所責由此不交人事專精

學習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秘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作古史考以糾遷之謬彪復條古史考中凡百一十二事謂不當多廢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庾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好學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母亦沒闡不御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

晉

卷十一

五

十年舉秀才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出奔鄒鑒爲司空參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後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爲太伯立碑闡制其文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子肅之亦有文藻歷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

中柏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斫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碑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初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窮援投林豈暇擇木廼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爲大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子頤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來孝廉充從兄式善楷隸中興仕至侍中

晉

卷十一

六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卿用忘憂耳隱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

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其爲朋黨以序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通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七卒於家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上喜之弟也少孤好學餘姚風俗各

書

卷十二

七

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以書與其從叔父曰一旦差跌衆鼓交鳴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事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咸和勅夏旱詔募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刑獄轉繁感傷和氣從平王倉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

平康縣侯以年老歸卒於家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著晉書四十餘卷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掾潁川太守掾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盛嘗詣殷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求爲小邑出補潯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時丞相王

書

卷十二

八

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臺校尉陶稱譏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更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蜀平賜爵安懷縣侯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願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戚而辭旨放蕩稱州造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笑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

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著魏春秋晉陽秋稱良史焉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弼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宜備史官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著晉紀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知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

書

卷十一

九

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食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歟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懷慎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裴吳豫章太守父秀吳興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郡命爲主簿功曹

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爲參軍皆不就

閒居養母不交人事康帝卽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復闕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數稱其才累遷

書

卷十一

十

別駕溫甚器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與二舅羅崇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界有屢經陳請溫後激怒乃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荊陽太守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秘書焉知百

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是時溫說觀非坐
盤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以脚疾遂廢於里
巷及襄陽陷於苻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
焉既見與語大悅以其寒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
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
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之使典國史會卒
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

書

卷十一

十一

梁陽太守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畫
卽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
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
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爲含州將
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
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
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
推服焉後爲郡功曹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尋
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嘗使含詣尚

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
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
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
州別駕以解含誼授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
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
燕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
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特荆楚而已徵爲尚書
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
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累遷仍轉廷尉長沙

書

卷十二

十二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前書左丞愷
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比嵇康琴
賦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
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遇

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帛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戲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帛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殺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削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槩枯枝有一叅軍曰有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愷之每盡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荅曰四體研畢本無閑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精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弦易自遣歸鴻

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鯢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絢開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致或請其作洛生詠荅曰何玉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嘗云愷之體中瘕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瘕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牒記行於世

袁宏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汝臨令宏有逸才
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
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船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
在舫中譚詠遂駐聽久之遣問焉荅云是袁汝臨郎
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
不寐尚引宏參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後爲
東征賦未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溫知之
甚忿而揮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
歸命宏同載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
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
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迺曰君欲爲何辭宏
卽荅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宜
標之節信義爲允溫法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
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升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
云何相忽宏窘急荅曰我已盛述尊公何迺言無因
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
勲爲史所贊胡奴迺止後爲三國名臣頌從桓溫元

書

卷十三

十五

書

卷十三

十六

征作北征賦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
北征賦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然於寫逸之致事爲未
盡滔云得益寫讀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
應聲荅曰感不盡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
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貴故共推此生雖被溫禮遇
至於辯論每不阿屈與伏滔同在溫府呼爲袁伏宏
心耻之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
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
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廼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
以卒追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
曰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
竹林名士傳三卷三子長超子次戡子次明子明子
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晉列傳卷之十三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元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卽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薦喜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

晉

卷十三

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穎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預自有傳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又撰周易

訓註嘗有人著韓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旣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荅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焉辨釋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在此營莽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旣去兆令人視莽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子卓昭耀育麟

范毓

晉

卷十三

范毓字稚春濟北廬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遠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有志業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叅軍並不就於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著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奇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年七十一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

郡守魯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未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上濟南朱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弟患口難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飲於講堂郡察孝廉五辟再徵並不就卒遺命濯巾浴衣榆棺雜塋露車載尸葦席尾器而已

書

卷十三

王

范甯

范甯字武子父汪甯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溫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

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誦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意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袞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肆其奢溺所爲狼籍詔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奏官稱訴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

書

卷十三

四

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旣免官家於丹陽尤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潁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筆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永嘉初公車徵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積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遣吏宣慰尋

卷十三

五

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贈之元帝爲丞相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又除國子祭酒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詣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卽位夷自表請退詔豈得高退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子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仕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明春秋三傳京

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毀諸儒演廣鄭旨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壽盡狂獸皆繞其傍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於渭汭微固辭竟以壽終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帝晏集酣樂之後好爲

卷五

六

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過每應時枚欽還省刊削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爲尚書令玄爲徐州巡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豫章太宰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甯爲王國寶所譏出還郡邈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客言于

帝帝總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誼諱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奔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暴崩安帝卽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所注穀梁傳兄重於時邈長子諮有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秘書郎諮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爲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爲盧循所害邈弟廣

孔衍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

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行爲廣陵郡郡雖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林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子啓廬陵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常以刀傷手捧手改客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愛之以宣素貧加年荒廩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誦讀爲業譙國

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太元中順陽范甯爲
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
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
四卒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
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晉書

九

晉列傳卷之十四

張軌字士良敦煌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

也軌爲同郡皇甫謐善隱於宜陽女兒山張華與軌

論經義及政事謐世謂之衛將軍楊珉辟爲掾除

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

陰圖據河西策之遇泰之觀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

於是求爲涼州永寧初山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於

是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卽討破之以宋配陰

充氾瑗陰潛爲肱肱謀主徵九部賁子五百人立學

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

監繆世徵少府華廬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

避難之國惟涼土耳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

軌遣司馬宋配與之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

封安樂鄉侯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各

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

泉水當竭有夢曰其土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

馬至驪山千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至是

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執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遣稚書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執以帝所賜劔謂執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俄而王彌寇洛陽執遣北官純張纂馬飭陰潛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作天下西方安萬年始滅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於時天下旣亂所在使

卷一百一十五

二

命莫有至者執遣使貢獻歲時不替執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執密使請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執執別駕趙晃欲專威福又遣使請長安告南陽王模稱執廢疾以請賈龕治中楊瀝馳詣長安剖耳盤上訴執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凉州大族誠言張氏霸凉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凉州刺史越志在凉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執乃遣兄鎮反曹祛趙佩移檄廢執以軍司杜

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執令曰吾親去貴州如脫徒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關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賄折鎮檄排闥入諫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不宜極勦一方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詰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執依模所表命誅曹祛執大悅王彌逼洛陽執遣將軍張斐北官純郭敷等率精騎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飭言於執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經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執曰是孤心也初寔平趙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嗣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寢寔進平之愍帝卽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執曰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執納之立制準布

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
參軍趙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
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固辭在州十三年瘼疾
表直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寔字子安以秀才爲郎
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遷涼州許之改授議郎
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軌卒州人推寔
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蘭池長趙眞眞軍士張永得
璽文曰皇帝璽群僚上慶稱德寔曰諸君何忽有此
言因送於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率衆以援
京師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於劉曜
下詔於寔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
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
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
老弗許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
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
田齊撫戎將軍張閭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
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壽隴西太守吳紹
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復遣南陽王保書軍大新臨

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
稱草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
耻而欲自尊大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宜表
稱聖德勅卽尊號傳檄諸藩從之是歲元帝卽位於
建鄴改年大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
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會保爲劉曜所逼遷於桑
城將謀奔寔會保薨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將
室梁問有人像無頭久而適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
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穴中
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
下闔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
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千餘人謀殺寔奉
弘爲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夜
害寔子駿年幼弟茂攝事茂無子駿嗣駿卒重華嗣
自華再傳四世自軌至華歸誠晉室世既綿遠固亦
完富其寔僭妄伴於天子晉運多艱特藉其執力之
救助而已華子耀靈靈父伯祚靈弟玄觀觀叔大錫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蒞子定皇后之兄也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枕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起家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聘因以疾辭俄為秘書丞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為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粲袁悅以傾巧事

卷十四

六

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君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璉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無行婦人坐賓葦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充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充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

此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乃棄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罷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棟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輒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

卷十四

七

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遠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書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用王珣計請解職遣子收國寶賜死斬緒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厥為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歔令獻解軍去職厥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

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宜多樹置以自衛
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劉庾楷豫
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
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敗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爲
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
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密仲堪之信因庾
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幹中合鑄漆之楷送於恭
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
年已不赴盟今無赴理乃先期舉兵討馬劉牢之諫

晉

卷五

八

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
使元顥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憂牢之坐其處旦謂
牢之曰事剋即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
先據竹里元顥以說牢之囑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
以降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曲阿人殷確恭故叅
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
遇商人錢強強宿賊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道子
卽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
郎和及其黨孟璩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

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嘆爲性不弘
以聞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
下殊隔不開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臨
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鬚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
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
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惟書籍而已爲識者
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
臂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
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者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
九
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翹嘗
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及玄執政上表理恭
詔贈侍中太保謚曰惠簡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爲
給事中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吏部尚書父師晉陵太守沙
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詩德論便
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調補佐著作郎冠
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叅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

史厚任遇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取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聞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降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木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

晉

卷十四

十

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疑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仲堪自在荆州連

年水旱百姓饑饉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辜物亦綠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初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與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棄

晉

卷十四

十一

官歸國仲堪憚其才氣深相交結玄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玄之誘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爲糜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鄖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歿於柞溪弟子道護叅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高於周惠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脈分藥而用計倚

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于簡之載喪下都葬於
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
灰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順
之有父風仕至刻令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初拜佐著作郎補臨汝令
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
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
生爲諮議參軍仲堪疑企生深憂之謂弟遵

卷十

十二

生曰吾當歿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
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
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
將欲何之遵生抱之愈慙仲堪於路待之企生迴呼
曰生歿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
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
堪家或謂之曰玄猜恐之性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
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亦何面目復就
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

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
未判何須復謝玄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
帝殺嵇康稽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
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何以見負今者歿矣企生
對曰自傷力劣不能剪滅凶逆恨歿晚也玄遂害之
時年三十七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
遇害卽日焚裘

劉牢之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牢
之與東海何謙琅邪龍葛俱樂安高衡東平劉軌
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
參軍領精銳爲前鋒及苻堅將苻融南侵玄率諸將
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
蚝陷壽陽玄使宣城內史胡彬與牢之距之師大破
石不敢進堅將梁城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
以精卒五千去賊十里阻澗列陣率參軍劉襲諸將
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
津以功賜爵武崗縣男時苻堅子丕據鄆爲慕容

所逼請降牢之引兵往救爲番所擊敗績牢之策馬
跳五丈澗得脫以軍敗徵還項之復爲龍驤將軍守
淮陰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祇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
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邁擊破金鄉固太山太守羊
邁牢之遣泰軍向欽之擊走之時慕容氏掠廩丘高
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
將討王國寶引爲府司馬恭使討破王廐以領晉陵
太守恭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自謂威德已著雖杖
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

卷十四

十四

其才能深懷耻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
素說牢之使叛恭恭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
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爲都督牢之本自小將一朝
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川渡心徐謙之等以自強時
揚佗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
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於新亭玄等受詔退兵
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隔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
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北至曲阿吳郡內史
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至吳興與衛將軍謝

琰擊賊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事進
號鎮北將軍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
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項之思浮海奄至京口牢
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自率大衆而還裕兵
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元興初司馬元顯遣使以討
桓玄事詰牢之牢之深懷疑忌不得已率北府文武
屯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牢之頗納穆說遣使與
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
宣降玄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

卷十四

十五

牢之乃嘆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
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
欲據江北以距玄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
而將軍往年反王交州近日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
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散走而敬
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爲劉襲所
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進哭奔於高雅之將
吏共殞飲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乃斷棺斬首暴尸於
市

劉毅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不脩家人產業仕爲州從事桓弘以爲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劉道規

晉

卷十四

十六

軍劉裕會毅疾疹率軍南征循乃引兵發巴陵與徐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劉裕深慰勉之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俄進毅爲都督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輩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因請從弟藩爲副劉裕以毅貳於已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狠凶戾與藩遠相影響招聚剽殺

晉

卷十四

十七

尚書左僕射謝混輕佻躁脫職爲亂階乃誅藩混劉裕自率衆討毅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姓皆伏誅毅兄棋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郟人也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蒞小縣

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叅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因共要毅遂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兵精悉配之南追桓玄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拜豫州刺史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義熙二年遷

晉

卷十五

十八

都督封安城郡開國公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於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遂握節歿之子邕嗣初冀州刺史桓憑之荊州刺史魏詠之及玄篡位與劉毅協義詠之卒於官憑之爲玄所害義熙初俱詔贈公

晉隱逸傳卷之十五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所事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沈

晉

卷十五

一

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脩名廣交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山里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作玄守論以荅之曰嗚呼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遂不仕耽詠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定懸天平叔父有子旣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其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荅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

迎不出門食不過菹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食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所安也時魏郡召計上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乃爲釋勸論以道志焉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不任進路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超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患叩頭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貴

書

卷十五

二

爲煩請絕其禮帝詔從之謚聞而嘆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夫東帛交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也咸寧初又詔謚爲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萬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攀虞虞軌

平綜厲絕皆爲晉名臣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之語登亦不應文帝問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籍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

書

卷十五

三

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董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

陽被髮而行道通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
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縣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
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
與俱歸京不肯仕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
爲懷道迷耶京答以詩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
乎麟胡不遇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時孤貧事親以孝聞
睦於兄弟每採稻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蠓蠅

書

卷五

四

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可作郡綱紀與府
朝接自當顯至何如耳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
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統自此遂不
與宗族相見會毋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母
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
浮橋士女聯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
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
之統初不應乃重問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
其土地風俗又謂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今

張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足叩船引聲喉嚨清
激慷慨大風應至合水激天雲雨響集叱咤譁呼雷
電盡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
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充欲耀以
文武而簿觀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
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又使妓女之徒服綢袿炫金
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
此吳兒足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魯勝

書

卷五

五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
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畧測
影準度日月星曰臣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
里不百里表上不報管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
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
書郎皆不就注墨辯曰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
與墨同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

傳注穀梁京氏易自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
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
若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爲
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
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閒以貧素自立元康
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
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

者

卷十五

六

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爲世神寶親之如兄
字曰孔方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
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驅轅
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
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雅陽陷廼步攜入
吳興餘杭大辟山中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

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

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實置以自供人或酬

下價者亦卽與之有猛獸殺大鹿鹿於巷側文以語

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

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

其口中有橫骨廼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

其室前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携與俱歸颺

以文山行或須皮衣廼以舊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

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王導聞其名遣人

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溫

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

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

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

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

病疾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

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

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

令萬寵迎至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

皆異之病甚求還山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
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
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庚圖並爲作傳

辛謐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
族謐善屬文工草隸書性恬靜不妄交遊累徵不起
求蒞未以謐兼散騎常侍恩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
故應之及長安陷沒於劉聰聰拜大中大夫固辭不
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及冉閔僭號復

晉

卷十五

九

備禮徵爲太常謐遠聞書宜歸身本朝固不食而卒

劉驥之

劉驥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驥之少
尚質素處退寡欲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
澗水水中有二石因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
驥之知道遇伐石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因中皆仙
靈方藥諸雜物驥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
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驥之固辭不受冲嘗到
其家驥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驥之曰使君既枉駕

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驥

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驥之於內自持
濁酒蔬菜供賓冲勸人代驥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
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驥之雖冠冕之
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
造焉居於陽岐莊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驥
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
一無所受去驥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歿歎息
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驥之先
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棺殯送之
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

索襲字儒祖燉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著
天文地理十餘篇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
嘆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潛奇而造
焉潛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會病卒時年七十
九潛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
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

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懽悅之際兼重玄於製妙之內
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
婁之高遠壯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索純

索純字叔微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
籍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書
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純占問吉凶純曰攻乎異端
戒枉害已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太守陰
濬命爲西閤祭酒純辭

卷五

十一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常食麤飲水衣褐
緼袍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有所論
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僧號
徵拜太常軻因辭不起遂隱於隴山曜後爲右勒所
擒奈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徵之軻以
疾辭迫之適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
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低微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
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以授

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

其真趣適客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

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剗士夜甲持刃臨之以兵并

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

床覆以布被保寢其中下無茵褥賴川荀鋪好奇之

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荅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

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於時咸以爲焦先之徒

後上疏陳郡思求還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

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禽并爲所害

卷五

十一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
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命惟與陰顯齊
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作頌曰爲
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
岷尚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鑼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
而不見岷歎曰先生人中之龍也詠詩於石壁曰室
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
十爲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璠備禮徵爲太子友

理逼喻甚切纖咄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
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
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
頃之上躋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玄虛先生

瞿劭先生

瞿劭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人也太和末常
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山有瞿劭因以爲名焉大司
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披鹿裘坐於石室神
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

表

卷十五

十二

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
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微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
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
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歿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
吳中高士便是求歿不得歿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

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鷄卵汁浹

白尾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

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衛士范

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

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

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

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

放達爲非乃著論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

累徵辭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

書

卷十五

十三

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
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及乃上疏請絕其召命
詔奏帝許之逵復還刺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
請徵爲國子祭酒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
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
疏宜下所托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
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

孤好導養之術謂僊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僅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間遂轉逃羅縣坪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淵明或云名元亮潯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類

晉

卷十五

十

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其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稱道濟往候之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

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頃之徵著作郎不就刺史王弘甚欽慕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旣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常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旣遇酒便引酌野亭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屐左右請屐度潛便於坐中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輦亦足自反適令一

晉

卷十五

十五

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郡
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其
真率如此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
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
後

卷十五

卷十五

十六

晉藝術傳卷之十六

鮑觀

鮑觀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
家兒九歲墜井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
觀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爲
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王
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着烏衣與相拌良
久擒之得二物以爲鴨觀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
上天機尋誅厥觀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晉

卷十六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
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嘗服氣自養自云再
到闕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
年入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
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輒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
令絮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於洛陽
立寺值劉曜寇亂遂不果時石勒屯葛陂專以殺戮
爲務澄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

卽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剋勝
負勒疑而問略略曰有一沙門云將軍當略有區夏
已應爲師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
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爲微卽取應器盛水
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光生曜目勒由此信服澄
因而諫曰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勒甚悅
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
舍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意向
聖人聖人捨我去矣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

卷十六

卷十六

二

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
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
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勸龍取水
延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
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有一小龍長五
六寸許隨水而來有頃水大至鮮卑段末波攻勒衆
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會
段末波澄勸勒有末波遣還木國勒從之卒獲其用
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攻石

梁塢季龍堅塢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果
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以訪澄澄曰軍出捉得曜
也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
澄彌篤時石苞將叛澄誠勒曰今年苞中有蟲食必
害人俄而石苞果走勒益重之號曰大和尚勒愛子
斌暴病死將殯勒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
遂蘇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
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
不出今年矣及季龍僭位遷都於鄴傾心事澄有重

卷十六

卷十六

三

於勒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
季龍爲海鷗鳥也黃河中舊不生鼉時有得者以獻
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
季龍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
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
升中臺澄忽驚曰憂憂幽州當火乃取酒嚙之久而
笑曰收以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甫日火從四門起
西南有黑雲來驟雨疾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宜將殺
石韞宜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辭

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宜變色澄謬曰老胡重西羨服豈非洛度乎石輻後至澄執視良久曰怪公血臭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且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詢之澄曰昭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白氈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是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後二日宣果遣人害輻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

書

卷十六

四

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如必誅之宣當爲慧星下墜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髣髴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墓於鄴

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官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擲而視之惟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我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

書

卷十六

五

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殆天馬趙興太守藉收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

先至後慕容儁投李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絹服皆不着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共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

晉

卷六

六

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琳寺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荅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服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年百餘歲卒於山舍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尙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筭性理達不拘小檢脩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三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共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服羅什神偶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家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

晉

卷六

七

書

卷十六

人

輔中國堅曰朕聞中國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曰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勁敵從日下來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尚少以凡人賦之強矣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九月道亡之探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開客室羅什被追逐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壯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

書

卷十六

九

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久誑語告資資果無効頃之光亦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殿殿後有黑龍升當陽九宮門纂改爲龍興門羅什曰此日滑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青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超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授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官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慈障須婦人興乃

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與嘗謂羅什曰大師
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
人逼令受之爾後不復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効之
什乃聚針盈鉢引諸信問之曰若能見効食此者乃
可畜室耳因舉匕進引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杯度比自彭城歸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
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近有遇於來生耳羅
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食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
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
衆告別曰因法相遇殊失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
言公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
薪形何惟古不爛

晉貞烈傳卷之十七

羊耽妻辛氏

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弟敞爲大將軍曹爽
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親帝出而閉城門敞懼問
曰人云將不利國家憲英曰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曰
然則敞無出憲英曰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
鞭而乘其事不祥也敞遂出宣帝果誅爽其後鍾會
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
祐曰將以城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
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
憲英愛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吾家難至矣琇固
請於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不遺父母憂
患而已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祐嘗送錦被憲英嫌
其華反而覆之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又杜有道妻
嚴氏字憲女韓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玄
與何晏鄧飈不穆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猶排山
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
當自敗司馬太傅欲瞞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王渾妻鍾氏

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孫曾孫也父徵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適王渾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泰軍生子故不超如此泰軍謂渾中弟淪也女亦有才淑爲水賢人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與之白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群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旣而謂濟曰緝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遂止其

書

卷七

二

人數年果亡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愍懷太子妃王氏

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太子旣廢居於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屬害之

陶侃母湛氏

湛氏豫章新淦人也陶侃父丹婢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

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鮮遺母湛氏封餼及責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都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隣人供肴饌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賈渾妻宗氏

宗氏不知何許人賈渾爲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死之妻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書

卷七

三

梁繇妻辛氏

辛氏隴西狄道人梁繇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妻辛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掘地大哭乞卽施灰乃自縊而灰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杜氏不知何許人許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驤所害驤欲納其妻杜杜號哭守夫尸罵驤驤遂害之

虞渾母孫氏

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初適虞渾父忠甚有

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渾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末嘉末渾爲南康太守值杜弼構逆討之孫氏勉渾以必死之義渾遂剋捷及蘇峻作亂渾肯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盡發其家僮令隨渾助戰於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渾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渾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拜武昌侯太夫人

周顗母李氏

李氏字絳秀汝南人少時在室周顗父浚爲安東將

書

卷七

四

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絳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絳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絳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遲則貴族將來底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髫髻而顗等既長絳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與時顗等並顯位嘗冬至置酒絳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

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曰前吾復何憂嵩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諱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尹虞二女

二女長沙人尹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弼戰敗二女爲弼所獲並有國色弼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弼並害之

王凝之妻謝氏

書

卷七

五

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碩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嘗譏謝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因

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郭自蔽申獻之前識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果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發若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襪坐於帳中柳東脩整帶造於別相道韞風韻高邁叙致清

卷十七

七

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還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洞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宵府初屈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傾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傾家婦清心王映自是閨房之秀

皮京妻龍氏

龍氏字憐西道縣人年十三適皮京未逾年而京卒

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間三喪俱舉屢有聘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何無忌母劉氏

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何無忌與劉裕謀母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

卷十七

七

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

劉聰妻劉氏

劉氏名娥字麗華爲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劉聰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鵠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勸左右停刑手跪啓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戮之過聰覽之色愛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

鞠如此后朕無憂矣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廣仕劉聰為西楊州刺史璽帥梅芳攻陷楊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闇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璽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

齊

卷十七

八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發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歿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虫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謨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常逞母宋氏

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

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今無異可傳汝可受之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常逞年少母宋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亞對曰竊見太常常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聰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自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

齊

卷十七

九

宜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咸有寵於張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吾歿後豈可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灰供灑掃地下及其族黨二姬皆自刎天錫病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

張氏不知何許人苻堅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妾張氏曰諺言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鳴者官室必

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群犬大嗥聚
鷄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甫之理誠
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
人所豫也遂與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
乃自殺

寶滄妻蘇氏

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寶滄妻滄符堅時爲秦
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
贈滄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晉

卷七

十

符登妻毛氏

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符登爲姚萇所襲皆壘
旣陷妻毛氏尋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衆
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
爲賊寇所辱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

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嘗謂妹季妃
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隣
人笑之慕容垂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

晉

卷七

十一

德亦甥季妃焉垂立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
柔而不斷妾未見克昌之策遼西高陽二王陛下見
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
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
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
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
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
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
非常器度若燕祥未終其在王乎垂必寶嗣僞位道
麟逼元妃曰后嘗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
宜早自圖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遇殺母安
能保守社稷吾豈惜身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其後
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知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德旣僭位署爲平原公主
年十四適段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
適僞壽光公餘斌慕容氏勉日交禮經再宿慕容氏
僞辭以疾斌故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署酒言笑自

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必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遂於浴室自縊而死

呂纂妻楊氏

楊氏弘農人也美艷適呂纂纂被呂紹所殺超慮齋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曰爾兄弟不能和聯手乃相屠我旦夕必死何用金寶超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為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升樓自殺於地二脛俱折而死

卷七

十二

晉書五胡纂略卷之十八

前趙劉淵

劉淵字元海名巴唐高祖廟諱唐太宗撰晉書刪其字編次准晉載記

劉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美稔今離石左國城中平中單于薤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劉氏雖分居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咸寧五年以淵為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近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耻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淵武事亦妙絕於眾後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

書

卷八

一

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
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武帝帝詔與語大悅
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
足平也楊琰進曰臣觀淵之才當今無比若假之威
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沒
帝嚳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
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也
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平涼州恐涼州方有
難耳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

卷六

二

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僞傑幽冀
名儒高門秀士無不至者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
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
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
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魏晉
代興我置干雖有虛號無復尺土降同編戶今司馬
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
共推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淵
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

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及東瀛公騰安
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叛扈衆餘
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
單于叅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
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
穎敗淵命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討鮮
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我單于積德
在躬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
爲援奈何拒之而拯讐敵乎淵曰善當爲崇嗣峻阜

卷六

三

不當爲培塿且夫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鼓
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
魏氏雖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
峙岷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
爲兄弟兄弟紹不亦可乎且可殢漢追尊後主以
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卽漢王位追尊
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遂進
據河東攻蒲坂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卽皇帝
位遷都平陽四年淵卒子和立

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寃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擊弓三百斤臂力馳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淵成聰殺其兄和即皇帝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攻臨平昌門入於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祭爲京觀時愍帝卽位長安聰復遣劉曜等攻隔長安降愍帝晉大興元年聰成在位九年粲少傳傑自爲宰相威福任情既嗣位荒耽酒色軍國之事一

晉

卷十八

四

次於新準準作亂勒兵入宮使甲士執粲殺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淵墓焚燒其宗廟屍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天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晉劉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進攻準斬之劉曜徙都長安改稱趙後爲石勒所滅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讀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

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茂而集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卿但識之吾恐不遇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類元海大悅在位忠寒屢進諫言退而創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長朕及使朕長卿乎元達叩頭

晉

卷十八

五

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勸臣誠愚闇無可操也幸逢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及其成也人盡寃之

後趙石勒 以劉曜稱趙在前也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朔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囑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饑亂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亦在賣

中既賣與荏平人爲奴每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勒告諸奴曰吾幼時在家恒聞如是音聲奴家鄰馬牧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桃豹逡明等爲羣盜及劉淵稱漢趙乃歸淵淵以勒爲輔漢將軍淵死劉聰又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爲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南攻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進至襄城城王如復屯江西勒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密告平涼與丹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

晉

卷十八

六

毋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膺卷充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現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塗非腐儒所聞君當還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因遣現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卽於葛賊繹室宇課農造舟欲攻建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饑疫死者大半刁膺乃勸勒先

送款晉朝求歸平河朔勒泫然長嘯憂安勒勸琨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也孔叢文雄等進曰其等請各將三百步卒船三十餘道乘夜登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當破川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銀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如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平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晉也都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據之

晉

卷十八

七

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耳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輒重還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輒重既過大軍徐廻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據袂鼓譟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賊行達東燕長驅至鄴攻北中郎將劉演於三臺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令之則自潰今四海鼎沸戰爭方始遊行鬻族人無定志難以保

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碑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就六眷屯於清陽勒分遣諸將軍出挑戰頗爲就六眷所敗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勒顧謂衆

卷八

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甚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柸之衆旣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展而定矣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末柸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積尸三十餘里就

六眷遣使求和弁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勒曰達西鮮卑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六眷於清陽勒以段末柸爲子署北平公遣還達西末柸咸勒遂專心歸附而王浚威勢衰矣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卽以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官懷僭逆將軍威聲震於海內

卷九

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驕奇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伏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

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警敵若條賤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晨至薊此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勒遂升其廳事命甲士扶浚讓而斬之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都督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隊自輕騎與澹戰偽敗退而北澹縱兵追之勒

晉

卷十八

十

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其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寢有平定中原關闔江左之志矣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不敢爲寇時逃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遂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是以復與勒修好充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勒與李陽隣居歲年滌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武鄉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乃使召陽旣至勒引陽笑曰

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秦軍都尉及祖逖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芳害之阮其衆三萬人勒好書管使人讀漢書問鄒食其計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議達如此後勒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金谷曜太子熙等奔上邽虎復尅上邽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進尅集木且羗於河西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

賈

卷十八

十一

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卽皇帝位晉荊州牧陶侃使使來聘致江南之珍勒因饗高句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文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也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孤姪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勒以成

和七年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唐太祖廟諱晉書稱字焉性殘忍好馳獵游蕩无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小忍之虎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殺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阮斬士女歟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謗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

晉

卷十八

十二

勒寵之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及勒卽位授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虎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乃私謂其子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稱趙天王立其子遂爲太子虎荒游廢政而使遂嘗可尚書奏事

遂遂有深寵權傾其父虎遷都鄴以咸康三年稱大趙天王遂摠百揆荒酒溺色驕恣無道虎次子河間公宣樂安公緡亦有寵於虎遂疾之乃私謂庶子李顏等曰吾欲行冒頓之事虎聞之大怒殺遂而立宣爲太子又命宣與緡生殺拜除皆送自省決不復啓聞宣素惡緡亦謂所幸楊杯曰緡由豎棼逆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緡之國邑分封汝等緡既歿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茂不濟矣杯等許諾遂殺緡虎不勝悲怒乃由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額而錄之

晉

卷十八

十三

百法焚燒初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兒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定議立世爲太子虎在位十五歲而卒世卽位尊劉氏爲太后臨朝石遵聞虎歿屯於河南姚弋仲符洪石閭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遵遵於李城說遵行大事遵從之至安陽賈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大武前殿擗踊盡哀假劉氏令曰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尋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初

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于衍閔甚失望密謀廢遵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遵時方與婦人彈碁閔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遵及其太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卽位以石閔爲大將軍時石祗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龍驤孫伏都劉錚等結濁士三千亦欲誅閔皆入屯鳳陽門閔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珉華橫尸相枕流血成

卷六

十四

渠閔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而死者不可計數於是高昇多鬚鬚者半石珉奔據冀州段龕奔據陳留姚弋仲據泥橋符洪據枋頭衆各數萬仍事衆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珉等大敗走閔又率騎三萬討張賀度於石潰鑒密遣齋書召張沉等使乘虛

襲鄴遣者以告閔閔馳還殺鑒并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十日虎小兒混將妻妾數人奔晉亦被斬於建康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歎初識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年自立復姓冉氏國號魏八年慕容偽遣慕容恪攻鄴擒閔斬之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瀾達

卷六

十五

有大饒常謂昆弟曰吾智算鑒識不後于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謀乃異之引爲謀主成勒之基業皆賓之謀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勒甚重之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曰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

合輒嘆曰右侯拾我去今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陷乎

前燕慕容廆

慕容廆鮮卑人其先日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
山魯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
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歛髮襲冠諸部因呼
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廆廆而魁岸美姿貌
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末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
邴邪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總一

卷六

十六

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
故也今宜通使邴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宜帝命以伐
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二京
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脩明虛懷引納士庶多襁負
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
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號攻乞
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徙其
人數萬人以歸成帝卽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太尉
陶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廆卒慕容皝嗣

位三年號自稱燕王四年號敗石虎軍於汲城遣使
獻捷於晉晉穆帝永和四年號卒僞嗣八年遣弟慕
容恪攻鄴擒冉閔殺之僞遂稱帝於龍城國號燕又
自龍城遷於薊初鮮卑段龜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
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龜燕諸將請急攻之
恪曰兵法十圍五攻龜今憑阻堅城上下勦力我盡
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
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
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於是高牆深塹以守之

卷六

十七

龜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據安新附悉定齊地
晉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譙葛攸攻
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
宰謝萬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卽引還衆遂驚潰於是
許昌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僞卒太子
暉立年十一初僞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
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
陛下若以臣爲能臣請輔少主僞喜曰汝爲周公吾
復何憂乃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

後恪或垂奔秦暉為符堅所滅

裴嶷

裴嶷字文蕘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畧累遷榮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玄菟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魔時諸流寓之士見魔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為群士啓行魔甚悅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過城下外內騷動魔問策於嶷嶷曰悉獨

帝

卷十八

十八

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魔從之魔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魔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魔威畧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詔留嶷以觀之嶷辭乃遣嶷還魔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州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為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夜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慧超隨慧超如遼東慧超之與三國謀伐魔也瞻固諫以為不可慧超不從及慧超敗瞻隨衆降於魔魔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魔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瞻仍辭疾篤魔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魔除之遂以憂歿

韓恒

帝

卷十八

十九

韓恒字景山瀋津人也父然以學行顯恒師事同郡張載載許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永嘉之亂避地遼東魔既逐崔慧超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叅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魔立功一隅勸誠王室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魔納之命郡僚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恒駁非為臣之義也魔不平之出為新昌令號為鎮軍復叅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僞為大將軍徵拜諮議叅軍僞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僞召恒以決之恒未至

而群臣議以燕王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僞曰
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臣竊謂不可後與李
產俱傳東宮從太子入朝僞顧謂左右曰此二傳
一代備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李產字子益范陽人也仕於石氏為本部太守及慕容
僞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
之祿義士將謂我何黎濟始請軍請降僞嘲之產泣
曰誠知天命有歸然犬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
勢蹙致力無術僞歸亦實非誠欺僞嘉其慷慨歷
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
得失同輩咸懼焉固辭年老而歸歿於家子續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
度毋高氏無寵號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
容貌魁偉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號如異
焉乃授之以兵數從號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
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號使恪與僞俱伐

夫餘僞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署

輒濟號將終謂僞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

俱濟汝其委之及僞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

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僞寢疾引恪與

慕容評屬以後事及臨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開僞

歲曰中原可圖矣相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

耳慕容與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

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

且當自安以時之吾復不安則奈何慕容評於是人

心稍定俗之圖洛陽也秦中大震符堅親將以伐道

關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臨終驛親臨問

以後事恪曰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

以政國其少安言終而歿

陽鶩

楊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

校尉鶩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疆國之術虜甚

奇之號即王位遷左長史號臨終謂僞曰陽士秋忠

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僞之將圖中原也鶩

制勝之功亞於慕容恪臨既嗣偽位中以師傅之禮
親遇日隆及爲太尉固求罷職時優答不許鶩性儉
約常乘弊車春馬及歿無餘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應拜爲
遼東國侍郎號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
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令苛免官後以
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
有善政及僞僭位入爲尚書令僞臨終與慕容恪等

卷八

二十二

俱受顧託慕容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
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
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真曰護九
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宜以兵籌取
之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還累遷太
尉侍中持堅密謀兼并欲觀審釐隙乃遣其西戎主
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郭辯因
從之真兄典仕持堅爲散騎常侍從于奮覆並顯關
西辯既至郭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

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案真怒
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乃白
請窮詰之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屬之
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
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主猛入郭真望馬首拜之
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
也真荅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
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
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歿

晉書五胡纂略卷之十九

前秦符洪符堅

符洪氏人也世爲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苻嘉之亂宗人蒲光蒲突共推洪爲盟主石虎以洪爲龍驤將軍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及石遵卽位洪乃遣使降晉永和六年晉以洪爲冀州刺史洪謂博士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展而殄姚襄父子在吾數中矣初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推舉而獲之以爲軍師

晉書

卷十九

苻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長安洪洪世子健覺而斬秋洪將成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以中州可指日而定也今見困堅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洪歎健嗣位去秦王號遣使告喪於晉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健密圖關中乃僞受石祗官爵官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既而盡襲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入潼關兄子菁自輿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

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關城盡陷健引兵至長安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晉永和八年健卽皇帝位十年桓溫率衆四萬趨長安健遣其太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溫衆大餓乃歸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中死健乃立其子生爲太子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並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

晉書

卷十九

二

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萇樓強汪梁平老等並爲其羽翼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位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熱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授符融征南大將軍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不可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曰晉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略計吾兵伏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籌伐南裔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冲注

左偉才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軍
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
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
斷其流築室於道百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
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
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吾當與誰言之乎
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羗
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
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備守鮮卑羗羯羗羗如

卷九

三

林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舉
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羣臣以堅
信重沙門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東南公何不爲
蒼生一言乎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太子
宏進曰吳今得歲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
主耳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堅勿聽於時獨慕容垂
以爲可伐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卿乎堅
銳意用兵寢不能旦是時慧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
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輔國

陽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及萬歲城皆拔之堅大
怒悉發諸州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
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遣符融張蚝梁成衆
客瞻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戍卒
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涼州之
兵達於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
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
汝穎融等攻臨壽春壽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
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

卷九

四

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龍驤將軍劉牢之
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
五千人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見
其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
形而謂融曰此亦勍敵也撫然始有懼色時張蚝列
陣淝水晉師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
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
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
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馳騎略陣

書

卷九

五

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追擊至於青崗坂者相枕
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
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潸然流涕聞風
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
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
以兵屬堅堅收散比至洛陽數十餘萬軍容粗
備未及關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慕容垂翼
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至二
十餘萬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
萬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歲燕冲姊為河清
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
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歆之曰一雌復一雄雙
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
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因責
冲曰爾輩奴何為遂來冲曰既朕奴苦復欲取爾
見代耳即率衆登城入據長安縱兵大掠堅走至五
將山姚萇遣吳忠圍之堅裂奔散忠執堅以歸萇乃
縶堅於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符丕字永叔堅之長

書

卷九

六

庶子也堅之叔也不復入鄴城將兵攻趙魏西討長
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符冲頗為垂將平規
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蘭城官室率
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
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
晉陽始知堅叔問舉哀於晉陽王永留符冲守壺關
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
位於晉陽南丕在位三年而敗登字文高堅之族孫
也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毓濟北王紹
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叔問於是為丕後長請立毓
為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國亂
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
皇帝位始僭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
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和十九年滅

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菴
為業嘗負春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春而云無直
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

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森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猛瓌姿俊偉博學好兵書少游於鄴郡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於華陰山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杖義討逆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

晉

卷九

七

見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用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士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撻下吏百姓訟猛以檻車徵下廷尉堅親問之猛曰臣聞寧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謹爲明主剪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

願甘心鼎鑊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傳也以爲尚書左丞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耳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時旣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後授司徒

晉

卷九

八

猛字政公平兵強國富番及升平猛之力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羗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疾時年五十一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

符融

符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堅僭號拜侍中後爲司隸

傳

卷九

九

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
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自
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昨往還頗有怪異及卜
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
自北而南馬左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目
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
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達
三枕避三沐至妻爲具沐夜投豐枕豐記筮者之言
皆不從之既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周易坎爲水馬
爲離左水右馬馮字也兩目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
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其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
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盜
賊止息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
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屈冀州遣使參
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
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俄轉
司徒融苦讓不受堅既有意荆楊時慕容垂姚萇等
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融每諫堅堅之將入寢也

符朗

傳

卷九

十

融又切諫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符朗字元達堅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
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
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耽
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登涉山水在任甚有稱
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詰謝玄於
彭城求降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楊州風流邁於
一時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驪騎長史王忱江
東之傳秀聞而詰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
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測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
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貌美而才劣
於弟故朗云然謝安常設饌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
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
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
及肉皆別所出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
左精餽余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
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

進期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虞人不信記而試之無豪釐之差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期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符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索泮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叅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遷西郡武威太守戎夏

肅

卷十九

十一

懷其惠天錫甚敬之符堅見而嘆曰涼州信多君子旣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旣起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乃就刑於市神色不變弟羨有傳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符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符堅時舉賢良爲郎中稍遷

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汝曹萇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添其首爲便器

後秦姚萇

姚弋仲羌人也劉曜之平長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

肅

卷十九

十二

姦亂之萌矣勒竟誅約勒旣歿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正色謂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不之責弋仲性清儉鯁直不脩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後梁嶺敗李農於榮陽虎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兒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

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天下必亂宜憂此不煩憂賊也情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此成擒耳老寇請效命而鋒使一舉而了弋仲循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亦怒而不責坐授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貫甲跨馬不辭而去遂破梁嶺以功加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石祗僭號於襄國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赦祗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厓澤大破之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嘗

卷十九

十三

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亦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八年卒年七十三
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雄武多才藝善撫納士衆愛敬之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會關中有殷浩率衆北伐襄又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後弘農

楊亮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肩將關關中符生遣符堅鄧羌等要之戰於三原襄爲堅所殺

襄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諸兄奇之襄使襄率諸弟降於符生及符堅伐晉以襄爲龍驤將軍謂長口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堅旣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襄爲司馬爲泓所敗襄遣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襄懼奔於渭北西州豪族率五

卷十九

十四

萬餘家推襄爲盟主襄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尅後符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校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於襄襄遣將軍騎圍堅殺之冲旣率衆東下長安空虛襄遂據長安卽皇帝位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襄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問關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後疾篤夢符堅將天官使者見兵數百奔入營中襄懼走入宮宮人迎襄刺鬼誤中襄陰鬼相謂曰正中丞處

拔才血出石餘竈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
夢長遂狂言或稱疾長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
不枉臣長卒子興自立為帝傳子泓為劉裕所滅

尹綽

尹綽字景亮天水人也壯悟有爽氣符堅以尹赤之
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綽為吏部令史風志豪邁
郎皆憚之堅末午妖星見於東井綽知堅將滅喜甚
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嘆友人畧陽桓謙怪而問之
及姚襄奔馬牧緯與尹詳麗演等劇動羣豪推其為

符

卷九

十五

盟主遂為佐命元功其既敗符堅遣綽說堅求禪代
之事堅問綽曰卿於朕何官綽曰尚書令史堅嘆曰
宰相之才也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
乎綽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馮翊段鏗性傾
巧甚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綽固諫以為不可甚不從
綽屢策中尉鏗鏗心不平之甚聞而謂綽曰卿性不
好學何為博學者綽曰臣不惜學博鏗不正耳其因
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綽曰漢祖與蕭
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其曰

卿實不及胡為不也綽曰陛下何如漢祖其曰朕實
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綽曰漢祖所以祿
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其默然乃出鏗為北
地太守其疾綽與姚興滅符登歷輔國將軍清河侯
友人隴西牛勣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綽正是番名竹
素之曰綽曰吾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
旅以斯為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
綽曰君之與書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
古人綽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
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符登盡清
秦雍生極端台成養廟延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
悅及疾興甚悼之

符

卷九

十六

後蜀李特

李特為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魏武
帝起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於略
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少仕
州郡見異常時長八尺雄武善騎射元康中氏齊萬
年反關西擾亂特隨流人將入於蜀至劍閣箕駱太

息顧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事者圖式趙爾李遠任四等咸歎異之勃派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慈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慈至漢中受派人賂賂反為表宜令就食山是散在益梁永熒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廣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庾庶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庾同郡專為寇盜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為平西將軍百

卷十九

卷十九

十七

姓為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類為特所敗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為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諸將共立雄為主雄字仲偶特第三子也屏羅氏憂憂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

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其後將立蕩子班為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不從竟立班李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時李驥歿以其子壽為大將軍班字世文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嗣位焉李期字世邈雄第四子也壽字武考遂以咸康四年僭稱位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閼氏無子驥殺李鳳為壽納鳳女生勢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

卷十九

卷十九

十八

殷散騎常侍常璉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督堅走至晉壽然後遙降文於溫溫解其縛焚其視還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於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卒於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本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李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

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與良將亦不就舉秀異同以疾辭州郡不聽中護軍切徵拜中軍騎督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任俠好濟人之難與六郡派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饑病者庠常營護至蜀趙厥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長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後涼呂光

晉

卷十九

十九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傳類咸推爲主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符堅舉賢良除美陽令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從王猛滅慕容暍封都亭侯堅既平

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度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領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光乃進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樂黠胡王晉所未賓者皆來歸聞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王門已西諸軍事光既平龜茲有蜀焉之

晉

卷十九

二十

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秃髮思復捷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枋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光出擊破之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立世子紹爲太子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纂字永緒光之

展長子也光成呂紹秘不發喪集排闥入哭紹懼屬
集所害以位讓之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集宜
早除之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豈忍行之超曰陛下
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集見紹於港露堂超
執刀侍紹曰集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
會周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造尚書姜紀
密告集集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
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
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因抽劍直前斬集於中額集左

辱爲婢妾遂歎歎悲泣集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
於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集集遣力士
康龍拉殺之集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
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
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相袒
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
因引超及其諸臣譙於內殿呂降屢勸纂酒已至昏
醉乘輓車將超等游於內至現華堂東閣車不得過
纂親將賓川路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
纂下車擒超超刺纂胸臂奔於宣德堂川屬與超格
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
軍魏益多人斬纂首以徇僞已西公呂他隴西公呂
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明公以懿弟之親投弋而起何
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超
弟逸右寵於緯說緯降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
立明公耳緯信之與超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
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恭殺羅什子曰所胡奴頭羅
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

慕容字末基光弟寶之子也超既殺纂讓位於隆
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
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封安定公魏安人焦朗還
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明
公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
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姚興乃遣使來覲履實
禿髮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
多齎珍寶請迎於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步騎四萬
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隨難東還至

晉

卷九

十三

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
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為興
所誅呂光以孝武大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
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晉五胡列傳卷之二十

西燕慕容冲

西燕慕容冲既得長安畏燕王垂之疆將軍韓延因
衆心怨冲殺之立將軍段隨為燕王慕容末殺段隨
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為帝
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兵不敢進乃築燕熙城而
居之末虎弟之孫也於是長安遂為姚萇所取已而
西燕又弑其主忠而立慕容末後燕王垂攻拔長子
殺西燕王末得所統七萬餘戶而西燕亡

晉

卷十

後燕慕容垂

慕容垂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
十慕容儼即位以垂為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
及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
垂懼禍奔於苻堅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
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
華陰五百戶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
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為
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譖國士之禮

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磨數歸我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番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推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送番時堅子丕先在鄴及番至丕館之於鄴西會丁令翟斌謀逼洛陽丕乃配番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氏騎三千爲番之副番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番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番反形已

晉

卷三

三

露可悉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番獨待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番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爲亡虜也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番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燒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東至二十餘萬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濟自石門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於并州於是番定都

中山卽位改元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番在位十三年而歲次時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弑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卽位唐固寶之庶子慕容盛而熙又番之少子也慕容雲寶之養子也

西秦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堅爲姚萇所殺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

晉

卷三

三

州牧軋歸國仁弟也符登遣使署軋歸假黃鉞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進封梁王會登爲姚興所殺呂光率衆十萬將伐軋興潛師繼發軋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於是送熾幣兄弟於西平軋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軋歸歸義侯遣軋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旣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於寢內軋歸甚惡之姚興慮軋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留爲主客尚書以熾幣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籍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

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於磧嶺山以擾之熾磐攻剋
抱罕遣使告之軋歸遂如抱罕留熾磐鎮之軋歸
衆三萬遷於度堅山群下勸軋歸稱王軋歸以寡弱
弗許軋歸敗於五溪有梟集於其手甚惡之六年爲
兄子公府所弑熾磐軋歸長子也初軋歸爲姚興所
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熾磐
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卒于墓末嗣
僞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
十年僭位至墓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書

卷五

四

北燕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
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末嘉之
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
爲將軍未滅跋東徙和龍家於長谷初跋弟素弗與
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
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
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
弗秘之熙怒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

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於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
爲避路遂與萬泥等二十二入結謀跋與二弟乘車
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
熙立高雲爲主雲署跋爲使持節武邑公雲爲其幸
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
李柔謂跋曰此立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於是奮劍
而下柔斬班於西門泰殺仁於庭中衆推跋爲主於
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於昌黎而不徙舊號
卽國曰燕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

書

卷五

五

馮素弗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時人未之奇惟王
齊異焉曰撥亂才也弱冠自請慕容熙尚書左丞韓
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
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
素弗徑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

曰吾遠來騁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爵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跋之七年卒跋哭之哀慟

秃髮烏孤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烏孤卽思復魏之子也及嗣位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其將石真若問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不如

書

卷十

六

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隙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西平王曜其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軍實荷來伐戰於街亭人敗之降光衆都湟河澆河三郡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遣僞檀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

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族弟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卽僞位利鹿孤雖僞位尚臣姚興及僞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姚興遣其尚書郎常宗來觀榮宗還長安言於興

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類僞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欽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僞檀遣其鎮比領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僞檀於是僞卽涼王位僞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尾

書

卷十

七

及太中令景保諫僞檀不聽議欲西征乞弗孟登諫僞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遂引師而西衆多逃遁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遂歸熾磬惟陰利鹿隨之僞檀至西平熾磬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歲餘爲熾磬所燒時年五十一

南燕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符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德還次棗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

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不納德乃從番如鄴及番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番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立德爲冀州牧鎮鄴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於薊德乃自鄴徙於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蜀秦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十戶十餘萬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叡之所營山川阻峻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此亦兩漢之關中河內也德大悅引師而南交州北鄴都縣悉降置守宰存問高年軍

舊

卷二十

八

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進據琅琊徐充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瑯琊而北迎者四萬餘人諸郡皆承檄降於德德遂入廣固四年卽皇帝位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等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子也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王公內外無不畏憚劉裕率師討之超被擒國滅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臨難對敵知勇兼濟果進奇策德用之頗中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於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橋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昭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開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

舊

卷二十

九

舊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及超嗣位政出權嬖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司空鞠仲失色謂孚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暮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於家時年七十一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廬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

畧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
賻會伯父趙弼從呂光征河南光先軍大敗趙弼言
於兄羅仇曰主上軍敗將成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
經成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
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
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
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寶融
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
時之志使三父有恨黃泉聚威稱萬歲遂斬光中田

卷三

十

護軍馬遜臨松令并祥以盟一句之間參至萬餘屯
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涼州牧
建康公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
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口
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
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
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
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追窮寇弗追
業曰一日縱敵悔之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

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
無謀所謂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
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業僭稱涼
主以蒙遜爲尚書左丞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蒙
遜告衆曰段公信譏多忌遂斬之蒙遜率步騎三萬
伐禿髮傉檀傉檀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進擊敗之
蒙遜遷於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卽河西王位後八年
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歲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
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擒

卷三

十一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
宗室封樓煩公爲丁零中郎將雜據肆廬川爲代王
猗廬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部落復爲諸部之
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父衞辰入居塞內符
堅以爲西單于屯於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
地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侯提距戰爲魏所敗執
辰殺之勃勃乃奔於叱干部叱干佗斗伏逆勃勃於
魏佗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

曰烏雀投人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
佗斗伏懼爲魏所肯弗從阿利潛遣勁勇募勃勃於
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弁于弁于以女妻之勃勃身
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
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逾於
勳舊與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興
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
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頃之以
爲持節安北將軍鮮卑杜喻獻馬八千匹於姚興濟

書

卷三

十二

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
襲殺沒弁于而弁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
王大單于於是侵掠嶺北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
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
髮僭檀僭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姚興鎮北
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
幽朔今將應運而興卿以爲何如買德曰今秦政雖
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計而後舉勃勃善之拜
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內敗元爲鳳翔以叱于阿利

領將作大匠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
匠必有灰者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
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
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下書
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奴氏音殊中國故從
毋氏爲劉子而從毋之性非禮也朕將以義易之帝
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
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
鐵皆堪伐人又攻姚興將魏達於杏城二旬剋之遣

書

卷三

十三

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笑謂群臣曰劉
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畧姚泓豈能自固
俄而劉裕滅泓入於長安遣使遣勃勃書請通和好
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
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荅裕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
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旣而勃勃還統萬
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
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
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

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勃勃善之以子瑄都督南伐長安降者屬路於是勃勃大饗將士於長安僭卽皇帝位群臣勸都長安勃勃曰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絃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邇未見此耳其下咸口非所及也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在位十三年以宋元嘉二年歲次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涼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晉有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

卷三

十四

國

孫恩附

孫恩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爪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爪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及泰爲道士所誅其從子恩遂逃入海衆聞泰死皆謂蜺蜺登仙故就海中寶給恩恩聚合

亡命得百餘人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宮內史王凝之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八郡一時俱起皆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朝廷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恩問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去朝廷乃以徐州刺史謝琰爲會稽內

卷三

十五

史戍海浦恩復入餘姚破上虞冠邪浦害諸瑛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恩復還海於是復遣牢之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濱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決口敗雅之軍牢之進擊恩恩復還於海轉寇扈濱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劉裕總兵緣海距戰恩衆乃敗狼狽赴海尋又集衆北寇廣陵陷之復浮海而北劉裕躡之累戰大敗由是衰弱沿海而還裕亦尋海要截之復大破之於扈濱恩遂遠避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爲臨海太守辛景所

破窮蹙自沉於海而死妖黨及妓妾等皆剖之水仙
投水從死者以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元
興二年循寇東陽劉裕討循循窘急遂逃於海乃泛
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而自攝州事號平
南將軍遣使入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震乃權
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北伐循所署
始興太守徐道覆循姊夫也勸循乘虛而出初道覆
欲裝舟艦使人伐材於南康山詐云將下都貨之後
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郡中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
賣衣物市之如是數四故船版大積及道覆舉兵按
賣參而取無敢隱者乃并力裝船旬日而辦遂寇南
康害鎮南將軍何無忌連旗南下戎卒十萬舳舻千
計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州逕至江寧道覆素有
膽次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
舟而上數道攻之循不能聽道覆以循無斷乃嘆曰
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
下不足定也後竟爲裕所敗

南北朝

馬維銘曰吾觀南北朝諸君無甚相過者劉裕道成
並有膽略亦多助勢蕭衍之潛謀起兵何勇也而
捨身佛寺畢命降虜又何怯也若乃霸先之討侯
景擒王僧辯以其時則可矣雖欲不王得乎當是
時六抵北朝雄長出南朝上如北魏元宏誠賢君
也其餘多敢殺伐恣暴虐耳民生丁此犬羊之風
穢誰其浣諸

南北朝史書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平原後學徐元星校

南北朝者南朝則自晉朝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之梁梁傳之陳北朝則自諸國併於魏魏後分為東魏西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然後南北混為一

宋高祖武皇帝 在位三年 永初 壽六十七

附北朝魏

魏太武帝元帝拓跋嗣 泰常
其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 登國

南北朝

卷一

皇始 元興 天興 天隆 天賜
拓跋嗣 永興 神璽 諸年號俱在 泰常
之前

高祖姓劉名裕字德興彭城人世紀相傳為漢楚元王交之後交十六世生靖靖生翹翹生裕裕生而母死父僞居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字小字寄奴仕晉為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建國號宋裕素貧時人莫知惟瑯琊王謐知之裕常負刀造社錢三萬被逮執不得脫謐代之偵故裕德謐後裕伐荻新洲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聞

南北朝

卷一

二

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攜藥裕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藥傳之耳裕曰王何不遂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走裕遂收藥而反以傳金創無不立驗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數千裕與戰所將人多死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篡位遷晉主於潯陽桓脩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私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亦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為人下修尋還京口裕以此託疾不與脩偕行而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矣玄聞義兵起懼而謂所親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舊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也時衆咸推裕為盟主庾中裕鎮石頭立留臺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命尚書王琨率百官奉迎乘輿初晉陵人蕭叟善相術桓修令相裕當得

州不叟曰當得邊州退而告裕曰君相貴不可言裕笑曰相若准當用君爲司馬至是叟詰裕裕遂用焉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追及玄大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益州督護馮遷斬玄而桓玄滅晉主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之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瑯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

南北朝

卷一

三

燕慕容超貪婪不知遠計必不能守險清野矣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算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慕容超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固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求

救於秦秦王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惡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於洛陽若晉軍不退卽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裕以所言告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敵耳若廣固未下羗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通設此言邪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羗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進攻獲超送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廬循反廣州循孫恩妹婿也時裕將鎮下邳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次於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大喜四月裕至都於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鎮南將軍何無忌又與循衆徐道覆戰死孟昶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還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安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

南北朝

卷一

四

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議者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洩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氣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或可冀也戊午裕移鎮石城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則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果泊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於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

南齊書

卷一

五

果爲孫處所破循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叛而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患疾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知毅終爲異端遣參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而劉毅破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往伐譙縱求救於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謂齡石資名尚輕難重任

裕不聽卽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誠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隨其計今大衆宜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因函書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喜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圍城縱棄城走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死譙縱叛而成都

南北朝

卷一

六

平初裕平齊卽有定關洛意遇盧循反故止至是關雒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十三年衆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泓而關洛平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聞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遂代晉國號宋三

年宋主殂葬蔣山謚武皇帝裕微時耕於甬徒至受命耕耨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之而問不覺有慚色考武大明中壞宋主所居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上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傳宋主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

常陽王 在位一年 景平 壽十九

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所爲多乖失徐羨之傅亮謝晦廢爲營陽王復弑之

南北朝 卷一 七

文帝 在位三十年 元嘉 壽四十七

附北魏

魏世祖太武帝肅始光神龜神龍
魏延和太延魏太平真君興安

文帝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及廢營陽王乃迎立之後爲太子劭所弑先是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而立者應在廬陵王義真乃先奏廢爲庶人又殺之義隆至建康卽位三年殺徐羨之傅亮誅謝晦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於其職守宰以六蕃爲斷惜其不自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

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致有于劭之禍云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許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果卽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祭之乃止及潘淑妃生始興王浚袁皇后悲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潘淑妃懼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王道育自言能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潘惑之劭潘多過失數爲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

南北朝 卷一 八

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宋主像埋於倉章殿前劭補天與爲隊主宋主讓之鸚鵡先與天與通恐事泄白潘潘殺之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白其事宋主大驚卽遣收鸚鵡遣中使切責劭潘劭潘惶懼陳謝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嚴道育之亡命也搜捕甚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潘至京口潘入朝復載還東宮捕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宋主乃命京口送婢須至檢覆欲廢太子劭賜潘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

尋漢魏典故潘淑妃以告潘潘馳報劭劭乃謀爲逆

焉

武帝 在位十一年 孝建 大明 壽三十五

附北魏 太安 和平

武帝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子劭遂卽帝位帝機警勇決文章華贍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秃筆書自免奢慾敗度待諸弟如讐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葢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遇凡昏睡或

南北朝

卷一

九

外有奏事卽肅然聲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情及子業立恭與宗奉璽綬傲情無戚容與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廢帝 在位一年 景和

廢帝名子業武帝子旣卽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壽寂之等絀之

明帝 在位八年 泰始 泰豫 壽三十四

附北魏

顯祖獻文帝弘 天安 皇興
高祖孝文帝宏 延興

明帝名彧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

帝被誅大臣迎立之暴虐諸王宋子孫盡矣

蒼梧王又名後廢帝 在位五年 元徽 壽十五

蒼梧王名昱字德融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或以陳太妃賜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舍或晝卧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篴執管便韻性好殺一日不殺則惓然不樂端午太后賜扇昱嫌其不華令太醫煮酖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

南北朝

卷一

十

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掖禽昱曰汝語大有理後爲蕭道成所絀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王

順帝 在位三年 昇明 壽十四

附北魏 太和

順帝名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蒼梧王被絀蕭道成迎立之復爲道成所絀道成勒兵入宮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育王家遂被絀而宋亡矣

南北朝史書纂略卷之二

齊太祖高帝 在位四年 建元 書五十四

附北魏 泰和

太祖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相傳爲漢蕭何二十四世孫帝姿表英異深沉有大量肩有赤誌如日月狀宋時在軍中久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爲天子故明帝疑之及蒼梧王卽位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元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潯陽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

南北朝

卷二

一

乘我無備請頻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卧以安衆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呈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斬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傳言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惡謂車

主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

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許稱休範在新亭士庶

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

得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戮死屍在

南岡下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

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覲入百姓緣道聚觀曰

全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蒼梧漸行兇暴屢欲害

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卧裸

袒蒼梧立道成於室內拈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

南北朝

卷二

二

道成神色不變歛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棚何如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表衆褚淵謀廢立衆不從道成命王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王夫等弑之而立順帝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代宋建元元年道成卽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爲汝陰王仍弑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死齊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

品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
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
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

武帝 在位十一年 永明 壽五十四

附北魏 太和

武帝名順字宣達高帝長子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
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
之世百姓豐樂盜賊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
言恨之未能盡遣順祖太孫昭業立還詔竟陵王子

南北朝 卷二

三

良輔政蕭齊知尚書事務中書郎王融自恃才地三
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嘆曰爲爾寂寂郊
馬笑人行過朱雀桁聞人爭路喧湫不得進捷車壁
嘆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
學特親厚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會太孫來
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其伏不得進頃之齊
主復問太孫所在召大以朝事委僕射西昌侯寶融
以子良兵禁諸門寶聞之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驚曰
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

融知不遂釋服還省嘆曰公誤我矣齊主昭業性辨
慧美容止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惡與左右群小共求
食同卧起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
御之昭業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閣淫宴諸宮侍疾
居喪憂容號毀裁還私室卽歡笑譁飲常令女正禮
祀速求天位世祖不知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
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大飲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
奏諸樂卽位十餘日卽收王融下廷尉融求援子良
子良憂懼不敢救

南北朝 卷二

四

明帝 在位五年 建武 永泰 壽四十

廢帝蕭林王昭業 隆昌
海陵王昭文 延興

附北魏 太和

明帝名鸞字景栖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廢海陵王
而自立初鸞謀廢立引兵入雲龍門昭業聞變猶爲
手勅呼蕭湛謀引兵入閣昭業拔劍自刺不入與接
面出行至西弄結紼追廢昭業爲魯林王迎立新安
王昭文卽位封鸞宣城郡公鸞殺鄱陽王綽等七人
鸞自爲太傅進爵爲王又殺衡陽王鈞等四人廢其

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高武子孫猶有十王齊主疾甚欲盡除之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齊主性猜多慮深信巫覡列太子寶卷立寶卷即位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入中大夫羊闇入臨無髮俯仰憤脫寶卷輒哭大笑謂左右曰死為啼來乎

東昏侯 在位二年 永元 壽十九
附北魏 人 世宗宣武帝恪 景明

東昏侯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也為蕭衍所弑
南北朝 卷二 王

寶卷嬉戲無度不與朝士相接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成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卒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不敢自保委任羣小誅諸宰臣又鑿金為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大虐無道大臣恐懼乃謀應蕭衍遂被弑

和皇帝 在位一年 中興 壽十六

附北魏 景明

和皇帝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禪位於梁居

姑熟尋殂初東昏之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前鋒諸軍事及蕭穎胄卒蕭衍遂代齊廢寶融為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飲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招馬

卷二

六

南北朝史書纂略卷之三

梁高祖武帝 在位四十八年 天監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通 太清

附北魏 景明 正始 永平 延昌 神龜

魏高祖 孝文帝 宣武帝 元子攸 永安

魏節閔帝 恭 普泰 魏元朗 中興

東魏 孝靜帝 善見 天平 東魏 興和

東魏 武定

高祖諱行字叔達蘭陵人姓蕭氏齊之疎族也按世

南北朝 卷三

紀梁與齊同出蕭何二十四世孫整整生館生嗣

子嗣子生道賜道賜生順之順之生衍母張氏見舊

蒲生花旁人皆不見吞之已而生衍衍生而有異光

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身映日無

影有文在右手曰武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

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

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

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行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

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號曰八友齊明帝將廢齊林

每與衍密謀及齊明即位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

曲但乘折角小牛車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

是齊明崩遺詔以衍為都督雍州刺史衍至襄陽乃

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為舟船之備二年

冬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為王

天監元年衍自立為帝國號梁八年魏取梁三關十

六年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又詔以宗廟

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為之普通五年魏有六

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是年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

南北朝 卷三

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

元年再舍身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

六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為四衆講涅槃經

群臣以簋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

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謚曰昭明年三十一初葬

丁貴妃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蠟鷄

及諸物埋於墓側後梁主聞之遣檢掘得鷄物大驚

悉誅道士等以故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大同三

年修長于寺阿育王塔時王侯子弟多騎馮不法上

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止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子詹事何敬容嘗於玄圃見太子自講老莊嘆曰昔西晉祖尚玄虛故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遂爲所弑武帝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六藝閒備恭登逸品陰陽綿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清信佛道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

南北朝

卷三

三

諸經義記數百卷瞻覽餘閒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聰衆常萬餘人

簡文帝 在位二年 大寶 壽四十九

附北魏北齊

魏大統 東魏武定
北齊天保

簡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爲侯景所制旋見廢帝幼而聰慧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信求面試覽筆立成武帝歎曰我常以東阿爲虛今果然矣及長器宇寬弘時時目之入讀書十行俱下辭藻麗發然傷於輕靡時望高既見廢自知不久指所居

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靡溺死於此後王儻與彭獨王脩纂進觴而前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臣上壽簡文笑曰已禪位何得言陛下遂盡辭謂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此既醉而寢萬進土囊遂死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死太子神明端凝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主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君囚泥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

南北朝

卷三

四

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 在位三年 承聖 壽四十七

附

魏主欽
天保

元帝名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一目眇及簡文被弑乃卽位於江陵會西魏入寇帝出降尋被弑初太清二年侯景叛舉兵圍臺城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繹移檄討侯景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

卷三

五

7

議於

扭位八年

天定

乾明 齊肅

孝昭帝

陽開皇七年

南北朝

卷三

六

南北朝史書纂略卷之四

陳高祖武帝 在位三年 永定 壽五十九

附 梁太平 魏恭帝 周宇文孝愍帝

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
姓陳氏漢太丘長寔之後寔玄孫晉太尉準準生匡
匡生達永嘉中南遷爲丞相掾出爲長城令悅其山
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
焉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爲丞相掾
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弼生校尉鼎

南北朝 卷四

生侍郎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
常卿道巨巨生皇考文繼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
生少儼儼有人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
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
明達爲當時推服嘗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
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初仕鄉爲里司吳興太守
蕭映甚重之以爲參軍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及中
州震恐以爲交州司馬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冬
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將

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授霸先東楊州刺史三年

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進

霸先位司空及魏平江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

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

而齊適送貞陽侯明還王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

九月霸先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自城

北踰入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

安王卽位太平二年霸先代梁卽帝位國號陳子昌

頃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乃

南北朝 卷四

召臨川王僧嗣位

文帝 在位七年 天嘉 天康 壽四十五

附 周高祖武帝 齊武帝 齊河清

文帝諱蒨字子華武帝兄始興王之子少沉敏有識

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愛之嘗稱吾家英秀武帝

受禪立爲臨川王武帝討王僧辯帝總軍政與謀武

帝前以己子昌出質於周屢請不還乃徵帝承統起

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一夜內刺

閹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遣人伺漏傳義殿中

者令投簀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強苦如此

臨海王廢帝 在位二年 光大 壽十九

附 周天和 齊天統 後梁天保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文帝嫡長子也永定二年拜臨川王世子三年立為皇太子文帝崩嗣位性仁弱國柄歸於安成王項項廢帝為臨海王而自立

宣帝 在位十四年 太建 壽五十二

附 周天和 齊武帝 周建德 宣政 齊高祖 後梁天保 齊初主 恒承光 周大象

南北朝 卷四

三

宣帝諱項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少寬容多智畧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平侯景鎮京口永定元年襲封始興郡王廢帝即位拜司徒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后黜廢帝為臨海王以帝入纘皇統是時淮南之地並入於齊帝志復舊境思及侵地強弱之形既異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略地遂至江際

附 隋開皇

後主 在位七年 至德 禎明 壽五十三

後主名叔寶字元秀宣帝子也初隋文帝篡周甚敦隣好太建末隋兵大舉問宣帝崩乃班師仍遣使赴弔脩敵國禮書稱名姓頓首而後主益驕荒於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嬖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隋文帝謂高穎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曰吾將顯行天誅即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來討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韓擒虎率眾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既見隋文帝給賜甚厚令班同三品每預宴為不奏吳樂恐傷其心監者言叔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終日沉醉罕有醒時

文時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壽官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中人密啓告慧叔寶正飲酒初不之省高穎至猶見啓在狀下尚未開封初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自言於陳主從之總遂與叔寶爲長夜之飲養良姊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云

南北朝

卷四

五

南北朝史書纂略卷之五

北魏

北魏本名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晉惠帝末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爲匈奴所圖索頭單于倚耽遣軍助騰懷帝末嘉三年驍弟廬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棲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廬爲援乃上言廬兄聰有救騰之功宜以其地處之又上表乞封廬愍帝初進廬爲代王廬死子勿部落分散廬孫什翼犍壯勇衆復附之其後爲符堅所破執還長安堅敗乃復北歸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知而匿之嘗討西部流矢中目旣而獲射者什翼犍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也犍死孫珽代立是時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垂死子寶嗣珽自率步騎四萬餘襲取并州又攻常山拔之常山以東諸郡縣皆附於代惟中山鄴信都爲燕珽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攻急攻則傷士久圍則廢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進攻信都信都降遂圍中山寶奔龍城珽遂入中山遣別將取鄴慕容

容德自邾奔滑瑤瑤遂王有中州改稱曰魏而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瑤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瑤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瑤乃戒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瑤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之妾與瑤子清河王弘通王因欲殺瑤令萬人爲內應瑤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瑤死次子齊王嗣代立國號泰常瑤瑤爲道武皇帝宋永初三年克滑瑤又克虎牢嗣死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國號

南北朝

卷五

二

始尤神勇神龍延和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鬪恐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初赫連勃勃築城號統萬至是歲伐夏渡河捨輜重以輕兵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燾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今以輕騎直抵其城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遂行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勃勃尚堅守燾退軍遣騎五千西掠居民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攻之勃勃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燾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生擒夏主

赫連昌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宋元嘉十七年魏號太平真君元年也元嘉二十二年燾誅沙門毀佛宇佛像二十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二十八年燾掠民戶燒邑屋去凡破南交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稱計丁壯卽加斬截嬰兒貫于槩上樂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明年魏主燾爲宗愛所殺謚爲世祖太武皇帝孫濬嗣立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代立是爲顯祖文惠

南北朝

卷五

三

帝改姓元氏弘勤於爲治賞罰嚴明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遂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弘自爲魏太上馮太后怨太上嘗行鳩毒而自臨朝稱制太后殂宏乃行三年喪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謏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九月至洛陽請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宏大怒策馬將

出安定王休等復懇勸泣諫宏乃諭群臣曰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論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是年齊蕭鸞弑其君而自立宏謀大舉伐之至壽陽衆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南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二十一年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縣貯火密使人於深處

南北朝

卷五

四

置之戒曰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火既就起不辨淺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傳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是年蕭鸞死魏聞齊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侵魏宏自將禦齊師還廂於穀塘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魏主弘患癰宏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弘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戚內切於心文明太后以宏聰聖將謀廢宏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

朝召禧將立之賴元丕等固諫乃止宏亦不憾慙念諸弟如初宦者講宏於太后太后扶宏數十宏不自申明聰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每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脩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刻令平也巡幸淮南如在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淮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好爲文章自太和一年已後詔冊皆宏文也少善

南北朝

卷五

五

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膂骨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在位二十九年爲高祖孝文皇帝次子恪代立爲世宗宣武帝辛咸高澄等用事在位十六年而崩立爲肅宗孝明皇帝年始六歲胡太后臨朝后淫穢日甚遂鴆殺朗而立臨洮王世子劄劄在位十三年壽十九歲爾朱榮舉兵而入立孝文姪子攸爲敬宗孝莊皇帝而沉胡后及劄於泗水及子攸誅榮爾朱世隆乃反與爾朱兆共立長廣王曄遷于攸於晉陽弑之子攸在位三

年世隆又以曄踈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亦孝文姪也時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以恭神采恐後難制又廢之而立脩爲武帝恭在位一年遂遇弑武帝脩孝文姪孫時高歡專恣脩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脩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追之不及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於洛陽遷於鄴爲東魏東魏靜帝善見高歡立之在位十七年爲高洋所篡善見力能挾石獅子以踰墻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盡臣禮高澄嗣位南北朝

卷五

六

魏鼎爲後周夫歡之與泰固有彼善於此者然不遇六傳二十八年而併於後周後周凡五傳二十五年而隋取之蓋皆拓拔氏之餘燼也

北齊高歡

南北朝

卷五

七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沉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不加羈絆剪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附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華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兆歡乃以書諭兆言不且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

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
擬圖右兆擬并州仲達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大小二
十六反誅夷大半爾不可止兆問計於歡歡曰六鎮
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
其帥則所犯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
勸請用歡歡奉敕允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叔輩
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罔
上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
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

南北朝

卷五

八

陳部分於是士衆咸悅咸願附從將出隘口倍加約
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下步牽馬魏晉
泰元年歡遂擬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
閔帝欲羈縻歡乃白封歡爲渤海王徵使入覲歡辭
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又
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僞
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人
號哭歡諭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
徵召直向面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

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惡計須推一人爲主
乃可衆顧素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萬衆無刑法終
自灰滅今若以我爲主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
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也衆皆頓頤曰死生惟命
歡乃推牛養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於信都
抗表罪狀爾朱氏永熙元年進拔鄴城據之爾朱兆
責歡肯已歡曰木燄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
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
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

南北朝

卷五

九

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
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
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
兆等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廢節閔而立修修卽位
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遂酹節閔帝於門下外
省又殺其故主暉而帥師北伐爾朱兆大掠晉陽北
保秀容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
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
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

日一夜行三百里永熙二年正月竇泰奄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兆自縊死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休宇文泰歡入洛乃止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軍國政務皆歸於歡天平五年歡卒

文襄澄歡長子也歡卒澄嗣爲大將軍東魏主與祠部郎中元瑒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及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閹臣及君不聞君反臣王

南北朝

卷五

十

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床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而澄先爲其下所殺文宣高洋歡第二子也初高澄死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殂似是天意及洋將赴晉陽入辭魏帝見之失色曰此人又似不能容吾不知死所矣於是徐之才盛言宜受魏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洋乃鑄像以下之一寫而成洋意遂決

及篡位留心政術故宰相楊愔得盡匡贊之力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馳酒肆行淫暴無所不至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因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後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十月殂太子遂卽位以常山王演爲太師以長

南北朝

卷五

十一

廣王湛爲大司馬未幾演啓太皇后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令演入纂大統太后戒演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卽位立世子百年纔五歲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演乃徵濟南王如晉陽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因出獵有鬼驚馬墜地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托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詔以嗣子冲眇可徵長廣王湛繼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卒湛卽位封

百年爲樂陵王既而白虹圍日再重齊主欲以百年厭之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齊主令左右亂搗又令拽之連堂以行且搗且拽所過血遍地氣息將盡乃斬棄之池中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奉不可開后主綿號無愁天子周武帝伐齊執諸將歸殺之夷其族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其先出自炎帝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免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爲主遂總十二

清書

卷五

十二

部落世爲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王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爲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爲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猷侯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封玄菟公天興初魏遷豪傑於代郡陵隨例徙居武川卽爲其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顓顓生肱肱生泰仕魏南清江漢面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提伊瀝遂擅威權行廢立泰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後又隨爾朱榮

南北書

卷五

十五

遷晉陽後又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既而從岳入關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朝政泰請往親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詭陳忠款苦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阨其要害西韓氏寇北撫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而次平涼表泰爲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衆而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之泰至平涼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魏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泰志在討悅而未獲朝旨大衆未集因假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帝因詔泰爲大都督統賀拔岳軍泰乃責悅以殺賀拔岳遂引兵上隴悅遁走泰命原州都督追悅斬之傳首洛陽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

歡通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不能渡河決戰緣津據守大事去矣卽以都督趙貴從別道趣并州都督李賢將精騎赴洛陽會武之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乃奉魏帝都長安魏帝閉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醺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南北朝

卷五

十四

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率軍應之及高歡戰於印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高歡卒侯守玉壁歡圍之五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而降梁十六年泰始藉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調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糈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乃

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齊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於涇州以事屬其姪宇文護世子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備好古凡所施設皆倣古而爲之

閔帝諱覺泰第三子篡西魏卽位未一年宇文護弒之而止毓

明帝改元武成在位四年宇文護憚之復進毒番沒

南北朝

卷五

十五

口授遺詔曰朕子幼未堪當國魯公邑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弘我周家必此人也遂卒

武帝邕泰第四子也卽位十年誅宇文護初周主每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謂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諫未畢周主以玉珥自後擊之護踣於地直入斬之并收護子弟親黨皆殺之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十四年召諸將諭以伐齊親帥軍六萬克晉州

十二月又率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戰有司請換馬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大軍次并州齊主走鄴并州平乃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復帥六軍趨鄴圍之禽齊主詣行臺州鎮悉降明年遣將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徽等是年前年三十六帝自誅護之後始親萬機用法嚴整羣下畏服布袍布被無金寶之飾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動

南北綱

卷五

十六

苦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躬在行陣果決能斷故能得士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欲遂平突厥定江南而不幸死矣
天元卽位昵近羣小逞奢欲攝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杖在位十年卒而楊堅爲大司馬堅天元后父也
靜帝立二年楊堅弑之而篡其位

南宋列傳卷之一

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昔人也世居京口初爲瑯琊府王簿武帝尅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卽馳召馬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議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

南宋

卷一

一

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楊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補劉毅等不欲帝入穆之勸帝便可入朝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廬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推重帝愈信伏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譖皆一一以聞人或譏之穆之曰我家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

國羽欲叛也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達願公留意帝既不能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大既足有所包其執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還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帝面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穆之厚爲之備帝還長人伏誅帝

南宋

卷一

二

北伐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諸稟盈階滿室目覩詞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贈舉又言談賞笑矚目旦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賸生多關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頻駕關

中經略趙魏間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產乃馳還彭城及帝受禪每嘆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追封南康郡公諡曰文宣

孔靖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閻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右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起爲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夢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旣而失之還山適見帝進入

南宋

卷一

三

文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爲然時虞嘯父爲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司馬不得乃出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會稽內史使齋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問舟夜還至卽叩扉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爲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

八年復爲會稽內史十年復爲右僕射宋臺勅建以爲尚書令辭事東歸帝餞之賦馬臺百條成賦詩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謫累年不受幾子靈符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搆遣吏鞭殺之二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靈符弟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璿之

殷景仁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

南宋

卷一

四

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文帝元嘉六年章太后所生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爲非上從之丁母憂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踰已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更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

康納湛言毀景仁文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和王體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問焉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床輿以獻

南宋

卷一

五

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楊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篤文帝謂不利枉州使還住僕射下省凡月餘卒子道弼位太中大夫道弼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

蔡廓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糾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起家著作佐郎後爲宋武帝太尉參中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素爲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

判于孝補御史中丞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亮每
事諮廓然後行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
吏部尚書廓因此地傳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
論不然不能自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美之美之曰黃
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脂懷自此以上故宜
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下木署紙尾遂不拜干
木美之小字也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
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
亮將進路詰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時亮

南宋

卷一

六

已與美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及文
帝仰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
廓曰卿受先帝顧命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
昆而以之北面免爲難也廓奉兄軌如父公祿賞賜
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
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
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
常云千載慕廓可平世公少子興宗

上卷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符堅
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符氏之
敗仲德年十七及兄敷同舉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
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
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
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
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逕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
號訖時仲德衣度水隨後得濟與敷相及度河至滑
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年餘仲德欲南歸乃棄

南宋

卷一

七

遼奔泰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乘火行百
許里以免晉大元未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
帝諱並以字稱敷字元德比土重同姓謂之骨肉仲
德聞王瑜在江南歸瑜接遇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
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元德果勁有計
畧宋武帝告以美舉使於都下襲玄事泄元德爲玄
所誅仲德竄走會義軍起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
出候帝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鎮軍
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驅戰輒破之盧循

寇逼衆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日投草莽則號令何以威物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長安平以爲太尉咨議叅軍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坐免官九年又復爲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壯河北所遇也十五年卒

到彥之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從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

南宋

卷一

九

廬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狼山縣子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而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及文帝入奉大統欲使彥之領兵前驅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徵爲中領軍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孚自結納彥之習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會檀道濟至晦延敗

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府事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爲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交州刺史竺靈秀棄軍伏誅明年夏起爲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仲度子抵

檀道濟

南宋

卷一

九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累遷太尉叅軍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長安平以爲琅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武帝不豫出爲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譏道濟入朝道濟屢陳不可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驕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卽位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

奔構羨之等弘亦雅伏之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至之明日誅之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而伐謝晦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北略轉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魏軍不敢逼道濟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以穰鬼還鎮壽陽劉湛彭城王義康謀殺道濟十二月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聞十

南宋

卷一

十一

三年春將還鎮會上疾重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伯承祕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魏人自是頗歲南伐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父休爲河東太守鎮惡以

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山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故名爲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寓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惡謂方曰若遣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壽春荆州頗請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裕伐廣固鎮惡時爲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即以署前部賊曹拒廬循有功封裕謀討劉劼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劼恩百鄉前發百姓皆言劼

南宋

卷一

十一

藩實上晏然不疑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東南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裕手書凡三函示劼劼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裕自來初劼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投劼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柘各塢進次澠池造故人方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澠

池令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時有白裕言鎮惡
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別取歸輦金
銀輦棄於垣側裕乃安置第二子桂陽公義真鎮長
安鎮惡領馮翊太守沈田子眺柳之捷威震三輔而
與鎮惡爭功害之裕稱帝追封龍陽縣侯傳國至曾
孫獻國除

劉敬宣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敬宣八歲喪母晝
夜號泣中表異之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

齊宋

卷一

十二

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毋灌像因
悲泣不自勝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牢之遣敬宣
襲恭敗之元顯以敬宣爲後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
爲亂牢之自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
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裕既累破秋賊功
名日盛敬宣深相惡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
轉元顯驃騎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荅元興元
年年之將許玄降敬宣諫牢之不聽玄既得志害元
顯廢道子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

期以明且爾日天霧府門晚開日肝敬宣不至牢之
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
玄禽乃縊而死敬宣奔喪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
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
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會宋武帝平京口
手書召敬宣卽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
劉毅之少人或以推傑許之敬宣曰當以陵上取禍
毅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尋爲江州大駭惋安
帝反正自表求解五年武帝伐慕容超與交州刺史

齊宋

卷一

十三

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建鄴敬
宣分領鮮卑獸班突騎置陣甚整尚書僕射謝混美
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
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
豈有非之邪毅出爲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爲長史
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退告武帝帝笑曰但
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南蠻刺史時帝面討劉
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事貽敬宣書約共
反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十

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爲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唐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卽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禪國除

劉懷慎

劉懷慎從武帝征討任徐州刺史爲政嚴猛以平虐徭功封南城男十二年帝北伐爲中領軍征虜將軍

南宋

卷一

十四

宿衛輦轂坐府內相殺免官景平元年進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絃而倒帝益奇焉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參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牛城永初中賜爵都鄉侯懷慎弟懷默江夏內史子孫登江陵內史孫登子亮少工力槓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

梁雍州刺史任在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

胡藩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鄉韓征虜軍事泰玄後軍軍事武帝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日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頗戰有功從伐劉劼劼當之荊州表求東還還楚鄴辭基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關帝出倪塘會殺蕭請殺之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徐達之敗沒帝怒卽日於馬頭岸渡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牛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

千方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卒謚曰壯侯

王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從祖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爲剡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遺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綬玄外甥鎮之爲所排抑以毋老求補安成太守毋憂去職在官清素妻子

南宋

卷一

十六

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標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後爲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遷祠部尚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

南宋列傳卷之二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景之玄孫也哀子弈撫安萬鐵並著名前史授子朗位東陽太守朗子重伯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暉暉約位至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和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卽命爲太尉參軍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卽日署刑

南宋

卷二

一

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廼止晦美風姿博瞻多通帝深加愛賞從征閬洛帝受命封武昌縣公及帝不豫與徐羨之傅亮桓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卽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遷有此授文帝卽位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

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土人多勸發
兵晦命周超爲司馬庾登之爲長史文帝誅羨之等
及晦子世休收囑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發自江陵移
檄建鄴言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聞檀道
濟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超其夜詣到彥之
降晦廼攜弟逃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遜肥不能騎
馬晦每待不得遠至安陸晦故吏戊主光順之檻送
建鄴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叅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
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晦女爲
南宋 卷二 二

謝瞻

謝瞻字宣遠一名曰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
文與從叔現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
罵之現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
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

行瞻不能遠遠自楚臺秘書郎解職隨從故爲柳建
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嘗爲宋臺右
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輒奏瞻謂晦曰
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更
離隔門庭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
曰安仁誦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公間
勲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
冠方之公間本自遼絕瞻欽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
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及還彭城言於
南宋 卷二 三

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
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帝欲以瞻
爲吳興郡又自陳請廼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
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永初二
年在郡遇疾不瘳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
汝遠出必生疑訪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
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婿羊
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白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
此卒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現族弟靈運

相抗靈運父煥無才能爲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現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贈曰非汝莫能通與晦贈弘微等共游戲使贈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贈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謝方明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冲字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殺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逸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

南宋

卷二

四

吳興人胡桀部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逸避之不從賊至被害初逸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逆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逸門生討嗣之等悉禽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數月葬送並畢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檗嶺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而真操無

改桓玄尅建鄴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卽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惟現方明鄒僧施蔡廓四人而已及現等誅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悅曰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並直置台鼎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竟無逃者

南宋

卷二

五

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陽尹轉會稽太守方明深達政體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

謝述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兄純在江陵純死劉毅事述奉純喪還都至而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述號泣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呼天幸而獲免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

諷中正迎為主簿景仁愛胞而憎述胞述兄也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累旬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長史薨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納焉述語子綜曰若此跡宜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也述有心虛疾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惟勸吾

南宋

卷二

六

退劉湛惟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三子綜約締結與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綜尚宋文帝長城公主兒死從廣州孝建中還都位至員外郎子騰

謝靈運

謝靈運安西將軍范之曾孫而方明之從子也祖玄父煥位秘書郎早亡靈運生而穎悟博覽羣書其文章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敗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及宋受命降公爵

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慨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攜扇與同非毀執政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徧歷諸縣勸逾旬朔郡事不復關懷所至輒寄意詩詠在郡一周稱疾去職以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志將終焉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士庶皆稱名勳一時作山居賦并

南宋

卷二

七

自注以誇其樂文帝再徵爲秘書監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獎延出還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負名輩又愧僅以文義見接多稱疾不朝或出郭遊百里外經旬不返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遂陳疾賜假東歸爲御史中丞傳隆泰免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顏川荀雍泰山羊璠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守會稽

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實靈運性無所推惟重惠連昔方明以何長瑜教惠連爲文章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專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飭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而門生從游者數百人鑿沼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去前齒下山去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三百餘輩太守

南宋

卷二

八

王琇驚謂山賊已而知靈運適安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當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顗遂囚靈運恣橫表其異志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以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詔收之遂與兵叛逸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木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下廷尉論死帝愛其才又以謝玄之後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路遇七人聚語

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掩禽內一人自陳不法群連靈運有司奏收之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冀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年四十九子鳳坐徙嶺南早卒鳳子超宗

謝弘微

謝密字弘微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風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瑛子也於弘微本服親

南宋

卷二

九

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義熙初裴蔚廷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恭惟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混聞而驚嘆謂國郎中令漆飢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比舍共之國侯既不屑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更少有所受比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瞻等才辭辨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聞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辨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

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
驟負氣阿容傳而無檢履仗才而操持不篤晦自知
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
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
六十必至公輔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有國
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
侍郎瑯琊王大司馬叅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
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瑯琊王線公主雖執意不行
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

南宋

卷二

十一

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萬僅役千人微經紀生業
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
公主降封東鄉君聰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
宇脩整倉庫充盛門徒不異平日田疇懇闢有加於
舊東鄉君嘆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
爲不亡矣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瑯琊王球爲
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闕蘇素逾
時文帝卽位遷尚書吏部郎叅機密尋轉右衛將軍
兄曜歷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感過禮

服雖除猶不啖魚肉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口不言人
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
庶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及東鄉
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如僮數百人應屬弘微
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胤素好博
聞弘微不取財物迺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
以還獻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有議以
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獻責舊物江海以爲
康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

南宋

卷二

十一

豈可導之使爭邪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弘微與瑯
琊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
曰今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王淡又次問弘微約曰
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子莊字希逸七
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殷
景仁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爲隨王誕後軍諮
議領記室元嘉中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
長史張暢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達布如此
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鐸獻赤鸞鸞詔

群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及帝踐祚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群臣博議莊議以爲拒而觀釁有足表強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辨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語莊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曰初孝武嘗賜南朱

卷二

十二

莊寶劔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晏問劔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於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遷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蒞人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三年坐疾免大明二年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覲之並補選職時河南獻舞馬詔群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卒於官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也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鳳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卑遷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伏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少帝卽位累遷始安太守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延之踈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恣憤延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頗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遇見帝嘗

南朱

卷二

十三

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朝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後爲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其疾馬因醉自上曰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孝武登祚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嘗與何遜同從上南郊僊於路上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

卷二

十四

輕脫恠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何公何以見呼爲公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遲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清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顧藻陸江左稱顏謝焉長子竣字士遜早有文義爲宋孝

南宋

卷二

十五

武帝撫軍主簿其被嘉遇峻亦盡心補益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薄諸議參軍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惟峻出入卧内斷決軍機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峻領選意多不行峻容視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誦詠歎笑荅之人言顏峻瞋而與人言謝莊笑而不與人言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貴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卽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峻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上自卽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峻諫爭懇切並無所迴避上意甚不悅遲求出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喪還都恩待猶厚峻彌不自安每封親故頗懷怨憤及王僧達被誅爲所援構臨死陳峻前後忿怒上遙使御史中丞庾嶽之奏免峻所居官賜死

沈懷文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聯句詩懷文所作尤美隨王誕領襄陽出爲後軍主簿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達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

南宋

卷二

十六

鸚爲妾坐鸚鵡與巫蠱事洩因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太子劾弒帝以爲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劾大怒會殷仲收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爲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皇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評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遷侍中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孝武嘗有事園丘未至

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懷文稱慶曰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笑稱善楊州移會稽念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惟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楊州徙居旣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直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

南宋

卷二

十七

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効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華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免官

繫劍十年既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
三子淡深冲

沈慶之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
作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躬
擣敵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敵之爲趙倫之征
虜叅軍慶之往襄陽倫之廼命于竟陵太守伯符板
爲寧遠中兵叅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畧每
擊破之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

南宋

卷二

十八

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
稱慶之忠謹曉兵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
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
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元嘉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
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
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逾兩將恐重辱王師
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
等難之慶之曰爲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太
子劭弒逆駿舉兵討劭密與慶之手書令弒駿

慶之求見駿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
視於是專委慶之慶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
神兵大明三年竟陵王誕反慶之將兵討誕初慶之
嘗夢引齒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
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四年西陽王劼復爲
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
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淩湖列門同開焉上
嘗歡飲嘗令群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辨手不知書每
將署事輒惓惓不識字上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

南宋

卷二

十九

書隨口受顏師伯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
領命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
賀常乘犢鼻無輿車謂人曰我每游殿田園有人時
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柳
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
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
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
際會榮貴至此惟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
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廢帝狂

恃衆勸之廢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大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渡江總統衆軍帝囚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廼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寤而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長子文叔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絕江夏王義恭支體應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喪廼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亦自縊昭明弟昭畧

南宋

卷二

二十

沈攸之

沈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元嘉二十七年襲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諸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嘆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明帝卽位以攸之爲潯陽太守南賊大帥劉胡屯潯湖以衆盛米繁流查及船復陽覆船順風流下攸之衆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麋米尋赴赭圻濃湖之平

也賊軍委棄寶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歛惟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搖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刺史蔡興宗未之鎮廼遣攸之權行荊州事順帝卽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刺詣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起兵高帝遣衆軍西討廼與第二子中書侍郎文和俱自縊死村人斬首送之

南宋

卷二

二十

沈演之

沈演之字台真吳興武康人也曾祖勣冠軍陳祐長史爲燕將慕容恪所隔不屈見殺祖赤黥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司馬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襲爵沈氏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遂知名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及彭城王義康出蕃劉湛等誅以演

之爲右衛將軍范曄爲左衛將軍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惟廣州刺史陸敬輿演之贊成上意及曄懷逆謀演之言之文帝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性好舉才中濟屈滯而謙約自持尋卒

三華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奮衛將軍父獻司徒左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獻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獻即聚眾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入爲官屬國寶既死因

附宋

卷二

五

舉兵以討恭爲恭恭遣劉牢之擊獻獻敗走不知所長子恭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獻相失投沙門釋曇未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未使捉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爲華行遲未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挾撻數十累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獻喪問服闋高祖北伐長安辟華歷職著稱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常引夾轂華出入乘車從者不過二三

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謂左右此由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車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爲司馬太祖入奉太統以少常見害疑不敢下華建議就徵太祖從之卽位以華爲侍中先是會稽孔賓子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之道賓子與華竝有富貴之願自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構於太祖賓子嘗東歸至金昌亭曰此弒君亭不可泊也華閉居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達業之等每切齒憤咤元嘉二年賓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知故宋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華以情事與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華嘗爲已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二十四歲追贈散騎常侍華從祖弟惠字令明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爲叔父司徒謚所知陳郡謝瞻嘗與羣從談論文史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宋武帝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冷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案

附宋

卷二

五

軍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
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
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嘗臨曲水風雨暴至
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曰宋國初建當置郎中
令武帝謂傅亮曰不可減袁曜卿乃以惠居之宋少
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以惠代焉人有
與書求官者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兄鑒頗
好聚飲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
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卷二

志

南宋列傳卷之三

王弘

王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
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爲會稽
王道子驛騎主簿珣頗好積聚及卒弘悉燔券書祖
玄尅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
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泣涕論者稱焉宋國建爲尚書
僕射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遷
開府儀同三司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
弘入朝文帝卽位遷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及徐羨之
等旣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元嘉五年
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
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誠以盈滿兼陳彭
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撰列藩弘由是因
自陳請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
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及弟曇首亡文帝
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歔常歛容而已旣而義康言
於帝曰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

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卒子錫嗣

王曇首

王曇首弘之弟也辟琅邪王大司馬時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時謝朓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卿弟何如卿荅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歸玩自非祿賜一豪不受於人爲文帝鎮西長史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房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以曇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及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曇首固辭七年卒年三十七文帝臨慟嘆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起侍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子僧綽嗣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累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託朝政

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甚勸令損抑

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及將廢立勸於東宮復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令僧綽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鐸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鐸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惟宜速斷帝竟不決後勸弑逆江湛在尚書省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勸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與江湛家書贓得僧綽所啓鑿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子儉事齊

南宋

卷三

三

王玄謨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世父業有知人鑒常曰此兒氣稟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襄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廣亮玄謨上表以彭城請以皇子撫臨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前鋒領蕭斌節度玄謨向

滑臺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畧盡蕭斌將斬之
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
當斌乃止遣代守碣礮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
碣礮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
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
因敗爲成臂上金創非金印之徵邪孝武伐逆玄謨
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加都督及南
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玄謨大破之封曲江
縣侯尋爲雍州刺史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宜加
南宋 卷三 四
并合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人間訛言玄謨
欲反時柳元景當權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
解衆咸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後遷徐州刺
史加都督時比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
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
嚴直不容從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
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
玄謨至屢表諫靜又流涕請緩刑去殺少帝大怒明
帝卽位禮遇益崇頃之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

八十二子深早卒深子績嗣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爲興
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從入討元
凶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
卽位進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及劉胡來攻將士
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將士不得妄
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書報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
之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

南宋

卷三

五

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忍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遇
其糧道賊衆漸饑劉胡棄軍走袁顗亦奔散興世遂
與吳喜共平江陵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
軍以疾徙光祿大夫尋卒

袁粲

袁粲字景倩海陽人也父湛楊州秀才早卒粲幼孤
祖哀之名之曰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
不足毋琅琊王氏太尉長史讓之女也躬事績紡以
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晬太讀書足不踰戶其

從兄顯出游要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歸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欲與顯婚顯父洵曰顯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卽位累遷侍中考建元年文帝諱曰羣臣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加

南宋

卷三

六

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歸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稱蒲慙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戲辱曰不能與侯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欲刃之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得釋出爲海陵太守廢帝卽位愍孫在郡夢曰墮其臂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姿神清映性疎曠

無所營尚雖楊子寂漠嚴叟玄冥不是過也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旣並在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旣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衆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

南宋

卷三

七

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繁華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初繁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墻叩頭流血墻碎傷目自此後繁與人語有誤道謬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沈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明帝臨崩繁與褚彥回劉劭並受顧命元徽元年丁母憂居喪毀甚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繁扶曳入殿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

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時粲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
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
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
往來門無雜賓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
不過一兩人順帝卽值還中書監齊高帝旣居東府
故使粲鎮石頭粲素節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
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
粲曰石頭氣甚直往必有禍粲不荅時齊高帝方革
命粲自以身受顧托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劉彥節

南宋

卷三

八

宋氏宗室前湖州刺史王湛太后兄子皆與粲結諸
將帥黃回任侯伯孫曇曜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
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高帝
自詣粲粲稱疾不見時齊高帝入屯朝堂彥節從父
弟領軍將軍溫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閣黃回諸
軍皆率軍出新亭粲尅日謀矯太后令溫伯興率宿
衛兵攻齊高帝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王天生
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
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湛聞彥節已奔歎曰

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
之蘊誦粲等敗乃便散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
蘊并伯興文之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彥節與兒瞻
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晁曰本知一木不能
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
直前欲斬之子晁覺有異人叫抱父乞先死粲曰我
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僧靜乃並斬之初粲大明中
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太衝駐車惠開自照鏡曰
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

南宋

卷三

九

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晁字文高時年十七粲小兒
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
者有厚賞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此兒死後靈慶
常見兒騎大犍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闕場忽見一狗
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粲省事莫嗣祖粲常
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宣密謀齊高帝問曰汝知袁粲
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
仰負今日就死分其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
生也戴僧靜勒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用爲省事

袁淑

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
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彭城王義康命爲
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從
毋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爲改意免官元嘉二十
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
東海太守還爲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
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爲
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

南宋

卷三

十

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
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遷太子左衛
率元凶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
以明旦當行大事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
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
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劭因起賜淑
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
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床至四更
乃寢劭將出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惡淑眠終不起劭

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
上劭命左右殺之孝武卽位贈侍中太尉諸子並早
卒兄洵吳郡太守洵子顗

張邵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桓玄篡位父敞
先爲尚書以恭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
玄邵白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
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爲吳郡太守及王謐爲揚
州召邵補主簿轉太尉參軍署長及誅劉藩以功補

南宋

卷三

十一

錄事參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及穆之暴卒朝廷惶
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邵獨曰世子無事行之
義宜須諮請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
悉諮徐司馬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十四年世子改授
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不宜外出世子竟不行荊州
刺史謝晦反遣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元
年轉征虜將軍累至都督勅王華與邵不和及參華
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
正義是任也華定舉之蠻屬爲寇邵誘其帥並出因

大會誌之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群蠻欲斷
取之介犒犢國獻使蠻以為敷因掠之卻坐降號揚
烈將軍九年免官削爵上後為吳興太守追復爵邑
子敷嗣敷字景胤生而勇壯年數歲問知之便有威
慕之色至十歲許求引道物惟得一扇乃紙錄之粉
父郗使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
屈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以為世子中軍累遷江
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義學沙
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
南宋 卷三 十二

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未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
不悅遷正員中書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赴並管要務
與敷同省名家欲詰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
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
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席
遠客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許緩之致與人別
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遷
黃門侍郎未拜父在吳興亡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
止臂之輒更感慟未朞而卒孝武詔旌之稱孝張里

鮑照

鮑照一作昭字明遠東海人文詞瞻逸尤長於樂府
始謁臨川王義慶貢詩言志擢為國侍郎遷秣陵令
文帝選為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由是
賦述不收盡其才後臨海王子項鎮剡州以為前軍
參軍時江外諸王皆拒命子項敗遂遇害照詩其源
出於二張善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傲詭含茂先
之摩挲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延年總回家而擢
美時西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煙膏代然貴
南宋 卷三 十三

附照

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

南宋列傳卷之四

范泰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父甯並有名前代泰初爲太學博士後以父憂去職桓玄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居喪無傳坐廢徙冊徙宋武帝義旗建累遷黃門侍郎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爲政故不得在政事官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又諫曰拔葵所以明政纖蒲謂之不仁景平初加位特進少帝多所愆失泰上封事極諫徐美之傳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兄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諸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獎勵拜表遂輕舟遊東陽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文帝雖當陽親覽而美之等猶執重權泰復上表論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美之伏誅進位侍中上以泰先朝舊臣恩

范曄

范曄字蔚宗少好學善爲文能隸書曉音律爲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徵旨曄偶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此

南宋

卷四

二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曄甥謝綜雅爲曄所知熙先籍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財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曄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中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曄素有閭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閭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

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荅其意乃定熙先素善人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徐湛之上表告狀曄及黨與並伏誅死時年三十歲

南宋

卷四

三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逸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家貧未嘗以產業為意妻中山劉謐之女忿之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為秘書郎隆安中尚書令王詢舉為祠部郎義熙初宋武帝使廣領著作郎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君佐王興王身世荷晉德春惡故主因更歎然承

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言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記四十二卷

裴松之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晉孝武太元中選名家以參顧問義興初為尚書祠部郎武帝北伐以松之為州主簿武帝勅之曰

南宋

卷四

四

裴松之廊廟之材不宜久處邊務今召為太子洗馬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出為永嘉太守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其子嗣注司馬遷史記

何承天

何承天東海鄞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領姑熟板為行參軍宋臺建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

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長史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及晦下承天智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自請歸罪見宥後兼尚書左丞承天為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為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為衡陽內史十六年除著作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嘗呼為妹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妹母何言邪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群臣捍禦之略上安邊論凡陳四事承天博覽古今文帝每有

南宋

卷四

五

疑議必先訪之又知承天秉性褊促應遣先成曰善候何顏色二十四年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為吏部郎已受密旨漏泄之坐免官卒於家年八十曾孫遜嗣

顧觀之

顧觀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觀之為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侍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際著觀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卿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

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觀之竟免後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觀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後為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崇袁淑謂觀之曰卿南人性懦豈辦作賦觀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為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後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觀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觀之曰辛毗有云猛

南宋

卷四

六

劉不遇使吾不為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子緯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觀之禁不能止及為吳郡誘出文恭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緯慎嘆彌日觀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太子舍人

江秉之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適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與姻娶盡其心力宋少

帝時舉烏程令有善政復為建康令為政嚴察後為山陰令乘之以簡御煩常得無事宋世惟顧覲之亦以鎮靜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右縣有功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祿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乘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乘之子徽居尚書都官郎後以黨與見誅

劉秀之

南宋

卷四

七

劉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清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駟馬都尉元嘉中再為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為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蔡二州刺史加都督漢

川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已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元凶弒逆秀之即日起兵來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衝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南譙王義宣撫荊州為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新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後丹陽尹遷尚書右僕射後為雍州刺史加都督時徵為左僕射會卒贈司空

王淮之

南宋

卷四

八

王淮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傳聞多議江左舊事絨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兼明禮傳贈於文辭桓玄篡位為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以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堇建除御史中丞自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元嘉中改領吏部出為丹陽尹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嘆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情慙不為

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子與之征虜主簿與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寒兵也所枉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塔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子猛

王韶之

南宋

卷四

九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恭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荅曰我常自耕耳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遷尚書祠部郎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

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子弘廙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楊州刺史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親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取長送免官後爲興太守卒子瞻位臨賀太守

南宋

卷四

十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倅尚書祠部郎父聚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荷

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
巢栖者非辨其林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逃於上
虞縣界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
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默之儒學注敎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
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
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

南宋

卷四

十一

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旣而閑居於廬山
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
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武帝北伐還鎮彭
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踐祚復召之
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戴顒

戴顒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達兄勃並隱遜有高名
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父善琴書
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桐廬縣多名山因留居止勃

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願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
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延求海
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宋國初屢徵並不就衡陽
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
山北有竹林精舍甚美顒憇於此淵文帝每欲見之
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遊之日當宴戴公山也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
慧遠篤志好學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

南宋

卷四

十二

山聚徒教授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
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二十五
年卒於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
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戲子陵爲人
推家財與兄及弟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
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氏女也遣送
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

居儉苦夫妻共乘蒲葦車臨川王義慶衡陽太守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疑之荅頓首稱僕不為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真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餓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直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郭世通

南宋

卷四

十三

郭世通會稽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傭力以養繼母母亡負土成墳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勅表門閭子原平

龔穎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縱後設宴延穎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縱大將譙道福引出

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跳出救之得免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飧鹽飯而已備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家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遇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箭者原平

南宋

卷四

十四

之盜者奔走墜蒲原平乃於所植竹處蒲上令通隣里慙愧無復取者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恭始七年卒

許昭先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詎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昭先舅夫妻並歿家貧無以

殞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

余齊人字晉陵晉陵人也為邑書吏宋大明二年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

南齊

卷四

十五

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

所須史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

孫棘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遣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棘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其心赴死棘妻許氏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妾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

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先是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慙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元嘉中八十餘卒

何子平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及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去職顧覲之謂州

南齊

卷四

十六

徵豫子平曰何容荷冒榮利乃歸家元嘉中

紇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事寧自解除吳郡海虞令縣祿惟供養母不以及妻子母喪去官屬大明末東土兵荒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某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為營冢塋居喪數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卒年六十

南齊列傳卷之一

王儉

王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幼爲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羨僧虔曰我不忠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至座右銘以貽之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王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

南齊

卷一

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

秘書丞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毋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蕭道成欲傾宋室儉知其旨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高帝踐祚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三千戶意以爲少趙玄國猶能自舉而



零之任况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挂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衆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實由稟明公不言之

南齊

卷一

二

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作總明門之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亮年四十八謚文憲公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作相之義梁武帝受禪詔爲儉並碑長子騫嗣爲子規事梁初齊世祖朝僧虔遷公位謂儉曰汝任重於朝行常有八命之

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及儉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毀之

李安人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寇安人尋率部曲自板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助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搜勞諸軍主簿蒯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

蘭陵

卷一

三

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爲廣陵太守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叅軍王回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疋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濶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歛祭軍府皆震服高帝卽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

我便不復細覽也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僧大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人生禽之新建康市武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比授以年疾求退爲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淨卒子元履嗣

戴僧靜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

南齊

卷一

四

在左右後於都私賣錦出事發繫南兖州獄戶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沈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畧袁粲手斬粲於東門外高帝卽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祚出爲北徐州刺史置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羣情永明八年巴東王子曄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天子兒過誤殺人有河大

罪今恐遣軍面上人情惶懼臣不敢奉勅上不荅面
心善之徒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

周盤龍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志便弓馬宋泰始中
以軍功封晉安子高帝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年
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
拒魏大破之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王
成買戌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至是
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救盤龍也

高齊

卷一

五

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算晨起
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尸提骸奔
還軍然後僞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
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
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
素畏盤龍馳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
在外盤龍不知乃東面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
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榮獲數萬人魏軍
大敗永明五年爲大司馬進爵爲侯武帝戲之卿著

貂蟬何如堯鑒盤龍曰此貂蟬堯鑒中生耳昇病卒

荀伯玉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郡太守父闡之給
事中伯玉仕宋爲晉安王子助鎮軍行參軍泰始初
隨子助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
伯玉爲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
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
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
卒復本任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每

高齊

卷一

六

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資
請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荅
卽釋之霸業旣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
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時武帝在東
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
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驍騎將軍陳胤叔先以陳景
真及太子前後得失因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叡素
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爲
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

不解晝卧大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因大聲宣旨往東宮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提華蓋臨川王曄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盛心愈見信武帝卽位伯玉憂懼上聞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胤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嘆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

南齊

卷一

哉

謝朓

謝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勸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賤辭子隆曰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郎方開效遂心於秋實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

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面竝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基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

南齊

卷一

八

讓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搗謙之美本出人情大官必讓便與諸關章表不異例旣如此謂都非疑朓讓優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祜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審謂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逼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逼光以朓謙知衛

尉事眺懼見引卽以祔等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及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祔始安欲出眺爲東陽郡祔同執不與先是眺常輕祔爲人祔嘗詰眺眺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使停祔問其故云定復不忌祔以爲輕已後祔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眺眺謂祔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祔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眺告王敬

南齊

卷一

九

則反敬則女爲眺妻常懷刀欲報眺眺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眺有愧色臨誅嘆曰天道其不可昧乎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顥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稚珪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之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眺及殷淑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淑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眺子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卽位

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興王志子諶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嘆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眺善爲制此書云

謝超宗

謝超宗隨父嶺南元嘉末得還有文辭選補新安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齊高帝爲領軍以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

南齊

卷一

十

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及齊受禪爲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褚彥回等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後司徒褚彥回因送湖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諸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航拉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界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武帝卽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

兒女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卅陽尹李安人曰
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
素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象奏超宗下廷尉一宿
髮白皓首詔徙越雋行至豫章帝敕豫章內史虞棕
賜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告超宗子
才卿死罪二十餘條詔付廷尉以辨誣見原然永先
竟於獄中盡之其弟幾卿號神童超宗徙越雋詔家
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惻慟投於江救之良
久漏出得就岸十餘日裁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雖

南齊

卷一

十一

放曠不自檢然於家門敦睦兄才卿遺子藻賴撫養
甚至幾卿年十二補國子生長爲太尉晉安王主簿
梁天監中歷官尚書左丞以酗酒酣呼爲有司奏免
普通六年擢爲軍師長史從西昌侯北侵敗績坐免
後爲太子率更令以左光祿長史卒幾卿雖屢以才
進用亦屢以恃才狂逸失位然終無所喜愠至於藻
之成立又幾卿獎訓之力也

褚彥回

褚彥回河南翟陽人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

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
並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
彥回時年十餘歲甚有慙色襲爵鄉侯歷位尚書吏
部郎宋明帝卽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審神中
將一餅金因求清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
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
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
知也歷侍中令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美儀貌善容止
明帝嘗歎曰褚彥回能遊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

南齊

卷一

十二

以方何平叔明帝崩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蒼梧暴
虐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伊霍之事非
季世所行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
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袁
粲曰褚公眼晴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
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惟公與劉丹陽及粲
耳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然竟不能貞固及高
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遷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
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遷曰遷能制之果無違異齊

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
齊官高帝嫌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上大晏集
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
天子王儉等未及荅彥回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
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彥
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錢柄銀柱
琵琶世所以名節議之於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
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爲錄尚書
事長子賁

南齊

卷一

十三

褚炫

褚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
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員郎從宋
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曰吾旦求如臯
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
尚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嘗但得神駕猶豫群情便
可載雖帝意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
濟陽江敎人微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
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與從兄彥

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
部尚書炫居身清立出行左右嘗捧一黃紙帽箱風
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
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國學建以本官領
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歛時年四十一子湛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父湛之死宋太子劬難孝嗣在孕母
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服墮胎棄胎更堅及生故小
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

南齊

卷一

十四

階祿涕泣於就席帝甚愛之尚廉樂公主孝嗣姑適
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謁之藏退謂
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果明
中爲齊高帝太尉齊建元兼侍中歷吏部尚書臺閣
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爲尚書右僕射隆昌元
年爲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
嗣孝嗣奉旨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
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
帝大悅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

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明帝卽位進爵爲公及崩受遺託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官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及江祜誅內懷憂恐始安王遙光反衆懷迫惑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爲應孝嗣終不能決其冬孝嗣入華林省帝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畧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長子演第三子况俱見殺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

南齊

卷一

十五

當時稱之于親仕梁位侍中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大父覲之憲之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醉者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時刺史王與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更嘆曰顧衡陽之化至矣後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

文度甚銜之亦不能傷也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上遠近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甚切直遷給事黃門兼尚書門下郎中宋時其祖覲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我爲憲之位耳至是果爲此職求明中爲豫章內史梁武帝爲揚州收徵爲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僭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終爲制教其子曰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用漿水脯糲范史雲劉

南齊

卷一

十六

士之高亦莫以寒水乾飯況吾卑下之人其可不節損也所著詩賦銘讚

劉善明

劉善明懷琬族弟也父懷人仕宋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饑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善明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泰始初徐州刺史薛

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
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弭之詭說文秀采自効從
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
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五年魏尅青州善明
母在焉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
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帝新立羣臣
執政善明獨事齊高帝委身歸誠出爲西海太守行
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
里沈攸之反高帝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攸之性

南齊

卷一

十七

既險躁才非持重起逆累旬遲回不進此已籠之鳥
耳高帝踐祚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封新塗伯善明
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
牀榻几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
當清子孫楷拭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黜財賄崔祖思
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鮑叔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
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
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叙舊
因相勗以忠義及聞祖思死慟哭遂得病建元二年

卒子綽嗣

劉懷慰

劉懷慰字彥泰懷珍從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爲冠
軍長史父乘人黃州刺史懷慰仕宋爲尚書駕部郎
懷慰宗從劉善明等爲齊高帝心腹懷慰亦預焉齊
國建爲齊郡太守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
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進督秦邵二郡妻
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
膠東流化頽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懷慰本名
南齊

卷一

十八

蘇侃

聞慰武帝卽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安陸王
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卽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
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
事侃涉獵書傳薛安都反引侃爲太府參軍使掌書
記侃自振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見委任高帝鎮淮
陰取爲冠軍錄事參軍桂陽之難帝以侃爲平南錄
事領軍齊瑩建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帝

卽位佩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

陸慧曉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貞仕宋爲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齊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

南齊

卷一

十九

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水暑月亦有霜氣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數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叅軍沛國劉璉同從迷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而諮議領冠軍錄事叅軍武帝第三子廩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

史乃使慧曉爲長史後爲司徒右長史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卿入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值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中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景倩謂曰都令史詰悉舊貫可共叅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語都令史爲吏部郎也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兖州至鎮俄爾以疾歸卒三子條任儵並有美名初授慧曉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條學涉于史長於微言美姿容眉目如畫位西昌侯長史劉郡太守

南齊

卷一

二十

陸厥

陸厥字韓卿少有風采好屬文齊末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顧嵩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俱以氣類相推較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清陸厥謝去之彌遠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南齊

卷一

三十一

內音韻盡殊二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約荅曰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此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及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敕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賜殊常官至驍騎將軍

孔琇之

孔琇之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姜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隆昌元年遷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子琇太子舍人琇子幼孫梁無錫令幼孫子與

南齊

卷一

三十二

檀超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爲別駕超便抗禮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後爲司徒右長史建元元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驛騎記室江淹掌史職立條例多爲

左僕射王儉所不同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時有諫章能襲著齊典超叔父道寧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

王智深

王智深字雲才琅琊臨沂人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仕齊為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襲隳事上遺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

南齊

卷一

五十三

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記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為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荒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益母強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父時假

貫文疏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帙為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恭數召對戲輒辭拙齊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甲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少與侍中江妃款及妃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關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晉史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

祖冲之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

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
造銅機圓轉不窮時有北人索馭驕者亦云能造指
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
三改不成未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
之冲之解鍾律博塞常時獨絕以諸葛亮有木牛流
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於樂游苑造水碓
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
子順之

宗測

南齊

卷一

三十五

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南陽涅陽人也祖少文好山
水愛遨遊宋元嘉屢徵不應測少靜退不樂人間嘆
曰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徵
爲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野
喪身負土柏松柏晨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
欲遊名山乃駕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
子賓官在都知父此書便求祿還南郡永付以家事
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

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
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
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豈服而
進松木度形而衣神離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測
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未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
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
至造別駕宗伯口致勞問測笑不荅齊建武二年徵
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
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尚之字
敬之亦好山澤微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南齊

卷一

三十六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少篤學下邳趙繹以文
義兄稱康之與友善特進當世名士顏延之等十許
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袍席松葉枕一塊白
石而卧了不相期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
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中王難顧遠有
情理微辟一無所就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軍
時素好此學遂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

十卷高帝絕賞愛之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
過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焉之晉
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王僧達
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
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伯玉書曰聞褚先生出居
貴館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伯玉達答曰比談計
芝桂借訪荔蘿君已窺煙液臨滄洲矣宋孝建二年

南齊

卷一

三七

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
從事不就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
辭疾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梓
樓所孔稚珪從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
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排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
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
止及長篤志不倦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從之受業

同郡顧觀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

此受經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
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幼驗齊高帝
輔政徵爲楊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歡永明
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侍郎黯字
長儒有隱操與歡不就徵會和孔稚珪登嶺尋歡共
談四木於是名三明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
侍朱廣之並立論難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塘人善清
言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自尅死日

南齊

卷一

三八

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
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
父道朔州從事善彈棋京產少恬靜專修黃老會稽
孔顗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命主簿州辟從
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爲
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琳入東爲曄講琳故往與之
游曰杜生當今之華尚也京產請琳至山舍講書爲

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私閣榮緒敦愛五經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誠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慶之俱隱京口號爲二隱

吳苞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黃葛巾竹簾尾蔬食十餘年與

南齊

卷一

三十

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齊陽昌中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以壽終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若葉耳蕉及地上學書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往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太守琅邪王曇首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

歡適出尚書潘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多龍鬚種栢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階戶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伯珍同郡婁勿瑜字季之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爲臨川王映所賞

丘冠先

南齊

卷一

三十一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王儉言冠先於是使蠕蠕蠕蠕過令拜冠先執節不移以乃臨之冠先日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二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建元四年車僧朗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乞中哀贈書奏不省

解叔謙

解叔謙字楚梁廬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積

顧祈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療可差卽訪
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逆見空中
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藤風尤驗叔
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
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
酒母病卽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
元卿庾震朱文濟匡廝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
叔謙尤高

劉渢

南齊

卷一

三十三

劉渢字震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
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
子奴婢輩摘楚之路氏病渢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
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感其意慈愛遂隆後爲遙
光謚議出爲丹陽丞及遙光舉事召渢渢之徒丹陽
丞也遙光以蕭謚第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爲謚議
及召入遙光謂曰劉瞻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暢曰
公去歲遠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脉遙光厲
聲曰謚議欲作異邪及迎垣歷生至與渢俱勸夜攻

臺旣不見納渢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
城今年坐公滅族矣遙光敗渢靜坐園舍弟濂爲度
支郎亦奔亡遇渢乃不復肯去渢曰吾爲人作吏自
不避死汝可去荅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旣
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
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

庾道愍

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母
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

南齊

卷一

三十三

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及
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
乃寄止一家旦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
之乃其母也後仕齊位僕射校尉族弟沙彌亦以孝
行著

梁列傳卷之一

王茂

王茂字茂先太原人好讀兵書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遣視其甲第則蟲網焉乃誅言者因結兄弟拔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郢魯旣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

梁

卷一

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常欣慶勇力絕人執鐵鐙稍翼茂而進大破之茂勲第一建康平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帝乃出之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徙江州刺史薨於州詔贈太尉

曹景宗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豫章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梁武爲雍

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表爲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卒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至竟陵以爲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又與王茂呂僧珍倚角破王珍國於大航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五年親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呂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往援豫州刺史常獻亦被詔受景宗節度先是早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愈自開朗然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織條忽驟

梁

卷一

二

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震動帝馳詔追停自此帝畏信遂深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救旣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帝歎不已景宗爲人自恃尚勝唯以常服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

武帝以此嘉之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絃作勢磴聲箭如鵝鴨叫平澤中逐鹿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餅如甘露漿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氣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馮道根

馮道根字臣基廣平人也少孤家貧備賃以養母年

染

卷一

三

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耶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鹽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由是知名天監二年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脩城墮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脩城未畢魏將党法宗率衆二萬奄至城下出與魏軍戰敗之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嚴救之道根爲殿前驅魏軍敗績果遷右衛將軍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

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淨爲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脩牆屋無器服微時不學既貴拒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爲豫州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范述曾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塘人也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齊明帝

染

卷一

四

卽位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絹木火簾竹十餘枚而已東晉時并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作乃徑行詣闕白辭還述曾生平所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置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後有吳興丘師施亦以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位至臺郎

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仕宋爲句容令縣人號爲

神明宋明帝以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齊初爲錢塘令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通載練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厩居焉永明初爲江夏太守梁天監六年爲零陵太守九年以老改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刺職自効帝笑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居身儉素莊施邁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時有彭振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與送謙舍謙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年九十二

王珍國

王珍國字德重仕齊爲南譙太守有能名及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率衆拒之永元中爲北徐州刺史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使出屯朱雀門爲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郝纂奉明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稷要稷殺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

梁

卷一

五

子僧虔嗣

梁

六

丘仲孚

丘仲孚字公信靈朝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爲限齊末明初爲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明帝卽位爲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仲孚擊長岡陳鴻濟潤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濟潤果須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齊末政亂頗有賊路梁武帝踐祚復爲山陰令後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關仲孚領大匠累

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

張克

張克字延符少好逸遊常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
克獵右臂落左牽狗遇緒舡至便放縱脫韉拜於水
次緒曰一身而役於乃勞乎克跪曰克聞三十而立
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及明年便脩政多所該通尤
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
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
方聚親賓克穀巾葛帳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

紀

卷一

七

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克以爲
愠與儉書曰克幸以魚釣之閑錄採之暇時復引軸
以自娛逍遙乎前史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贍至
如影纓麟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珮雲臺終愧衣冠之
秀雖復王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洑於
漁父之溪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儉以爲脫畧
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
攝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嘆曰克始爲之敗終
爲之成久之爲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後

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被害百官集而鍾下

召克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克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
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
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
多在學執經以拜克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爲吳郡
太守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
繼母以孝聞伯父祖征累爲郡守每携叡之職時叡

表

卷一

八

內兄王慊姨弟杜憚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
自謂何如慊憚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
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齊永元
初袁凱爲雍州刺史引爲主簿凱到州與鄧琬起兵
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兗凱之禍累遷齊興太守齊末
多故欲還鄉里求爲上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將
軍崔慧景頗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
雖舊將非有高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
與吾郡矣廼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大軍發

鄧謀留守將實難其人久之顧啟曰棄驥馭而不乘
馬追遑而更索卽日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四
年侵魏詔啟都督衆軍魏攻臨城乘勝至城下啟素
靡每戰不常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諸軍五年魏中
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圖刺史昌義之於鍾離武帝遣
北將軍曹景宗拒之詔啟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
將有不卽命者斬之初帝敕景宗曰昔啟卿鄉望宜
善敬之景宗兄之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帝
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啟積所獲於軍門捨親

梁

卷一

九

之謂啟曰君此獲與熊耳小等矣以功錫爵爲侯卒
於家年七十九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

裴邃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
天監初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効以爲廬江
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
逼橋每戰輒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後爲
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卅遷西戎校尉七梁
泰二州刺史復開屯田千頃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

僧明以州入魏三軍來援以邃爲武信將軍督衆軍
討焉邃深入魏境擊破之四年大軍侵北以邃督征
討諸軍事嘆曰今日不破河間爲謝玄所笑魏衆大
敗斬首萬餘級在軍疾篤還合肥卒子之禮嗣

楊公則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父仲懷爲豫州刺史殷
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
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戰抱屍號哭氣絕良久劭
命還仲懷首公則歛畢徒步負喪歸鄉里後梁州刺

梁

卷一

十

史范相年版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氏賊李烏
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於寇抗聲罵賊烏奴壯
之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事泄單馬逃歸齊高
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和帝授湘州刺史梁武軍
次沔口鄧城平公則受命先驅天監元年進平南將
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
薄歛項之戶口克復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
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受命將發遽疾強起登舟
至洛口魏雍州刺史薛恭度遣石榮等前鋒接戰卽

斬石崇遂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於師子標嗣得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度長子眺嗣

恭道恭

恭道恭字懷儉南陽人也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之出以道恭素著威畧專相委任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道恭內有鱗鱖圖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澶水會疾篤廼集兄子僧繼從弟靈恩及將軍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

樂

卷一

十一

節其年卒又二月而城陷

夏侯亶

夏侯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都下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排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之協同密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爲尚書吏部郎父憂解職服闋起安陸太守後擢爲吳興郡太守普通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焦州刺史湛僧智

等自南道攻壽陽遠卒廼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

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詔以爲豫州

刺史加都督壽春人離兵荒亶輕刑薄賦務農省殺

人戶充復卒於州鎮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

樂有妓妾十數人丁謂襲封

帝聚

帝聚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伏氣身長八尺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聚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爲皇太子聚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官領

樂

卷一

十二

直隸爵永昌縣侯景作逆聚便簡閣部下偕道赴援至豫章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聚怒以杯抵地卽馳馬出部分將發師會江州刺史公大人遣使要聚遂馳往見大心外弟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聚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聚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其下累日不決乃抗言豈應復挾私以開大計軍次新亭賊列陳於中興寺景登禪靈寺門便率銳卒來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率聚避賊聚不動遂見室聚子及弟

皆戰死賊傳餐首門下以示城內無文聞之涕泣
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惟在諸公如何不幸
先死行陣元帝追謚忠貞于諒嗣

陳慶之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人也初從梁武帝帝性好棋每
等輩皆慕惟慶之不竊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
鄴爲主書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
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進豫章王綽入鎮徐州魏
遣元延明元或率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

梁

卷一

十三

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大通初魏元顥來降武帝
以慶之爲假節煥勇將軍進顯還北顯於淇水即魏
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魏將朱榮爾朱世隆元
天穆爾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顯顯據洛陽
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
城三日十一戰傷殺其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
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爲棧濟自
硤石大敗顯於河橋追至臨穎禽之慶之馬步數千
結陳東反榮勒兵來追軍人死散乃落髮爲沙門

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
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爲交州刺史都督綠淮諸
軍事大通三年開田六千頃倉廩充實五年卒謚曰
武

鄭紹叔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年二十餘爲安豐令
有能名後爲本州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詧弟湛被誅
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賊
稱之梁武帝臨同州命爲中兵參軍及帝臨雍州

梁

卷一

十四

叔間道而歸補寧壽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
顯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
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
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聞晏
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初起兵紹叔爲冠軍將軍
改驍騎將軍江州平當紹叔監州事天監初入爲衛
尉二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木號督製軍鎮東關事
平復爲衛尉既而義陽入魏同州移鎮關南以紹叔
爲同州刺史徵爲左衛將軍至家疾篤卒子貞嗣

呂僧珍

呂僧珍字元喻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有相士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武帝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帝頗招武猛士僧珍獨懼其指大軍次江寧使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壁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大破之及帝受禪累官加散騎常侍直秘書省性甚恭謹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耳食帝笑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卒於官

樂

卷一

十五

子淡嗣

范雲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初爲齊竟陵王府主簿歷始興內史遷廣州刺史免官少與梁武帝友善及武帝平建業以雲爲黃門郎與約同心翊贊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卒諡曰文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人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元帝時爲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爲中兵參軍平安州反

蠻侯景及元帝命總督舟師赴援先是陳武帝率衆

五萬山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益口與僧辯會於白

茅洲爲盟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駁下無法軍入鹵

掠驅逼居人部下百姓思景焉元帝即位授鎮衛

將軍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詔僧辯督東土諸軍事

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旌鼓以誠進止群賊大敗承聖

三年二月詔以爲太尉車騎將軍十月魏遣兵及梁

王譽合衆將襲江陵帝徵僧辯於建鄴爲大都督荆

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陷賊及敬帝初即梁主位僧

樂

卷一

十六

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與陳武帝參謀討

伐時齊文帝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

貞陽書諭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

黨王高渙至東關僧辯遂謀納貞陽授僧辯大司馬

陳武帝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

陳武謂曰我有何事公然與齊師是夜被殺子類與

梁列傳卷之二

周捨

周捨字昇逸幼聰穎父顒異之弱冠舉秀才從兄綿爲劍縣以賊多籍沒資財捨推宅助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祗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適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辟爲主簿梁武帝卽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顒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往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後遷太子

樂

卷二

一

右衛率右衛將軍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叅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俱稱賢相普通五年坐免官爲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謚曰簡子二子弘義弘信弟子弘正

徐勉

徐勉字脩仁東海人也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寧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嘆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驎初與長沙宣武王遊梁武帝深器賞

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使管書記及卽位拜中書侍郎天監三年除尚書吏部郎叅掌大選遷侍中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昂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禁省中事未嘗漏泄尋加中書令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及卒帝聞而流涕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

任昉

樂

卷二

二

任昉字彥升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昉幼而聰敏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籍甚舉交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未明尚王儉領冊陽尹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爲竟陵王記室叅軍時瑯琊王融有傳才自謂無對及見昉文恍然自失齊明帝錄尚書事使昉具草帝惡其辭甚愠昉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

列校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梁武帝克建鄴霸府
初開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始梁武與昉通竟陵王西
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
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
昉符昔言馬梁臺建禪說文語多昉所具武帝踐祚
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
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友人到溉溉弟洽從
昉共為山澤游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
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

衆

卷二

三

紛雜昉手自讐校由是第目定焉出為新安太守焉
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武帝方食西苑綠沈瓜聞
昉卒投瓜於盤悲不自勝謚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
士友不為者亦下稱述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
之號曰言如漢之三君也時人云任筆沈詩昉
聞甚以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
辭不得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
後武帝使學士賁蹤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
家取之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竝無術業墜其家

聲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帳道逢平原
劉孝標法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廻著廣絕交
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曾祖穆夫字彥和隆安
三年孫恩於會稽作亂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
及恩為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其子曰深子雲子田
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光從宋武帝克京城進平建
鄴參鎮軍事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

衆

卷二

四

領別軍從武關入屯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欲先平
田子然後領關東出乃率數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
本為寇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
難與敵田子曰卿貴川奇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子
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
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
也便獨率所領誠謀而進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
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宴於文昌殿舉
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相賞授咸陽

始平二郡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及叛田子於傅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林子字敬士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其前永初三年卒少子璞字道真累遷淮南太守元田氏立見殺有子曰約約十三遭家難潛竄會稽匿而流寓孤貧好學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鄧州引爲西安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齊初爲征虜

卷二

卷二

五

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帥齊文惠太子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卽位徵爲五兵尚書邊國子祭酒勅梁武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驛騎司馬時帝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塼帝默然而不應他日又進曰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畢同帝曰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及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或謂宜

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秋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賜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謫玄暉善爲詩任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及若端揆稍弘止足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

卷二

卷二

六

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約器家相爲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釐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踞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讓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穆之省視穆之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爽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

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謚四聲譜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裴子野

裴子野字幾原少好學善屬文仕齊遭父憂去職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爲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志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後爲諸暨令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

樂

卷二

七

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之後無聞焉子野更譔爲宋畧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跪謝之請兩釋焉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武帝以爲著作郎脩國史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勅子野

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又勅爲書喻魏相元義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勅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其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末年深信佛教終身飯麥食蔬大通二年卒

樂

卷二

八

袁昂

袁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顓之子也顓敗藏於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顓敗時昂年五歲乳媼携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徙晉安在南惟勤學至元微中聽選初顓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顓也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唄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後與從兄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昂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爲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爲丹

陽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後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贓貨昂依事奏劾不彈權家當時號為正直初昂為洗馬明帝為領軍欽見風素頗降駕馬及踐祚奏事多留與語尋出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柁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為吳興太守永元

卷二

九

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諭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勅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微僞而已天監二年以為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起謝曰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武帝答曰朕遺射鈞卿無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昂在朝奏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

野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理亦以義烈稱

江淹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郎彦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日出之齊高帝輔政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

卷二

十

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糗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詰亦辨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例竝為王儉所駁其言不行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讀直

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前也
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
為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
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母於樵所得貂蟬
一具將鬻以供養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至是果如
母言天監初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
乃謂子弟曰平生言止足之事亦備矣吾功名既立
正欲歸身草萊耳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卒淹
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嘗云為宣城太守時罷

梁

卷二

十一

歸泊禪靈寺清夜夢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
錦相寄今可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
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
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贈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
自稱邵陵王口舌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
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
人謂之才盡

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幼而聰敏與第四弟觀同

生少孤貧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
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眺嘗行還過候革時
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
所著襦并手割半被與革建安王為雍州刺史以革
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庶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
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後為鎮
北豫章長史廬陵太守時魏元果城內陷革被勒隨
府王領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途經
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王延明聞革才名厚

梁

卷二

十二

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
更加敬重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歌器漏刻
銘革囑罵暉為厲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令革作
丈八寸碑并祭彭祖文章辭延明將加飾朴革厲色
曰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
止會魏帝請中山王元景反北放革及祖暉還朝上
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
十死不為天豈畏延明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驕縱上
以戒有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

會稽郡丞行府事華門生故吏家多在東閭華應至
並資待緣道迎候華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
篋篋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瑯琊王騫爲山陰令
賦貨狼籍望風自解每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
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上所製詩呈武帝帝謂僕
射徐勉曰華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
所受或請濟江就重物以送輕艚華既無物乃於西
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

劉峻

梁

卷二

十三

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璇之仕宋
爲始興內史峻年八歲爲人所畧爲奴至中山中山
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
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竝出家爲
尼僧旣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
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瞢焚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
如此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
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
峻字孝標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時人謂

之書潘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琛典校祕閣
峻兄孝慶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
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
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死未及成復以疾
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
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
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
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
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

梁

卷二

十四

一百二十卷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畧以高之竟
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
以難之凡再反峻竝爲申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
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其事峻又嘗爲自序其畧云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
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
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
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
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艱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

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旅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焚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莫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峻本將門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畧齊末爲兗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

卷二

十五

六十

何遜

何遜字仲言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建安王水曹參軍王愛文學日與宴遊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復爲安西安成二王叅軍事兼尚書水部郎除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初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項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合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

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

蕭子範

蕭子範字景則齊高帝之孫豫章王嶷之子永明中封岐陽侯拜太子洗馬梁天監初位司徒主簿累遷南平王從事中郎復爲臨賀王長史簡文帝即位召爲光祿大夫弟子顯字景暢好學工屬文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遷邵陵王友除黃門郎兼侍中國子祭酒武帝愛其才以爲吏部尚書爲吳興太守弟子雲字景喬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梁天監初遷丹陽郡丞大通三年復遷臨川內史遷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閒曠任性不群侯景亂奔晉陵卒

劉孝綽

劉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彭城人七歲能屬文梁天監初起家爲著作佐郎遷秘書丞甚爲武帝及昭明所禮累遷尚書吏部郎坐事左遷臨賀王長史卒孝綽雖負才陵忽前後五免然辭藻爲後進所宗弟孝儀字子儀本名潛字孝儀寬厚有內行舉秀才累遷尚

書殿中郎補太子洗馬陽美令甚有稱績累官御史中丞出爲臨海太守還都官尚書復爲豫州內史侯景逼建業孝儀遣子勵率兵入援及宮城不守失郡卒弟孝勝郡陵王法曹湘東王記室武陵王長史蜀郡太守王偕號爲尚書僕射兵敗被執元帝起司徒右長史弟孝威孝先孝威字孝威同時有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人僧虔之孫楫之子幼清淨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歷仕尚書殿中郎累遷太子洗馬中書舍人與殷鈞並以方雅爲昭明太子所禮又有陸倕字佐公吳郡人慧曉之子年十七舉秀才竟陵王開西邸延英俊倕預焉天監初爲安成王主簿遷臨川王東曹掾武帝雅愛倕才官至揚州大中正遷太常卿卒

梁列傳卷之三

蕭琛

蕭琛字彥瑜祖伯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爲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卽位訓與巴西太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瑱據上明建康平始歸降武帝宥之以爲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辨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游乃著虎皮靴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爲丹陽尹辟爲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耳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違獎科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梁武帝定京卽引之琛頻蒞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歷左右度支尚書侍中帝每朝譙接以舊恩呼爲宗老常言少壯有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

不衰琛性通脫常自解電事畢餘餒必陶然致醉位特進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子巡位少府卿遜子容字士幾博學有文詞位黃門郎散騎常侍

蕭介

蕭介字茂鏡少領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郡復曰始興郡頃無良守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會侍中關帝曰我門中又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遷都官尚書帝謂

梁

卷三

二

朱异曰端右材也太清中侯景於潯陽敗走入壽陽蕭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朏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摠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伏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乘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仕梁位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荆

梁

卷三

三

州刺史朝士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乃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爲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頠還廣州病死于紇頠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起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思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卽悟旨遣兄弟爲質後主卽位爲中書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疾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德言最知名引弟彤

位太子中庶子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鄭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爲奉朝請預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家屬繫尚方遂渡江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蕭求迎梁武帝蕭遣兵援送武帝嘗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不常有之人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爲壽陽

卷三

四

王恢舉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智力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性最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罰遠爲人所訟下廷尉除名後爲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獨設糗水彬去送至境進斗酒隻鷄而別擢宣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後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隨蔡道恭在同州隔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還爲後軍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輿視詰闕上封事二十九條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爲豫章鍾陵令公嚴清刻不避強禦奏太子詹事周捨明罪江中常有賊祖深自率兵討之大破賊長江肅清

賀瑒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衡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

卷三

五

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浦陽劉歊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梁天監初爲太常丞預華林館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升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二子華季弟子璩並傳瑒業

司馬瑒

司馬瑒字元表河內溫人也高祖純之晉大司農祖

讓之員外常侍父喪仕齊位國子博士喪少傳家業沛國劉瓛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樂脩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果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爲宜教南康王長史遷晉安王長史卒

孔休源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年十一遭父艱居喪盡禮天監初武帝嘗問吏部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舉休源自晉宋起居注誦略郎

經

卷三

六

日除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吏部郎任昉嘗謂之爲孔獨誦再遷御史中丞普通七年揚州刺史王宏薨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至州制斷如流勞無私調每車駕巡遊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自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卒帝爲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舉曰此人清介強直謚曰貞子休源性縝密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陽州別駕少子宗

範有識度位中書郎

徐摛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口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詰責及見

梁

卷三

應對明敏乃意釋寵遇日隆領軍朱异

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靜秩滿爲中庶子及侯景攻陷瑩城時簡文居永福省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乃如此面威景遂下拜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是年卒年七十八子二陵昆知名

到溉

到溉字茂灌彥之孫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提携溉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資爲二兒排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肅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勰及溉洽車載日至號曰蘭臺聚除尚書殿中郎後爲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閨中徒八蠶

卷三

八

還爲太子中舍人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歷御史中丞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溉祖彥之初以機資自給故世以爲譏云溉特被武帝嘗接每與對恭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就養疾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將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性不好交游唯與朱異劉之遴張綽同志友審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綽勸子孫薄葬及卒

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卽佛道所云得因也于鏡字圓照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瀝卒鏡子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立就上以示瀝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書後除用陽丹至太清亂赴江陵卒洽字茂松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徐州迎典曹行事謝朓爲吏部欲薦之洽親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任昉與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梁武帝嘗問待詔立遲曰到洽如何沼

卷三

九

溉遲曰正情過於沼文章不減溉卽召爲太子舍人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累遷尚書吏部郎尋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轂首彈之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爲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出爲尋陽太守卒洽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聽伏深歎之子仲舉

劉之遴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八歲能屬文父乳異

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中
丞樂藹卽之達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達草焉後爲
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累遷中
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
令卿衣錦還鄉轉湘東太守初之達在荊府忽夢前
太守袁詵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達
後牛心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
就筆嘆曰豈點而王乎鄱陽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
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達與張續到漣陸衆等奉

梁

卷三

十一

校異同之達錄其異狀數十事始武帝於齊代爲荆
府諮議時之達父乂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置
乂遣就乂換穀百斛之達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蹟士
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乂從之及帝卽位常懷之侯
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達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綬之
達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
達爲詩嘲之及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
王釋嘗族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寄送藥穀之

周弘正

周弘正字思行父寶如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
弘讓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
每與談論輒異之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以女妻之
十五召補國子生於國學講易普通中以弘正爲司
義侍郎善玄理爲當世所宗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
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弘正
奏記請執子臧之節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譙
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卽表刊除弘正博物
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旣在數

梁

卷三

十一

年當有兵起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
矣臺城陷弘正詣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諸
改姓姬氏拜太常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
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俄而
前部傳云弘正至卽曰啓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
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
兩周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爲有司
彈其作達如此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
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

正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二年宣帝卽位遷特進六年卒官年七九次子墳尚書吏部郎

伏曼容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曼容早孤與母兄容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羨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室二絕昇明末爲

梁

卷三

十二

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建元中上書勅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建武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於官年八十二子暉

何休之

何休之字士威廬江潯人祖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休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太尉王儉

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仕齊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歊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惟休之而已後爲驛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休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崇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嘗人稱爲水滸修之自東昏卽位以其荒虐乃謝病梁武帝踐阼以爲尚書左丞天監二年卒官于朝隱朝晦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秣歸人也善莊老能玄言少遭

梁

卷三

十三

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後爲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脩五禮有司奏植之主齒禮四年兼五經博士植之節在潮溝生徒常有數卒於節植之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爲棺歛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

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天監十三年歸梁

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常申服以難杜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後為長沙內史桂州刺史卒

沈峻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博通五經尤長三禮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勉奏峻兼五經博士及中書

梁

卷三

十四

舍人賀琛奉勅撰梁書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於官子文阿

孔子祛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明古文尚書為兼國子助教講尚書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梁武帝讓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為義證後加通直正員郎卒官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兼國子助教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常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感心疾卒

劉昭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

梁

卷三

十五

彤集象家晉書注于寶晉紀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卒於剡令子緇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緇弟緩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錄事性虛遠風流迭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知見

周興嗣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熟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過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臨昌中侍郎謝朓為

吳興太守惟與興嗣相談文史而已及罷郡因大相
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擢拜員外散騎侍郎時武
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
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興嗣兩手先患
風疽十二年又染病疾左口盲普通二年卒

吳均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障人也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
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
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敬之謂

梁

卷三

十六

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
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待
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起三皇
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

劉勰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早孤爲志好學家貧不婚
娶依沙門僧祐居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深被
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
體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

乃召書侯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
深得文理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
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
家先結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積吳興武康人祖膺期晉大中大夫父
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居貧
織簾誦書時號爲織簾先生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
展麟士曰是知展邪卽跪而反隣人得展遂前者還

梁

卷三

十七

之麟士曰非卿展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侯
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
已至都尚之深相接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
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或勸
之仕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
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
散賦以絕世時爲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
居成市征北張求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
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日未欲請爲功曹麟士曰不

忍受此黥劓廼止昇明末太守王與承明中中書郎
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梁
天監元年與何遜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
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乃自爲終制遺令子
襲奉而行之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
中郎以清幹流舉孝緒七歲以繼從伯胤之胤之母
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

梁

卷三

十八

歸胤之姊瑯琊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年十三通
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
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庶爾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
追許由於窮谷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匿不與相
見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
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
人墓樵孝緒知之乃不食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
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
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適其人甚遠唯

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天監十二
年秘書監傳昭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
到後於鍾山聽講男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
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著高隱傳上
自炎皇終於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
勿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
栖心塵表爲下篇南平元襄王問其名致書要之不
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耳若使塵屣可驟何
以異夫驥驥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

梁

卷三

十九

損壞心欲補之傾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
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
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年五十八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
受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
歆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
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
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歆訐果卒乃益
二傳及孝緒亡訐兄崇錄其所遺行次篇末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舅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甲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方歲恒以秋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誦讀便有養生之志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媚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

樂

卷三

二十

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束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所枉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弘景於是入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備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健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

夏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恒欲就而居之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僅得至其所本便焉善射說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筭推知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問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旣早與之游及卽位後恩禮愈篤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

樂

卷三

十一

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址不出惟書牋附牛一牛散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曳曳尾之龜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辭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服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耶

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氲謚曰貞白先生弘景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惜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乘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巳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

庾詵

梁

卷三

三十二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造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間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

矣子曼倩字世華早有令譽元帝在荊州爲中銀事子秀才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梁

卷三

三十三

南陳列傳卷之一

周文育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少孤貧常從繼父周蒼將五百人往新蔡縣甄慰勞白水蠻誅執蒼蒼與文育拒之文育前鋒陣中蒼死於陣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征有功除南海令及武帝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俱有大勲封南移縣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吳興圖杜龔又陳

卷一

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時周迪已破余孝頃孝頃子公廳弟孝勵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周迪黃法氐等往討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遣吳明徹爲水軍配周迪自率衆軍王琳遣將曹慶收孝勵分遣主帥常愛衆與文育相拒自率兵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愛衆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不可初迪之敗棄船走莫知所往及得迪書文育喜賁示曇朗曇朗

害之於坐武帝聞之卽日舉哀追贈司空子寶安嗣

章昭達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人也性倜儻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龔頻使昭達往京口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陳

卷一

龔龔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陳寶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爲都督討迪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僞夢昭達對曰當效天馬之用以盡臣節廢帝卽位改封邵陵郡公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征之大敗紇禽之進位司空太建三年病薨

侯安都

侯安都者始興曲江人也字師成多旅力素善騎射

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餘人陳武帝入援臺
安都引所集兵往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剋平
侯景並力戰有功武帝謀襲王僧辯唯與安都定計
武帝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
寇入據石頭游騎至於閣下安都閉門示弱令城中
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
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與戰大敗之以功
加開府仍率衆會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武帝崩
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群臣議翼奉文帝遷司空仍
授南徐州刺史仍別奏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
將人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而
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
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
殺之以功進爵清遠郡公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
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稱於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
都日益驕慢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
吳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按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
安都內不自安天嘉三年賜死

徐度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少儻不拘小節初從梁始
興內史蕭介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陳武帝在父趾乃
委質焉侯景之亂武帝克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
計畫多出於度封廣德縣侯武帝鎮朱方除蘭陵太
守徐嗣徽任約等來寇武帝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
石頭使度頓軍於冶城寺文帝卽位累遷進爵爲公
天嘉元年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文帝崩度預
顧命廢帝卽位進位司空薨子敬成嗣

程靈洗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侯景之亂據有新安
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奉以主盟梁元
帝授靈洗領新安太守巴丘縣侯武帝誅僧辯靈洗
率兵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武帝軍不利遣使
招諭久之乃降授蘭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
徽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天嘉四年周迪
重寇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廢帝卽
位進襲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皎

使以聞以功改封重安縣公卒于文季嗣

魯廣達

魯廣達字徧覽少慷慨志立功名仕梁爲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守梁元帝承制授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廣達出境迎援陳武受禪授東海太守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至夏口見皎舟師強盛莫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墜水沉溺久之因收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及賀

陳

卷一

五

若弼據岷山廣達於白上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執執三年依例入隋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爲詩曰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蔡景歷

蔡景歷字茂世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爲海陽令有能名陳武帝鎮朱方素聞其名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爲陽獻王昌爲吳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輔之承聖中還掌記室

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及受禪遷祕書監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寶安餽馬爲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爲中書侍郎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以功遷太子左衛進爵爲侯宣帝卽位銳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稱師老將弱不宜過窮遠累帝惡其沮衆免所居官徙居會稽及吳明徹敗帝憶前言卽日追還復本爵卒

毛喜

陳

卷一

六

毛喜字伯武營陽陽武人也少好學善草隸陳武帝素知之及鎮京口命喜與宣帝往江陵仍敕宣帝諮稟之及梁元帝卽位以宣帝爲領直喜爲尚書及魏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長安文帝卽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及宣帝又國又遣喜入周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時仍以喜爲府諮議參軍廢帝冲昧宣帝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喜卽馳入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

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三思竟如其策及帝卽位封東鄉縣侯帝又欲進兵彭汴以問喜喜以爲周氏始祔齊國難與爭鋒上不從吳明徹卒俘於周喜後歷丹陽尹吏部尚書及宣帝崩叔陵構逆敕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爭事並見從自明徹敗後帝深悔不用其言益見親重皇太子好酒德喜嘗言之宣帝太子遂銜之而卽位後稍見疎遠至德元年出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靜人吏安

陳

卷一

七

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反郡與豐州接壤而素無備喜乃脩城墮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積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卒子處中嗣

劉之亨

劉之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甚爲南陽劉之遼所重梁太清初爲西中郎記室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陳武帝受禪爲太中大夫領大著

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顯屍於方山峒坎埋壓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寢焉光大中宣帝入輔以亨貞正甚相欽重卽位拜衛尉卿卒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宗元饒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仕梁爲征南府外兵參軍陳宣帝初遷御史中丞時合肥刺史陳褒賊汚狼藉元饒劾奏免之遷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斛助人租賦

陳

卷一

八

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爲吏部尚書卒

袁樞

袁樞字陵言美容儀性沉靜好學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丁父憂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爭往造請樞杜門靜居紹泰中歷吳興郡太守陳末定中徵爲侍中掌選初陳武帝長女末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子昂主及昂並卒於梁時武帝受命尚書請議加贈樞議曰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祚而主已亡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

馬之號天嘉三年爲吏部尚書領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還職廢帝卽位還尚書左僕射卒弟憲

顧野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也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徧視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城陷逃會稽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掌梁國史卒於官

沈文阿

沈文阿字國衛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爲東宮學士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暉保吳興暉敗文阿竄於山野景素聞其名

求之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之隨赦焉後復仕於文帝天嘉中卒

張譏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譏幼聰俊篤好玄言受學於汝南周弘正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

陳

卷一

十

爲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議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臺城陷譏晦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初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中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爲武陵王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言曰當今雖復

多士如林至於堪提此者獨張譏耳后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豎義皆索麈尾未至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

顧越字名南吳郡鹽官人也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越幼明慧弱冠游學都下時太子詹事周捨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讓制旨新義達越還

陳

卷一

十一

吳敷揚講說侯景之亂越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承聖二年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於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與等每爲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爲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官讀尋遷給事中及廢帝立拜散騎常侍時宣帝輔政華皎舉兵越因請假東還或諧之宣帝言越將扇動番鎮遂免官太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太建中位通直散騎常侍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通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亞聖人乎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瑒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

陳

卷一

十二

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毋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以爲非類毋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爲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隨府之鎮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園祭酒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仕梁爲委令陳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

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
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請焉王乃微服往榮
宅穿壁以觀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嚴君平鄒
子真何以尚茲郡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

杜之偉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
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僕射徐勉嘗
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
捨身敕免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

陳

卷一
十三

乃啓補吏官學士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群書陳武帝
爲丞相宗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及受禪除鴻臚卿
餘竝如故仍敕撰梁史卒官

何之元

何之元字江滿人也祖僧達齊南臺侍御史父法勝
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天監末司空袁昂表
薦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
之元終不造焉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自成
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

沮衆囚之及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綦之郡俄而
魏剋江陵劉綦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
署爲中書侍郎王琳敗奔主以爲楊州別駕所居卽
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
史抑咸責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
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
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著梁典
隋開皇十三年卒於家

南朝貞烈傳卷之一

蕭嬌妻羊

蕭嬌妻羊字淑棹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棹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羊緝女佩任

羊緝女佩任者烏程人也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

貞烈

卷四

吳康妻趙氏

吳康妻趙氏晉陵人也父亡弟幼遇歲飢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少時夫亡誓言不二焉

蔣雋妻黃氏

蔣雋妻黃氏義興人也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

陳氏三女

陳氏有三女會稽人也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父篤

廢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薪更日至市貨賣長女自傷斃獨誓不肯嫁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庵舍居墓側

王氏女

王氏女永興縣中里人也年五歲得毒病兩目俱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

屠氏女

屠氏女諸暨東滂里人也父失明母固疾親戚相棄

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紆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貴遂以巫道為人療病無不愈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為山劫所殺

北魏列傳卷之一

叔孫建

叔孫建代人也父肅爲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太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叅軍國之謀隨泰王毓使慕容垂六載乃還累遷爲并州刺史明元卽位舍前功以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叛明元遣建督公孫表等以討武斬首萬餘級晉將劉裕伐虜弘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兖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明元聞之詔建渡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阿鎮大將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稱魏初名將太延二年薨年七十一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明元卽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人集欲行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執悅殺之二十八歲卒子蒲襲爵

燕鳳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遣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長史叅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使符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畧高遠一時雄主也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符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端任宜分部爲二令人統之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卽位歷行臺尚書甚見器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人講經傳出堯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郡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宏少有俊才號曰冀州神童符融之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仕慕容垂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道武

征慕容寶次中山樂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爲黃門侍郎與康袞對總機要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曰康袞以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妻敬說漢和欲以魯元公主妻何奴善之是以諸公主皆嫁於滇南之國賜爵白馬侯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寵信過之神瑞初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軍門右聽理機事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

魏

卷一

三

常三年卒追贈司空文貞公子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明元好陰陽術數問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時後宮有吏帝令浩推之浩以爲常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美女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沂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以裕難測跡勿許內朝咸同獨浩曰裕縱得關中難守終爲我物聽其假道坐觀成敗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會浩在前

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親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叛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略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杖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興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爲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

魏

卷一

四

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暇帝笑曰卿世之已審矣浩又論近世人物曰臣嘗私論之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綠醪酒一斛水精戎塩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塩酒故與卿同其味也浩性不好莊老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

先王之教衰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會問宋武帝祖
帝欲取洛陽武牛滑臺浩諫之天師冠諫之每與浩
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歛容深美
之因謂浩曰吾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
稽古爲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
十餘篇上排太初下盡泰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
五等爲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
能不免群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
妍白哲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魏

卷一

魏

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性之術而冠諫之有袖中錄
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時議代赫連昌群臣皆
以爲難唯浩勸行果大勝神鼎二年議擊蠕蠕朝臣
內外盡不欲行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
之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鉞於酢器中
令清夜有所見卽以鉞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
幸浩第多問以異事遷浩司徒時河西王沮渠牧犍
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
露不可不誅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番下國

雖心不爲純臣罪未甚彭尚書古弼等曰彼地了無
水草必致渴乏浩曰漢書地里志稱涼州之畜爲天
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於是遂討涼州平之水草
多饒如所言乃詔浩總理史事務從實錄神鷹五年
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鄧穎晁繼范
亨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闕
堪鄧標素諳事浩通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
勅浩所著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
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富國事備而不典

魏

卷一

六

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
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究狀浩
服受財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崔氏無遠近及浩之
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浩既工書人
多託寫急就章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

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使掌機密與賀
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太武卽位從征蠕蠕
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

翰宗正娥清爲前驛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敕定詔道生與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堯年八十三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帝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爲三公曾孫翼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爲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爲揚州刺史梁將裴遠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曉果裴遠頗難之號曰鐵小兒大統元年堯謚曰文宣子子彥子裕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疆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起家司徒府參軍事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官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上既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

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脩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後疾甚乃上遺表帝省表涕零

于栗磾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與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磾書敕道西上題書

卷一

八

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年因之授栗磾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明元南幸盟津謂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廻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卒贈太尉子洛拔官至侍中子烈烈子忠性朴直梗正歷任禁要平元禧之亂忠弟景景弟果果弟勳俱有武畧勳之女爲宣武皇后自栗磾至勳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今三開國公周于謹隋于仲文皆栗磾玄孫也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累遷侍中殿中尚書

於時孝文幼冲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獻李冲等
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
遷都洛陽人情翹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烈曰陛下
聖畧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翹舊
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十九年
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素無教訓請
乞黜落帝曰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
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加烈爲散騎常侍封聊城縣
子及穆泰陸獻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
烈子
李冲重書述叙金策之意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
寇馬圈帝與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爲託帝崩於行
宮彭城王勰秘諱而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
留守之重密報內問烈處分行留神守無變宣武卽
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
於烈求舊羽林武貴執仗出入烈不許禧惡烈剛直
出爲恒州刺史烈不願潛授遂以疾辭宣武以禧等
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齋於廟
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

諸父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乃將直問
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
詳衛送至帝前諸公皆稽首歸政以烈爲領軍進爵
爲侯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廼赦烈子忠
馳覲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車駕還宮禧已逃
詔烈追執之順后旣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
宣武舉哀於朝堂

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漢太傅哀之後也少孤夙成有
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年十餘歲祖泰喪還本郡
允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
學擔笈負書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神廟
三年陽平王杜超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
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
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惟允以清平
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
博士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
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

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素星傳金水二星當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時坐者咸慙惟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非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時著作令史閔湛勸崔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

魏

卷一

十一

幾而難作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崔鑑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驛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側由於浩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

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帝謂景穆曰直哉允遂得免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允退謂人曰吾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亦終身不言事有不便允輒求見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帝嘗謂群臣曰如高允者真忠臣也於是拜允中書郎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

魏

卷一

十二

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糲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戲之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沙太守允固讓帝不許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嘗見是非愠喜之色高子內文明外柔弱其言訥訥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

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欽宗以下伏地泥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中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仁及寮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托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出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於心內崔亦屬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

魏

卷一

十三

良有以也文成重名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允表請立博士助教學生三秩郡有大小多寡因之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頽上表乞骸骨詔不許皇興中詔允兼太常帝時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傳位於孝文進名爵咸陽公太和二年

又以老屢乞還鄉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十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名嘗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賜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謚曰文

高閭

高閭字閭士漁陽人也好學博綜經史少爲車子送祖至平城脩刺高崔浩浩與語奇之閭本名驪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高允以閭文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初爲中書令給事中太

魏

卷一

十四

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四疑遷尚書中書監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辨忠佞閭曰譬如玉石礫然帝曰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佞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亦佞也閭曰子綦君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降車駕幸懸瓠閭宗諫洛陽草創武既不遣賈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宣武踐祚累表遷位詔賜俱從優厚卒於家謚

文貞問強直敢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
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子元昌襲爵位遼西
博陵二郡太守

古弼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爲佩郎門下奏事以
敏正稱明元嘉其直而有川賜名曰筆後改名曰弼
與劉崇等分給機要太武卽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
爵靈壽侯景穆總攝萬機徵爲東官四輔與宜都王
穆肅並參政事遷尚書令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

魏

卷一

十五

人無田業宜減大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
給事中劉樹恭弼侍坐良久乃起於帝前捧樹頭掣
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
罪帝失容放恭曰不聽奏事過枉朕樹何罪置之帝
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爲臣逞志於君
前者非無罪也乃請公車免冠徒跣自効請罪太武
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
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我量朕也朕還董先
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屬

官懼誅弼告之曰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故選肥馬
備軍吾寧避死乎帝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
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北獲麋鹿數

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十乘以運之帝尋謂從者曰
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
而弼表至文成卽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
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冤之黎厲門
平原人也明元罷其忠亮軍國大議常同弼與焉以
征赫連功進號征北大將軍及鎮長安清約公平甚

魏

卷一

十六

著聲稱

尉元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畧聞於當
時位中山太守元以善射稱爲羽林中郎再遷比部
尚書進爵大昌侯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獻
文以元爲持節都督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兗州
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標歸款元並納之以
功拜開府進位司徒十年頻表以老乞歸許之詔曰
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

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唐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亮謚景桓公子邕襲爵

李孝伯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嘆曰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遂還家講授

魏

卷一

十七

後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責其黨還令送鹿故處郡謚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群言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爲中散賜爵魏昌子遷比部尚書進爵壽光侯真君末宋文帝開車駕南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其俘景穆曾啓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以理天下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自崔浩誅

後軍國謀謀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亞於浩卒之日遠近傷焉孝伯名聞遠邇李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爲人所知若此

王肅

王肅字恭懿琅琊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爽肅順尚書左僕射肅仕肅順歷秘書丞肅自謂禮易爲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爽及兄弟並爲肅順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因言肅氏危滅之兆勸高祖大舉

魏

卷一

十八

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詔肅討蕭鸞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以功進號平南將軍尋徵肅入朝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鸞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封汝陽縣開國子高祖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

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卷
豫州刺史蕭懿率衆三萬屯於小岷交州刺史李叔
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衆十
餘屯據死虎蕭進師討擊大破之蕭還京師世宗臨
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
侯尋以蕭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
持節餘官如故蕭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懷附家無
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景明二
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世宗爲舉哀贈侍中司空公

魏

卷一

十九

簡子紹襲

本官如故有司奏以蕭忠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

北魏列傳卷之二

陸侯

陸侯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帥
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位離石鎮將上黨太守關內
侯侯少聰慧明元踐祚襲爵關內侯位給事中典選
部蘭臺事當官無所撓太武征赫連昌詔侯督諸軍
以備蠕蠕與西平公安頡攻剋武牢賜爵建鄴公拜
冀州刺史轉武牢鎮大將平凉休屠金崖羌秋子玉
等叛復轉爲安定鎮大將追討崖等皆獲之遷懷荒
鎮大將未棋諸高車莫弗訖懼侯嚴惡請前鎮將郎
孤太武許之徵侯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必敗高
車必叛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聞之
大驚召侯即日復除散騎常侍帝征蠕蠕破凉州常
隨駕別督輜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凉王那擊蓋吳
於杏城獲吳二叔諸將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不如
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後數日果斬吳以至
皆如其言遷內都大官安定盧水劉超等叛太武以
侯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

起猶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見超超備甚嚴遂縱酒
盡醉而還後偽肅請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
醉爲限侯乃許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
遂平之帝悅徵拜外都大官文成踐祚以子麗有定
策勲進爵東平王薨年六十有子十二人長子祓多
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嘆其父智
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相
州刺史車駕討蠕蠕詔祓爲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
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

魏

卷二

二

並固諫祓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
橫議詔曰祓直臣也遂以祓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
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孝文延興四年薨祓有六子
琇凱知名以後子孫皆顯貴

源賀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
檀爲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太武素聞其名
及見器其機贊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
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

登陷陣以功進號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爲鄉導
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涼州平以功進爵西平公
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
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賀本名破羌賜名
賀焉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賀部勒禁
兵靜邊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
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賀營中爲內應俄而麗
抱文成單騎而至及卽位以定策勲進爵西平王出
爲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帝謂群臣曰昔源賀勸朕

魏

卷二

三

有諸死刑徒充北藩諸戍自實至今一歲所活殊爲
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
臨天下復何憂哉賀臨州鞠獄以情徭役減省清約
寬裕甚得人心時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
賀謀反有司以聞文成曰賀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
果引誣後徵拜太尉蠕蠕寇遼賀從駕討破之及獻
文將傳位於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事屯漠南
乃馳傳徵賀賀至正色固執不可卽詔持節奉皇帝
璽綬以授孝文是歲河西叛敕遣賀討之多所降破

上書稱病乞骸骨至於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
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五月瘧疾於溫湯孝
文文明太后遣使展問三年薨長子延性謹厚少好
學位侍御史賜爵廣武子卒延弟思禮字子鱗後賜
名懷文成末爲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受父爵後持
節督諸屯於漠南蠕蠕甚憚之景明二年除車騎大
將軍又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于勁勢
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
有受納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卽劾祚免

魏

卷二

四

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
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
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
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領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
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二十萬騎六道並進南
寇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以便宜從
事懷躍馬大呼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卒
贈司徒公謚曰惠懷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
客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源

子子邕字靈和少好文雅累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
人破六韓拔陞首爲反亂統萬逆徒寇害應接子邕
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欲自出求糧
子延伯據守寮屬僉云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畧子
邕泣曰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東夏
運糧子邕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懸力屈被執乃
密遣人齎書開行與城中云大軍在近汝其奉忠勿
移其操勸阿各拔令降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
代總部衆竟隨子邕降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邕

魏

卷二

五

具陳諸賊可滅狀顥給子邕兵令其先出時東夏合
境反叛所枉屯結子邕轉戰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
戰乃平東夏徵稅租粟運糧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
蕭寶寅等爲賊所敗關右騷擾時子邕新平黑城遂
率士馬并夏州至於東夏除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
訖單步胡提於曲沃明帝重書勞勉之以葛榮久逼
信都詔子邕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
鄴反敕子邕與都督李神軌先討平之改封陽平縣
公遂與裴衍發鄴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邕冀州

刺史與裴衍俱進子邕戰歿贈司空

宋世景

宋世景少自脩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前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遷司徒法曹行參軍臺中疑事右僕射游肇常以委之左僕射源懷引為行臺郎薦之宣武以為不減李冲帝曰朕亦聞之後為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制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宛陵令多所受納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

魏

卷二

六

刀靡

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卒遺腹子季儒位太學博士曾至譙宋開為文弔稽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而殞

刀靡字淑和勃海饒安人也曾祖協從晉元帝渡江

位尚書令父暢晉右衛將軍初晉相劉裕微嘗負社

錢一萬遠嘗不還暢兄達執而徵焉及誅桓玄以黨

先諒刀氏靡與暢故吏奔姚興為太子中庶子及姚

泓威與司馬休之等歸魏明元假靡建威將軍遷鎮

濟陰遷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伯後除簿骨律鎮將造

城儲穀置兵備守上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為刀公城

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謚簡子遵遵孫冲字文朗十

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

撫養允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

終不止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

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為功曹主

簿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

魏

卷二

七

其事太傅清河王懌覽而嘆息先是冲曾祖靡作行

孝論以誠子孫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

絲歛以時服輜車止用白布為幔不加畫飾名為清

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教

其子孫令奉嚴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為太儉貽

書於冲叔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

論其事神慮未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為

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明帝將親釋奠以

才學奏徵卒

張恂

張恂字洪讓隨兄袞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
中土士庶之望皇始初拜中書侍郎賜爵平臯子出
爲廣平太守遷常山太守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
姓親愛之明元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卒子純襲爵

寇讚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也讚少以清察知名持堅僕射
督華州里高遠雖年皆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爲屬
翊太守召爲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威秦雍人千餘

集

卷二

八

家推讚爲主歸魏拜河南郡太守南雍州刺史軹縣
侯初讚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
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讚在州十七年甚收公私之
譽年老求致仕卒

寇雋

寇雋字祖雋以選爲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乘賊
起雋參護軍事東討果遷司空府主簿嘗靈太后臨
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雋典之資費
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

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迺以雋

爲之仍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恭訟田

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雋曰史底窮

人楊公橫奪其地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

雋守正不撓拜司馬二年出爲梁州刺史梁遣其將

曹琰之鎮魏興琰之屢擾疆場雋遣長史杜林進攻

克其城并擒琰之琰之卽梁大將景宗之季弟也於

是梁人懼焉雋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大統三年東魏

授雋洛州刺史雋因謀歸關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

集

卷二

九

口入關拜祕書監封安西縣男恭帝三年賜姓若
引氏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
軍帝親執其手曰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卒年八十二
子奉位至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頤少好學凡知
名居喪哀毀位漢澤郡公

崔休

崔休字惠盛曾祖謹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
宋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
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孝文納休妹爲嬪

頻遷兼給事中黃門侍郎禮遇亞於宋弁郭祚孝文
南伐以北海王祥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
書左丞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賁又亡固求出爲
勃海太守後歷幽青二州刺史休久在臺閣明習典
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卒謚曰文

崔挺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位濮陽太守挺孤
幼居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
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舉秀才射

魏

卷二

十

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教於長安書
文明太后父燕宜王碑賜爵秦昌子轉登聞令尚書
李冲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爲嬪後拜光州刺史風化
大行及車駕幸空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畧
因及文章帝甚悅孝文將辨天下氏族授挺本州大
中正據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
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其有光采今願奉之挺曰
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
乃表送都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

固辭不免世人皆嘆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未嘗呼
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卒謚曰景初崔光貧賤挺常
贈遺衣食親敬焉又識那留宋弁於童幼世稱其知
人子六人長子芬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居官守正甚
有能名芬孫宣猷仕周仲方仕隋

袁式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深晉侍
中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及劉裕執權式歸
姚興及姚泓滅歸魏爲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

魏

卷二

十一

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延和二年魏大將樂安王範
爲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爲從事中郎
辭而獲免式沈靜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詰訓含雅皆
潛心焉以太安二年卒

毛修之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世在晉創裕之平關
中留子義真鎮長安以修之爲司馬義真敗修之沒
統萬太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吳兵并吳兵將軍修
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

累遷尚書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造御膳時討和
龍朱修之爲中領軍欲率吳兵爲逆因入和龍莫浮
海南歸以告修之不聽迺止是日無修之大變發作
修之遂奔馬弘修之遷特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
下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曾爲諸葛亮門
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
乃與論曰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肯君臣相得魚水
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
過乎修之謂浩言爲然後卒於外都大官

卷二

卷二

卷二

盧玄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謚晉司空劉琨從事
中郎祖愷父逸仕慕容氏愷爲營丘太守逸爲范陽
太守皆以儒雅稱神應四年太武帝辟召天下儒儒以
玄爲首授中書博士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嘆曰
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
姓族玄謂曰創制立事各有其苦樂爲此者詎義人
也宜三思浩敗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
使宋宋文帝與之言嘉嘆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還

遇疾歸鄉卒于度世嗣

劉模

劉模長樂信都人高允撰脩國記選爲校書郎太和
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關路經縣歎獨旅窮悴
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吊待以禮肅深感其恩及
肅臨潁州模猶在郡然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二年
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遂家於南潁川

游雅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高允

卷二

卷二

卷二

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進爵爲侯雅性剛憲好自
矜誕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將婚於邢氏雅
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
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
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
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謚曰宣侯從祖弟明根字智
遠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深堂
倩人書字路過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
知其姓名乃告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

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權爲
中書學生文成踐阼爲都曹主書獻文時遷東兖州
刺史封新泰侯爲政清平孝文嘗歷儀曹尚書加散
騎常侍參定律令屢進諫言明報以年踰七十表求
致仕優詔許之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報爲五
更卒於家子肇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內秘書侍御尋
遷太子中庶子後爲魏郡太守肇儒者動存名教及
元又廢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澤乃集公卿會議其
事肇獨抗言爲不可終不下署卒諡文貞公明帝初

應論者高之

張湛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湛弱冠知名
崔浩識而禮之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
三人皆儒者並有儒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湛至
京師家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中書侍郎湛知浩必
敗固辭以壽終孫通字彥綽博通經史沉冥不豫時
事頗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游款及彪用事言於中

書令李冲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太平中微辟皆不
就通四子微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微位至侍

中衛尉麟位廣平太守儉位涼州刺史鳳國子博士

閻駟

閻駟字玄陟燉煌人也駟博通經傳沮渠蒙遜甚重
之訪以政事并秘書考課郎中牧使待之彌重

劉延明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質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博
士郭瑀瑀有女始笄遂以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

魏

卷二

十五

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凉武昭王徵爲儒
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
補苴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
此典籍號爲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健尊
爲國師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稱太
武平凉州拜興平王從事中郎後返凉州而卒

盧景裕

盧景裕字仲儒少明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
婢作食妻子自隨從又避地太寧山不營世事居無

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國舍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胤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齊神武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時微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初元顯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備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讀經覺時如所夢誦誦千遍曉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音

李謐

李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枉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爲業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延昌四年

魏

卷二

十六

卒年三十二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廢興之由芳乃嘆之曰君若過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於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問於時諸君何爲輕自媒銜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謐恐以此負朝廷耳

庾信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信幼而俊邁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爲

魏

卷二

十七

子中庶子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掾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既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象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聘於西魏屬大軍南討遂陷長安江陵平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出爲弘農郡守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義城縣侯出拜洛州刺史信爲政簡靜吏人安之時陳氏與周

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遷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
及信等十數人武帝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
惜而不遣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
趙勝諸王周旋備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
託焉惟王褒頗與信埒其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
望通顯常作鄉閭之思迺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
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子立嗣

卷二

十八

北魏列傳卷之三

邢巒

邢巒字洪賓河間鄆人少好學累遷散騎常侍中書
侍郎甚見顧遇宣武時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
諸軍事詔拜巒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
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
遂逼涪城巒既克巴西遣車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
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巒忿之切齒仲遷懼
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
巒 卷三 一
與楊集起等反壽遣軍傅豎眼討平之巒之初至漢
中接豪右以禮撫衆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
滅百姓集爲奴婢者二百餘口人以此議之徵授度
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交朝廷乃以巒爲使持節都
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宣武勞遣巒於東堂巒至
乃分遣將帥攻討兖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巒
璽書慰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
詔巒率衆會討巒以爲鍾離天嶮朝貴所居若有內
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英果敗退初侍中

盧昶與元暉俱爲宜武所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劾蜀中掠良人爲婢事以害之亮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麗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十餘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密高肇助暉中釋故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人梁遣其將齊荀仁率衆入抵縣瓠詔暉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暉不敢進乃與暉分兵將犄角攻之梁將齊荀仁等二十

卷三

二

一人開門出降卽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葛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遷殿中尚書卒於官

邢邵

邢邵字子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族兄肅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年三十名動衣冠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儻大相欽重釋巾除奉朝請遷著作郎未安勅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尔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太昌

初勅令恒入內省後愔惜與魏元叉及邵請置學累遷尚書令加侍中宣武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名賢以邵宿有名望宣武甚親重之後於宣武前鄙崔暹無學術暹頗銜之值邵奏魏帝發勅用妻兄李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卽啓宣武執其專擅伯倫官事由是被疎出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後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卒於官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

李崇

魏

卷三

三

李崇字繼長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鎮西大將軍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下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揚州刺史氏楊靈珍遣弟婆羅領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率衆討之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獻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

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在州凡十九年號曰卧彪孝明踐阼褒賜衣馬進號驃騎將軍梁堰未破水勢日增崇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端端王河那懷犯塞詔崇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後北鎮人破落韓拔陵反所在響應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於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塋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尋元法僧以彭城叛王鑒爲法僧所敗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元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

李平

李平字雲定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後以例降襲爵彭城累遷太子庶子拜長樂太守徵拜度支尚書領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命

魏

卷三

四

魏

卷三

五

平北討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大破逆衆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劾平在冀州隱蔽官口肇又扶成其狀除平名廷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孝明時轉吏部尚書平所在有聲但以性惡爲累以定冀功封武邑郡公先是梁遣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爭貳詔平往討平長子爽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刻期齊舉安南將軍崔伯延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等不得進救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及卒太后爲舉哀於東堂

傅堅眼

傅堅眼卽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堅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撫蜀人以恩信爲本宣武

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
追隨惡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
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將軍法僧至大失人
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乃驛徵豎
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
豎眼三月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頗致九捷豎
眼至州白水以東人皆寧業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
勞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旣得豎眼
人咸自負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嶮

魏

卷三

六

恭不仁聚貨耽色甚爲人害尋都督梁西益巴三州
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率衆三萬人
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紹見天下
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
崑崙扇撥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旣合
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患發疾卒

賀岳

賀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與父
兄赴援懷朔賊主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

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爲帳內軍主
與兄勝俱鎮恒州州已陷投尔朱榮榮與兄元天穆
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
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未幾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
舉兵赴洛配兵甲卒二千爲先驅至河陰榮旣殺胡
士因欲斬岳岳乃從容致諫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
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葛榮平元顯累
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萬俟醜奴僭稱大號關
西駭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爲勅

魏

卷三

七

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慝生焉乃
請尔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
爲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廂大都督又
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廂大都督並爲天光之
副以討之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進封樊城
縣伯尋進爵爲公天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
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敗岳卒
軍下龍赴雍會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及孝武卽
位加關中大行臺承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

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乃懼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
衆趨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爲自
安之計河州平涼受岳節度惟靈州刺史曹泥不應
召通使於齊齊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問岳
及侯莫陳悅三年岳召悅會於高平將封曹泥令悅
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知之而先又輕悅
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
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

郭祚

魏

卷三

八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少孤貧有女巫相祚後當
富貴弱冠爲州主簿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
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從南征以贊遷洛之
規賜爵東光子時孝文銳意典禮祚與黃門宋弁參
謀帷幄進爵爲伯孝文崩進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
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末避不出兄弟代
之祚奏曰若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祚持身清潔
重惜官位至於銓受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
事卽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然所拔用皆

量才稱職時人以此稱之後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
詔以本官領太子少師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恩
寵甚深遷左僕射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人蹉跌便
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每以孤
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冲謂之曰人
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於時頗
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
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忠聞
大怒矯詔殺祚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

魏

卷三

九

慰

崔光

崔光字長仁清河人隨父徙代家貧好學太和六年
拜中書博士著作郎甚爲孝文所知以參贊遷都謀
賜爵朝陽子進爵爲伯宣武卽位卽除侍中初光與
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
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
光領史官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
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鶴詔散騎常侍郎趙邕以

以問光光上表以爲鷄者小畜起足衆多乃群下相
扇助之象後數日而茹船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
光愈重永平元年秋將誅元倫妾李氏群臣無敢言
者敕光爲詔光遂巡不作奏李今懷妊乞停李獄以
俟育孕帝納之宣武幸東官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
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爲太
子師傅尋授太子少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
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官安撫内外光有力
焉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薨於官年七十三

魏

卷三

十

崔鴻

崔鴻字彥鸞少好讀書稍遷尚書兵郎中詔太師彭
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
令於尚書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正光元年
命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臨薨言鴻於孝明
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
尋卒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
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儼苻健慕容垂姚萇慕
容德赫連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嵩

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踰借一方各有國書未
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

崔亮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亮祖
瓊爲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爲太
山太守祖修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
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
房氏攜亮依祖叔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
曜平二齊內徙亮爲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

魏

卷三

十一

幼孫居貧備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
光往依之謂亮彼家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
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
於冲冲召亮與語謂卿先人相命論能記之否亮卽
爲誦甚奇之薦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孝文在洛欲創
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尋曰
朕已得之驛徵亮兼吏部郎俄兼尚書左丞孝明親
政仍兼吏部郎甚爲尚書郭祚所奏每云非崔郎中
選事不辦遷度支尚書亮別立條格歲省億計侍中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人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任城王澄重其學業澄為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後為步兵校尉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然平中吏部尚書李邵奏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泰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出除東豫州刺史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熟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

魏

卷三

十三

少時與共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闔門拯給之在州卒

李彪

李彪字道固衛國人也少孤貧好學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危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稅兄間家富典籍彪遂於枕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陸厥年將弱冠雅有志業聞彪名而詰之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業

焉高閭稱之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為御史尉頌著作郎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帝宴群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美

常爽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文成西征涼土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文成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時戎車屢駕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崔浩高允並稱之時號為儒林先生卒子文通文通子景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西河郡守俠七歲不能言後於洛陽見群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遂言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艱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言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

魏

卷二

十四

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使執其使人焚其敕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平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提於蒺藜也思政曰柰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思政然之廼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榮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

魏

卷三

十五

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曰俠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大統三年頗渾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廼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爲侯王思政鎮王廐以俠爲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又有丁三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庸爲市官馬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

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俠曰夫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公爵於其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千頃奴隸耕耨糴粟莫不備足卒於官于祥嗣

常景

常景字承昌少聰敏初讀詩毛詩一受便覽廷尉公孫良舉爲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旣而用之爲門下錄事景扛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學元暉所知賞延昌初東官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

魏

卷三

十六

事皆如故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教景與董紹張微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事侍中元法僧叛入梁梁武帝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提彭城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之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杜洛周友於熱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末安初賜爵高陽子元顥由

通莊帝北巡景興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安慰京師顯入洛景乃居本位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八年薨長子昶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劉芳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芳雖處窮窘而業尚貞固篤志墳典常爲諸僧傭寫經論會齊使劉縉至芳之始族兄也縉芳兼主客郎與

魏

卷三

十七

縉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時王肅亦有名來奔於魏每與芳論古今甚推服芳詔起遷國子祭酒後兼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卽位芳首加袞冕孝文襲歛始未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中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抵恤之尋進侍中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轉太常卿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瑀并公

孫崇等十餘人脩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嘆其謙慎帝更敕芳舉其宗女芳廼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爲恂聘之崔光與芳有中表之敬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

劉獻之

劉獻之博陵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受業於渤海程玄時人有從獻之學者輒謂之曰子若能入孝出

魏

卷三

十八

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踰曆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遇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六藝之文雖不悉註所標宗旨頗異舊義卒

劉蘭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悉就篇家人

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爲立資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了一遍兼通五經又明陰陽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令授其子熙誘畧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爲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妄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

續

卷三

十九

今欲相召當與吾正之言終而出少時患死

徐遵明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至土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遊燕趙師事張吾貴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畧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廼請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

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筆吹笛以自娛又知平陽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乃往讀之後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夜至人間爲亂兵所害

董徵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

續

卷三

二十

陵劉獻之通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璵華官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過家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廼勤學所致耳入爲司農少卿後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子仲曜

李業興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蚪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

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業興乃詣靈馥贊舍類受業者靈馥通謂曰李生久逐羗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羗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後通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尤長筭歷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延昌中業興通爲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盈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初

魏

卷三

二十一

令共爲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戊子曆賜爵長子伯以孝武帝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李景溫子昇寶璵爲摘句後入爲侍讀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弁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

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爲吳兒所笑答曰業興猶

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罵那子才云爾婦疾癘或問實邪業興曰爾大癘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五年齊文襄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尅尅後凶文襄既尅欲以業興當面而殺之業興二子崇祖傳父業

關朗

魏

卷五

二十二

公府記室與談易入言於孝文帝詔見之帝問老易朗發明玄宗帝嘉嘆之會帝有烏桓之役勅子明隨虬出鎮并州先是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餅粟故蕭氏受禪而虬北奔卽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俄帝崩虬歸洛朗遂不仕虬子彥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彥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彥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遣之彥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

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期曰
占筮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著卦以百年爲斷於是擲
著布卦遇夬之革舍著而嘆曰當今大運不過再傳
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藩
臣秉政世伏其疆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
以道臣主俱屠地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
孝莊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尔朱榮
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
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
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

卷三

二十三

睦亨

睦亨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
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遂字懷道慕容寶中書
令亨同郡李順願與之交拒而不許少與崔浩爲莫
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
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
及世利浩後遂投詔書於亨懷亦不開口亨曰桃簡
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桃簡浩小名浩慮亨

卽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亨騾內之厩中冀相
謹繫卒遂托鄉人輪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經年
返亨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亨更不受其騾
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吊唁經一時
乃止嘆曰崔公旣死誰能更容睦亨卒無子

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少聰
慧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時京兆常祖思待叟不足
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

卷三

二十四

未佐未幾翰遷益州叟入蜀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
之不重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魏賜爵始復舅家
於洛雲達室草庭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幹曰
我此生活似豚焦先文成召叟及舒並使作檄檄燭
燭舒文劣於叟養子字螟蛉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
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館宇
卑陋閭疇福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二妾並
年衰跛曳衣布穿被問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卒無子

北齊列傳卷之一

斛律金

斛律金字呵六敦朔州敕善部人也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部多少喚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進見金獵射嘆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因擁衆屬焉署金爲主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頗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屬臣幸莊立賜爵阜城男神武密懷巨復金贊成大謀太齊

卷一

昌初爲汾州刺史進爵爲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肥少却軍爲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悉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爲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重其古質及文筆事爲四州刺史文宣受禪封成陽郡王天保三年除太師孝昭踐祚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武成卽位

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金嘗謂光曰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羨年八十光字明月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爲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者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又嘗從文襄於涇橋擊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鴈也丞相屬邢子高嘆曰此射鴈手當時號落鴈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椎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迥等敗光親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勲遷太尉周軍圍洛陽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周遣其柱國紇於廂略圖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

卷一

二

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勲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語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耳珽知光忿其從奴植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又穆提婆求娶光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光曰此萊園賜提婆是一

齊

卷一

三

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周將常孝寬懼光乃作譏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樹樹不扶自堅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毋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毋令萱以饒舌爲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譏言啓帝曰斛律果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譏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禪禔後宮內叅一賜數萬匹受賜者聞

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啓求見珽令武都妾兒顏玄告光謀爲不軌又令曹魏祖泰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帝謂何洪珽曰人心一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珽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來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背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至鄴曰此人若狂朕豈得至鄴

齊

卷一

四

段韶

段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畧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器愛之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尔朱兆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開小能敵大小道大濡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芒山之役爲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進爵爲公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孝先論兵

殊有英畧欲委幸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
莫若君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鄴守晉陽文
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
東方白額潛至宿豫詔鄴討之白額開門請盟盟訖
度白額終不爲用斬之并其諸弟並傳首京師遷錄
尚書率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太
傅仍准并州天統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封永昌郡
公武平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
遷是月周又遣將攻邊解律光率軍禦之鄴亦請行

齊

卷一

五

五月到服秦城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鄴曰此城一面
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
服秦併力圖之六月徙圖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鄴
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濶並無走路唯
慮東面一虞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乃設伏其夜果
如策伏兵擊之大潰鄴竟以病薨

宋世良

宋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
交州屢有戰功行葢臨淮王或與語奇之魏朝以尔

朱榮有不臣跡帝將圖之密令或將兵赴洛或在梁
郡稱疾假世良都督令還南交發兵以聽期世良請
簡見兵三千騎五日必到洛陽并陳三策或皆不能
從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還見汲
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并雨滂沱
河內太守田估贓貨百萬世良檢按之其後遷殿中
世良奏殿中主齋會之事請改付餘曹帝曰卿意不
欲親庖厨邪宜付右兵以爲永式後拜清河太守陽
平郡獲盜却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

齊

卷一

六

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
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齊天保初大赦
郡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
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
府君非惟善政亦微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
攀泣卒於東郡太守子伯宗位侍御史齊亡遂不仕

宋世軌

宋世軌幼自脩整好法律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
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稍

遷廷尉少卿大理正蘇公之以前幹知名寺中誦曰
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執南臺囚到廷尉
世執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
不送移往復不止世執遂上言文宣引見親勅曰我
知臺欺寺久卿獨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
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
生路無子世良以第五子朝慕嗣弟世景

崔伯謙

崔伯謙字士遜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

齊

卷一

七

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朝貴
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以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
無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
車導以禮讓在縣有貧窮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籍
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徵拜銀青光祿大夫晚年好
學老莊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
以爲儀表

杜弼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弼勿聰敏家貧無書年

十三寄郡學受業同郡襄琬爲定州刺史簡試諸生
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異之命其二子指寬與交
任琬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起家
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光
州曲城令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初神武自
晉陽東出改尔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
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官之神
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
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并東養有一嬰兒老

齊

卷一

八

翁蕭衍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朝我若惡作法網
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爾宜少待吾不忘
之及將有沙苑之役神武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
刀按鞘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
流汗神武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爾雖安
不刺爾猶頻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
貪鄙所取者大弼頻頽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奉使詣
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
性法性爲異弼曰止是一理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

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

元文通

元文通字德達洛陽人敏慧夙成齊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諸賢皆贊賞之召河間邢邵試命文通誦之幾適可得文通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文襄徵爲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武成卽位任過轉降還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通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

廉

卷一

九

令齊因魏宰縣多用厭監至於士流耻居百里文通以縣令爲字人之切遂請革選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旣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於季孟之間初文通自洛還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通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通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

魏收

齊

卷一

十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于建仕齊有勳績贈儀同三司謚文靜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折節讀書閱帝立詔收爲封禪書不立草萊尋赦典起居注并脩國史武帝初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托史閣不知郡事勅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錄史官初惡彥深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與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世脩其業浩爲編年體歷始分作記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昺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齊陰王暉業撰齊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常侍房延佑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高齊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五年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收頗福急不甚公平貴宗姻戚多被書錄備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

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尔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尔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皇建元年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焉始收比温子昇那邵稍爲後進邵旣被疎黜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自武定以后國家大事軍國文詞

齊

卷一

十一

皆收所作每有警惡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下筆有同宿構敏速之工温那所不逮也武平三年襄錄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識者悲之

魏長賢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劉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仍命以顯義爲字雅性俊辨博涉群書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旣至與語大悅謂劉曰今我是行是卿建功之日劉乃進曰陛下百萬

之軍風行電掃人皆畏威未甚懷惠臣請間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爲是耳明日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款附又令劉與諸將統兵討襄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加建忠將軍長賢博涉經史文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悅參軍事入齊平陽王淹辟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清河中正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爲上黨屯留令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爲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

齊

卷一

十二

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出也人皆爲之快快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

李公緒

李公緒字穆叔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絕迹贊皇山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祿四

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有秘記傳之子孫臨終取以投火

李鉉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惡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蚪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

卷一

十三

三便自潛居討論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齊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上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遂覽說文倉雅正六藝注經中終字名曰字辯天保初詔鉉與侍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恭母懷文等草定新曆

令鉉與常廷祐刀桑參考得失尋正國子

馮偉

馮偉字律節中山人身長八尺衣冠甚偉少從李寶鼎學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王將舉充秀才固辭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一無所納惟受時服而已門徒束修一毫不受以壽終

權會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志尚沈雅少受鄭易始盡幽微詩書二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仕齊

卷一

十四

初四門博士侯射崔暹引爲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挈盡師傳之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爲諸王師固辭後遷國子博士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不授此術會曾造家人遠行久而反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仕助教日恒乘驢晝夜出城

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謂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罔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于葉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惟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暴亡

張彤武

張彤武中山北平人也彤武少美貌爲王元則所愛

齊

卷一

十五

悅故偏被教因好學五經明三傳弟子遠方就

業者以百數齊神武召入霸府令與子講說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卽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琊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彤武應選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以爲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加儀同三司號爲二張帝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爲鸞所譖誅子德冲等徙北邊

北周列傳卷之一

王羅

王羅字熊羅京兆人質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羅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羅爲長史執政者恐羅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爲都督南討復啓羅爲長史帶銳軍及克硤石羅功居多除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決者數日時旣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羅鐵券云城全當授

周

卷一

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羅乃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常不握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羅額不爾王羅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爲勳王之舉羅請前驅效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灌關人懷危懼羅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歸就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

羅羅不覺比曉執衆已乘梯入城羅尚卧未起聞關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捧大呼而出謂曰老羅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及神武至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徵拜雍州刺史未幾還鎮河東卒於官

王思政

王思政太原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解褐員外散騎侍郎

開

卷一

二

郎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爲賓客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爲武衛將軍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及神武兵至河北帝廼西遷進爵太原郡公并州刺史大統之後思政雖被委任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扇及纈綬數千段諸將將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紫令諸人追擲曰先得麈尾者卽與之羣公擲將追莫有得者次而思政乃歛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爲旅歸

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卽爲盧提將蒲拊解綬之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踏數人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王壁地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鎮弘農思政之去玉壁也周文帝舉代人思政廼進所部書彙覽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卽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遷取後悔無及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向陽翟周文廼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岳又築土山以臨城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齊文襄聞之廼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頸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大將軍者封侯有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

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符文襄遣趙彥深就土山
遣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文襄以其
忠於所事起而禮之及齊文宣受東魏都政以思政爲
都官尚書卒初思政在荊州置三十餘城位當衝要
凡所薦舉咸得其才

于謹

于謹字思敬少沈深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
書屏居未有仕進志太宰元天穆見之嘆曰王佐才
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蓋元

周

卷一

四

纂計之風聞謹名辟爲鎧曹參軍事從事北伐蠕蠕
逃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正光四
年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相與破賊謹
能解諸國語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
文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而遷仍從周文征漢關破回
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初梁元帝於江
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蕭譽
嘗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無遂結隙據襄陽
來附乃命謹出討梁主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

殺之立蕭譽爲梁主振旅而旋封新野郡公謹自以
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所
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不受周文崩孝閔帝尚幼中
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密訪於謹明日群公
會議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總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
遂再拜群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孝閔踐祚進封
燕國公遷太傅保定二年以年老乞骸骨歸詔不許
三年以謹爲三老賜延年杖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
病護請與同行尋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子纂

周

卷一

五

纂衍皆至顯達子寔嗣

長孫儉

長孫儉本名慶明魏司空嵩五世孫也曾祖地汾安
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史父誠員外散騎侍郎
早卒儉幼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從爾朱天光破宿
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周文臨夏州以爲錄事
參軍事渭州刺史可朱渾元奔魏後河渭間人情離
阻刺史李弼令權鎮渭州復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
西夏歸附即以儉總統秦州渭州西夏三州諸軍事

荆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
時儉部內縣令泉瑑爲百姓所訟推案獲實儉卽大
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過肉袒自罰捨瑑不問於是
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聞之歎
息良久在州遂歷七載徵授人行臺尚書兼相府司
馬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
儉以彰雅操及梁武時江陵未平儉密陳攻取之策
遂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
公護儉長子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後

周

卷一

六

亮追封贈鄧國公

陸騰

陸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從尔朱榮平葛榮以功
賜爵清河縣伯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昔
使青州遂留鄴爲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
城被執周文帝釋而與語卽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
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騰旣爲周文所知思欲立功
不願內職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詔騰率軍大破
之軍還拜龍州刺史使通江山路直出南秦周文謂

周

卷一

七

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卽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
廣嗣李武等憑據險隘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
梯夜襲破之周明帝初陵眉等八州吏夏竝反騰率
兵討平之遷隋州總管領刺史保定二年資州石渠
又反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帝以騰母在齊米令東
討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晉公護奏令告騰云齊
已誅公母兄蓋欲發其怒也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
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蜀復徵晉之晉公護與
招書於是令騰馳傳還朝制憲東伐建德二年徵拜
大司空尋出爲荊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子
玄嗣玄字士鑒入關時年七歲仕齊爲奉朝請成平
縣令齊平武帝見玄特加勞勉卽拜地官府都上士
大衆未爲隋文帝相府內兵參軍玄弟融字士顯最
知名大象末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弟麗少以忠謹
入侍左右太武帝特親昵之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郡尚
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旣而爲常侍宗愛等所殺麗
首逆大譴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中
郎劉尼奉迎文成於莊中而立之興安初封平原王

麗啓以讓父文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和平六年文成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函欲赴左右止之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處禍難便馳赴初乙弗渾悻倣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害之

李弼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六世祖振慕容垂黃門郎父承魏大中大夫贈涼州刺史弼膂力過人初爲別將從尔朱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

周

卷一

八

興瑁拔岳討葛侯醜奴葛侯道洛王慶雲皆破之及天光赴洛弼隸侯莫陳悅征討屢有克捷及悅害瑁拔岳周文帝自平涼討悅曰弼密通於周文許背悅至夜弼乃勤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皆裝束弼妻悅之姨也時屬悅所親委衆咸信之悅由此敗從平實秦斬獲居多周文以所乘驢馬及所着半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抄沙苑弼軍爲敵所乘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橫截之賊分爲二因大破之以功進爵趙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爲前驅東魏將

莫多婁貸文率衆至穀城弼追斬貸文翌日又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陽隕絕於地覘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歷位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周孝閔帝踐祚除太師進封趙國公薨於位子曜

蘇瓊

蘇瓊字珍之長樂人也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

周

卷一

九

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叅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叅軍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平原郡有祿賊劉黑狗構結徒侶遍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以此伏其德續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人趙穎曰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爰自來奉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翁乃致於

屬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
聞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
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逮百人現召普明兄弟對衆
人諭之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遂還同住天保中
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現普集郡中有粟家
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遭憂解職起爲司直遷二
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
現推檢事多申雪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
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蘇綽

卷一

十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與
宇文泰同仕魏泰與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
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對泰
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泰與公卿
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
知者咸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泰乃召綽問具以
狀對泰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
既有口辨應對如流泰益嘉之乃與並馬徐行至池

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間以政道詰而聽之
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創
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春
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
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
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泰方欲草易
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
事臧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
書矣施行之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官習

卷一

十一

編之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
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平至乃命綽爲大詔奏行
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子威嗣

常孝寬

常叔裕字孝寬杜陵人也少以字行涉獵經史弱冠
屬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關請爲軍前驅卽拜統軍
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
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與孝寬款密荆郢

吏人號爲連壁遷南交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
傑復據宜陽遣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
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
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
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者皆不見
用孝寬知其辭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囑
灑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
鎮玉壁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
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
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
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城外盡
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
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收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
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
朔之間已須收援適憂爾家有不及之危孝寬關西
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
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
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

周

卷一

十二

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鎮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
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畧無顧意神武苦戰
六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
祖魏文帝嘉孝寬功令長孫紹遠王悅至玉壁勞問
授驃騎大將軍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
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
墩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
見怪問知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
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
將軍與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懷縣公還拜尚書
左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
壁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
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令諜者多齎遺之於
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
武帝意在不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書奏武帝遣淮
南公元衡問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
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
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乃詔孝寬隨駕還京

周

卷一

十三

大司空大象元年徇地淮南及武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解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密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迥果遣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及六月詔發

周

卷一

十四

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皆坑之關東悉平孝寬在邊多載屨抗強敵所有經畧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驚服孝寬兄舅

陸通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此土魚少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

魚遂得以供贍因謂其泉爲孝魚泉通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朱榮爾朱氏滅乃入關周文嘗在夏州引爲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周文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間至果如所策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

周

卷一

十五

周文深納之累遷太司寇通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

韓褒

韓褒字弘業潁陽人也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燭魏軍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及爲丞相引爲錄事參軍出爲北雍州刺史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

加禮遇乃悉召衆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
諸被署者莫不惟懼首伏因大枋州門曰自知行盜
者可惡來首旬日之間諸盜悉首盡入遷侍中除都
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襲乃悉募
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
以振給之每西城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
富漸均戶口殷實

柳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遐幼而

周

卷一

十六

爽邁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脩
謂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羨之仕梁稍遷尚書功論
郎陳郡謝舉時爲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領謂人曰
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譽於襄陽承制授遐
吏部郎賜爵開喜公尋進位開府及譽踐帝位於江
陵以襄陽來歸辭譽曰襄陽旣入北朝臣若陪隨鑒
蹕進則無益塵路退則虧先旨譽重遣其志遂許之
因留鄉里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譽殂遐舉
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霍州刺

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其下感而化之卒子靖莊凡知
名

盧辯

盧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
學博士以大戴禮有未解古辭乃注之其兄景裕爲
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厥纂
前修矣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
旣破尔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
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孝武卽位

周

卷一

十七

封辯爲廣平王贊師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進
爵范陽郡公性疆記默識能斷大事累遷尚書令尋
卒子慎嗣

沈重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博覽
群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中大通四年補國子助教
梁元帝卽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
適留事梁主蕭譽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武帝以
重經明行修廼遣宣納上士柳表致書禮聘又敕襄

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道之保定未至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建德末表請還梁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隋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

熊安生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城人也少好學從陳達受三傳從房舛受三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齊清河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尹公正使焉

周

卷一

十八

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廼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勅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有馬榮伯張黑奴寶士柴孔龍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大統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旣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弼請留不遣周閔帝踐祚除炓官府上士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爲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保定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授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授湖州刺史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

周

卷一

十九

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出爲汾陰郡守以老病固辭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

北孝烈傳卷之一

長孫慮

長孫慮代人也。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死。縣因執慮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慮弟五人。竝幼。慮身居長。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四歲。乞以身代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聞。詔原之。

吳悉達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竝幼。小父母爲人所殺。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悉達後欲改葬。

孝烈

卷一

亡失墳墓。推尋始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呼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

王崇

王崇字乾邑。陽夏邑丘人也。兄弟竝以孝稱。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茂盛。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

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皇甫遐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當其塋墓之初。乃有鵲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

封卓妻劉氏

渤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憂想。知卓已死。哀泣。

孝烈

卷一

二

嫂喻之不止。經旬。函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詩八首以稱之。

魏溥妻房氏

鉅鹿魏溥妻房氏。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年十六而溥遇疾卒。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有它觀。特此自誓耳。於時子緝生未十旬。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

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給歸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子悅後爲濟陰太守

平原女子孫氏

平原鄒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讐人自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特恕之

史映周妻耿氏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

孝烈

卷一

三

苟金龍妻劉氏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爲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入修理戰其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數十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奏聞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及元禮卒李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內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視號踊遂卒詔追號貞孝女宗

刀思遵妻魯氏

滎陽刀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聘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

孝烈

卷一

四

自誓遂經郡訴稱刀氏愍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節閔詔本司依式標榜

孫神妻陳氏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配在夏州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樞樞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詔表其閭

隋

馬維錦曰隋高祖之興亦有奇表然以婦翁受付托之重而忍為篡賊其性已不仁矣跡所行事猜忌苛虐為甚况加以獨孤后之奇妬險毒乎昔宋主義隆之舉凡凶劬也袁后欲不舉曰此兒形貌異常必以惡終既乃就父猶以嚴道育事自疑見廢故若楊廣者惡又盈於劬矣吾獨怪獨孤后之不如袁氏遠也

隋

隋書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錦纂

平湖後學沈瑞錫校

高祖在位三十四年 開皇 仁壽 壽六十四

高祖文皇帝諱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弘農華陰人

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為北平太守鉉生元壽

後魏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惠瑑惠瑑

生烈烈生積積生忠乃帝父也忠事魏及周周以功

隋本

卷一

封隋國公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隋國公堅生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徇體麟起母大驚堅之地尼自外入見曰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及長相表奇異周王仁軌嘗告武帝堅有友相堅問之深自晦匿堅五柱入頂日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勲授驍騎大將軍周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

殺而後定武帝卽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
天元卽位堅以后父微升上柱國大司馬時天元病
暗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入侍疾因受遺輔政堅使人
謂御正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又夜召
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
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
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
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
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九月堅進大丞相殺

隋本

卷一

二

陳王純辛未殺代王達滕王迥十二月進爵爲王建
隋國大定元年堅遂篡位降封周靜帝爲介公初隋
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
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及篡位憤惋愈
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
以獲大位殺諸王執靜帝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
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
臧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十三年詔營仁
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役使嚴

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
築爲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
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喜怒不恒又信任楊素素
復任情不平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爲太
子仁壽四年寢疾暴崩廣爲之也文帝獨孤后年十
四歸堅及堅篡位立爲后時突厥與中國交市有明
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
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賜有功
者文帝聞之甚寵憚后每臨朝后輒與帝方輦而進

隋本

卷一

三

至開乃止候帝退朝仍與同及宴寢相顧欣然后始
于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
家之事焉得顧私長仁竟坐死雅好讀書識達今古
凡言事皆與帝意合故宮中稱二聖焉然性妬忌後
宮莫敢進御者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帝於仁壽宮見
而悅之因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而出不由徑
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顯楊素等追及叩馬以請
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如此高顯對曰
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乎帝意少解駐馬良久

乃還后伏候於閣門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顏素等又和解之上乃置酒極歡而罷初后以高顯是其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顯謂已爲一婦人因銜恨顯又以顯夫人死而其妾生男益不善之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皆勸帝斥去之時太子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妃寵因是諷帝黜高顯竟廢太子立晉王廣仁壽二年后崩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疾篤謂侍者曰使后在吾不及此矣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美姿貌及

隋本

卷一

四

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悲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后誤我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來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訖以示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侍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而聞上遂崩未發喪夫人與后宮相顧曰事變矣脯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惶懼以

爲鴆毒未敢發也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喜曰得免死矣陳氏悲而却坐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悉馬廣卽帝位夫人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廣深悼之爲製神傷賦太子勇小名昵地伐隋文帝篡位立勇廢立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親兄弟也勇解屬詞賦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而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正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妃忽遇心疾薨獨孤

隋本

卷一

五

獻后意妃有他故於是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妾備員數而已惟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而愈稱晉王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聲名由太子達甚臨還入內拜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每恐謾譖出於杼軸鴆毒過於孟杓也后忿然曰昵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本無病痛忽爾暴亡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遺汝等兄弟

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許大苦痛也晉王知后意移因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素約令喻旨於楊素具言皇后此語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欲用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其新婦亦可憐我有時遣婢去常與之同寢食豈如覲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酣宴耶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其如此卽盛言太子不才以激怒后后始有廢立之謀矣帝亦惑之遂疎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置人候以伺察太子動靜又東

隋本

卷一

六

宮衛人及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咸令取太子消息以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今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不脫衣卧乃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楊素又鍛鍊以成其獄勇以故遂敗勇既廢爲庶人再拜謝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

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左右莫不惻嘿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因於東宮勇自以廢非其罪升樹呼欲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癡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後帝遇疾於仁壽宮廣入侍姦亂事聞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暴崩太子不發喪僞勅賜庶人死

煬帝 在位十三年 大業 壽三十九

煬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晉王

隋本

卷一

七

未幾與楊素等謀廢太子勇弑父而自立爲宇文化及所弑初大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內史舍人封德彞等營顯仁宮南接澗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領以北奇材異石盡輸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陽子入江渠凡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

宮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爲方丈蓬萊瀛州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紫紆注海綠渠作十六院開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剪采爲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采爲荷芰菱芡十六院競以看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清渠出洛口御龍舟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綵爲袍所過州

隋本

卷一

八

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詔議定與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堪髦毼之用者烏程有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不可上百姓欲取鶴乃伐樹根鶴恐其殺子自拔髦毛投地或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禽鳥自獻羽三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又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摘之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過鴈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突厥啓民可汗與公主

來朝行宮乃令爲大帳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數日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又作行城周一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郎裴矩知主好遠略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

隋本

卷一

九

河蘇威諫不聽高熲賀若弼皆坐誹謗被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詔於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爲東都二月至西京三月西巡河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主多傳脂粉生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險

險魚貫而出士卒多凍死後宮妃主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都六年正月主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綸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纓樹爲何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官監冬敗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遂下鄴

隋本

卷一

十一

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爲羣盜所在蜂起八年至遼東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爲驍果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復議伐高麗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遼東城旣久不拔乃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麗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

楊玄感反書至乃還及玄感戰敗乃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蓋知人不欲多多仰相聚爲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厥發者皆阮之威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主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諱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十年復伐高麗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因弊乞降十月還西京十

隋本

卷一

十一

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官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郎蕭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旣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卽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遣將士而告之又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圍去主乃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不

息士馬渡幣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恨固本為社稷計
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由潼
關而入主從之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
人在意謂當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十二年詔
毘陵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
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
會稽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述勸至江都以
李淵為太原留守五月唐公李淵起兵趣長安迎代
王即位遙尊煬帝為太上皇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

隋本

卷一

十一

然見天下已亂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仰視
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
公卿不失為沈后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
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為之亦復何
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
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多謀叛歸

恭帝 在位二年 義寧 壽十五

恭帝名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以為帝
禪位於唐廢為郡國公

隋列傳卷之一

高穎

高穎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蓀人也初孩孺時家
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
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以平齊功拜開府
高祖得政為丞相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
奢縱被疎高祖彌屬意於穎委以心膂尉廼之起兵
也遣子敦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常孝寬擊
之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穎遂自請行

隋

卷一

一

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策因平尉廼高祖受禪拜尚
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上每呼為獨孤而
不名也時突厥屢為寇患詔穎鎮邊緣邊及還領新
都大監制度多出於穎穎每坐朝堂北根樹下以聽
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
人其見重如此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穎為元帥
長史上嘗從容命穎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穎曰賀
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
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

仁取太子舅女前後賞賜甚多突厥犯塞以頽爲元帥擊賊破之時太子舅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而頽不從竟坐免以公就第頃之頽國令上頽陰事有司請斬頽上不從於是除名爲民頽初爲僕射其母誠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煬帝卽位拜爲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頽奏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遁相教習帝不悅又起長城之役頽甚病之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頽謂大府卿何稠曰此虜恐爲後患復謂觀

隋 卷一

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帝以爲謗訕朝政誅之諸子徙邊長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次弘德封應國公次表仁封渤海郡公

韓擒虎

韓擒虎字子通河東人也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大將軍擒虎以軍功拜都督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驍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寇江北前後入界擒虎屢挫其鋒開皇初高祖潛有平江南之志於是拜爲廬州總官委以平陳之任及大舉伐陳以

擒虎爲先鋒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及至京與擒虎爭功於上前上曰二將俱合上勲於是進位上柱國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突厥惶恐不敢仰視拜京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而隣母見其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驚忽驚走至其家曰我欲謁王左右曰何王也答曰閼羅王其子弟欲捷之乃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閼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卒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雒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弼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高祖受禪訪可任者高祖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於是拜爲吳州總管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爲行軍總管及平陳歸帝迎之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

年竟下弼獄除名爲民歲餘後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甚厚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在東宮嘗問弼以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關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弼意以大將自許及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

隋

卷一

四

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太侈與高顯宇文弼等私議爲人所奏坐誅

王世積

王世積開熙新閩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廼作亂從蕭孝寬擊之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顯美其才能甚善之平陳之役以舟師自斬水起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斬口大破之後桂州李光仕作亂世積討平之上遣辛凱卿勞之還進位柱

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官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開皇十九年六月其親信安定皇甫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因徼奉上變世積竟坐誅

源雉

源雉字世略西平樂都人也雉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討將軍屬其父爲高氏所誅雉脫身而逃周太

隋

卷一

五

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及高祖爲丞相尉廼作亂時雉家累在相州廼潛以書誘之雉卒不顧高祖遺雉書伐陳之役高祖下冊書命爲行軍總管於是從秦王俊出信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爲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大業中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仕周拜開府內史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時尉廻王謙司馬消難作亂逾加親禮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珙爵成臯郡公元珙永安舅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又與毋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毋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授隋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醢

隋

卷一

六

泉宮上賜宴甚歡乃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奏詔定樂於太常於是還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後與安定牛弘同學善屬文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記

室武帝拜素儀同三司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平陳有功進爵郡國公既而改封越國公歲餘轉內史令

隋

卷一

七

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衆爲亂以素爲行軍總管帥衆討平之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素至平之於是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穎等掌朝政尋令素監督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及宮成上令高穎前視奏稱頗傷綺麗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卽於北宮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意乃解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

之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何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名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願從焉開皇二十年晉王廣為露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及為太子素之謀也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

隋

卷一

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之兵部尚書柳述以親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仁壽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上不豫素入閣侍疾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以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諒起兵晉陽遣素擊虜以歸殺之帝手詔勞素大業元年遷尚書令

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卒官素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藥每語弟約曰我豈酒更活耶子玄感嗣坐謀反誅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起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解褐特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

隋

卷一

九

襲封太平縣公尉廼之亂以功拜上大將軍至朱勔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除名配敦煌為戍卒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効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先是南寧夷蠻叛來降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率衆擊降之萬歲遣使奏請將蠻貊入朝詔許之蠻貊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

是捨嬰說還蜀明年嬰說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上大怒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左僕射高頌左衛大將軍元旻進曰史萬歲雄畧過人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官爵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懼而引去萬歲追馳百餘里大破之

隋

卷一

十一

楊素害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調東官矣以激怒上令左右撲殺之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高祖爲丞相高祖屢

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祖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置鄉正里長上悉從之與高祖參掌朝政威見官中皆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甚怒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愛矣十年上幸并州命與高祖同總留事威子夔少有盛名引致賓客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俱各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患曰吾席間兩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等共爲朋黨於是免威官爵尋令持節巡撫江南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

隋

卷一

十一

之役威諫止之高頴賀若弼等之誅也威坐與相連
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俄召還參豫朝政帝以威先
朝舊臣漸加委任宇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參預朝
政時人稱爲五貴及遼東之役進封房公車駕至太
原威請還京師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
都後五月五日百僚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
微以諷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
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皆
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

隋

卷一

十二

其事及獄成下詔除名爲民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
威爲光祿大夫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
王侗王世充僭號署太師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
大唐秦王平王世充坐東都閭閻門內威請謁見稱
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已老病無勞相見也
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子裴嗣襲字伯尼小聰敏及長
博覽群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襲其父改之頌爲
有識所笑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
威曰楊素無兒蘇襲無父后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

士何妥議禁因而得罪議寢不行拜鴻臚少卿其年
高昌年趙伯雅來朝上娶以公主襲有雅望令主婚
焉突厥之圖馬門也襲領城東面事爲弩棹車箱隊
圍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
事除名爲民卒時年四十九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魏孝靜帝時命當世
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勿聰
敏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

隋

卷一

十三

子昇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及葬故里時正嚴冬
單衣跣足博陵豪族有崔謹者僕射之兄因伏假還
鄉車服甚盛將詣德林弔從者數十騎稍減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燠灼齊主督
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
同判文林館事及周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
漸屬高祖初受顧命即召與語以德林爲丞相府屬
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搆亂指授兵略皆與之
參計進授丞相府從事祿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

錫殊禮詔策賤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
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
高顯楊惠亦伏違從之惟德林固爭以爲不可不聽
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顯等同脩律
令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勅成五卷謂之霸朝
雜集凡制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
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類有逆意大江之南抗
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高祖
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初大象
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
改復賜謙上語德林曰可自選一好宅德林乃奏
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王謙宅替
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
奪於內造舍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詣媚得幸枉
取民地造店貨之德林諷調妄奏自入上因責德林
德林請勘上不聽益嫌之山爲湖州刺史卒年六十
一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
輔吾輒以此字卿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鄉人也本姓察氏父允魏侍中
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
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在周起家
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掌文翰甚有
美稱其後襲封臨涇公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
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三年奉勅脩
撰五禮勅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
援引古制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廢不行六年
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
丘五常凱樂并議樂事又論六十律不可行上甚善
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
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
之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至
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
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
之惟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此爲最
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荅及副作

後嘗賜弘詩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六年從幸江都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惟弘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常因醉射殺弘車駕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一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逆

高構

卷一

十六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齊滅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胥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楊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惟構最有能名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時弘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大業

七年終於家時年七十二構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論者稱有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豆盧寔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述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規爲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關皆有吏幹

常世康

附

卷一

十七

常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受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爲遁遙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歷汚穢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尉廼之作亂也高祖憂之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閭境清肅常慨然有止足之志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轉吏部尚書世康之在吏部請託不行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惟置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惟荊州委於

世康時論以爲美合境無訟十七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七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爲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衛之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隋

卷二

隋列傳卷之二

于仲文

于仲文字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公仲文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側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名公子起家爲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未幾徵爲御

隋

卷二

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數從征伐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廼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仲文仲文拒之以功授開府廼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內爲下泣進位大將軍討檀讓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內宴享極歡高祖受禪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薄獄中上書上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遼鎮遇虜破之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

渭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
管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
而還煬帝卽位還右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
帝討吐谷渾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
骨城高麗遣高元文德許降來入其營仲文先未密
肯若遇高元文德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
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
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德不從
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
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憂悲
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有子九人欽
明最知名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人也高祖引爲丞相掾宿衛驍騎煬
帝卽位徵爲兵部尚書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居塞
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以
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請遣之塞時斛斯政專
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

並弗納卒於師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
所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爲間諜授大都督
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
慧於浙江煬帝卽位甚親重之遼東之役護兒率樓
船指滄海入自涓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
擊大破之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
趙師水東萊會楊玄感作逆護兒勒兵與文述等擊

唐

卷二

三

之封榮國公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
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
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
護兒旋師江都之難宇文述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
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覲
少驍勇事章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及授譙州刺
史陳滅廢於家高智惠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

隋

卷二

四

傑亦舉兵相應以覲舊將兵推爲主覲然拒之稜謂
覲不如僞從別爲後計覲然之煬帝卽位授驃騎大
業三年拜武貴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
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琉球國其主歡斯渴
刺覽遣兵拒戰斬渴刺覽獲其子島捷屠男女數千
而歸帝大悅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
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
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奉詔
於江南營造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率衆十萬據都

薛世雄

隋

卷二

五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
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
世雄爲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
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年十七從周
武帝平齊以功拜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
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爲
亂詔世雄討之還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渾超拜
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
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
兵不至世雄孤軍渡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
設備及聞世雄兵已渡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
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署銀青光
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遼
東之役以世雄爲沃沮道軍將明年帝復征遼東會
楊玄感作亂班師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領涿郡留守
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騷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
擊之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選精銳數百夜
來襲之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應詔

發病歸於泳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微並以號武知名

王猛

王猛字世雄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武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常氏携之遁於會稽遂免太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擴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繼

隋

卷二

六

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積明年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籍粟不食嘆曰巾包胥獨何人哉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助馳驛起京師歸款隋文帝大悅即日拜助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常洸便留嶺表經畧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以其長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在周初為天官府吏累轉內史中士高祖為丞相引為錄事參軍受禪授大理丞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嘗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一亦何能以其名將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回諫不可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犯法上欲悉斬之綽諫殺之非法上曰不聞卿事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詞之不肯退其後進位開府時薛胄為大

隋

卷二

七

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朕與卿無所愛惜卿骨中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僭贊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浹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見而嗟賞授奉朝請河東裴謙異之武成

作相召爲記室及卽位累遷太尉府主簿陳使傳綽
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待詔文林館與范陽
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後主之時漸見親用後與
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及齊亡周武引爲御史二
命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虔擊王謙攝陵州刺史高
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
除內史舍人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踴躍而卧
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煬帝嗣立轉蒲州刺
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

附

卷二

八

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
帝覽之不悅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
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平辭
下氣而道衡不能會議新令帝繼而殺之徙其妻子
時年七十有子五人收量知名出繼族父孺開皇中
爲侍御史收初生卽與孺爲後大常丞胡仲操曾在
朝堂就孺借刀于割庖中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
之清介獨行皆此類也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歷
中書侍郎梁滅歸於長安周明帝引爲麟趾殿學士
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進封爲侯太子以師道處
之詔與太常牛弘等脩撰定樂當制典故多所裁正
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卒年七十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
季景齊大司農卿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齊博陵
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

附

卷二

九

高祖受禪出爲行臺禮部侍郎聘陳使還除太子舍
人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
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
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子信言頗
知名澹弟彥玄有文學歷涪州司馬有子滿行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
子敬尚書右丞德源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
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

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及齊賊仕周爲宜納
上上因取意請相州會尉廼作亂以爲中郎德源辭
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
山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
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
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
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脩國史蜀王秀聞其名而
引之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

許善心

隋

卷二

十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散騎常侍
父亨仕陳歷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
范氏所鞠養起家除新安王法曹積明二年加通直
散騎常侍聘於隋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
請辭上不許留禁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
衰服號哭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復
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勅以本官直門
下省賜物千段從奉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
神雀降於含章閣高祖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

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高祖甚悅仁壽二年攝太常
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
薦儒者徐文友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
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七年從至涿郡帝方事
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乃免官九年攝左期衛長史
從度遼授建節尉勅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殷善
心述成父志脩續家書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
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
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
而低徊若此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
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
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放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
逐害之時年六十一善心弟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
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善心遇禍范年九十
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
食後十餘日亦終

袁憲

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脩建庠序

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宮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否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晏在坐到流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還尚南沙公主即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謝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勸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

隋

卷二

十二

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與黃門郎王喻使齊數年不遣大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曹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因辭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鹿部分頗有力焉值明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兵衛皆散走唯憲侍左右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

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山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授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君正弟敬

姚察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六歲誦書萬餘言十二能屬文父僧坦相習衛知各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給察兄弟爲游學之資察並用聚書圖書山是間見日博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侍郎遷

隋

卷二

十三

梁軍亂隨二親還鄉里元帝於荊州卽位授察系鄉令後爲佐著作大建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於周江左耆舊先拒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黼練此物於吾何用文帝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惟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煬帝卽位授太子舍人二年終於東都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幄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善政卽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卽委之臧否道衡知其貧每延於家給以貲費稍遷校書郎後出爲縣丞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憫之遂奏爲從事曾詣房玄齡相延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惟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也博遂奮臂厲聲曰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時朝政浸壞人多賊賄惟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趙魏涇陽洛三州刺史邵陽縣公父茂周涇交二州刺史毗周武帝時舉明經遷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爲行軍總管長史克并州毗有力焉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高祖受禪遷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

隋

卷二

十四

隋

卷二

十五

史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旣出憲司復興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雋後因諸酋長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賦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徵爲散騎常侍毗上封事極言楊素擅權煬帝卽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愛憤數月而卒子敬真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辨每接封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受禪歷民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遷治書侍御史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上書乞屏黜輕浮遏止華僞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以年老出拜

通州刺史甚有惠政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
鈞並官至尚書郎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
史舍人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
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也召
爲宣惠府記室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及平侯景先
鋒入建鄴以軍功連封夷陵侯復帥師副王琳拒
蕭詧破之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政請從

隋

卷二

十六

間道爲周人所獲蕭詧謂政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
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既而告城中曰援
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碎身報國詧怒
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
可下矣因得釋會江陵隋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
騎侍郎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并撰次朝儀又善
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
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詔與蘇威等脩
定律令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

官又緣女寵往來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
定興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
比於太子非令名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
以告太子益踈之於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
令行禁止稱爲神明爾後不脩因固殆無爭訟卒官
年六十九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
本在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在至膳部郎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字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嗣位

隋

卷二

十七

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高祖賤祚徵拜諫議大夫檢
校治書侍御史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
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
正當上前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寬所笞者
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
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
時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
其不能調護每謂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夏侯福爲
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行本數之曰殿下寬

容賜女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後以本官領大興令推賞憚其方直未幾卒官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集之齊霍州刺史爽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楊休之袁淑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授宜

卷二

十八

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辨陳人至境通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

杜瑩卿

杜瑩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瑩卿仕齊奉朝請及周武帝平齊歸於鄉里開皇初被徵入朝瑩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王燭寶與十二卷至是奏之瑩卿患尊不堪吏職請脩因史上許

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終於家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卽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王待以客禮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疋貞復上江都賦以疾甚還鄉里終於家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

附

卷二

十九

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兼博凌子史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書生從容文雅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好事者多書壁口誦之後歸鄉里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官時年五十二

王頊

王頊字景文齊州刺史頊之弟也年十歲值江陵陷

隨諸人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願所責於是感激始讀書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果載遂通五經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後授國子博士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類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起舉兵反多類之計也類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

附

卷二

二十

將戰類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戒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遇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類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官至上儀同

劉祐

劉佑榮陽人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其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箱上善之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於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王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諸於絲竹屋角角

附

卷二

五

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法然而泣人間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饑餓無人瞻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

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時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當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突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間之大驚蹶然而起曰爰變惡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遂歔欬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帝竟被殺於江都

隋

卷二

二十三

隋列傳卷之三

趙軌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恭王引為記室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賊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者非橫杆之物不願侵人任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邵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請酌一杯水既至京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任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後數年遷硤州刺史撫輯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秋浦歸鄉里卒於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

隋

卷三

一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開喜令儉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周代歷宣納上士儉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高祖初有天下擢拜遂業刺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煬帝嗣位拜弘農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

卷三

二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所得俸祿賑濟窮乏遷爲臨穎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穎言其狀擢拜荅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被州使送流囚李恭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背拜謝曰必不敢違於是悉脫其枷停緩卒與期曰某日常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入咸服依期而至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悉召流入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隋

卷三

三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爲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贊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歷左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與遼東之役所征徵歛下不堪命惟德深一縣百姓不擾稱爲大治於時盜賊群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惟貴鄉獨全尋轉館陶長旣至館陶聞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貴鄉父老冒瀆艱險詣闕請背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會持節使者肅霽杜整等至兩縣請使訟之乃斷從貴鄉後與賊戰沒於陣

時有樞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阜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開皇初授新豐令爲三輔之最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虞禮復奏爲天下之最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

隋

卷三

四

恭懿尉遲之黨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卒

房彥謙

房彥謙字浹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謚仕燕太尉掾世爲燕著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一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永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胡州主簿行清河廣州二郡守彥謙孤不識父爲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彥雅有清鑒每奇之其後受學於博士尹琳遂通涉五經工草隸年十

八屬廣陵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及周師入

鄆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治中齊亡歸於家開皇七年刺史蕭瑀固薦之吏部尚書虞愷一見重之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秦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遷泰州總管錄事參軍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超授郢州司馬內史侍郎薛道衡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路經彥謙所留數日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於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靡又煥王搆逆罰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

隋

卷三

五

書論之衡得書嘆息而不敢奏問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徵授司隸刺史彥謙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出爲涇陽令未幾終於官時年六十九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太原王邵北海高拂藹縣李綱河東柳或薛瑀皆一時知名雅淡之士彥謙並與爲友平陳之後天下咸云將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爭太

子學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訓不然及仁壽之際其言皆驗

梁彥光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泰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必餌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魏大統末入太學解褐秘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宣帝時拜爲青州刺史及高祖受禪以

卷三

六

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後數歲轉相州刺史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帶帽傷臣自分廢黜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復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牧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後數歲卒於官時年六十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尉河間阜城人也任魏舉孝廉射策甲第爲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以爲書庫後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開皇初詔徵入朝拜汝南太守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淨德化大行十五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問其年景茂以實對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乞骸骨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鵝猪散惠孤弱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

卷三

七

就拜滄州刺史歷職皆有德政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微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爲母氏所養親投書傳周建德初授宣納中士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賜爵安陽縣男每陳使來朝奉詔接宴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上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公義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有命不關相染前汝素之所以死耳今我素

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此風遂革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坐側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闕仁壽元年追充楊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陳恐其部內官僚犯法未入州境豫令屬公義公義荅曰奉詔不敢有私及煬帝卽位楊州長史王弘人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起爲武貴

卷三

八

卽將從征至柳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千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士文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惟士文閉門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胡虓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其子常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高會賜公卿入左肅任取

多少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腹蛇噴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惡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刺史士文從父妹爲齊氏嬪有邑齊赦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妻鄭氏性妬諧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毋愛嬖以爲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

卷三

九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祖安興父長安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遷本郡太守高祖總百揆尉迴作亂鄴城從常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總管每以立威爲務女婚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又

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管寧五十每赦書到州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式慚悲不食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逐者多矣旋復升用式蹶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上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

張頡

張頡弘農閿鄉人也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

卷三

十一

授儀同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又屬歲饑頡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頡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頡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益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十年賊左孝友將十萬衆屯於蹲狗山頡

跪列八風管以逼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戰走之轉榮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頡不敢進時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頡密容與讓合軍圍之戰死時年五十二越王侗遣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郿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饑饉百姓

卷三

十一

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於縣界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討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官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罵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

所請害之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爲高祖所知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舉兵反遣將劉建畧地燕趙至井陘祥勤兵拒守以功授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爲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崔德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怒遣兵攻之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一無雜飯

隋

卷三

十三

根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群賊卑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爲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之孫也元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

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宇文述等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作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通謂元曰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何如元正色荅曰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害之帝甚嘉歎拜其子仁宗爲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隋

卷三

十三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高祖受禪除司空司倉叅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晉王廣爲并州總管以爲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卽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謫爲伊吾鎮副十三年擢江東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渥洛遣兵擊密至鄆陵爲密將崔樞所執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尉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罵慈明勃然曰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但殺讓

益怒於是亂必斬之時年六十八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湯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將軍，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還，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苗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敗，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時圖甚惡君素，乃為木

隋

卷三

十四

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大略又賜金帛，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亦知事不必濟，然要枉守死，不易左右，以其不降害之。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郎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常欲殺一囚，孝意固諫，及威為納言，奏孝

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未葬，起授鴈門郡丞。某食齋，殆朝夕臨哀時，歎刑日素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勵。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為所敗。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策勳，為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圍城百餘日，糧盡，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隋

卷三

十五

松贊

北海松贊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視賊，為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為官軍覓賊，還被執，非力屈也。』賊以刀築贊口，歐擊交下，斬斷其腰。

豆盧毓

豆盧毓字道生，昌黎徒河人也。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兄為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

同三司錫帝卽位徵諒入朝諒納諍議王頗之謀發
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今且僞從以恩後
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
不從亂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
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
王構逆敗不旋踵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拂衣而去
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
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監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
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
甫文顯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曰 襲擊之
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去 毓時遣
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 至西門
守兵并州人素識諒卽開門納之毓遂日 告時年二
十八

卷三

十六

隋列傳卷之四

王通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十八代祖
殷雲中太守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十四代祖
述著春秋儀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遺慙懷之亂
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
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升玄則以儒術進玄
則字彥法卽文中子六代之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
博士常嘆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

南

卷四

一

哉江左魏王先生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臥死始
事北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
公生同州刺史彥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
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
先生之業家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
詔雲龍門帝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也隆曰陛下聰
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
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出爲
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菁莪秩滿退歸遂不仕開

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隆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
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
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隋嘆曰王道無叙天下
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夫子之
嘆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歛而天下將亂乎隋
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
十九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文中子
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隋曰在三之義師
居一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

隋

卷四

二

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
東閻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
衣者六歲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
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
二策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
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憂文中子知謀之
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司徒
楊素重其才行勅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
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明公正身以治天

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
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
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四
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
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
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
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
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道之不行欲安之
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讀易道

隋

卷四

五

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
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
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顧
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大業十年
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
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
吾憂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
必承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
會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

中也請謚曰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收強記默識左書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著作郎王劼同脩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脩天文律曆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實其

隋

卷四

四

賦役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諸吏部吏部尚書常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歿坐除名歸於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旣而配爲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與校書史開皇之末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煬帝卽位牛弘引炫脩律令

楊達來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於時群盜蜂起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時在郡城根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從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水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

劉焯

隋

卷四

五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厚類龜背少與河間劉炫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爽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邵同脩國史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常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

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順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六年遷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如恨遂爲龍章所謗除名爲民炫聰明博學名亞於時人稱二劉焉廢太子勇間而召之未及遣謁詔令事蜀王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煒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煒帝卽位

隋

卷四

六

遷太學博士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南刺史彥之九歲而孤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引爲中外府禮曹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典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廷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

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域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洛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其年卒官子仲龔官至衛氏令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

隋

卷四

七

授爲務務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受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常世康薦之爲太學博士高祖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莫知所出遂言無暉遠進曰臣聞竊窈窕女鍾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圖書識緒莫不畢覽

元明三禮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賓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士榮尋病死仲讓數言玄象事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誅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後數年丁母憂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諸輝

吳郡諸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擢爲太學博士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

隋

卷四

八

秘書學士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爲國子助教張仲字叔玄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義撰春秋義畧官至漢王侍讀

何妥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旣性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春顧之顧是新故之故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

其聰明召爲前書左右時蘭陵蕭春亦有傳才住青陽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陽蕭春江陵昭烈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官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進爵爲公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而欺陛下是其不誠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俄而妥子尉爲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時上力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時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虞胤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

隋

卷四

九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若此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贊軍事。後丁母憂。居喪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灰土。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遂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數。歷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

卷四

十

畢志不行。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或謂士謙子多陰德者。士謙曰。陰德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

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贍贈一無所受。散粟五百以振窮乏。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沈靜。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禮。不娶妻。常服巾。爲陳太建時。應召來。憇於至真觀。某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惟松水而已。初在縉雲山。六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

隋

卷四

十一

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時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姬支體柔弱如生。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靈化。時年八十二。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

王遠知等亦行辟殺以松水自給皆爲賜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君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文詡博覽墳籍特精三禮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服之治書侍御史皇甫誕執弟子之禮餽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

隋

卷四

十二

灌園爲業州郡頗舉皆不應事母以孝聞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鄰家築塙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塙以應之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終於家年四十

隋孝烈列傳卷之五

薛濬

薛濬字道順刑部尚書內賜公曾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早孤養母以孝聞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後其母疾濬親甚憂瘁親故弗識之也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於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自京及鄉五百餘里濬竟不勝喪病且卒

隋

卷五

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楊州濬遺書與謨曰適已有書冀與汝而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時年四十二濬初爲童兒時與群兒遊戲於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群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過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年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子乾福武安郡司會書佐

郭儻

郭儻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

組回

組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

隋

卷五

二

葉發茂冬夏恒青有鳥棲其上同舉聲哭鳥卽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掇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

劉士儻

劉士儻彭城人也丁母喪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列植松柏孤狼馴擾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

於墓側盛冬不衣繒絮惟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錄巡察奏其孝感掇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陽人也祖徽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史德饒弱冠爲校書郎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及丁憂水漿不食口五日哀慟歔血數升及

隋

卷五

二

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足號踴幾絕後爲金河長吏之官值群盜鋒起以德饒信行有間帝遣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弟德侶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及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

於墓側大業初狐皮郡縣獵犬有一兇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兇常宿廬中馴其左右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黨數千家以豪侈相尚惟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母終茹蔬飲水盛冬單綵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

隋 卷五

四

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子處默又廬於墓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年十餘以良家子聘以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脩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遼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嚴仁壽中爲黃門侍郎封龍洞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

爲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請嚴還歸收而殺之妃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及江都之亂楷遇害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釵自毀其面血淚交下因不食而卒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迴力戰死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

卷五

五

其志毋抱善果謂彥穆曰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善果以父死王事聞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尋爲魯郡太守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謂之曰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邪安可不思此事墜爾家風毋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毋何自勤如是邪答曰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狗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

勞之考爲天下最微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諸子幼學家貧不能就學每親自教授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軍秦良往山東畧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以死自誓政爲人而悍怒甚以燭燒其身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隋

卷五

六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儵在文學傳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元楷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卽死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簣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遷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

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鐮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譙國夫人

隋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已能撫衛部衆行軍用師歷服諸越失梁人同初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其族前商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和會日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太宗使從百姓禮

隋

卷五

七

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捨後遇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旱口遣召寶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灌石夫人曰平虜入灌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恭彼必無防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贖得至柵下賊可圖也寶從之遷仕大喜果不設備夫人因而擊之大敗遷仕遂總其兵與陳霸先會於潯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

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宴然後
廣州刺史歐陽訖謀反召其子僕至南海誘與爲亂
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
拒境訖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至德中僕
卒陳國亡隋文帝遣使召僕安撫嶺外夫人遣其
孫寬帥衆迎洗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洗夫人遣
其孫昭帥師援之昭與洗黨陳佛智相友善故遲
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昭繫州獄又遣孫益討佛
智斬之進兵至南海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
隋 卷五 八
錦傘領發騎衛卒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等
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益爲高州
刺史封洗氏譙國夫人時廣州總管趙訥貪虐諸獠
獠多亡叛者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
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獠獠所至皆降仁壽初
卒謚爲誠敬夫人

唐書

馬維銘曰唐有天下垂三百年貞觀之治合
守可謂乾坤再造日月重明猗歟盛矣卽武
間六月四日事史亦諱之然當是時非秦王殺建
成元吉則建成元吉殺秦王所謂爲建德世尤報
仇也復何疑乎玄宗矯矯箕裘太宗而艷妃內盛
黜胡外証遂曳其尾嗚呼房杜之遇太宗姚宋
遇玄宗皆天也一玄宗耳左駕九齡右駱林甫則
不相中也然則以德宗之猜刻而延齡麻下陸費
忠州非不幸矣或者謂唐之堤削於藩鎮盡於
黨是固然矣假令宰相不立門戶何朋黨之不
朝廷處置得宜又何藩鎮之足慮乎

唐書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刑部郎中陸基忠

詹事主簿陸基志

中書舍人陸錫命全校

唐

高祖 在位九年 武德 壽七十一

高祖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

高之後裔生欽欽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

唐本紀 卷一

生虎乃帝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昺於周世

封唐公淵襲爵曰角龍庭姓叶圖識隋末起兵受恭

帝禪建都長安國號大唐高祖舉晉陽精兵而六年

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益以太宗爲之子也

太宗 在位二十三年 貞觀 壽五十三

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

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

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

名之初隋主以淵爲太原留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

霸元吉玄霸先死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

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孫順德與劉弘基避建

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及晉陽官監裴寂晉陽令

劉文静相與同宿文静見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

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後

文静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静曰天下

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

圖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而用

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静爲

唐本紀 卷一

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

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

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乃陰部署賓客

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而

返懼并獲罪世民乃乘間屏人說淵曰大人若守小

節下有冠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順民心興義

兵即可轉禍而爲福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乎

明日世民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識故李金才

無罪一朝族滅願大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

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寂從容進曰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介誅耳文靜乃詐爲勅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惻惻思亂者衆世民卽與劉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遂以子元吉爲太原留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至西河會天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欲

唐本紀

卷一

三

襲晉陽淵議比還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淵乃悟八月雨霽淵欲引兵西趣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聞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淵兩從之招諸將圖河東自引軍而西十一月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文文化及弑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卽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立世子建成

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仁果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墮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之衆乃服秦王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喉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二年唐定租庸調法已而劉武周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金剛進逼絳

唐本紀

卷一

四

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秦王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追及大破之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德等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

姬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克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禦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克大敗僅以身免秦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四年秦王兵入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克相聞郭孝恪曰世克竊憂番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伺間而動

唐本紀

卷一

五

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克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克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秦王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將驍勇東趣武牢甲申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

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禦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遂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

唐本紀

卷一

六

累月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梁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克世克乃素服帥太子羣臣詣軍降世克建德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秦王遂開館以延文學之士竇建德故將劉黑闥復叛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及拔洺水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六月太白經天已未使經

天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
秦王爲太子太子卽位改年貞觀放宮女三千餘人
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又於弘文殿聚
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
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
官兼學士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
確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克弘文館學生長孫
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
媿之分天下爲十道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
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嘗有白鵲巢于寢殿
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
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
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
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卿曹各當徇公
忘私勿雷同也四年上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上曰
吾思之不熟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
傷也賜玄素絳二百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
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

唐本紀

卷一

七

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六年宴玄武門
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頌新定五經
于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
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
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高祖令上實錄成上見書
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
安周季友鶴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
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後有
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二
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武衛將軍李君策
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貞觀二十三
年帝崩太宗長孫后父晟清左驍衛將軍也后性約
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
怒請繩治如法侯帝意稍解乃徐爲開譬后兄無忌
於帝爲布衣交帝以佐命元功欲引無忌輔政后固
謂不可及大漸與帝訣時坊玄齡小龍就第后曰玄
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
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

唐本紀

卷一

八

矣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及崩帝爲之慟謚曰文德聖昭陵

高宗 在位三十四年 末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摠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壽五十六

高宗諱治字爲壽太宗第九子母長孫皇后承乾廢舅无忌勸太宗立之初封晉王立爲皇太子在東宮

七年太宗崩乃登大寶立太宗武才人爲后天下大

權悉歸中宮云勅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彟女薨

唐本紀

卷一

九

召入以爲才人年方十四母泣與之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泣也及見賜號武媚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卽位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貴幸它日高宗過佛廬才人爲尼拜見高宗而泣高宗憐之下后廉知之卽引內後官欲以撓蕭妃之寵才人甚有權數始不辭降體事王皇后喜之數稱譽於帝故得立進爲昭儀一旦願幸在蕭右寢不欲爲后下矣王后性簡亢又不能曲事上下武氏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必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

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武氏生女后就視

之因顯美而去武氏潛斃女兒于衾下伺帝至賜爲

歡言及發衾視兒死矣卽佯驚問左右皆曰后来武

氏隨後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兒往與蕭妃讒

媚今又爾耶武氏遂誣后與母服勝蠱卜帝挾前憾

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无忌諸遂良韓瑗及來濟瀕

死固爭帝猶豫未決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

敬宗陰佐武氏以偏言動帝意而相與表請昭儀爲

后矣帝意決遂下詔廢后囚之官中家屬盡流嶺南

唐本紀

卷一

十

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帝後復念后與妃間行至因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寶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禁錮安得尊稱因流淚嗚咽曰陛下幸念曠昔使妾死更生乞署此爲同心院帝曰朕卽有處武后知之促詔杖一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醢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死殊其尸王后初奉詔再拜泣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良姊獨屬武氏狐媚翻

覆我後爲猫當使武氏爲鼠扼其喉武后聞之詔六
宮毋畜猫后又類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乃徙
蓬萊宮仍復見猫故后多駐東都焉后城寓深阻柔
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披公議立之已得
志卽盜威福帝亦懦昏莫能鉗勒稍積不平麟德初
后召方士入禁中爲靈祝帝怒召上官儀趣草詔廢
后左右馳以告后遽從帝所自訴詔草猶在帝危縮
不能辭乃曰上官儀教我后遂諷許敬宗構儀殺之
初元舅長孫无忌及大臣褚遂良等佛吉不閱歲相
繼屠殺至是誅儀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來
朝及四方章奏咸稱二聖帝晚益病風天下事一付
后后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以分宰相權故時人謂
爲北門學士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
立子弘爲太子已又酖殺弘而立雍王賢已又廢太
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是爲中宗高宗崩
中宗卽位侍中裴炎等受遺輔政光宅元年中宗欲
以后父帝玄貞爲侍中而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
不可中宗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

唐本紀

卷一

十一

武后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
皇帝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
賢宅逼賢自殺而遷廬陵王於房州改元光宅旗幟
皆從金色改東都爲神都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
實亦因之於是諸武擅權誅殺唐宗室子孫天下憤
怨李勣孫敬業坐賊貶客楊州失職懷望遂謀起兵
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檄州縣遣將軍李孝逸將兵
三十萬往擊破之斬敬業而夷其黨后姪武承嗣請
立武氏七廟又諷太后盡誅韓王魯王等以絕宗室
之望及敬業兵起炎曰天子不豫政故賢子有辭今
若復子明辟賊當不討自解后怒乃捕炎送詔獄臥
閣侍郎胡元範及納言劉齊賢諫曰炎社稷臣悉心
事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若炎反臣輩亦反矣
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炎太后疑天下圖已
乃盛開告密又詔許上變有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
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
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
事矣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篇於是詔毀乾

唐本紀

卷一

十二

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上言可入侍太后召與私悅之遂使祝髮爲浮屠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於是武后遂潛謀革命矣時魏玄同平章事素與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又殺彭州長史劉易從易從素忠謹吏民憐之載初元年太后自名聖改詔書爲制書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

唐本紀

卷一

十三

戲呼爲例竟門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候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又使周興羅告澤王上金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嘆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又殺南安王頻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以皇帝旦爲皇嗣改姓武氏立七廟于神都命

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替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故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焉天授二年酷吏周興有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長壽元年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先時太后任用酷吏所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遣掩捕族誅故告密者日衆太后亦厭之乃詔御史嚴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補闕朱敬則又以

唐本紀

卷一

十四

爲言太后善之故制獄稍衰惟行淫不止張易之昌宗兄弟出入禁中諸武凡弟及宗楚客等爭執鸞簪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聖曆元年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李昭德每從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頃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頃說二人勸后立廬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間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詔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所治療王至神都皇嗣旦故請遜位於王乃復立廬陵王哲爲太子以視元年狄仁傑

薦張柬之爲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請傳位太子二年復上疏太后亦不之罪太后以崔玄暉爲天官侍郎玄暉性介直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比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長安四年后又以崔玄暉同平章事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榜博爭道爲笑樂或謔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而使被羽裳吹簫乘鶴裴回庭中如仙去

唐本紀

卷一

十五

狀復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等誤三教珠英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時人或舉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是年張柬之同平章事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密謀誅二張矣柬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

遣李多祚李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今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玄暉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也於是收同休等皆斬之中宗即位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是歲后

唐本紀

卷一

十六

崩年八十一太子忠高宗長子高宗始爲太子而忠生王皇后無子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及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武后肯上疏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忠於是降封梁王麟德初宦者王伏勝得罪於武后敬宗乃誣忠及上官儀與伏勝謀反賜忠死明年太子弘表請收養許之太子弘武后長子也顯慶元年立爲太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而廢卷曰聖人垂訓身爲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

忍聞也願讀他書瑜拜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太子聞蕭妃女義陽宣城二公主幽于掖延年已四十不得嫁惻然爲之請於武后后怒卽以當上衛士配之太子由是失愛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斃

唐書纂略卷之二

中宗 在位五年 嗣聖 神龍 景龍 壽五十

五

中宗諱哲高宗太子卽位後爲武后廢爲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及復位昏愚又甚縱嬖倖妖女尊寵三思貶指譙王竄殺五王殺帝月將川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帝氏既醜其主立溫王重茂而自攝政相王子隆舉兵誅韋慶重茂奉立相王爲帝宗爲初宗立韋氏爲后及在房陵與韋同幽閉情愛甚篤中宗屏開敕使至輒慙惡欲自殺韋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故嘗與韋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口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卽位韋遂干預朝政時武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韋氏又與上官昭容爲市方敬暉等誅二張時三思懼因上官昭容人請得幸於韋氏韋氏遂與三思通三思或升御床與韋博戲中宗從旁爲之典籌故三思遂因韋氏潛入宮內反易國政凡彥範等所斥去者悉已召還此時張柬之等方數勸上誅

諸武東之等既不知中宗之昏又不知三思之狡至是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如此復奈何於是反畏三思之譏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忘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先是御史鄭愔詣事三張二張敗貶宣州叅軍坐贓亡入東都謁三思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卽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矣三思與韋氏日夜譖暉等因爲上畫策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

唐本紀

卷二

二

臣內實奪之權先是楊元琰知三思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二年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官掖必爲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中宗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而廣州都督周仁軌卽斬月將以媚三思矣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被殺侍御史冉祖雍等誅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諫景龍四

年叅軍燕欽融上書皇后請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社稷中宗召而面詰之欽融神色不挑中宗默然宗楚客卽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后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中宗以此怏怏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邪謀乃相與合謀進壽六月中宗崩立其少子溫王重茂韋氏臨朝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欲害少帝及相王相王于臨淄王隆基在京師謀先事誅之隆基遂勒兵玄武門韋氏安樂公主武延秀皆死時少帝尚在太極

唐本紀

卷二

三

殿劉幽求曰爰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因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凡爲韋氏所親信者皆斬比曉內外已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遂卽皇帝位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粉欄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擢薛紹前之紹死更嫁武承

嗣會承嗣小疾罷婚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多陰謀后嘗謂類我而主內與謀外實檢畏故終后世無他咎宗將誅韋氏主與秘計事定將立相王衆未敢然主私自以為功乃入見少帝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坐乃掖下取乘輿服進睿宗睿宗即位主權由此震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問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書可而已玄宗以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摠禁兵主怒太子分其權乘輦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皆恐請出主東都帝

唐本紀

卷二

四

之臨淄王誅帝庶人主方覽鏡作眉間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之斬其首
睿宗 在位三年 景雲 太極 壽五十五
睿宗諱旦中宗之弟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為帝及后改唐為周立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崩乃即帝位帝因其子之功在位不久無可稱者然監前代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太子憲睿宗將建東官以憲嫡長又嘗為太子矣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未知所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因涕泣固讓乃許之而復立平王為太子太子兄弟五人俱先賜第于上都隆慶坊號曰五王宅至太子又製為長枕大衾日與諸王臥起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中岐二王於安興坊二坊環列宮側玄宗於官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世謂天子友愛無有者憲尤謹畏不敢干政後中王等皆薨唯憲存上親待之愈厚薨時年六十三開元十四年也上以憲實讓天下非大號不稱追諡曰讓皇帝

唐本紀

卷二

五

玄宗 在位四十四年 先天 開元 天寶

壽七十八

玄宗諱隆基睿宗次子以功平韋氏之亂立爲太子未幾卽位開元初精勵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至於宸身失國而不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謂也初玄宗以風俗侈靡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有司銷毀以供國用其珠玉錦繡悉焚於殿前罷兩京織錦坊置十節度經略使以脩邊境開元二十年以前專用姚崇張說宋

唐本紀

卷二

六

璟韓休張九齡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行者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以後忠直浸踈讒諛並進三子無罪一日殺之祿山反出走蜀太子瑛玄宗太子也初上之在藩也瑛母趙麗妃以倡進得幸生瑛皇甫德儀生鄧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卽位武惠妃有寵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及二王以母失職皆無寵惠妃日夜伺太子短譁爲醜語泣訴于帝帝怒召宰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陛下柰何一日欲棄三子乎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

策以握妃意二十五年妃復構太子有異謀妃因使人

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盜請介以入太子信之妃因走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具甲而來矣帝使中人視之果然遽召宰相林甫議之遂竝廢爲庶人尋遇害故天下號三庶人焉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爲祟因大病召巫祈請改葬而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後祟乃亡楊貴妃蒲州楊玄琰之女也初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妃策帝乃召內禁中賜號太真更爲壽王聘帝昭

唐本紀

卷二

七

訓女而太真得幸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鑄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浸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仰帝呼爲嬈封韓號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無比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鋪錦秦國早死獨韓號與國忠貴最久而號國素國忠亂明爲人知不耻也及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

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繼路祠下號國及國忠裴蒙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號國先殺其二子蒙曰乞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

肅宗 在位七年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肅宗諱亨玄宗太子自祿山亂卽位靈武初封忠王後立爲太子天寶三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玄宗走出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太子乃留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西

肅宗

卷二

八

行軍司馬裴冕等共迎太子至靈武卽位雖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取兩京復完唐室然藩鎮廢立因而授之紀綱壞矣張后李輔國用事專爲姑息之政云

代宗 在位十七年 廣德 永泰 大曆

壽五十三

代宗諱豫肅宗太子嗣位帝平亂守成足爲中才之主然藩鎮陸梁上陵下僭養成亂階唐之綱紀大壞不可復振肅代之爲也

德宗 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 興元 貞元

壽六十四

德宗諱適代宗長子也繼世嗣位帝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用盧杞趙瑣以至於敗勅德宗卽位詔罷四方貢獻縱馴象出宮女中外皆悅滿清軍士至授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及乎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蟬結根

肅宗

卷二

九

據牢不可動楊炎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卽日下詔從之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是作兩稅法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然偏信盧杞出走奉天陷顏真卿幾殺陸贄李懷光舉兵勤王親解奉天之圍而使之不得朝見憤懣以反悲夫

順宗 在位一年 永貞 壽四十六

順宗諱誦德宗太子貞元二十年病風不能言及卽位立憲宗而自稱太上皇

憲宗 在位十五年 元和 壽四十三

憲宗諱純順宗太子神武英斷初用杜黃裳裴度等
削平蔡鄆諸鎮強臣悍將斂手削地晚年驕侈服金
冊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至是暴崩時人皆言
內常侍王守澄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外
人莫能明也先時惠昭太子薨吐突承璀請立澧王
渾為太子上不許至是中尉梁守謙與守澄等復殺
承璀及澧王渾而立穆宗

穆宗 在位四年 長慶 壽四十

唐本紀 卷二 十一

穆宗諱恒憲宗太子即位牛僧孺李宗閔等相繼為
相分立朋黨蕭儉建銷兵之議而河朔復失矣餌金
后崩

敬宗 在位二年 寶曆 壽十八

敬宗諱湛穆宗太子善擊毬好手搏宦官小過動遭
播撻夜獵還宦官劉克明等弒之

文宗 在位十三年 太和 開成 壽三十三

文宗諱涵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為宦者所立年十
二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而受制宦官雖憤然欲

除之始謀之宋申錫再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優游不
斷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氣不足稱也

武宗 在位六年 會昌 壽三十三

武宗諱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無嗣宦者仇士良等
立之初封賴王及即位英姿特達克振威權與李德
裕深相信故能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加反掌餌方
士金所享祚不永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云

宣宗 在位十三年 大中 壽五十

宣宗諱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于幼忱以皇太叔
即位明察節儉而性猜刻好挾摘細微裴休請建太

唐本紀 卷二 十一

子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矣餌方士藥躁渴崩
懿宗 在位十四年 咸通 壽三十一

懿宗諱漼宣宗太子奢侈暴飲百姓苦之已相聚為
盜猶遣使往迎佛骨羣臣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
者荅曰朕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迎至京師降樓膜拜
流涕霑臆云

僖宗 在位十五年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啟

文德 壽三十七

唐宗諱僖懿宗第五子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等定策立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為阿父善騎射創樂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尤好蹴鞠聞雞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中狀元也黃巢之亂出走蜀乃歸云

昭宗 在位十六年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壽三十八

昭宗諱曄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及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之為朱全忠所弑昭宗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

唐本紀

卷二

十二

志然當其時奸人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震盪張蠡結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為定策國老斥天子為門生終致兵交關處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朱溫遂逼遷于洛陽殺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相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大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朕非宜以之塞星變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除貶宦外其餘三十餘

人盡殺之於白馬驛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云

哀宗 在位三年 天祐 壽一十七

哀宗諱祝昭宗第九子昭宗有子九人全忠盡殺之祝以幼得立尋亦受禪被弑而國亡矣

唐本紀

卷二

十三

唐列傳卷之一

李密

李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脩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使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遂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鞮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

唐列傳

卷一

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感反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聽至東都玄感每戰皆克自謂功在旦暮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圖弘農官密曰今給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

踵我何以共完乎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追兵

及之而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揚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諸生自給時時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所述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讓素憚須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驍勝易翫吾爲公破之密乃率驍騎伏于林莽須陁引兵搏戰

唐列傳

卷一

二

讓少却密伏兵發遂殺須陁密持軍嚴盛夏號令衆士皆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諫是人爲用密遂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輿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而西密乃爲十隊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羣南設壇場卽位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亦以所部來歸密乃以仁基

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
居人火天津橋諸賊帥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
郝孝德等皆歸密密又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
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
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
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
高祖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不
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早拒東都兵使不
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騁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

唐列傳

卷一

三

作書報曰當今之牧非子而誰密大喜曰唐公見推
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大小六十餘戰皆捷遂
陰圖翟讓殺之義寧二年世克復營洛比爲浮梁絕
水以戰密捉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克大潰士爭橋溺
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克得脫密乘銳拔偃師
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而遷於是海岱
江淮間爭鬬附密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
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三月宇文文化及弒煬
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于洛陽六月宇文文化及

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東都震懼有蓋琮者上
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即以琮齎敕背賜密
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東都議其
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
侗乃拜密大尉行軍元帥魏公密既無西慮悉以
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使徐世勣
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
具度化及糧盡遂進戰化及勢窮轉掠汲郡趙魏而
去其將蓋師所部兵歸密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

唐列傳

卷一

四

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克獨不悅蓋世克本欲以城
應化及也然密既殺翟讓心亦頗驕兼之府庫財竭
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人心始離
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於道踐
蹂狼戾買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粟竭人散
公孰與成功乎不聽徐世勣數規其失密內不喜使
出就屯故其下多苟且無有同志武德元年世克乘
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克悉襲而至
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東仍簡精兵三萬

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令陳智畧樊文超單雄信等皆請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克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匿之戰方酣使幸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邛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克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謂王伯當曰往在洛日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唐列傳 卷一 五

竇建德 竇建德曰州人材力絕人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知名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以建德爲隊長會邑人孫安祖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會之時山東饑羣盜俱起建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瘡痍未平又重發兵人盡危矣吾聞高祖泊廣袤數百里葭葭險與可以阻衆承間竊出椎埋掠奪且得廣招豪傑觀時變以就大計乃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入高雞爲盜時鄆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清間脩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鄆上縣官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卽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旣統衆思用奇康伏羣盜乃請士達守唐列傳 卷一 六

韋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亡狀達取所虜陽爲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遣絢書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建德因襲殺其軍大獲其人馬追斬絢于平原獻首士達威震山東後隋遣太僕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乘勝欲遂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義臣隋善將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而自將兵迎戰後五日義臣斬士達建德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以

唐

卷一

七

恩遇之故隋郡縣吏多以地來歸建德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又以計取上谷賊魏刀兒十萬之衆而并有其地十四年遂自立爲夏王七月隋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屯河間七里井建德僞遁世雄以爲怯建德乃率敢死士千人襲之盡得其衆武德元年引兵討宇文化及斬宇文智及化及并其子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洛州遂遷都馬邑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克廢侗建德乃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

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遂降滑人齊濟二州亦降突厥徐圓則聞風送款三年建德殺其大將王伏寶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割左右手以後建德數戰皆失利會秦王伐世克世克來乞師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一奇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克所遣使日夜涕泣請兵又陰齎金玉以啗諸將諸將請曰凌敬書生耳安知

唐

卷一

八

戰乎建德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計善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鼓而前遂大潰建德被重創墮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安初軍中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於洛州餘黨欲立其長子爲主善行曰夏主奄定河朔號爲威強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降起兵凡六年

唐列傳卷之又一

劉文靜

劉文靜字肇仁世居京兆父韶仕隋戰死文靜以死難子襲儀同側儻有器畧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官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叱曰天下方亂吾將安合文靜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高祖爲唐公鎮太原文靜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懿達神武漢高魏祖之徒歟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私入視之計合卒出之相與建大計起

唐

卷之二

兵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祖雅與唐公被劾秦王遣文靜與寂共說唐公由是舉兵唐公乃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爲司馬文靜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始畢大喜卽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匹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鬪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與討薛仁果平之授民部尚書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以故舊恩

位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文

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文靜妻失愛告

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李綱蕭瑀明

其不及秦王亦以文靜首次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今

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忌之寂又

言文靜多權詭恐爲後憂帝遂殺之貞觀三年追復

官爵以子樹義襲魯國公詔尚主然怨父不得死謀

反誅

裴寂

唐

卷之二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備容貌涉知書傳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所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爲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至捕酒通晝夜秦王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寂嘗以宮人侍公爲文靜所脅恐事發見誅間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遂起兵以寂爲長史封聞喜縣公進魏國公及受禪拜尚書右僕射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授晉州行軍總管爲賊所搏留撫河東寂無他才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復爲賊

所敗召還青讓俄釋之麟州刺史常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詔三貴妃齋王后寶器宴其家經宿去還左僕射貞觀初太宗親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升金輅淨屠法雅坐妖言辭連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寂惶懼不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欲戮之議者多請貸乃放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却寂爲主旣而寂率家僮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未及應詔而卒年六十子律師尚臨海長公

卷之

三

主律師子承先武后時爲殿中監以酷吏見殺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任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

事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捷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圍廬江王瑒討不勝靖爲瑒謀擊御之進至峽州阻銳兵不得前帝謂逗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武德四年以功封永康縣公授桂州總管輔公柝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

卷之

四

屯大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突厥部僮離昨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進封代國公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墜乞骸骨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藍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既歸而憾與府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

周論改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比
厥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靖銳然
請從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
慶年七十九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子德審嗣官至將
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
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弟客師右武
衛將軍累戰功封卅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
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鳥鵲
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孫合

唐

卷之

五

問玄宗爲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卽位以協贊功遷殿
中少監預誅害懷貞封宋國公靖五代孫彥芳太和
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
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
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遭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
太宗手墨它大畧如此文宗愛之權德輿嘗讀太宗
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那太平廣記云李靖
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客問太原有異人可一見否靖
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見也

俱人太原虬鬚

既見太宗謂靖曰真天子也但須與道士見之某日
請復會於汾陽橋至是道士虬鬚客皆在文靜飛書
迎文皇看基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
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圖也言訖呼嗟
而去貞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
國殺其主自立因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家衛南富多童
僕積聚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隋大業末常

唐

卷之

六

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
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可以自資讓然之讓推李密爲
主勣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侯大將軍當是
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勣說密
取黎陽粟以募兵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勣錄郡縣戶
口啟密請自上之高祖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
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
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
獎詔從之俄爲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

年自按來歸從秦王伐師都戰有功東畧地至虎牢
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克乃振旅還太宗卽
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
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後帝自將征高麗
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咸寧遼東白崖等城
從戰駐蹕山功多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
醫曰用鬚灰可治帝爲剪鬚和藥後留宴以太子屬
勣及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
宜卽授以僕射高宗立爲尚書左僕射四年冊進司

唐
卷又

七

空及帝欲立武昭儀爲后而廢王皇后顧命大臣褚
遂良等皆以爲不可勣獨阿旨詔勣與于志寧奉冊
立武氏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
勣爲遼東道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
男建等裂其地以爲州縣二年卒年八十六勣拔
黎陽倉就食者衆高李輔柱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
獲戴胄咸引見臥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平洛陽得
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
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痛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未訣

此肉同歸于土爲收養其子焉其姊病嘗自爲粥而
燎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病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
尚幾何臨事還將必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故
答曰命薄之人不足成功名弟勣始爲曹州刺史以
勣疾召爲司馬卿謂勣曰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李
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
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
殺以聞勣本名世勣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
勣季弟咸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克世克令

唐

卷又

八

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
固不從殺之勣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業
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
眉州刺史嗣聖元年生賊賊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
之奇貶居茶舍唐中書省司直杜求仁貶黔中長安主
簿駱賓王貶臨海不敬業自縊屋舍生事免俱客揚
州失職快快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因之
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讓
起兵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前蓋屋尉

魏思溫為年師傳假州縣疏武氏過惡徙流陵王太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贊者奉之武后遣左王鈴衛大將軍李孝逸兵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冢藏除屬籍於楊州民脅從者初敬業之叔思文為潤州刺史敬業兵臨城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今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順宜即姓武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楊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

唐

卷之二

九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也大業末從軍高陽劉武周亂以為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滄等州襲厥末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柘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眾守介休王遣諭乃與尋相舉地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屈突通等勸王殺敬德王察其無叛意釋囚召見臥內且賜之金是日獵榆葉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大呼刺

墜翼王以出王顧曰何相報之速耶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伏令敬德執稍畧其壘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隙帝既馬鎧甲華整敬德請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圓朗隱太子嘗以書招敬德贈金皿一車敬德卻之太子怒而止巢王復遣壯士刺敬德不敢入因請於帝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敬德與長孫无忌首謀勸王

唐

卷之二

十

攻之封吳國公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出為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與上坐爭功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怒擊道宗幾眇其目太宗不憚罷後改鄂國十三年授鄭夏二州都督上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帝將討高麗敬德諫帝親征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為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

屈突通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徙河人後家長安仕隋爲虎賁
郎將文帝命從隴西牧簿得隄馬二萬疋帝怒收太
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將悉誅死通曰
人命至重帝叱之通進頓首帝悟皆以減論其第蓋
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逢
屈突蓋寧食三十葱不逢屈突通大業中與宇文述
破楊玄感帝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代通守河東賊
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厥其將桑顯和於飲
馬泉通大懼乃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蒲將自武關

唐

卷之二

十一

趙藍田以按長安至潼關爲劉文靜所收遂被擒送
長安帝以爲忠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行
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
洛帝爲通難之通不願請行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
今見之貞觀初行幸廢爲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
卒年七十
銓少子拜宋毅都尉終瀛州刺史銓子仲翔後復年
瀛州初桂州都督李洪節亦以清慎顯旣沒其家賣
珠太宗疑洪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

且今號清白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三子來調共
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
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置不問

李大亮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隋末署麗王行軍兵曹李密戰
東都王兵敗被禽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王門令胡
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爲分別
禍福賊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
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安

唐

卷之二

十二

撫獎鄒下之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祏反亮禽
其將還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復出
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
陳諫帝爲報書嘉賜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
降者人賜袍帛一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
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
未附大亮上言請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噉
八年會計吐谷渾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
與虜遇對渾山大戰厥之進爵爲公卒年五十九大

亮嘗以張弼就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途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兄子道裕貞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常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帝曰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

段志玄

唐

卷之十一

十三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為隋太原司法書佐至鄆州刺史志玄大業末從父客太原以果敢諸惡少年畏之為秦王所識高祖興以千人從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從劉文静拒屈突通于潼關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為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勝而上下二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破寶建德平東都遷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納秦王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改封襄國公貞觀十六年卒三世孫文昌

劉弘基

唐

卷之十四

十四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少以蔭補隋右翹侍大業末從征遼亡命至太原陰事高祖又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是蒙親禮其將舉弘基募士得二千人王威等梗大事弘基與長孫順德伏閭後歷左右執之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棄馬投壘弘基斬其首劉武周犯太原弘基屯平陽復陷賊俄自拔歸授左一總管從秦王屯栢壁以勦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累封任國公貞觀初李孝常等謀反坐與交除名總管戰駐驪山有功累加封戶卒子仁實襲封

柴紹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初補隋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更逮捕請伏劍賊莫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為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義兵起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發騎發晉陽先抵鵠邑城下規

形勢還白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大
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累從征討以功進封霍
國公吐谷渾党項寇邊勅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
下如雨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琵琶使二女子舞
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
貞觀二年平梁師都徙譙國既病上親問之卒謚曰
襄二子哲威令武哲威爲左屯衛將軍襲封坐第謀
反免死流邵州起爲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
與房遺愛謀反貶嵐州刺史自殺公主亦賜死

唐

卷之

十五

秦瓊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在隋將來護兒
帳內毋喪護兒遣使弔之吏惟曰士卒死喪將軍未
有所聞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
完整豈久處卑賤耶俄從通守張須陁擊賊盧明月
于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陁求得銳士襲其營惟叔寶
與羅士信奮行卒破明月須陁死率殘兵附裴仁基
基降李密密大喜得叔寶以爲帳內驍騎密與宇文
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瀕死追兵至獨叔寶捍衛得

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咬金計降高祖
事秦王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
賜以黃金龍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
從討世充建德黑閭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進封翼
國公及平隱巢以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卒

劉政會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以
兵隸高祖麾下王威等既貳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
會爲急變書告其反會劉武周寇并州晉陽衆傑舉

唐

卷之

十六

應之政會爲武周所擒每密表賊形勢既平復官爵
封邢國公貞觀初轉洪州都督卒子玄意襲爵尚南
平公主高宗時爲汝州刺史次子奇長壽中爲天官
侍郎七世孫崇望位至宰相

殷開山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世居江南祖不害仕陳爲司農
卿陳亡徙京兆爲鄉人開山涉書工尺牘爲隋大谷
長高祖兵起召補大將軍祿與劉弘基屯故城破衛
文昇之兵賜爵陳郡公以吏部侍郎從秦王討薛舉

會王疾甚委軍於劉文靜誠毋與賊爭開山說文靜曰無專以賊遺王請勒兵以怖之遂戰爲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除名爲民頃之從平薛仁果復爵位從討王世克以功進爵隕國公征劉黑闥道卒

程知節

程知節本名黠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稍隋末所狂盜起知節聚衆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恩遇隆特後密敗爲世克所獲惡其爲人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克並領左一馬

唐

卷之十一

十七

軍以功封宿國公七年隱太子譖之出爲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右衛率貞觀中歷瀘州都督改封盧國顯慶二年授慈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胡人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坐免未幾起爲岐州刺史致仕卒子處亮尚清河公主

丘行恭

丘行恭丘和之子也和自河南洛陽徙家鄆始仕周入隋爲右武衛將軍後知隋亡卽欲來歸以嶺嶠閉

阻乃權附蕭銑銑平遂得至詔爵譚國公貞觀十三年卒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壯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鄆城人多依之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竇璡堅守賊食盡無所掠衆稍散歸行恭行恭遣其酋說賊與師利迎調秦王於渭北累從征伐遷左一府驃騎錫勞甚厚隱太子誅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兄爭榮所生母廢爲民旣又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進右武候將軍高宗立遷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子神勣見酷吏傳

唐

卷之十二

十八

長孫順德

長孫順德仕隋爲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至數萬人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俄以受賊爲有司劾發帝賜帛以愧之及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遂召爲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前刺史張貴趙士達占部中殷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

坐累還第良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

任瓌

任瓌字縉廬州合肥人父他寶陳將忠之弟爲陳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盡以州務屬瓌陳亡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輔之勇不從以地降隋瓌棄官去仁壽中調韓城尉未幾罷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韓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高祖之晉陽留隱太子託之義師

唐

卷之二

十九

起瓌至龍門請見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趨梁山以瓌及薛赧爲招慰大使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伏馬泉破之卽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王東討瓌從至卬山督糧運餉軍關東平爲河南安撫大使輔公柝反詔以兵自楊子津濟江討之公柝平拜卬州都督以第事隱太子得罪瓌亦左授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

侯君集

侯君集西州三木人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預

誅隱太子尤力王卽位拜左衛將軍封潞國公李靜討吐谷渾以君集爲殿后道行軍總管平其國會詔封功臣授陳州刺史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吐蕃圖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還君集嘗配沒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有司劾之詔詣獄薄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釋不問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繫居怏怏不平

唐

卷之二

二十

會張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譟激說曰何爲見排亮曰公排我尚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爵爵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獨相語而無左驗柰何祕不發待之如初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婿賀蘭楚石爲千牛私引君集問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爲殿下川之承乾事覺捕君集下獄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乃謂曰與公訣矣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始

李靖承帝命教君集兵法已知君集欲反及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有異慮乎後果如其言

薛萬均

薛萬均燉煌人後徙京兆父世雄大業末爲涿郡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同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寶建德寇范陽藝迎拒之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

唐

卷之二

二十一

弟橫擊之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麴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盛懼乃出降進潞國公會有所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萬徹事隱太子太子誅萬徹督官兵戰玄武門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突厥頡利可汗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磧南封一子爲縣

侯改左衛將軍尚冊陽公主遷代州都督太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王道宗萬徹而已勣與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拔其城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則王謀洩下獄誅

張亮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隋大業末李密畧地滎汴亮從

唐

卷之二

二十二

之時軍中有謀叛去者亮輒以告密愛其誠署驃騎將軍隸李勣勣以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檢校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方盛棄城遁房玄齡以亮沈果有謀自秦王引爲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左右千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傑以備變齊王告亮反高祖以屬吏詰訊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卽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進封鄴國公徙鄴國歷洛州都督侯君集已誅以刑部尚書參

預朝政帝將伐高麗亮諫不納因自請行詔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及從帝還遷并州乃得罪勅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李姬悍私通歌兒亮子觀數以爲言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事亮爲相州假子公孫節以識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恠謀事發見殺籍其家

盛彥師

盛彥師宋虞城人也隋大業末爲澄城長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

唐

卷之二

王主

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殆不可當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遂斬李密及伯當封葛國公其於討王世充也與萬寶軍伊闕絕山南路世充平爲宋州總管始彥師入關世充以陳寶遇爲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因事殺之徐圓朗反詔爲安撫大使戰敗圓朗命招其弟彥師乃爲上書免其弟圓朗平高祖以罪誅之



ZW 21181888514311